拉康研讨班 · 第二十二期

R.S.I.

R.S.I.

1974—1975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二十二期研讨班《R.S.I.》（R.S.I.，1974—1975）共12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R.S.I.；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法语校勘参照**：Jacques Lacan, R.S.I.；Jacques-Alain Miller 编定，刊于 Ornicar? 第 2—5 期（1975—1976）；不含 1974 年 11 月 19 日首次讲课；用于核对编辑性收束
- **法语逐字稿参照**：Association freudienne internationale / Association lacanienne internationale, R.S.I.；逐字稿，后收入 2002 年内部流通本；用于核对口语句法、段落重启及 Staferla 可疑听录
- **西班牙语**：Ricardo E. Rodríguez Ponte, Seminario 22: R.S.I. — Versión Crítica；以 Chollet 转录为底本并同 Miller 的 Ornicar? 整理本对读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RSI；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74年11月19日 5
第2课 · 1974年12月10日 13
第3课 · 1974年12月17日 39
第4课 · 1975年1月14日 65
第5课 · 1975年1月21日 94
第6课 · 1975年2月11日 125
第7课 · 1975年2月18日 158
第8课 · 1975年3月11日 187
第9课 · 1975年3月18日 222
第10课 · 1975年4月8日 248
第11课 · 1975年4月15日 285
第12课 · 1975年5月13日 323

第1课 · 1974年11月19日

好了，有些人——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有人告诉过我——把罢工过成了节日。

当然，我是通过分析知道的。通过分析，人会知道多少事情啊！

甚至会知道，有些人竟古怪到这种地步。

不过，为什么不呢？正如人们所说，这是“主观的”……

这意味着，有些人能从好的一头来看待许多事情。

不过我不属于这一边：作为分析家，我只能把罢工看作一种症状；或许今年我会设法使你们确信，症状就是……

若参照我的三个范畴之一……它属于实在界。

麻烦之处——我也正因此有所保留——在于这是一种组织起来的症状：至少从分析家的观点看，坏就坏在这里。

那么，如果我终究也要罢工，并不是因为罢工对我而言是一场节日，而是因为这场罢工来得正合我意（直译：像戒指套在手指上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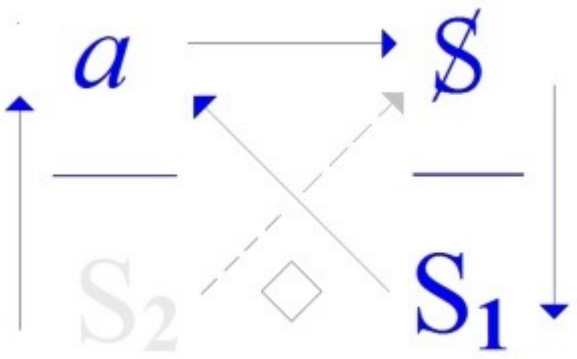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是，恰好在今天，也就是 1974—1975 学年伊始，我丝毫不想给你们开研讨班；有一件事足以证明：你们没有看到像往年那样标出标题的海报。

不过我必须说，你们今天如此踊跃地到场，并非没有动摇我。

你们知道，我每年都会问自己：究竟是什么能够促成如此踊跃的到场？

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得到更多解决，对我而言也同样如此；但我仍把这视为一种召唤，一种与如下事实相联系的召唤：我写下的东西——无非是写下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那些用小符号写在黑板上的东西：a、S_1、S_2、主体的$\not{S}$……也就是说，分析话语是一种会搅动你们的东西；我说的是：会搅动你们。



这里的“你们”、这个“搅动你们”，并不是中性意义上的说法。

的确，把它写下是一种尝试，一种近似的尝试；也许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希望人们会做得更好。

然而，今年我必须告诉你们，我还有别的忧虑……

如果我仍在这里把研讨班继续下去，希望这只会让我在你们眼中更有功劳……我还有别的忧虑，并且在问自己，是否应当把它们放在前面。

我的意思是，在你们当中——我在这里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有些人属于我的学派；或许说到底，我的倦怠正来自一件咬住我的事情：这个研讨班妨碍我更切近地照料这个学派。

今年，为了推动这个学派，我采取了一项做法；你们当中也许有人听到过风声。

我不会把自己为此操的心拿到公共场合来说；当然，并不是因为这属于私事，恰恰相反，因为这里所关乎的是：在别处——在这里以外——应当有一个位置，让不同于我的其他教学得以展开。

奇怪的是……

是在严格的弗洛伊德意义上奇怪，即 unheimlich，一种令人不安的陌生……奇怪的是，这种抵抗竟来自某些人……

严格说来，他们还没有从分析出发授权自身，但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他们竟抵抗我推动他们去做的事情。总之，我在推动他们使某件事成为现实。使什么成为现实？

通过他们就自己所处的位置提供的见证，使这种“渡越”（passe）成为现实……

你们当中也许有人知道，我正试图把它引入我的学派……在这种“渡越”中，问题归根到底在于：每个人都通过见证自己如何进入分析话语，为这一话语添上一块石头。

奇怪的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已经受过培养的分析家；可是，当我实实在在地……

我正是在那个希望某些教学得以展开的地方这样做的……当我实实在在地乞求他们帮助——我确实这样做了——他们却以最断然的方式拒绝，甚至拿侮辱来反驳我；例如，那种在报纸上流传的侮辱……

这些事情对我并不起什么作用……可是，即便那句侮辱在报纸上流传，本来就已经够可以的了……

尤其是在《世界报》上[注1]，真是无巧不成书……他们还把这句侮辱进一步吹大，继续添油加醋。嗯……

> [注1] 参见 Roger-Pol Droit，《世界报》，1974 年 11 月 15 日，第 19 页及第 25 页。

如果今年我开讲，我会从自身与自身的同一性这一端入手。

问题在于，这一点是否适用于分析家。

分析家能被视为一个元素吗?

换言之，分析家构成一个“集合”吗?

“聚成集合”（原文：faire ensemble）[注]——我会设法向你们解释这件事——并不等于组成工会。

> [注] Faire ensemble 同时利用了 ensemble 作副词“在一起”和作集合论名词“集合”的两层意思；下文的“元素”与“序列”使集合论含义明确起来。

这是两个不同的词项。

构成集合，可以意味着——它确实意味着——能够形成序列。

而我所追问的是：这个序列在哪里停止？

换言之，一名分析家能不能……

就像我刚才谈到侮辱时所暗示的那样……表现得像一个痴愚者？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人们如何判定我所称的痴愚[注2]？

> [注2] 痴愚：一种先天性智力发育迟滞的旧分类，程度介于白痴与轻度智力低下之间；相当于 3 至 7 岁的心理年龄和 30 至 50 的智商，可以迟缓而不完善地习得口语，却不能习得书面语言。（《法语语言宝库》）

即便在分析话语中，它也必定有某种意义。

当然，在别处也是如此：在每一种话语中，没有人会弄错——一个人究竟痴愚与否……

我是说，相对于这项话语而言；具体说，相对于“主人话语”“大学话语”和“科学话语”而言……这一点毫无疑问。

如何在分析话语中界定痴愚、规定它的特殊性？

这就是一个问题。说实话，我早在研讨班第一年便提出了它；当时我说，分析固然是无知的解药，却对蠢无能为力。

等一下，留心！我已经说过，蠢并不就是痴愚。

如何在蠢之中定位痴愚，并规定它的特殊性？

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其麻烦和困难之处在于如下事实——关于它，你们也许从我这里听到过风声，我不必再大加渲染，但仍必须说，有些主体投身于分析时……

我说的是分析经验……分析在他们身上并不成功。我要说得更明确些：分析使他们变得痴愚。

起点上必定有某种东西出了差错。

这也许意味着，他们在别处会更有用；我是说，更可派上用场。

我的意思是，就其他领域而言，他们显然颇有天赋。

这又把我们带回每一种话语的伦理；我提出“精神分析伦理学”这个说法并非无缘无故。分析话语中的伦理并不相同；或许，分析恰恰不会在那些其伦理本可在别处大放异彩的人身上成功。

这只是一个假设，但也许……

这不可能不经过一些迂回……也许，如果我下定决心，我们会在这里把它付诸检验……不过，“我们会”只是一种说法：我会在这里检验它。

我由此出发指出：伦理无非是按照一种话语的结构来玩这场游戏。我们也在这里重新遇到我去年的标题：正是那些不上当者——那些不按一项话语的规则来玩的人——走上了犯错 / 游荡之路（原文：en passe d’errer）[注]。

> [注] 这里直接呼应第二十一研讨班标题 Les non-dupes errent。Errer 既可指“犯错”，也可指“游荡、失路”；其发音又使整句标题与 Les Noms du Père（“父之名”）同音。

这倒未必更坏！只不过，风险由他们自己承担。

在每一种话语中，那些犯错 / 游荡的人都未必毫无用处，远非如此！

只不过，若要奠立这些话语中的一种新话语，最好还是更愿意上当一些。好了！

那么，如果我只是告诉你们，我把自己悬置起来，正在思考今年要做什么，这终究太徒劳了；这样做确实太徒劳……

尤其是像你们所期待的那样做上两个小时……所以，我不会这样做。我就此停下，只请你们留意……

为了知道你们是否要在 12 月 10 日、第二个星期二回到这里……请留意那些小海报；如果今年我要开这个研讨班，我所选定的标题会写在上面。

你们大可不必——我甚至要说，绝对不宜——用一通通电话轰炸格洛丽亚。

可怜的她已经受不了了！两种情况必居其一：

- 要么海报会贴在那里——容我们留出制作时间，而且我也得再琢磨一下——总之，海报会提前两天贴在走廊里；
- 要么那里没有海报。

如果没有，你们就对自己说：我要休一个学术年假。

如果有，我指望你们像今天一样来这么多人。

第2课 · 1974年12月10日

好了！你们已经看到我的海报了。它可以这样连着读：“Rsi”，近似hérésie（异端）的读音[注]；确实可以这样读。

> [注] 法语字母 R、S、I 连读时近似 hérésie（“异端”）。下一段把这种连读同逐个读出三个大写字母区别开来。

相关知识卡 R.S.I.：三界与博罗米结的三项定位

它也可以按大写字母逐个读作 R、S、I。

这也许会使知情者想到：实在界、象征界和想象界。

今年，我想同你们谈谈实在界；首先请你们注意，“实在界”“象征界”和“想象界”这三个词都有意义。

这是三种不同的意义。不过你们也可以注意到，我就这样说了“三种意义”，仿佛不言自明；然而，如果它们真像我所说的那样彼此不同，仅凭这种不同就足以使它们成为“三”吗?

由此便产生了公度的观念。要把握它并不容易，除非把单位定义为测量的功能：有这么多个——1、2、3。

还必须……

为了能说有这么多个……还必须把这个单位建立在符号之上：

- 或者让它成为一个符号；
- 或者写出“等于”；
- 或者画两道小横线，以等号来表示这些单位彼此等价。

但如果它们碰巧彼此是“他异的”——容我这样说——我们就会相当为难；说到底，见证这一点的恰恰会是“他异”一词本身的意义。

不过，在“他异”的这种意义中，还必须区分一种由外部 / 内部关系所界定的他异。弗洛伊德的第二局部论便是如此，无论他是否愿意承认；它由一种“袋子的几何学”来支撑，你们可以在那里看到某个东西……

在《精神分析新论》中的某个地方……这个东西被认为容纳着——容纳什么？说来好笑：容纳着各种驱力。弗洛伊德把它称为本我（Ça）。

当然，这迫使他再添上若干器具：一种月牙形构件，突然把这个袋子变成某种卵黄，胚胎仿佛会在上面分化出来。

显然，他想说的并不是这个；遗憾的是，图却会使人产生这种联想。

这就是图像式表象的弊端。

我还没有告诉你们，他被迫再添上多少东西，更不用说那些不知是什么、又被他冠以超我之名的阴影线了。

这种“袋子的几何学”，恰恰就是我们在拓扑学层面所面对的东西。

但有一点例外——也许你们已经想到——它被画在一个平面上，而我们不得不把袋子也放到这个平面上：袋子在平面上成了一个圆；圆便有内部和外部。

由此，人们被引向书写包含关系：例如某个 I 被包含在一个 E、一个集合之中。

你们也许知道包含关系如何书写：$\subset$。人们由此过快地推断，可以从上面的包含滑到“小于号” $<$，仿佛 I 小于 E；这显然是一种痴愚。

这便是第一种他者：由外部与内部来界定的“他者”。

只不过，还有另一个大他者……

就是我用大写 A 标出的那个……它由如下事实来界定：它没有丝毫关系，无论你把这丝毫想象得多么微小。

一旦开始借助词语行进，人立刻就落入了陷阱。

因为“无论你把它想象得多么微小”这句话，立刻又把想象界牵扯进来；一旦重新牵扯进想象界，你就极有可能把自己缠住。

人们正是这样走向了无穷小；后来又不得不费尽力气，才把它从想象界中解脱出来。

这个实在界、这个象征界和这个想象界是三个，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里有两条斜坡。其中一条把我们带向使三者同质化；这可真够艰难的！

因为它们彼此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好，今年我恰恰想在这里为你们开出一条路。

可以说，实在界就是严格说来不可思的东西；这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起点。

这样一来，事情中便会出现一个洞；它也会使我们能够追问我的出发点——别忘了——即三个词项作为各自承载着一种意义，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套关于意义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尤其当你们把我一直设法让你们感受到的东西引入其中时？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就分析实践而言，你们从意义出发来操作；但另一方面，你们唯有通过缩减意义才进行操作。无意识由某种东西来支撑……

必须说，这是我不得不引入的东西中最困难的一项……我把这种东西界定、构造为象征界。你们始终凭借歧义来操作；歧义对于“象征界”这一术语所指的这种东西具有根本地位。我说的是在座那些配得上分析家之名的人。

歧义并不是意义。

意义是某种不同于象征界的东西作出的回应；而这种东西除了由想象界来支撑以外，没有其他支撑方式。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可是，想象界究竟是什么？

它甚至存在吗？因为你们仅仅说出“想象界”这个词，便已经向它吹了一口气。

有某种东西表明，说话之在注定陷入心智低能。

这仅仅源于想象界这个观念，因为它以身体为起始参照，也源于如下事实：身体的表象……

我的意思是，对说话之在而言呈现为表象的一切……无非是其机体的反映。

这是身体观念所蕴含的最低限度假设。

只不过，在这里立刻有某种东西使我们绊住：在身体这个观念中，必须立即纳入它自身的定义，即身体被推定为在各个器官中具有特定功能的东西；于是，一辆汽车，甚至据最新消息，一台计算机，也同样是身体。

说一个身体是活的，并非不言自明。

因此，最能证明身体是活的，恰恰是这个 mens[注]。我刚才围绕它——更确切地说，沿着心智低能这条路径——引入了它：并不是所有能运作的身体都能让人想到痴愚这个维度。

> [注] 拉丁语 mens 指“心智、理智”；拉康从法语 débilité mentale（心智低能）中的 mental 转向其拉丁词根，并在下文联系拉丁语 intelligere 展开。

这个维度由某种东西引入：语言，而且不是随便哪一种语言，而是拉丁语……

这一点可以把那些恰恰把这种痴愚归咎于拉丁语的人放回原位……拉丁语恰恰是唯一没有往那里塞进一个不透明词项的语言，例如 νοῦς（nous，心智），或者关于某种不知是什么的东西的其他隐喻……

关于一种知识的隐喻；至于这种知识，我们当然不知道它是否存在，因为它是由实在界所假定的知识。

上帝的知识无疑是外—存在的。为了把它逐字拼出，我们已经费了足够多的力气。

它存在，但只取我给“外—存在”（ex-sistence）这个词规定的意义；我把它写成不同于通常写法的形式：它也许“立”着，却不知道立在哪里。我们所能说的只有：

凡是具有实存性的东西，都没有为它提供任何见证……因此，看到一种被怀疑为“最愚笨”的语言，恰恰创造了 intelligere 这个词，实在有点惊人。它意味着“在行间读取”，也就是在象征界写下自身的方式以外、在别处读取。

意义效应就维系在象征界的这种书写效应中；换言之，也就是痴愚效应。直到今天，所有所谓“自然体系”都为这种效应作了见证。

没有语言，我们就丝毫不会怀疑这种痴愚；也正是凭借这种痴愚，作为支撑物的身体向我们证明……

我提醒你们，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一点，但你们毫无反应……向我们证明它是活的。

说实话，由心智低能所证实的这个 mens，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指望摆脱的东西：我看不出，我带给你们的东西为什么会比其余一切更不低能。

有人在电话里这样堵住我，硬让我去尼斯作一场报告，等于往我脚下塞了一块香蕉皮；到这里，这块香蕉皮才会获得它的意义。

你们猜猜看：他们硬塞到我手下的题目竟是“拉康现象”！［笑声］

对！而我正在告诉你们，我恰恰不指望这会成为一种现象；也就是说，我不指望自己所说的东西比其他一切更不愚蠢。

唯一使我坚持下去的事情……

你们知道，我不会不经再三考虑便坚持下去；上次我已经告诉你们，今年重新来过这件事使我怎样犹豫……就是有某种东西，我相信自己已经把握到了……

我甚至不能说是用双手或双脚把握到的……那是某道痕迹开始发挥作用；这道痕迹由分析经验勾勒出来，而它显然不容易得到承受，尤其不容易被分析家承受。

因此，如果存在一种现象，那只能是“拉康—分析家”（laca-n’a-lyste），或者“拉康——没有分析家”（laca-pas d’analyste）现象[注]。

> [注] 第一种写法把 Lacan 与 analyste（分析家）熔成一个词；第二种写法则以 pas d’analyste 将“分析家”否定掉。两种拆写共同把焦点从作为文化奇观的“拉康现象”移向分析家是否存在及分析经验能否得到支撑。

不过，确实发生了一件事……

我就这样告诉你们，因为自己说着说着被带跑了……当然，我不可能向他们解释这一切，因为对他们来说，我就是一种现象。

事实上，组织者想要的是人群聚集；人们总会聚在一起观看一种现象。

所以我总不能对他们说：“可你们知道，我不是一种现象！”那会是一种 Verneinung（否定）。

总之，我痛痛快快地胡扯了一个小时一刻钟。

我完全不能说自己满意当时讲给他们的东西；因为一个小时一刻钟里，你们还能讲些什么？

至于同你们在一起时，我当然会想象自己有若干小时；既然这个数略微多于三，它便没有限度。

我实在错得厉害，因为算上从现在到学年结束的一切，实际也不超过五十小时；但正是这种想象帮助人踏上道路。

总之，胡扯了一个小时一刻钟以后，我向他们提出了问题；我的意思是，我请他们向我提问。这是一个要求。

信不信由你们：和你们不同，他们足足向我提问了四十五分钟！

而且我要进一步说，这些问题有一点十分醒目：它们都是切题的问题；当然，是在某个第二层区域里切题。

总之，这件事见证了如下事实：在某种我不再多说的语境中，问题能够向我而来，而且并不愚蠢；无论如何，这些问题迫使我作出回答。

于是我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境况：无须否认“拉康现象”，便已经把它展示了出来。

当然，他们自己甚至未必意识到，这恰恰就是拉康现象。

也就是说，对于一群只通过遥远回响，才听到我在这里所能衔接之物的听众，我成了一种“效应”。正是在这里，我展开自己的教学；这项教学为分析家开辟道路，开辟那项支撑分析家的话语本身——前提是它确实属于话语，而且始终属于话语：我们试图在分析中操弄的这个物，承受着一项话语的作用。我因此说，这就是那种现象。

归根到底，它属于波纹……

如果你们允许我采用一个本来很可能诱惑我的词……我可以把字母换一种顺序来写，不写 RSI，而写“RIS”；这样便成了一个 ris，那个著名

的“水之波纹”（ris de l’eau）。我在《文集》的某个地方恰恰拿它玩过歧义。

刚才我找了找页码……

前排正好有位朋友带着《文集》……我找到了：在第 166 页，我拿这个“水之波纹”同“帷幕”（ris d’eau / rideau）玩双关，甚至还牵涉到“我亲爱的朋友莱里斯，比我更善于驾驭……”什么的[注1]。

> [注1] 《文集》，第 166—167 页：“词并不是符号，而是意指之结。比如，当我说出‘帷幕’这个词时，我并不只是按照约定，指称一种对象的用途；工人、商人、画家或格式塔心理学家从各自意向出发，可以千百种方式来区分它，把它看作劳动、交换价值、色彩外观或空间结构。通过隐喻，它又是‘树木的帷幕’；通过谐音游戏，则是水的皱褶（rides）与波纹（ris）；我朋友莱里斯比我更善于驾驭这些拟声乱语式的游戏。”

当然，我必须这样安慰自己：这种现象并不具有唯一性，而只是一种特殊现象。

我的意思是，它有别于普遍者。

麻烦在于，直到今天，它在分析家这一层面仍是唯一的。

然而，分析家至少必须有两个：

- 一个分析家产生效应；
- 另一个分析家则把这些效应理论化。

也正因如此，有一个人陪同我前往，对我十分宝贵；这个人也许……

我没有问过这个人……此人能够在恰好这个现象、这个所谓“拉康现象”的层面察觉到某件事。正是在那里，正是就我不得不说的东西而言，此人也许察觉到我刚才所陈述的事情：那一次，我只是把这个现象展示了出来——因为我从那里、从那群聚集的人那里收到了问题；现象只存在于此。

如果这个人……

我毫不怀疑……是一名分析家，此人便能够察觉到，这个现象已经被我……

凭借我说的那一点点东西——我再说一遍，那些东西糟透了——展示了出来。

这个插曲到此结束；现在，我想进入今天必须推进的内容。

也就是说——用这个词吧——我只找到一种方式，可以赋予它们……

赋予实在界、象征界、想象界这三个词项……一个公度：把它们打成这个波波……博罗米结。

换言之，必须关注我画在黑板上的东西；你们也能看到，我画得并不轻松，因为几次弄错了颜色。

因为我们会不断在这里重新遇到这个问题：每一个环的实存性究竟在于什么……

这些东西，我曾经称为“绳圈”……每一个环同另外两个环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

除了意义以外，绝对没有任何区别。

也正因此，我们可以怀有希望……

天哪，这份希望是你们可以有所凭借的，因为在这件事上，只有我需要希望。你们知道，如果我没有答案，我就不会提出问题……我们可以希望……

我只把短期希望留给你们，没有别的希望……今年，我们能够共同迈出一步；这一步只在于如下两点：

- 如果我们在某处有所收获，就必定——可以肯定——以别处的某种损失为代价；
- 换言之，如果分析话语能够运作，那必定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损失了某种东西。

况且，如果我刚才所说的确实成立——即迄今出现的一切自然体系都带着心智低能的印记——我们又能损失什么值得如此留恋的东西呢？

无论如何，我们还剩下这些枢纽装置；操弄它们，能够使我们说明自己的操作——我是说，我们分析家的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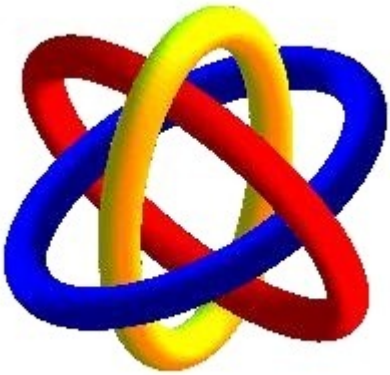
关于博罗米结，我想请你们稍作停留。

博罗米结严格说来就在于：三是它的最小数目。

如果你们依“链条”这个词的普通意义做成一条链，解开链上的两个环以后，其余各环仍然相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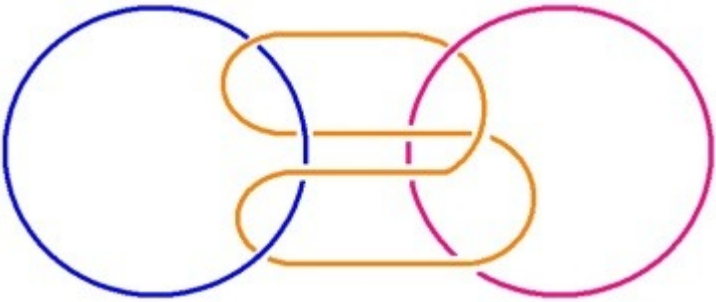


博罗米结的定义从三开始。也就是说，如果在三个环中切断一个，三个环都会自由；换言之，另外两个环也随之得到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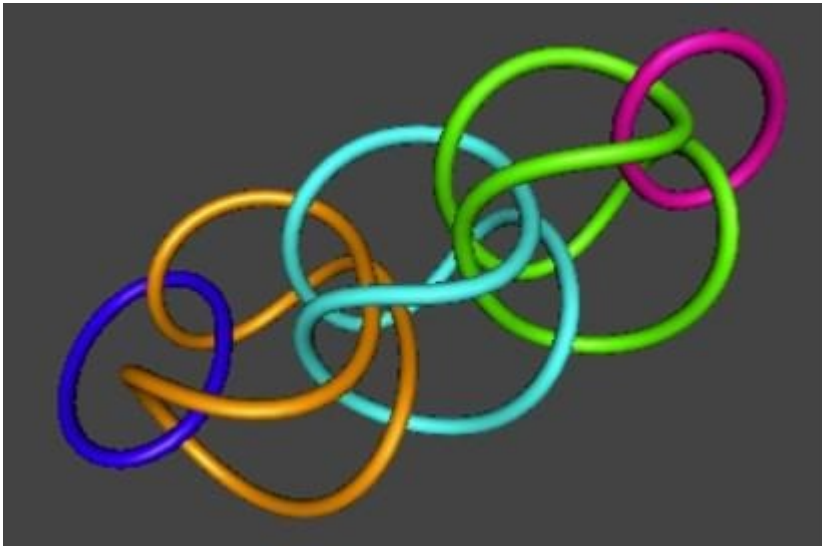


这是一项有关实存性的事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从三开始，你们可以放入数目不定的环，而如下性质始终成立：一旦切断其中一个，其余各环——无论数目多么庞大——都会自由。

我想，早在一段已经过去的时期，我就已经充分让你们感受到这一点。以一个这样制成的环为例：



完全可以设想，另一个环穿过那个由小圆折叠而成的、具有实存性的圈套：



你们立刻便会把握到：只要切断这里阻止第三个环得到释放的圆，折叠的圈套便会从中滑脱。无论放入多少个这样的折叠圆环，你们都能通过这种真正可感、立即可以想象的机制看到：不论数目多少，所有环都会得到释放。

仅凭这一性质，从三开始的所有数目便得到同质化。

这意味着：在整数序列中，1 和 2 被分离出来。

某种东西从三开始，并且包含一切数目，只要它们仍可数。这正是我曾试图在研讨班中强调的事情，尤其是在去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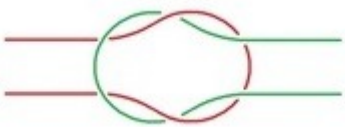
事情还不止于此。

要使若干具有实存性的环面“博罗米化”，绝不只有一种方式。

我过去已经指出：方式的数目很可能可以称为无限，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称呼它……

是可数意义上的无限……因为你们只需暂且设想用如下方式做一个圈套，便会发现可以无限地把它重复下去。你们看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为了把两个环面结在一起，你们想让这种圈套环绕多少圈都可以；这种安排没有任何看得出的界限。因此，仅仅在这个维度上，把两个环面彼此打结的方式，就已经多到任凭人怎样设想也可以。

你们甚至还可以找到其他方式；但无论是哪一种博罗米结，它的下限始终是三。博罗米结始终带着三这个数的印记；据此，你们立刻必须提出问题：博罗米结属于哪个语域？

它属于象征界、想象界，还是实在界？

我今天就先提出……

至于我随后会设法证明的事情……我先提出这一点：博罗米结就其由三这个数来支撑而言，属于想象界语域。

这是因为想象界扎根于空间的三个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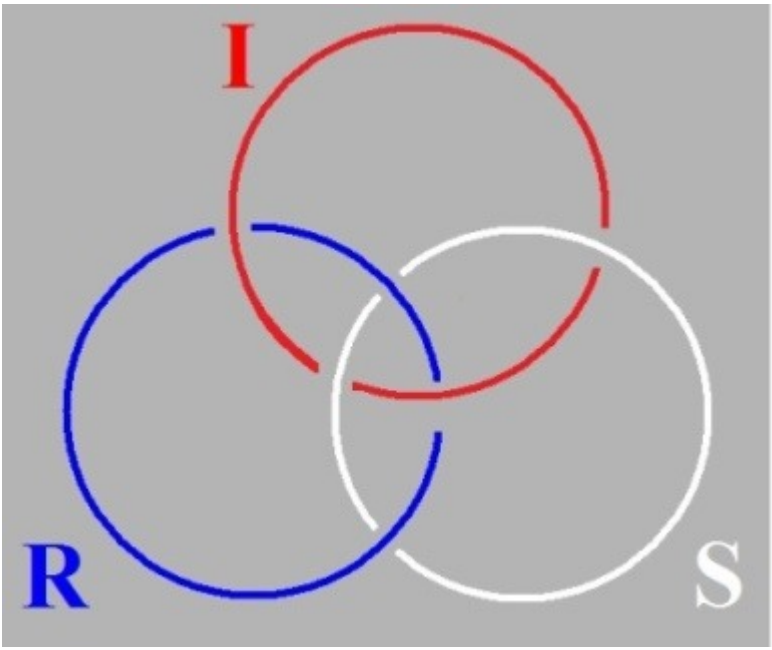
我提出的这一点绝不会在任何地方同某种“先验感性论”合谋……恰恰相反：因为博罗米结属于想象界，也就是说，它支撑着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这个三元组；又因为这个三元组因想象界加入其中而存在，所以作为可感之物的空间才被缩减到三维这个最小值，也就是缩减到它与象征界和实在界的联结。

其他维度可以被想象，而且确实已经有人想象过。

正是为了维系于象征界和实在界，想象界才被缩减到某种东西：它不是由身体这个袋子强加的最大值，而是由一个最小值来界定；这个最小值使得博罗米结至少必须有三个环才会存在。

在离开你们以前，我要在这里给出一点提示，给出今年必须证明之物的几个要点、几处标点。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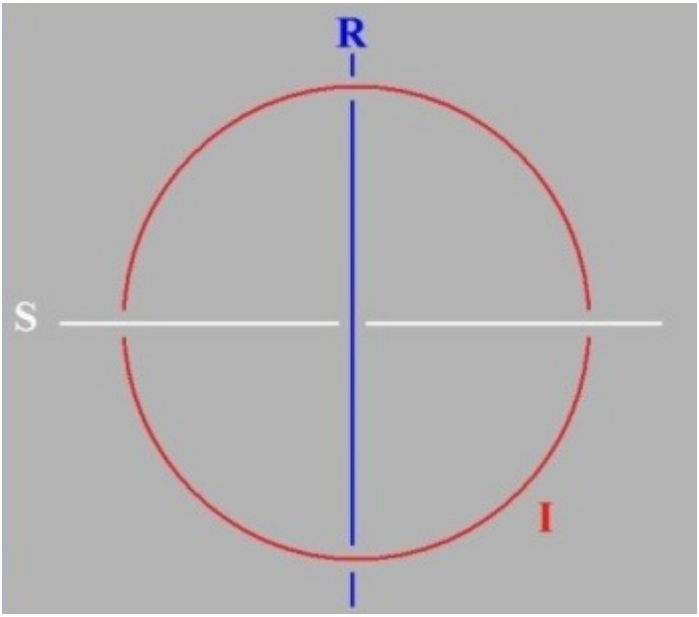
- 我用蓝圈表示实在界；
- 用白圈表示象征界；
- 而红圈则表示那个由三支撑、在这里居于另外两者之上的环，即想象界。



我想请你们注意：在结本身、博罗米结本身的观念中，丝毫没有蕴含如下要求……

无论问题涉及绳圈还是环面……完全可以设想，依照德萨格在普通几何学中的直觉，这些圆环会打开；说得简单些，它们变成了被设想为……

为什么不呢？没有什么妨碍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公设……在无穷远处重新相接的绳索。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界定所谓的点。它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欧几里得几何学并未界定它，却拿它作为支撑，因为这种几何学有时正是在点上标定个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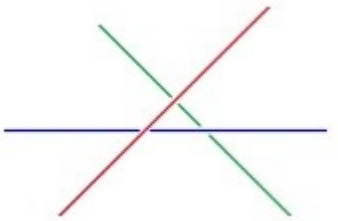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点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完全没有维度，它是零维；直线、平面乃至体积则与之相反，分别具有一维、二维和三维。

难道没有……

欧几里得几何学把点界定为两条直线的交点……难道这个定义中没有某种——容我这样说——出了差错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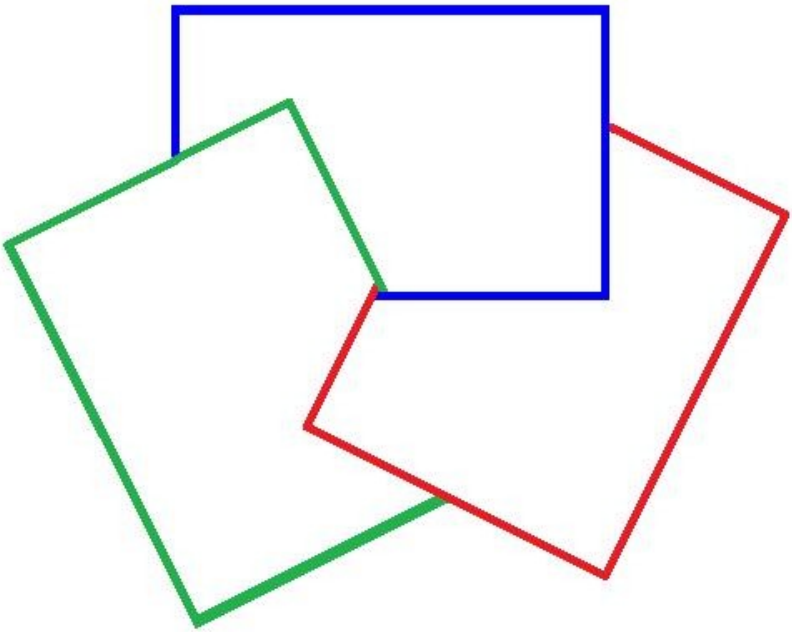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什么能够阻止两条直线彼此滑过？

唯有呈现为如下形式的东西，才使我们能够把一个点界定为点本身：



也就是三条直线。它们在这里不是简单的边棱、锯痕或影子，而是三条确实具有实存性的直线；它们在中央这一点实现了博罗米结的本质，从而把一个点规定为点本身。这样一来，我们便必须为它发明一种不同于单纯说它的维度为零的说明；所谓维度为零，也就是它不作“维量”（原文：dimense）[注]。我建议你们试着考察：这并不是一笔平庸的线条，因为同一种结构也可以由三个平面来支撑：

> [注] Dimense 是拉康把 dimension（维度）改造成的动词；这里既说点没有可量出的维度，也把“赋予维度”这项操作本身变成问题。



我的意思是：

- 用三个平面，你们同样能够有效地取得所谓“点”的效应，就像这里用三根绳索表示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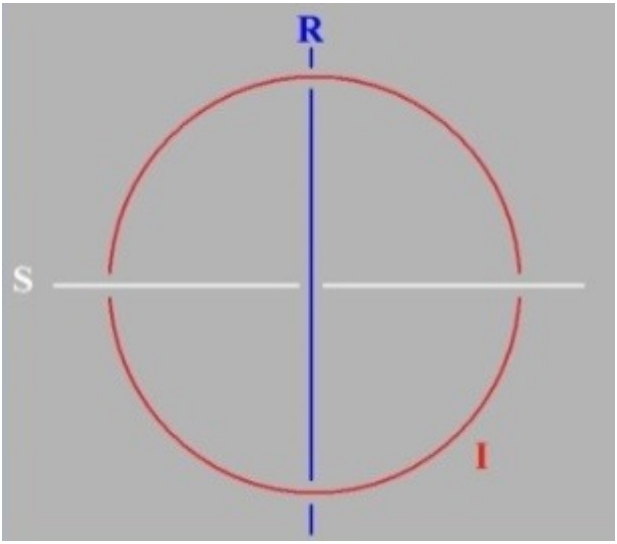
- 另一方面，你们还能使如下事实变得可感：如果不从博罗米结构成的链出发，而从我刚才顺带唤起其幻影的那种两两相扣的链出发，那么这里这些直线、这些绳索便会在自由活动中取得——也就是在三个彼此不绞卡的平面上取得。把两两相扣的圈套解开以后，得到的是三条能够彼此自由滑动的直线；它们互不绞卡，因此不能把点界定为点本身。

所以，在离开你们以前，我想宣布的是如下事情。

这里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把一个绳圈同两条无限直线打结，就能维持博罗米结的性质；唯一条件是，这两条直线不能……

在这个结与无穷远之间的某处……以多于一种的方式彼此交叉：

- 也就是说，取直线 R 时，必须——容我这样说——把它向前拉；
- 而右图中的直线 S 只能向后拉……换言之，不能以某种方式把它们带成两两闭合的圈。



无论如何，中间的图形已经排除了这种情况：其中一个圈、也就是白圈，已经被置于红圈之上；仅凭这一点，不论它后来如何行进，蓝色无限直线的严格位置就已经得到规定。用最简单的话说，它必须从位

于下方的部分之下穿过，又从位于上方的部分之上越过！在这个条件下，博罗米结才能运作。

我想向你们指出如下事情：

- 如果我们把这个蓝圈定位为实在界；
- 把这个白圈定位为象征界；
- 把红圈定位为想象界……那么容我指出，它们的位置来自一次平面化［二维］，换言之，来自对想象界的缩减。因为很清楚，想象界始终趋向于通过平面化来缩减自身；一切图示都以此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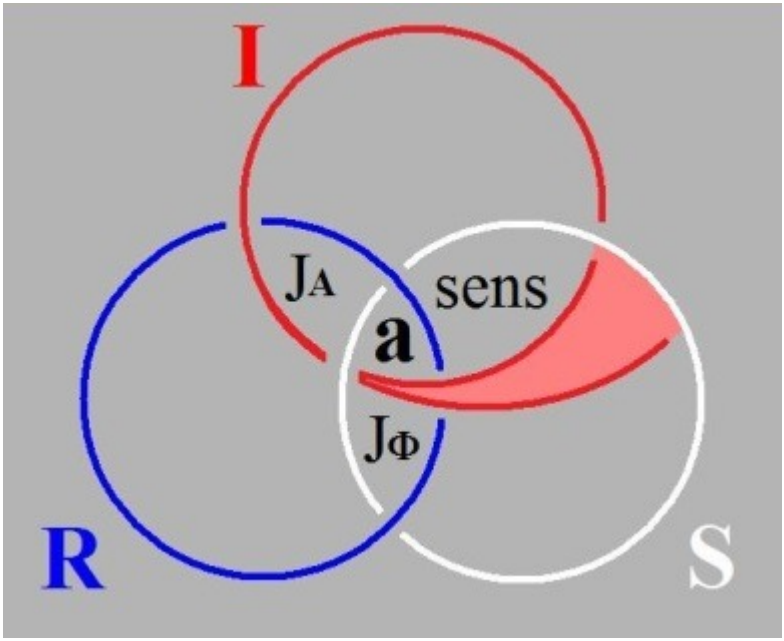
当然，即便我们把这三个绳圈揉皱，它们也丝毫不会因此不再在实在界中以博罗米方式相结；也就是说，就每一个环一旦解开便释放另外两个环这项性质而言，事情仍然始终成立。

为什么我们必须借助这种平面化，才能图示任何一种拓扑结构？

这肯定是一个与我所谓“心智低能”相关的问题，因为这种低能扎根于身体本身。

- 我把小对象 a 写在这里；而在想象界、同时也在象征界之中，我铭写所谓意义的功能。
- 另外两个功能，则有待相对于中央这一点来界定；这个中央点还使我们能够再加上另外三个点。这正是需要界定的东西。

这里出现了享乐。问题在于这两种享乐：



- 例如，其中一种，也许可以被我们界定为——但究竟是哪一种？——“享受生命”，如果实在界就是生命的话……

我们被带向以生命来指涉实在界；但这确定吗？……如果实在界就是生命，那么，只要这种享乐分有意义的想象界，它便是生命之享乐，直说就是“享受生命”。我们可以把它定位在这里；请注意，这里同中

央点、同所谓小对象 a之点一样是一个点，因为它有时也使三个彼此绞卡的平面相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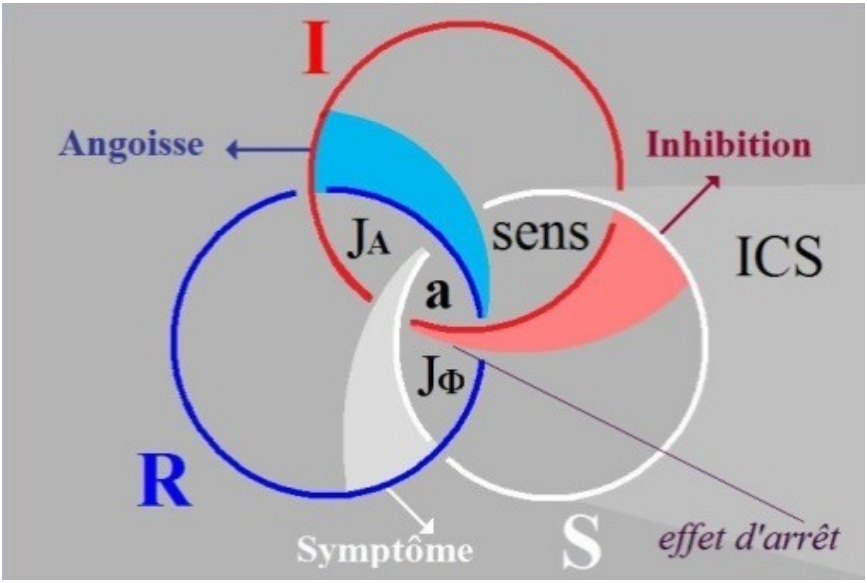
- 另一方面，另一种享乐方式又如何？它由一种交叠、一种收紧来图示；实在界来到这里，在另外两个绳圈的边缘处把它绞卡住。

- 这种享乐究竟如何？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展开的线索和要点，因为它们也正是使你们提出疑问的东西。

为重新回到弗洛伊德，我现在就提出一个要点：他曾用《抑制、症状与焦虑》说出某种三元结构。

我要说，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所衔接的，抑制始终是身体的问题，也就是功能的问题。

为了先在这幅图式上标出它，我要说，抑制就是某种在插入一个洞形——即象征界之洞的图形——时于某处停下的东西，容我这样说。



我们必须讨论这种抑制：动物的神经系统中存在抑制中枢；它同这种作为想象界之运作的停止、同这种在说话之在身上得到规定的停止，是否属于同一种秩序？在神经轴、在中枢神经系统中，一种作为抑制活动的积极活动开始发挥作用；能否设想它们属于同一种秩序？

一个被推定为没有语言的存在者，怎么可能在“抑制”这个词中，同我们在意义的外在性层面所把握的东西接合起来？又怎么可能同我们在这里把握为终究处于身体之外的东西接合起来……

也就是这个平面；为了按我告诉过你们的方式把它拓扑化，它无疑只能在二维上得到图示……抑制怎么可能同如下停止效应发生关系：这项效应来自它侵入象征界的场域？

从这里出发——而且不只从这里出发——可以非常醒目地看到：焦虑从实在界出发；这项焦虑赋予这里产生的享乐［J_{Φ}］之性质以意义。这种享乐来自被铺展在平面上的交叠，来自实在界与象征界的欧拉式交叠。

最后，为了界定第三个词项，我们在症状中认出发生于实在界场域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症状：象征界在实在界中的效应与对无意识的享用

- 如果实在界在分析中显现出来，而且并非只在分析中显现；
- 如果早在弗洛伊德以前，马克思便引入“症状”观念，把它变成某种东西的符号，即实在界中运转不良之物的符号；
- 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对症状进行操作，那是因为症状是象征界在实在界中的效应。

正是因为这个象征界……

正如我在这里画出的那样，它必须在这里得到补全；它为什么处在外部，这是我随后必须为你们操弄的问题……正是因为无意识归根到底是对症状负责的东西。

正是因为这个结……

这个结本身确实是实在的，尽管它只在想象界中得到反映……正是因为这个结能够说明若干使各个平面彼此回应的铭写，我们才会看到：无意识可以对症状的缩减负责。

相关知识卡 症状：象征界在实在界中的效应与对无意识的享用

第3课 · 1974年12月17日

1974 年 12 月 17 日 R.S.I. 研讨班前的讲话。载《Ornicar?》，1975 年，第 2 期，第 98—99 页。

我在这里谈的是各种思想体系的心智低能；这些体系假定……

却不明说，除非是在道家甚至古埃及的蒙福时代；在那里，这项假定连同一切必要的愚化一起得到了衔接……它们所假定的是性关系的隐喻……

这种关系不以任何形式外—存在……它们却以交媾的形式来假定它……

而交媾在说话之在身上尤其“怪诞”……它被认为“表象”着那种我称为在人类这里并不外—存在的关系。

对上述隐喻作某种疏通，并以“哲学”之名加以阐发，由此得到的澄清并没有走得多远；它不比基督教走得更远。基督教是三位一体的产物；它在“崇拜”三位一体时，反而揭露了后者的真正“本性”：上帝就是非全。基督教的可取之处，是把上帝区分出来，拒绝将其同“宇宙”这个痴愚观念混为一谈。

然而，也正是这样，基督教使人能够把上帝等同于我所揭露的那种东西：任何外—存在都不被允许赋予它，因为它就是洞本身。博罗米结使我们能够把这个洞同外—存在区别开来；结本身所界定的外—存在，就是一种服从必然性的实存性的外—存在……

必然性 = 不停地被写下……因为这种实存性不可能进入洞中而不必然地重新出来，而且就在“下一次”重新出来；它的平面化图形中那次交叉为这个“次”作证。

由此便有了我最初试图建立的对应：让洞对应于一种实在；这种实在后来会受到外—存在的制约。

面对这样笨拙的听众，如何为这项真理开出一条接近它的道路？我自己操弄结的平面化、尤其操弄它的实在——也就是它的外—存在——时所表现的笨拙，已经证明了听众的笨拙。

所以我把它原样留在这里，不加修正，以便见证：要接近一种由全新必然性（参见上文）支配的话语，是多么困难。

我实际必须证明的是：以大他者为对象的享乐并不存在——这里的属格是客体属格。可是，如果我一开始就击中得如此准确，以至于意义一经触及，享乐便与之共鸣，并把那该死的阳具牵扯进来，我又怎么能抵达这项证明……

= 实在本身的外—存在；若采用我的语域记法，也就是 R^2……或者说，是哲学力图加以礼赞的东西。

这就是说，我仍然深陷其中；我说的是 philo（哲学），不是 phallo（阳具）。

不过，事情需要时间，因此不能操之过急；否则涉及的就不只是错失，而是无法挽回的余势 / 游荡，也就是“爱智慧”——“人”的必然性。此处有待修正。

因此，我需要分析话语——缩写为 D.A.——正在训练我的那种耐心。

人总还可以求助于宗教的愚蠢；弗洛伊德从不放过这种求助。我顺带这样说，尽管说得很客气——我们的一切都归功于他。

AU TABLE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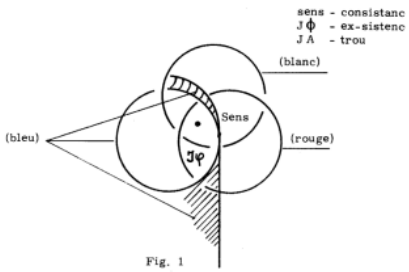


Fig.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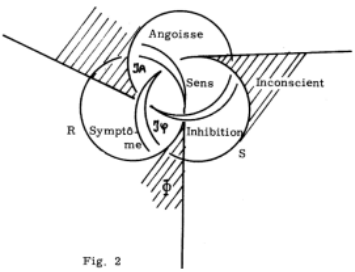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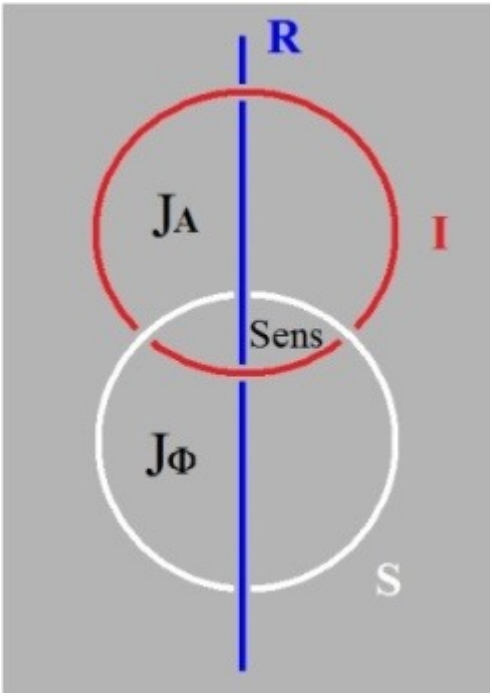


Fig. 2

我不太喜欢在黑板上写字，所以只给你们写最低限度；这点最低限度已经足以让你们认出左边的博罗米结：



在我看来……

总之，只要你们还记得我说过什么——你们毕竟在记笔记，至少有些人在记……在我看来，我已经说明了博罗米结为何能够被写下：因为它就是一种书写，一种支撑着某种实在的书写。

仅仅这一点就已经标明：不仅实在能够由一种书写来支撑，而且对于实在，不存在其他可感的观念。

这个实在……

也就是结这个实在，而结是一项构造……只须让这道线保持打开，这个实在就足够了。这是一道“所写”（d’écrit，带省音撇）的线，是一条被写下的线；它支撑着实在的观念。

这是因为，结仅仅由如下关系构成：每一个元素都只通过第三个元素而与另一个元素相结。因此，可以让三个元素中的一个保持打开；我曾经着重指出过这一事实……

我想，上次我已经重新强调了这一点……每个元素都可以有两种形式：

- 无限直线的形式；
- 以及我称为绳圈的形式——因为它似乎最适合你们的想象界；经过考察，这种形式其实就是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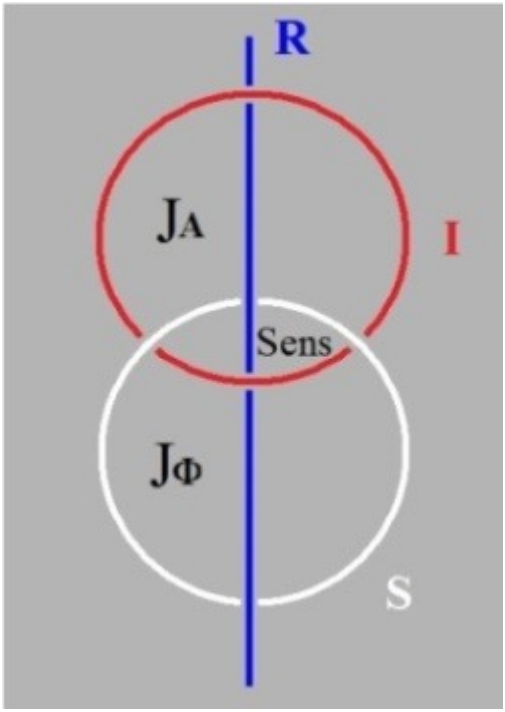
我用上次所说的内容打成这一小段结，为的是让它重新浮现在你们面前。今天早上，比起朗读我为你们准备的文字，我碰巧更愿意先作几项说明；这些归根到底属于预备性的说明，也许能帮助你们回应并阐明一些问题——我推想，你们必定已经问过自己这些问题。

这些预备说明不会很多，我只作三项。

有些会翻书的人也许会想到一个问题……

他们甚至不必翻开书，书封上到处都是这类说法……他们也许会问：我提出这个结，是为了用最确定的方式把 R.S.I. 联结起来……

也就是说，S 是你们在那里看到的白圈，想象界则是红圈：



……这个结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它得到充分界定、没有歧义。两个圈被实在界穿过时，正如我上次所说，实在界以如下方式穿过它们：

- 它从两个圈中位于下方的那个圈之下穿过；
- 又从位于上方的那个圈之上越过。

无论你们在左边还是右边这样做，都足以造成绞卡。

我顺带提醒你们：仅凭这个结，不可能给这里的左和右作出特征规定。否则，我们就会得到那个期待已久的奇迹，使我们能够把左右之别作为消息，传给任何可能接收这项消息的主体。

博罗米结丝毫不能充当这种消息的基础，不能据此传递左右之别。

因此，把这个结所产生的东西放在左边还是右边，都无关紧要。我们会把这种东西称为外在的东西，即意义；因为实在界、象征界与想象界这些词项正是从意义出发得到界定。

我仅仅以这些说法向前推进，就应当使你们提出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只要读过几本书的标题便会问到：结是一个模型吗？这里的“模型”，是数学模型之类通常所说的模型，也就是经常被我们用来对实在作出外推的模型。

相关知识卡 R.S.I.：三界与博罗米结的三项定位

也就是说，像在这种情况下那样，以一种书写为基础，建立某种恰恰因这项书写而能够被想象的东西；于是，它使我们能够说明经验将会向实在本身提出的质询。无论如何，这个实在在这里仍只是一项假定；这项假定维系在“实在”一词的这种意义中。

我主张拒绝把这个结称为“模型”。

这是由于我们必须对“模型”作出的假定：正如我刚才所说，模型由于自身的书写而被定位在想象界中。

不存在不以某种实体为假定的想象界。

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但对模型提出的问题总是在想象界中形成，从使模型成为实体的心灵出发形成，然后才被第二步地提向实在界。

而我正是据此主张，由这个结、这个博罗米结构成的表面“模型”是一个例外……

尽管它也被定位在想象界中……它是这项假定的例外，因为它提出的是：这里的三个环作为纯粹实存性来运作；也就是说，它们只凭彼此维系才具有实存性——三个环实在地维系在一起。

尽管如此，这仍牵涉到隐喻，并提出了一个问题：隐喻的余势 / 游荡是什么……

取我去年赋予这个词的意义……隐喻的余势 / 游荡是什么？

因为，如果我说……

这种说法只能借助象征界、借助言说作出……这三个环的实存性只由实在支撑，那么，我确实是在利用 R、I、S 之间所允许的意义差距；正是这个差距把三个环个体化，并把它们分别规定为这样的环。

这里假定意义差距已经达到某个最大值。

意义差距所容许的最大值是什么？

在事情目前的状态下，我只能把这个问题提给语言学家。

语言学家如何能够……

今天正有一位语言学家坐在第一排，以他的到场给予我荣幸……语言学家如何能够界定隐喻的边界？

什么能够界定隐喻差距的最大值？这里的隐喻取我过去陈述的意义……

可参见《文集》中的《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动因》……一个能指取代另一个能指，所容许的最大程度是什么？

抱歉，我也许在这里说得稍快了一些；但可以肯定，我们不能拖延。

我们不能拖延，因此我必须转到第二项说明。

要以适当的方式操弄这个结，你们必须以一点愚笨为基础。

最好的办法仍是愚笨地使用它；这意味着甘愿作它的上当者。

不要围绕它陷入强迫性的怀疑，也不要过度吹毛求疵。

我读到一部著作时，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碰巧，我女儿在研究布丰时听说了这部著作。

她向一个人索要这部书，而那个人也迅速向她提供了这篇文本的出版信息。

这篇文本出自莫佩尔蒂[注1]。他在柏林科学院以《物理的维纳斯》为题，叙述了当时关于活体繁殖现象的最前沿知识。

> [注1] 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皮埃尔·路易·莫罗·德·莫佩尔蒂），《物理的维纳斯》，Diderot Arts et Sciences 出版社，1997年，“Latitudes”丛书。

他之所以用《物理的维纳斯》这个题目来引入论述，是因为他乐于只谈有性繁殖。

至少在我看来，阅读时有一点十分醒目：对熟悉历史的人而言，莫佩尔蒂在这个场合……

首先必然引人注意的是这项陈述的日期：1756 年；它见证了人类这些说话的畜生花了多长时间……

姑且就这样界定他们……这些畜生花了多长时间，才察觉到有性繁殖的特殊性。

在我看来，事情非常清楚：正因为莫佩尔蒂不只是甘愿上当，不肯停留于时代为他提供的材料……

而这些材料已经很多：列文虎克和斯瓦默丹借助显微镜，已经辨认出当时所谓的“微小动物”，也就是精子；另一方面还辨认出卵。

这两种东西通常分别由两个身体来承载；这两个身体也因此被界定为相反的性别。当然也有例外：同一个身体可以兼具两者——正如你们都知道，蜗牛便是如此。

精子与卵的区分已经明确出现在当时各种理论的差异中；然而，莫佩尔蒂并不满足于这项坚实的区分……

由于不甘愿上当，不满足于这项坚实事实，直说就是还不够愚笨……他没有感受到其中那个严格说来具有发现意义的要点；就真正把握两性之别而言，这个要点至关重要。他没有停留在交到手里的东西上。

如果他更甘愿上当，就会少犯一些错、少游荡一些。

当然，他的余势 / 游荡并不愚蠢；因为他抵达了某种东西，可以说，它预示了后来使用更强显微镜进行考察时所揭示的基因存在。

“卵源论”把全部重音放在卵上，“精虫论”则把全部重音放在精子上；在这两者之间，他甚至设想，吸引与排斥的事实能够把事情引向某种组合。另一方面，实验……

哈维进行过一项实验，考察他所谓“活点”的最初显现；这个活点出现在母鹿子宫深处，而查理二世把这些母鹿交给了哈维……莫佩尔蒂确实设想出、至少提示出可能发生的过程。可以说，这个过程实际上发生在桑椹胚层面，甚至发生在更进一步的原肠胚阶段；然而，他恰恰停留于猜测，而猜测并没有使他前进。

也就是说，他没有把握到：在哈维所发现的东西中，每一个细胞……

而他恰恰因此把自己弄得看不清……这些细胞构成胚胎的实体；至于人们可能由此想象出的拼图、杂色混合，问题在于如下事情……[注]

> [注] 此处底本句法不稳：Staferla 与 ALI 作 est le puzzle，Chollet 系校勘本作 et le puzzle，米勒的《Ornicar?》整理本则删去了这段细节。三种见证都不支持在“拼图 / 杂色混合”前补入否定；下文 Ce qui n’est certainement pas vrai 所否定的是莫佩尔蒂把细胞成分分成雄性与雌性的设想。代词 lui 也承接莫佩尔蒂，并非哈维。译文据此撤去扩大了范围的否定，同时保留残句的口语悬置。

莫佩尔蒂也确实作了这种想象……他以为，在这幅拼图、这些细胞成分中，有些是雄性的，另一些是雌性的。

这当然不是真的。考察必须推进得远得多；说实话，要推进到再也无法从“点是活的”这件事上辨认它：也就是抵达位于细胞最内部、能够在核体中彼此区分的基因层面。

正因为必须走到这个层面，莫佩尔蒂所倾向的斑驳混合观念才只是一个过早的观念；恰恰不能说它是一场游荡！

容我这样说：正因为不上当，他才想象得非常糟糕。

他之所以不上当，是因为他不严格停留于已经提供给他的东西；归根到底，他提出了种种假设。

“Hypotheses non fingere”[注2]——拒绝提出假设——在我看来才是合适的做法；我劝你们保持足够愚笨，例如不要围绕我的结如何使用而提出问题，所说的恰恰就是这种做法。

> [注2] 参见牛顿的公式“Hypotheses non fingo”（我不虚构假设）。当人们要求牛顿解释重力或万有引力时，他写道：“我未能从现象中推导出重力这些性质的原因，因此我不虚构假设——hypotheses non fingo。凡不能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便应称为假设；无论是形而上学假设、物理学假设、关于隐秘性质的假定，还是力学假设，都不应进入实验哲学。在这种哲学中，命题从现象中推出，随后再通过归纳而得到一般化。”见 Isaac Newton，1726，《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总释”，第 3 版，第 943 页，夏特莱侯爵夫人译本；亦可参见 Dunod 2005 年版。

借助这个结，我们当然不可能越过它的来源；它来自分析经验。它所说明的是分析经验，价值也正在这里。

第三项说明——同样也是预备性的。

这个结以眼前的形式呈现时，其中有什么东西使我在第一项说明里能够追问它是否是一个模型？当然，是因为表面上看，想象界在其中占据主导。

“想象界在其中占据主导”这句话，所依据的事实是：想象界奠定了结的实存性。

我通过这项说明引入如下命题：相对于这种想象界的实存性，享乐只能外—存在。

换一种仿拟的说法：相对于实在界，享乐所涉及的是不同于意义的东西。

在这里，剩下的东西就是能指。

因为，如果能指由此被剥夺了意义，那是因为能指……

也就是剩下的一切……前来把自己作为介入这种享乐的东西提出。

当然，“我思”并不足以保证存在……

笛卡尔在那里绊住，并非无缘无故……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说：只有抹去一切意义，存在才得到界定。

况且，笛卡尔本人也曾在 Sum、“ergo”和 Existo 之间摇摆。

显然，外—存在的观念当时尚未得到确立。

某种东西要外—存在，就必须在某处有一个洞。

正是围绕着笛卡尔“我思”所模拟的这个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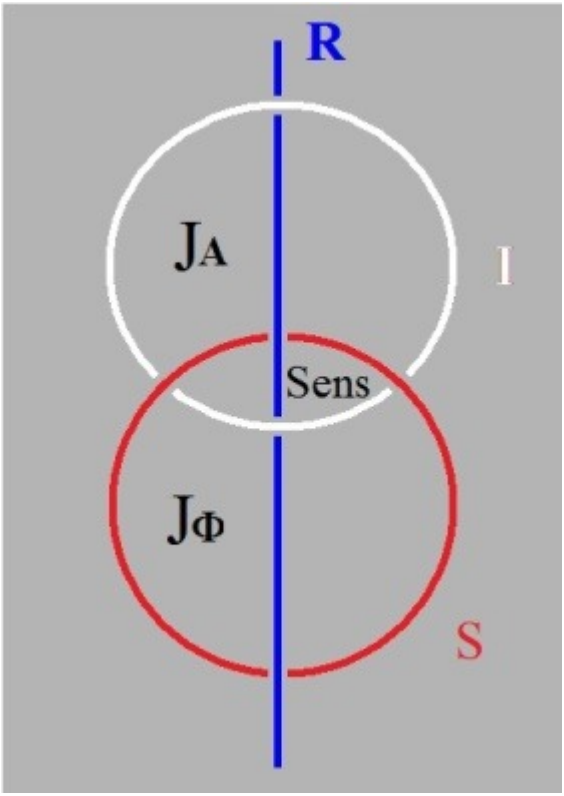
因为笛卡尔把这个“我思”掏空了……外—存在正是围绕这个洞得到提示。

当然，这些洞就位于这里每一个圆环的中心；因为没有这个洞，我们甚至无法设想某种东西能够相结。

问题在于定位的不是笛卡尔所思考的东西，而是弗洛伊德所触及的东西。为此，我提出：相对于实在、相对于洞之实在而外—存在的东西，应当在书写中由一个中间场域来符号化。所谓中间，是就平面化而言，因为书写只允许我们做到这一步。

的确，十分醒目的是：书写本身强加了这种平面化。

如果我在这里提示，某种东西假定——我甚至会说，体现——例如象征界会在二维空间中显示如下关系：某种东西只因在书写中能够被假定为开口，才外—存在；也就是圆环打开成这条无限直线：



［原文空白］

这里的这个东西……

无论相对于结的某一个元素，还是相对于所有其他元素……使我们能够定位属于外—存在的东西。

那么，我为什么在右边标出：属于外—存在的东西，是某种由阳具享乐［J_{Φ}］加以隐喻化的东西？这是一个命题；它要求我进一步说明这种享乐。

为了毫无歧义地定位它：

- 我用蓝线画出实在界；
- 用红线画出象征界。

我提出……

即便只是为了以后再加以补全……把阳具享乐本身定位在这里［J_{Φ}］，因为它同在实在中外—存在的东西发生关系；也就是由如下关系所产生的场域：实在之圈……

我用这个名称指带有“实在”标记的圈……打开并被摆成一条无限直线；容我这样说，这条直线在自身的实存性中被孤立出来。

享乐相对于作为洞的实在而外—存在。

这就是分析经验本身带给我们的事实。

在弗洛伊德那里，有一种……

我不会列举，因为没有把有关段落收在手边……容我这样说，弗洛伊德对阳具享乐本身有一种“俯首膜拜”。

分析经验所发现的正是：这种享乐作为阳具享乐而具有打结功能。

分析所面对的那一类实在，正是围绕这种享乐奠定的。

重要的是看到：如果结由某种东西来支撑，那么，恰恰是相对于这种阳具享乐，有某种作为实在的东西，只通过博罗米结自身的“打结

性”——容我这样说——所造成的绞卡，来定位这种享乐；而这种打结性还在于：这里有某种东西被画成圆、画成绳圈，画成由象征界构成的具有实存性的圆环。

只要有一个第三点……

它像意义那样得到界定……处在这种打结性最中央之点的外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阳具享乐才得以产生。

阳具享乐始终关涉那个由象征界之圈参与形成的结；为了按它应有的形成方式来称呼它，暂且只这样说。

这种享乐本身同外—存在的产生相联系——今年，我建议你们把这一点付诸检验。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由此产生的结果：我所陈述的这个结，又由另一种三重性加倍；后者来自意义。正是从意义出发，各种意义之间的区分才把这些词项造成为三个词项［R、S、I］。

我们必须、也能够由此出发：为了使结本身具有实存性，必须有三个元素；这些元素正是作为三个而相互支撑。

我们把它们缩减为三个；唯有这里才构成它们的意义。

反过来，就外—存在而言，它们各自彼此不同。它们也正是围绕作为实在的享乐而分化；在这个层面，分析经验带给我们的是：只要享乐是外—存在的东西，它就造就实在；而实在也恰恰因享乐外—存在而得到证成。

这里显然有一个重要的过渡：外—存在相对于什么而外—存在？

当然不是相对于具有实存性的东西。

外—存在本身由 R、S、I 每个词项中构成洞的东西来界定、来支撑。

在每一个词项中，都有某种东西使它由圆——由一种根本的环形——得到界定；这个东西正是有待命名的。

令人醒目的是，在弗洛伊德时代，由此得到命名的仅仅是想象界（原文：ce qui ne s'en nomme n'est qu'Imaginaire）[注]。

> [注] 底本这一句含有不稳定的否定结构；紧接着以"自我"为例，论述弗洛伊德如何只在想象性表象中标出洞。正文据该上下文保留"命名仅限于想象界"的当前读法，不把句法疑点改写成确定的理论断言。

我的意思是，例如，所谓"自我"这个功能，就是弗洛伊德在其中……

依照如下必然性、如下倾向：实体本身总是流向想象界……

……弗洛伊德用自我标出的是什么？无非是表象中构成洞的东西……

他没有明确说到这一步，却在第二局部论这个幻想式局部论中把它表现出来；第一局部论则仍标示着他面对自己所发现的无意识时那种惊异的距离……自我被图示在袋子中、在身体这个袋子中；而这又迫使弗洛伊德必须在这个自我上……

- 规定某种恰恰会在那里构成洞、让世界得以进入的东西；
- 因而必须让这个袋子以某种方式被知觉堵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虽没有明确指出，却泄露了：自我无非是一个洞。

那么，一方面构成实在界、另一方面构成象征界的洞分别是什么？

这显然是我们必须非常切近地考察的问题。

因为有某种东西向我们敞开，看起来甚至有些不言自明：即把实在界之洞称作“生命”。

弗洛伊德本人也没有抵抗住这条斜坡，他把“生命本能”同“死亡本能”对立起来。

我注意到，当我们借助结追问弗洛伊德所必需的结构时，象征界的功能位于死亡一侧。

正因为象征界中有某种东西被 urverdrängt（原初压抑），才会有某种我们永远无法赋予意义的东西，尽管我们……

说这句话几乎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尽管我们能够在逻辑上说：“所有人都会死。”

“所有人都会死”恰恰因为这个“所有”，严格说来并没有任何意义；

- 至少必须让瘟疫蔓延到忒拜，这个“所有”才会成为某种可以想象的东西，而不再是纯粹的象征界；
- 必须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特别受到瘟疫威胁，才会同时显露出如下预设：如果俄狄浦斯强行越过了某种东西，他完全是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这样做的；容我这样说，他杀死父亲，只因为没有花时间同拉伊俄斯“长谈”（laïusser）[注]。

> [注] 法语 laïusser 可指“作冗长演说、长篇大论”，这里又嵌入俄狄浦斯生父 Laïos（拉伊俄斯）的名字；若父子停下来“拉伊俄斯式地谈一谈”，弑父或许不会发生。

如果他花了所需的时间——当然，那差不多得是一场分析所需的时间——事情或许会不同；因为他之所以在路上，恰恰是由于一个梦使他相信，自己会杀死那个名叫波吕玻斯、并且确实是他真正父亲的人[注3]。

> [注3] 此处为口误：俄狄浦斯杀死的是亲生父亲拉伊俄斯；科林斯国王波吕玻斯收养了俄狄浦斯，并把他当作儿子抚养。

关于大他者，弗洛伊德带给我们的恰恰是如下两点：

- 大他者唯有通过说出它才存在；
- 但是，这个全然他者绝不可能被完整说出。存在某种 urverdrängt、某种不可还原的无意识；而要说出它，严格说来不仅就是界定不可能之物，而且引入了不可能这一范畴本身。

我曾在某个场合说过：宗教是真的。

它肯定比神经症更真，理由在于：

- 它压抑了如下事实：说上帝仅仅“是”并不是真的——容我这样说；伏尔泰却对此深信不疑；
- 宗教说，上帝外—存在，他是卓越意义上的外—存在。换言之，他是压抑本尊，甚至是被假定给压抑的人格；宗教正因此是真的。

上帝无非是这样一种东西：由于语言，从语言出发，性化者之间不可能建立关系。

那么，上帝在这里处于何处？我从未说过他位于语言中。

语言……

好，这恰恰是今年我们必须追问的东西……语言究竟可能从何而来？

我当然没有说，语言是为了堵住一个洞而来的；这个洞由非关系、由性的构成性非关系形成，因为这项非关系只悬系于语言本身。

因此，语言并不只是一个塞子；这项非关系正是在语言中得到铭写。

关于它，我们只能说到这里。

至于上帝，他包含全部语言效应，其中也包括精神分析效应；这可不是一句无足轻重的话！

为了把事情确定下来……

人们把这些事情称为观念，可它们根本不是观念……为了把事情固定在它们应当被固定的位置，也就是逻辑中：弗洛伊德不信上帝。

因为他沿着自己的路线操作；他为了把我们“摩西化”，向我们眼中撒下的烟尘便证明了这一点。

“摩西化”（en-Moïsement）同样也可以是我刚才谈到的“自我化”（en-moisement）[注]。

> [注] Moïse 是“摩西”，moi 是“自我”；拉康借近音把弗洛伊德的摩西叙事同第二局部论对自我的实体化叠在一起。

他不仅使宗教延续下去，而且把宗教奉为理想的神经症。

况且，他本人正是这样说的：他把宗教联系于强迫性神经症；后者是理想的神经症，严格说来，配得上“理想的”这个名称。

他不可能有其他做法，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弗洛伊德以正确的方式甘愿上当——这种方式不会使人犯错、游荡。

他可不像我！

我只能见证自己在犯错、在游荡。

我游荡在自己试图为你们定位的这些间隔中：意义、阳具享乐，乃至那个我尚未阐明的第三词项；正是它把洞、把我所标出的洞之钥匙交给我们。

这种享乐所关涉的，不是能指的大他者，而是身体的大他者，是另一个身体、另一个性别的他者；也就是以另一个身体为对象的享乐。

当我说、陈述并宣布性关系不存在时，这难道不意味着经验中的如下事实吗？人人都知道这项事实；但我们必须弄清，弗洛伊德为什么没有说明它。

为什么弗洛伊德把 Ἔρως（Eros，爱欲）规定为一，听任自己落入身体神话——统一身体的神话、两背相连的身体神话、浑圆身体的神话——甚至胆敢援引柏拉图那个骇人的说法？

无论另一个身体是什么，我们尽管可以拥抱它；但这种拥抱难道不只标示出最极端的窘迫吗？

有时，借助一个弗洛伊德当然会按理归入“退行”的事实，我们还会顺便吮吸它；那又能怎样？

除了把另一个身体切成碎块，人们实在看不出还能拿它做什么；我是说另一个所谓人的身体。

由此可以说明：如果我们追问，这种以另一个身体为对象的享乐可以由什么来镶边——这种享乐无疑构成洞——那么，我们找到的就是焦虑。

也正因如此，过去我选择焦虑作为主题并非无缘无故；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知道那种局面不会持续下去。

我知道它不会持续，因为自己有一些“忠实信徒”；他们竭力促成各种程序性动议，后来便可能据此宣布我不适合传授精神分析理论。

这丝毫没有让我焦虑，甚至也没有让我窘迫；这种事情每天都可以重来，它既不使我焦虑，也不使我窘迫。不过，正是在焦虑的问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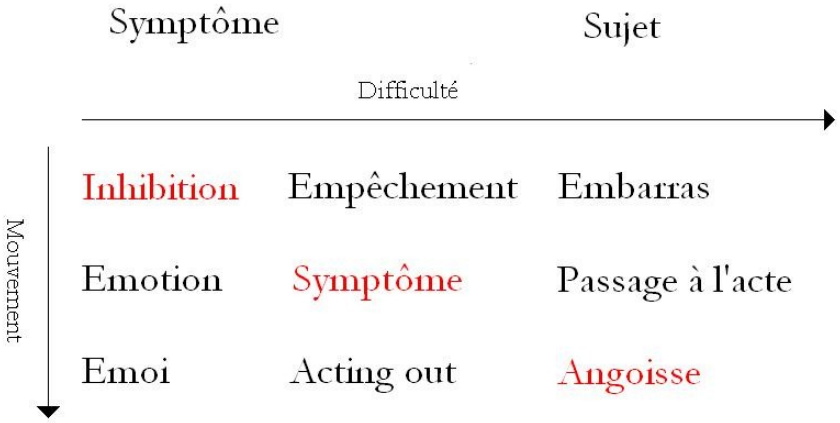
我仍想围绕《抑制、症状与焦虑》说出一些事情；如今，它们终于应当见证如下关系完全可以相容……

同无意识由语言制约这个观念相容……它完全可以相容：

- 不仅可以在其中定位各种情感；这句话只是说，情感关乎语言，而且我们显然以一种占据绝对优势的方式受到语言影响、被语言感染；

- 另外，在我讲授《焦虑》研讨班时，如果说我引入了什么，那恰恰是各种情感的性质。那些“多情者”、那些“情感爱好者”早已不仅没有找到这些性质，甚至完全不可能瞥见它们。

正因如此，你们可以在我当时对焦虑、抑制、症状所作的定位中看到：我把它们错开在三个平面上，为的是展示当时已经可以感觉到的东西。



也就是说，抑制、症状、焦虑这三个词项彼此异质，正如我的实在界、象征界、想象界三个词项彼此异质。尤其是，焦虑就是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东西：它从身体内部外—存在；一旦有某种东西唤醒并折磨身体，它便外—存在。

看看“小汉斯”：当同一个身体的联结变得可感时……

在这个场合，具体说是一个男性身体，一个被界定为男性的身体……也就是一个身体同阳具享乐的联结。

如果“小汉斯”一头冲进恐怖症，显然是为了赋予某种东西以身体……

我曾用整整一年展示这一点……为了赋予他面对这个阳具时的“窘迫”以身体；为此，他发明出一整套等价物，并让它们以所谓马恐怖症中各种躁动不安的形态出现。

小汉斯的焦虑，是恐怖症的原则……

它是恐怖症的原则，所取的意义是：如果能使这项焦虑重新成为——容我这样说——“纯粹的”焦虑，人们便能够使他迁就这个阳具。说到底，凡是背负阳具的人，都背负着我有一天称为“肩带”的那种负担……好吧，他必须迁就阳具，也就是同这个阳具结婚。对此，男人无能为力。

女人——她并不外—存在——可以梦想拥有一个阳具；可是男人却深受其苦。［笑声］

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女人。

弗洛伊德用各种语调反复说过这一点。

他说阳具驱力并不是生殖器驱力，所说的不就是如下事情吗：男人的生殖器驱力——这个说法放在这里正合适——根本不是自然的。

它不仅不自然；如果没有那个该死的象征主义从背后推动男人，使他最终射精并让射精派上某种用场，那么这些说话之在早就不复存在了。这些存在者不只是因存在而说话，而且通过存在而成为其所是。

这实在是轻浮中最登峰造极的轻浮。

好了！嗯……现在差一刻两点。我觉得今天……

因为我告诉你们的东西几乎全是即兴说出的……我已经够累了。

所有这些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发表；毕竟，我对现在这种形式并不十分满意。

第4课 · 1975年1月14日

好了！我所说的东西会引起兴趣——你们就是证明——会引起所有人的兴趣。

但我对它的兴趣，不同于所有人的兴趣。

而它之所以引起所有人的兴趣，恰恰因为人们能在我所说的东西中感受到这种差别。

为什么人们能感受到它？

因为我所说的是一条与我的实践有关的开辟之路；它从这个问题出发……

当然，如果我的实践没有给我答案，我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精神分析能够操作，蕴含着什么？"

你们刚才看到我……

不过，这同我进行精神分析时所做的事情毫无关系……你们刚才看到我在黑板上操作。

你们已经看到，这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来来回回试了不知多少次，尽管口袋里还放着一张小纸片为自己引路；否则我会陷得更深，会比刚才更加手忙脚乱！确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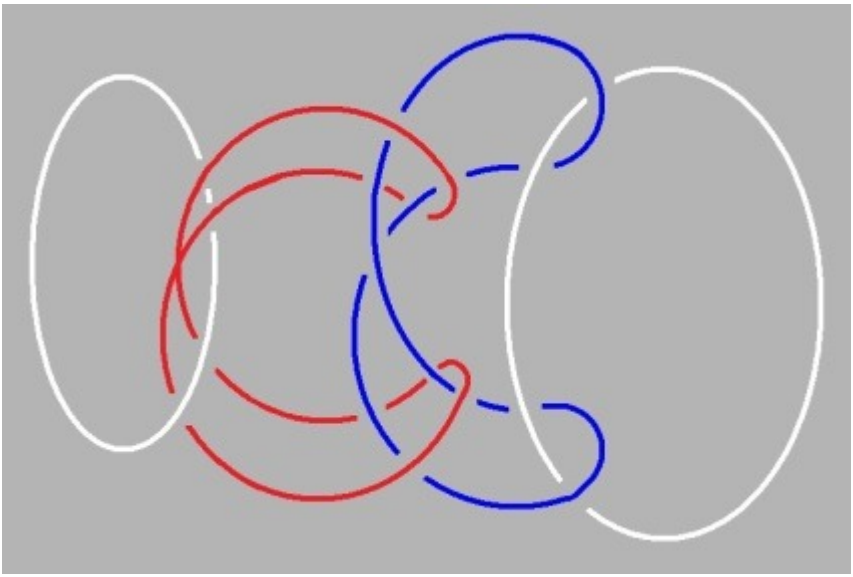
你们在右边看到的是那个安安稳稳、规规矩矩的小博罗米结，一个四环博罗米结；很容易立刻看到：随便切断其中一个绳圈，另外三个都会自由。

因此，要把博罗米结做得任意长并没有丝毫困难；也就是把任意数目的绳圈彼此相结。

像这样……

我已经作过这项说明……像我在那里画出的那样，绳圈的数目——容我这样说——并不同质。

仅仅看这幅图式，你们就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你们会称为第一个的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圈。



按这种做法，最多只能有四个圈；如果我继续采用同样的程序，为了让它有五个圈，就必须以某种方式给那个……

如果你们愿意，就是最右边那个……我们会称为最后一个的圈，赋予另一种打结方式。

因为归根到底，正是最后一个圈维系着整条链，使这里有四个圈；如果我再向前推进一点，就会有五个，条件是不能再让最后一个圈发挥同样的作用，因为它届时将维系五个圈，而不是四个。

你们从如下事情中已经知道……

我顺带一定提到过……皮亚诺曾用若干公理来衔接数的本质。这里的 $n+1$、皮亚诺所强调的“后继者”，似乎正是构造整数的东西；但只有一个条件：起点上必须有一个不作任何东西之“后继者”的元素，也就是这个绳圈非常贴切地模仿的元素——皮亚诺用零来标示它。

皮亚诺以公理化方式作出陈述；也就是说，他提出若干公理，然后依照数学——这里具体是算术——的要求，从中构造某种东西，为我们给出一个序列的定义；这个序列同数……

同整数——这样说吧，因为我们正在算术中——具有形式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凭借这些公理完成的一切构造，都会同整数序列形式对应。

但我在这里向你们展示的是什么？

是另一种东西［博罗米结］，因为 $+1$ 本身的功能在这里得到特殊规定。

正是这个 $+1$ 使得：例如一旦删去它，这里便不再有链，也不再有序列；因为只要切断这个“众多一之中的一”，其余各项便都会作为一个个“一”得到释放。

这是一种——要不要称为物质性的？——使人感受到 1 并不是一个数的方式，尽管这个数列由一连串 1 构成。

借助绳圈，可以说，我图示了某种同这个数列并非毫无关系的东西；你们知道，人们极难不把数列视为实在的构成部分。

任何接近实在的尝试，都很难不把数考虑在内；数似乎……

为什么不接受这个过早来到我这里的词呢……任何对实在的接近，都由数编织而成。

数具有一种实存性；我们完全可以说，它的性质丝毫不自然。

因为我要使你们感受到：我接近实在界这个范畴，是由于某种东西把我也不得不赋予实存性的另外两项——想象界与象征界——结在一起。

为什么这件事首先推动我使用结？

因为它是同一种实存性、同一种实存性……

在我分别创设为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三个“某种东西”中……正是因为它属于同一种实存性、同一种实存性，我才提出……

为什么提出？为了说明我的实践……我才提出这个博罗米结。

从未有人这样做过。这样做在于什么？在于对实存性本身进行抽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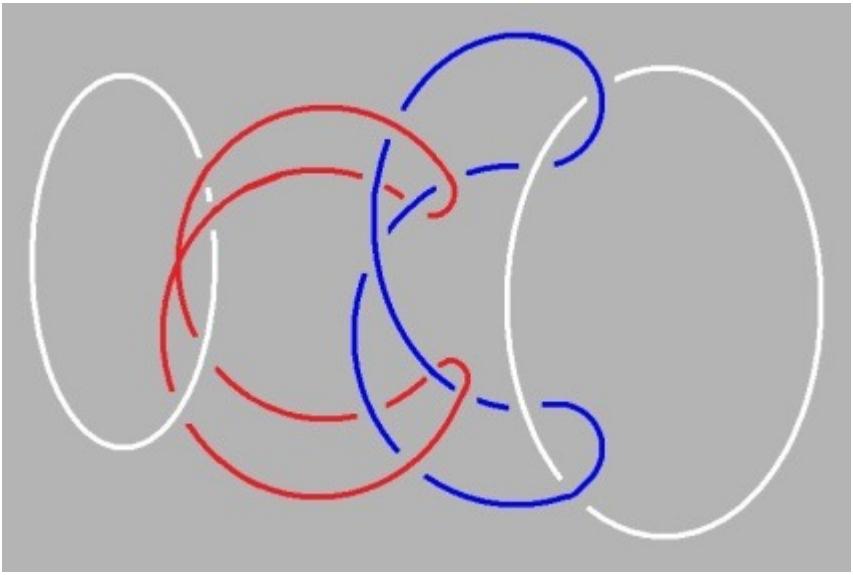
我把实存性孤立为一个“某种东西”；为了给你们一个形象，我暂且这样称呼它，因为我从不克制自己制造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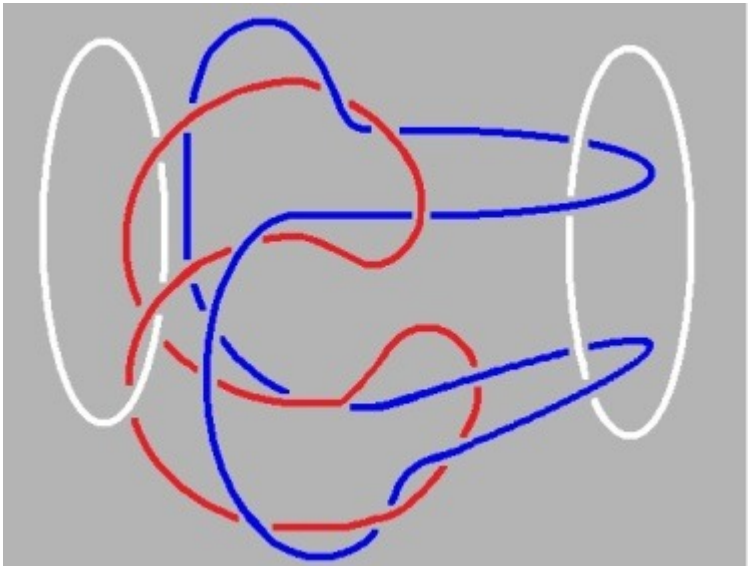
黑板上的东西若不是一些形象，又是什么？最令人惊奇的，是你们竟能在其中辨认方向。

因为不要以为这些形象不费力气便会自行成立！

当然，你们习惯了黑板；但你们究竟在上面看到什么？

你们刚才已经看到，我为了这些形象付出多少力气。它们虽被平面化，却仍具有如下性质：一条线必须从上方越过，即 crossing-over；或者从下方穿过，即 under-crossing。





Crossing-over，under-crossing——上越与下穿。

这竟能形成形象，本身就已经是奇迹；况且，我并不完全确信你们能如此轻易地把握这两个形象。你们确实看得出其中有差别。

不过，我仍向你们提出问题：以这里的样子而言，这个结——也就是很久以前我已经向你们指出的那个安安稳稳、规规矩矩地做成的结——是同一个结吗?

换言之，只须摆弄这个玩意儿，你们能不能把它变成另一个？我不会说“转换”，因为若是同一个结，就不发生真正的转换。把这当作一项小练习吧。

换句话说……

这就是我的问题……用四个环能做到吗？它是同一个结吗？还是必须再加一个环？

因为我可以预先告诉你们：在一条这样做成的链中，确实可以取得这种转换。

但我不会告诉你们……

为了把其中的乐趣留给你们自己……我不会告诉你们至少要从多少个环开始。

因为有一点可以肯定：只用三个环，你们无法产生这种十分特殊的小“复杂构造”；表面上，正是它区分了左图与右图。

如果有什么能够图示：实存性……

这个“某种东西”以某种方式作为我们一切言说的底层……实存性不同于语言中所谓的“不矛盾性”，那么正是这一类图形能够图示它。这个图形具有某种我不得不称为实在的实存性的东西，因为它的预设恰恰是：一根绳索能够自持。

人们从不思考这一点，也从不思考“实存性”这个词中含有怎样的隐喻。

还有一点更强：我借助一种直觉来把握这种实在的实存性；既然我通过形象把它传给你们，我完全可以说，自己是通过一种想象性直觉来传达它。

而且，我确信你们同我一样，并不熟悉这一类图形……

我在黑板上画图时，只为你们开出了几条小路……我确信，对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我提出的“转换”问题仍是一个问题。这里其实不发生转换；只有当我们必须重新打结，才能把左图变成右图或把右图变成左图时，才会发生转换。

我向你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是同一个结吗？”

没有多少人能像这样当场告诉我答案。

更没有多少人能告诉我为什么。

于是，容我这样说，我们手中有了这根绳索，作为实存性的假定基础；可是，我们不能说它是自己已经习惯的东西，也就是几何线。

它完全是另一回事。几何线不仅不是绳索，而且人人都知道，它所产生的是围绕自身连续性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绝非无足轻重。为什么不容忽视？

恰恰因为，我们无法不借助某种具有这种实存性、能够构成绳索的东西来支撑几何线；这甚至就是原则。

所谓“连续”函数最早施放的障眼法，就是这项原则：人们当时以为，不可能构造一条在某处没有切线的线；至于切线是直的还是弯的，并不重要。

正是“线终究不是没有厚度”这个观念，产生了数学家长期不得不与之搏斗的种种幻象。而且，他们花了很久才醒悟到：完全可以作出一条处处连续、却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切线的线。

这终究表明这个形象多么重要；但它真的是一个形象吗？

毕竟，人们对你们说“把绳子抓牢了！”，并非无缘无故。

“把绳子抓牢”意味着：如果绳子的另一端打了结，人便能抓住它不放。

这同实在有某种关系；也正因此，天哪，我认为提醒你们如下事情并不离题：有个名叫笛卡尔的人，在《指导心灵的规则》第十条中，并不认为写下这项说明是多余的：

> “……因为并非所有心灵都同样倾向于凭自身力量、自发地发现事物，这条规则教导我们：不应立刻研究较困难艰深——也就是较不重要——的事物；而应首先深入研究那些较不重要又最简单的技艺，尤其是秩序最为突出的技艺，例如织布与织毯工匠的技艺，女人刺绣或编织蕾丝的技艺，以及数的一切组合、同算术有关的一切运算和其他类似事物……”[注1]

[注1] René Descartes，《著作与书信》，巴黎：Gallimard，La Pléiade 丛书，1953 年；《指导心灵的规则》，规则十，第 70 页。

笛卡尔说出这些话时，丝毫没有意识到如下几项之间存在关系：

- 算术；
- 女人编织蕾丝；
- 甚至织毯工匠打结。

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笛卡尔本人从未对结投入过丝毫关注。

恰恰相反，必须等到二十世纪已经相当深入以后，某种可以称为结理论的东西才初具轮廓。

另一方面，你们也知道——因为我告诉过你们——这种结理论仍处于幼年期，极其笨拙。

按照它目前的构造，在许多情况下，仅凭我刚才画在黑板上的简单图形，你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说明：自己画出的这团纠缠究竟是不是一个结。

无论你们事先规定了哪些约定，以便说明结本身，情况都是如此。

因此，这里确实有某种值得停下来考察的东西。

就是如下事情……

这是由于直觉吗？……但我向你们展示的是，它远远不止于此：不只是视觉总会或多或少地造成平面，还有更深的理由……

而这些结以某种方式使这种理由变得可触……那是更深的理由，关乎“自然”，关乎人们所谓的“事物的本性”。

说话的存在者……

毕竟，关于其他存在者，我们说不了多少；至少要等到我们更锐利地进入它们的意义这个侧面以后……说话的存在者总是在某处被不恰当地安置于二维与三维之间。

正因如此，你们听到我提出了同我的结是一回事的“言说—维度”（dit-mension）这个歧义；我把它写作……

你们知道，因为我反复向你们念叨……我把它写作　d.i.t、一道短横，然后是 mension：即对“说”（dire）的提及（mention）。

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在“说”之中，自己是否真拥有通常写法中的三个维度；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否能在其中如此自如地移动：

- τὰ ζῶα τρέχει（ta zōa trekhei，“动物们奔跑”）[注2]。而我们无疑在那里；

> [注2] 这里涉及著名的希腊语规则：τὰ ζῶα τρέχει 字面是“动物们奔跑”，中性复数主语却支配单数动词。希腊语复数名词 ζῶ-α 的词尾 -α 源自印欧语的集合后缀，原先表示“动物界”这一集合，而不是真正的复数。

- ζῷν（zōon，动物 / 活物），我们行走。

但不要以为，因为我们行走，所做的事情就同三维空间有丝毫关系。

我们的身体是三维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只要把身体的肚皮戳破，便会看出来。

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所谓的空间不是始终或多或少扁平的。

甚至有些数学家明白写道：一切空间都是平坦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任何实在之物的操弄都位于一个空间中；事实上，除了那些把这个空间强制为三维的技术以外，我们非常不善于操弄它。

十分醒目的是，正是一项技术［精神分析］——一项表面上可以还原为其所是、即闲谈的技术——迫使我着手对空间本身作这种“掂量”，容我这样说。

如果我们重新从那个必须称为科学的东西出发：科学难道没有使我们怀疑，当它以同一方式处理空间时——这种方式由一项强加给我的技术、至少强加给我的技术所要求——它所遇到的正是悖论吗？

因为说到底，不能说物质……

你们多少听说过一点……不能说物质不是每时每刻都给科学造成问题。

所谓“问题”，也就是……

> “问题”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一道前沿防线，一件必须砸碎才能看清它究竟防守着什么的东西。

科学或许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当它处理物质时，仿佛所谓物质拥有一个无意识，仿佛它在某处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当然，这项真理很快就熄灭了。

人们一度察觉到了它；在牛顿时代曾有一个短暂的醒来时刻。人们对他说：“可是，你告诉我们的这个该死的万有引力故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况且，在此以前，除了亚里士多德的 τὸπος（topos，处所），人们还能怎样表象它？……“这对我们来说不可思！”

为什么不可思?

因为我们有牛顿那些小公式，却对它们毫无理解；它们的价值正在这里。

因为这些公式刚一登场，人们便立刻提出如下反对：“可是，每一个粒子怎么可能知道自己同其他所有粒子相距多远？”

也就是说，人们唤起的正是无意识——当然，是粒子的无意识！

所有这些，所有这些都熄灭了。

为什么?

因为人们索性放弃理解其中任何东西；而且，恰恰在重新采取这种放弃理解的立场以后，人们才抵达更复杂的公式，并在事情中多结入了几个维度。问题正在这里。

严格就我的技术而言，这种“分析”究竟是什么……

也就是我同在座若干人共同采用的技术……相对于科学所做的事情，这项技术占据什么位置?

科学计数，它计算物质。

但它在物质中计算什么?

也就是说，如果语言没有已经携带着数，计数会有什么意义?

例如，无意识内部有会计性的东西吗?

我说的不是某种能够被数出来的东西；我问的是，其中是否有一名会计——取你们熟悉的那种人物的意义，也就是一个胡乱涂写数字的人。

无意识中有会计吗?

非常明显：有。

每一个无意识都不只是某种会计性的东西，而是一个会计，一个会做加法的会计。

当然，它还没有学会乘法；它显然还没有走到那一步，而这恰恰是使它为难的地方。不过，说到清点各种玩意儿、计算一记记招数，我不会说它很在行；它极其笨拙，但仍必须按照这一类结的方式来计算。

著名的“罪疚感”便由此产生；你们大概偶尔听说过它。

罪疚感是一种算账的东西；它不断算账，当然又永远理不清账目，总在账目中迷失。

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触及：至少有一个结；容我告诉你们，自然厌恶这个结。

我唱的是不同于“自然厌恶真空”的另一首歌：自然厌恶结。

自然厌恶结，尤其厌恶博罗米结；奇怪的是，我正因此把这个玩意儿再次交给你们。

这个玩意儿不是别的，正是 urverdrängt、原初被压抑物、原被压抑物。正因如此，我建议你们拿我的两个小玩意儿练习；这并不会让你们得到任何被压抑物，因为这个被压抑物就是洞，你们永远无法拥有它。

不过，在操弄这个小结的过程中，你们至少会用自己的双手熟悉某种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东西；因为你们完全不可能知道这个结。

恰恰由于这一点——历史可以作证——几何学什么都经历过：立方体、金字塔，以及人们围绕它们思考的各种刺猬状形体；“严密”无非意味着固体！

然而，它手边一直就有某种东西，天哪，它绝不逊于几何学搬运的石块，也不逊于那些若不拉起绳索便无法测量的田地。

可是在非常现代的时期以前，似乎从未有人对这些绳索投入丝毫注意。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开始关注诸如 mésologie（中间 / 环境论）这样的词项，其中有某种新东西：“之间”有什么？在什么与什么之间？

问题在于界定“之间”是什么：我把你“夹在中间”（je t’entre），这就是我的“夹中主义”（tentrisme）[注]。

> [注] 拉康从 entre（“在……之间、进入”）接连造出 je t’entre 与 tentrisme；这里首先保留“之间”的位置关系，同时让动词化和“主义”式后缀显出造词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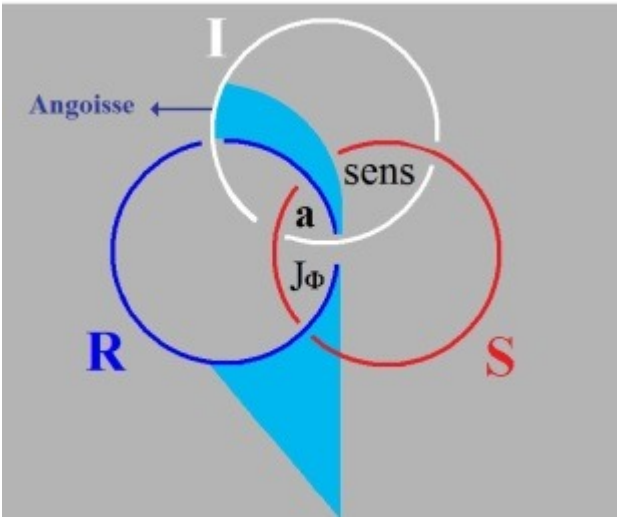
“之间”是一个直到最近才在数学中出现的范畴；也正因此，我偶尔会请教数学家，让他告诉我他们在这方面走到了哪里。

对！有某种东西，为了取……

你们看，我有进步：我几乎已经能画出一个博罗米结，而不必再作小小的擦除。

今天，既然时间已经过去不少，我想先宣布自己必须说的东西；它会占去我们这一学年。

这里，在想象界与象征界的接合处：



而且不是随便哪个接合处；在这个接合处，你们可以把这两个点混同起来……

尽管它们并非来自同一运动，并非来自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同一种相对运动……在这里，这两个点终究彼此重合；想象界与象征界在这两个点发生绞卡时，意义便位于其中。

我必须稍微把事情劈开……

因为——很抱歉——我不得不拖延了一阵……以便给你们一点“言说—维度”，一个困扰着我的言说—维度，也就是结的维度。

这里和那里……

你们看到这有多困难，我仍得稍加修饰……我们有某种称为阳具享乐［J_{Φ}］的东西。好了！

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为阳具享乐？

因为有某种称为外—存在的东西。

我必须说，存在这个词有一段历史。

至少在哲学传统中，人们并不那么轻易、也不那么乐意使用这个词。至于最初几个世纪的人怎样说话，我们并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们当然对某种拉丁语、某种通俗语言略有所见。

这种作为核心语言、后来通过分化产生各种罗曼语的通俗拉丁语，也许曾在极其广阔的地域通行；但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们在其中使用 existo 或 existere。

不过，奇怪的是，这个词竟在一个可以称为哲学—宗教的场域中涌现。完全是在宗教“嗅闻”着……

这种“嗅闻着的人味宗教”（原文：l’hu-mante religieuse）……在宗教嗅闻哲学时，“存在”这个词才涌现出来；然而它似乎确实——这样说正合适——有许多存在理由。

这种存在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够把它定位在哪里？

这种存在本身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设想有某种东西能够取代这种只从词语出发的朴素产物——也就是人们随亚里士多德走入的道路：“dictum de omni et nullo”[注3] 是否在某处得到表述？所谓普遍者，就是：“凡能够对全体说出的，也同样能够适用于其中任何一个。”

> [注3] Dictum de omni et nullo 是支配两种演绎形式的逻辑原则，以同一律或不矛盾律为基础，并且同它们一样不可证明。Dictum de omni 指：凡对一个以全称且周延方式取得的主项所说的，也必须对其所有下属项说出；dictum de nullo 指：凡对一个以全称且周延方式取得的主项所否定的，也必须对其所有下属项否定。参见 François Chenique，《古典逻辑基础》，Dunod，1975 年。

最初的语言学梳理便由此完成。

严重的是，后来的做法却在于向亚里士多德证明……

而他早已无能为力……“普遍性并不蕴含存在。”

但在某种对事物的把握中，严重的并不是这一点……

> “普遍性不蕴含存在”，我们每天都把这句话扫到一边……严重的是：存在蕴含普遍性。

也就是说，我们在谈论存在时，总会说出某种分有一般性的东西。

然而，我这个小小的博罗米结之所以被制作出来，完全是为了向你们表明：存在按其本性就是“外部”（ex）之物——围绕具有实存性者旋转，却形成间隔；而在这个间隔中，它有不知多少种打结方式。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我们对结丝毫不熟悉，无论手上还是心智上都不熟悉；况且，两者是同一回事！

许多人曾怀疑，人无非是一只手。要是他真还能算一只手就好了！

他还有整个身体；他也用脚思考。我甚至建议过你们这样做，因为说到底，这是人们能给予你们的最好祝愿。

那么，如果把存在理解为在结中被绞卡的东西，什么能够经受住存在的检验？

这里终究已有一条开辟之路，也就是弗洛伊德开出的道路。

弗洛伊德当然没有我对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的这种观念；因为这已经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低限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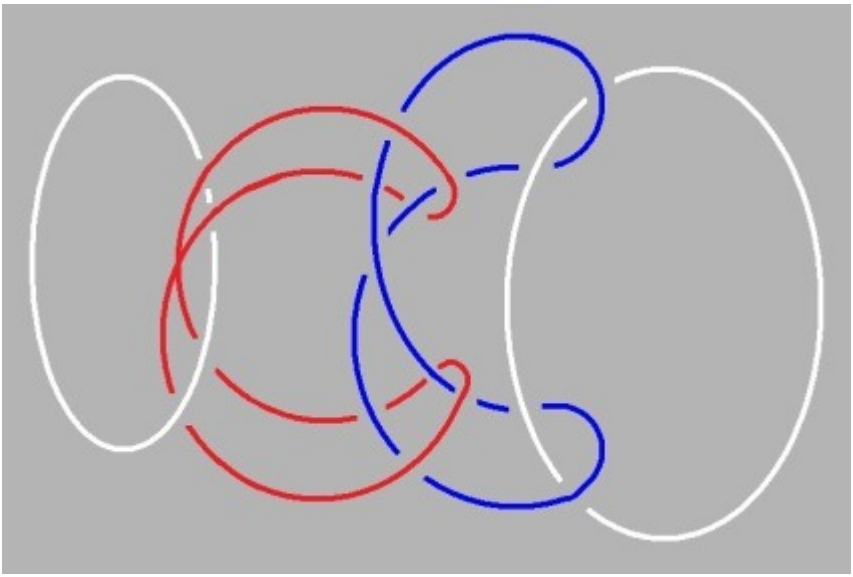
随你们怎样称呼它们；只要有三种实存性，你们就会得到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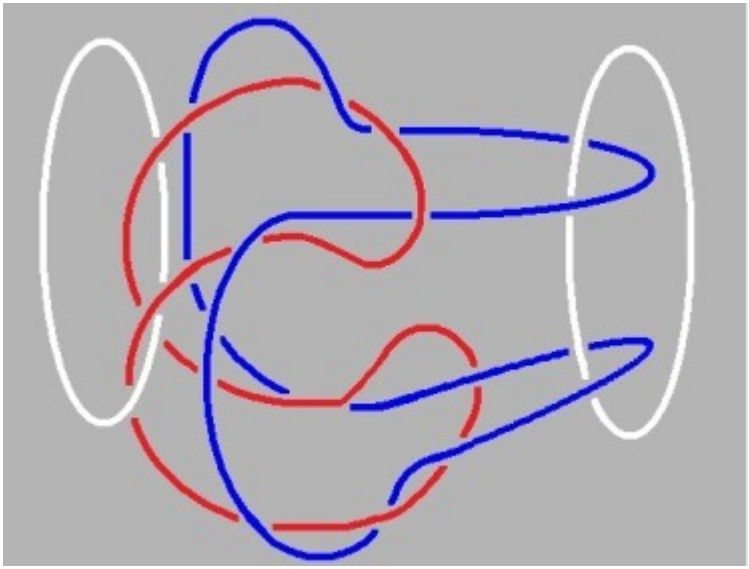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所做的事情并非同存在毫无关系，也因此接近了结。

我要……

就这样吧，因为我人很好，而且今天已经把你们烦得够呛……我仍要向你们展示一个自己觉得颇为有趣的玩意儿；它当然是我的发明！

在我看来，它很好地说明了某种东西，也使我请你们思考的问题充分显出价值：中间这两个结，是同一个结吗?





Crossing-over，under-crossing——上越与下穿。

弗洛伊德没有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这个观念，但终究已经有所预感。

后来，我无疑花费时间和耐心，才得以从中抽取出这些东西。我先从想象界开始，随后又不得不反复咀嚼象征界这套事情……

连同那些语言学参照；说实话，我并没有从中找到所有本来很合我需要的东西……然后才是那个著名的实在；最终，我以结本身的形式把它拿给你们。

弗洛伊德那里确实参照了某种他视为实在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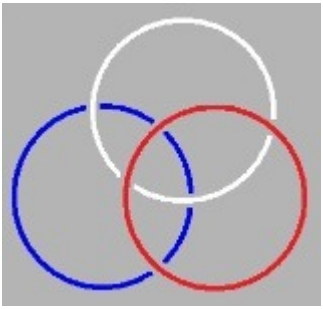
它并不是人们以为的东西，不是“现实原则”（Realitätsprinzip）；因为太明显了，这种现实原则是一套有关“说”的事情，也就是社会性的事情……不过，我们可以假定他已经有所预感，只是没有想到这能够形成结。

总之，弗洛伊德……

同从柏拉图到托尔斯泰的数量惊人的许多人相反……

弗洛伊德不是拉康派，我必须这样说。

不过，不妨把 R、S、I——实在界、象征界与想象界——这块香蕉皮塞到他脚下，看看他实际上是怎样应付过去的。



这些环没有相互维系，对吧？请注意，它们只是彼此叠放［红圈在白圈上，白圈在蓝圈上］。

- 实在界在这里［蓝色］；
- 想象界在这里［白色］；
- 象征界在这里［红色］，同刚才图式中的位置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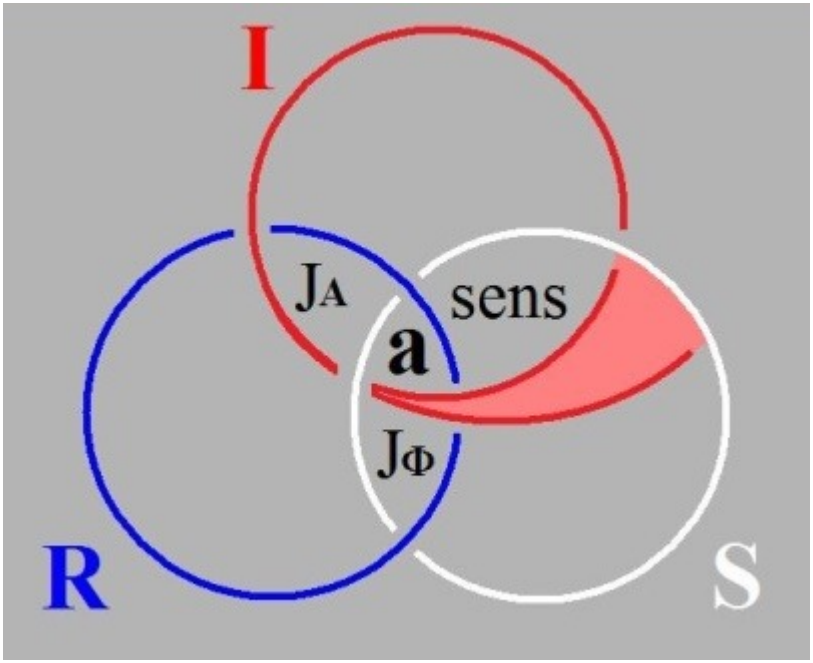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复数）、心理现实与第四环

弗洛伊德做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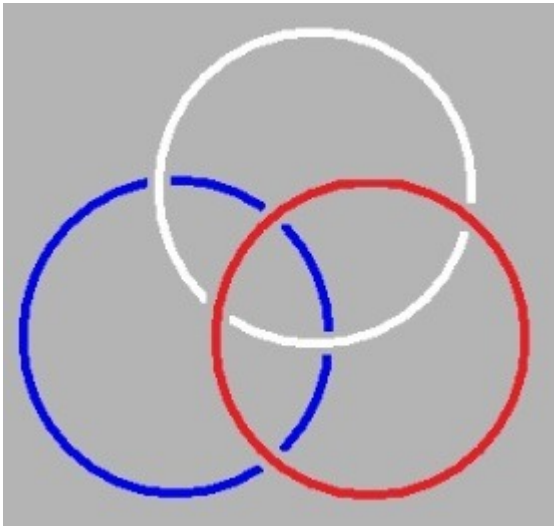
啊！我来告诉你们：他用这三个环做成了四环结；我假定这三个环就是塞到他脚下的“香蕉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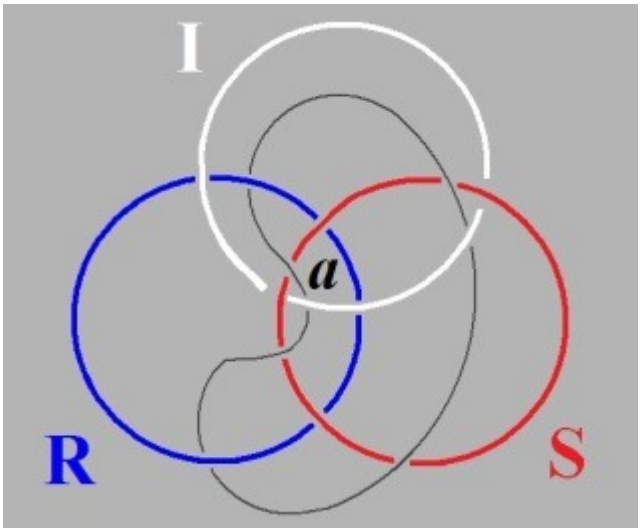
而他的做法如下：他发明了某种自己称为“心理现实”的东西。

我本应把外—存在的第三个场域放在这里，也就是 J_A——以大他者为对象的享乐。



因为这两个图——既然确实有图——是相同的……





……你们可以看到，有一条线恰好穿行于各个场域……

这些场域由某种东西围绕实存性的外—存在画出……这条线穿行于所有这些场域……

也就是说，它先位于以大他者为对象的享乐中，随后进入想象界，再进入意义；接着，它从象征界之洞出发并越过这个洞，来到某个同时处于象征界与实在界外部的外—存在中……最后返回这个点；这个点不是别的，正是我标为小对象 a的点。

这就是能够作为第四个词项，把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结起来的东西；因为在弗洛伊德那里，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彼此独立，被任其漂流。

正因如此，他需要“一种心理现实”来把这三种实存性结在一起。

我说过……

我是在这里说的；即便不是在这里，也是在别处，是在我的《罗马讲话》——也就是我最后一次作的、称为《第三》的讲话——中说的……我说，如果我讲成了正确写法的《父之名》（复数），就会提出一种实存性，使我们能够说明弗洛伊德的某些滑移。[注]

> [注] 这里所谓“正确写法”特指复数 Les Noms-du-Père，与单数 Le Nom-du-Père 相区别。ALI　逐字稿同样保留这个复数；米勒整理本在第六课把区别收束为“我把研讨班题作复数的名字，而不是单数的父之名”。中文题名仍沿用《父之名》，但在正文明确标出复数，避免抹去拉康此处的概念推进。

如果假定弗洛伊德已经通晓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实存性，那么为了让一切维持，他需要的不是三个——最低限度——而是四种实存性。

他所谓的“心理现实”完全有一个名字，就是“俄狄浦斯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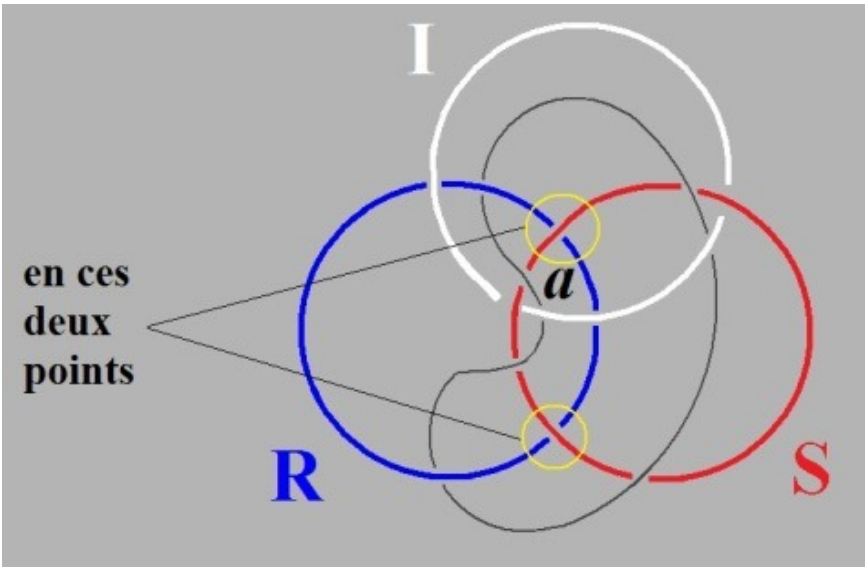
没有俄狄浦斯情结，任何东西都无法维系；弗洛伊德关于自己如何抓住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这根绳索的观念，也无法维系。

随着时间推移，我坚持采取的步骤来自如下看法：我相信，根据弗洛伊德所陈述的东西，并不是——我说，并不是——应当抛弃俄狄浦斯情结；它是隐含的……

今年我会向你们展示……它是隐含的……

隐含在我用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图示的结中……它是隐含的……

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而且其中每个点本身都能得到进一步规定……它的隐含方式如下：为了取得相同效应，但这次使用最低限度的三个环，只须在这两个点，让原本从下方穿过的线改从上方越过。



换言之，容我这样说，必须让实在界越过象征界，博罗米结才能实现。

弗洛伊德本人由于使用四个词项，无法这样做；但分析中涉及的恰恰是使实在……

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现实”……使实在界在我会明确命名的两个点上越过象征界。

很清楚，我以这种形式所陈述的事情，同想象意义上的“超越”毫无关系；并不是说实在界应当占据支配地位。

因为只须把这个小玩意儿翻到背面，你们就会发现，当然，从相反方向看，这种说法行不通。

而且，看不出为什么把这个东西翻面以后，博罗米结就会变得不那么实在。

我请你们注意……

我曾经顺带说过一次……把它翻面以后，它看起来仍然完全相同。也就是说，翻面以后，你们面对的不是它的镜像；在博罗米结的背面，你们找到的仍然是完全相同的左旋玩意儿。

这可以澄清：问题当然不在于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的次序改变或平面改变，而仅仅在于它们以另一种方式相结。

以另一种方式相结，正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本质；分析本身所操作的也恰恰是这一点。今年，我们会进入这些外—存在场域的细部来推进。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复数）、心理现实与第四环

时间已经很晚，我就不再……

容我这样说，考虑到今天向你们呈现这些内容的困难和缓慢……我不再继续。我原本今天想说的后续内容，留到八天以后、我们的下一次会面。

不过，我仍可以标出如下几点：

- 如果外—存在是相对于某种实存性得到界定的；
- 如果外—存在归根到底只是那种并非“非内部”的外部；
- 如果这种外—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实体围绕其蒸发的东西；
- 如果像克尔凯郭尔向我们提出的那样，外—存在本质上具有痛苦情态，那么，裂隙的观念、洞的观念仍然……

即便在像外—存在这样被消耗得如此单薄的东西中……保留着它的意义。

因此，如果我首先告诉你们：

- 象征界中有一个被压抑物；
- 实在界中也有某种构成洞的东西；
- 想象界中同样有洞；弗洛伊德已经清楚察觉到这一点，因此才精心处理身体中各种驱力的全部问题，把它们集中在从一个孔口通向另一个孔口的过程周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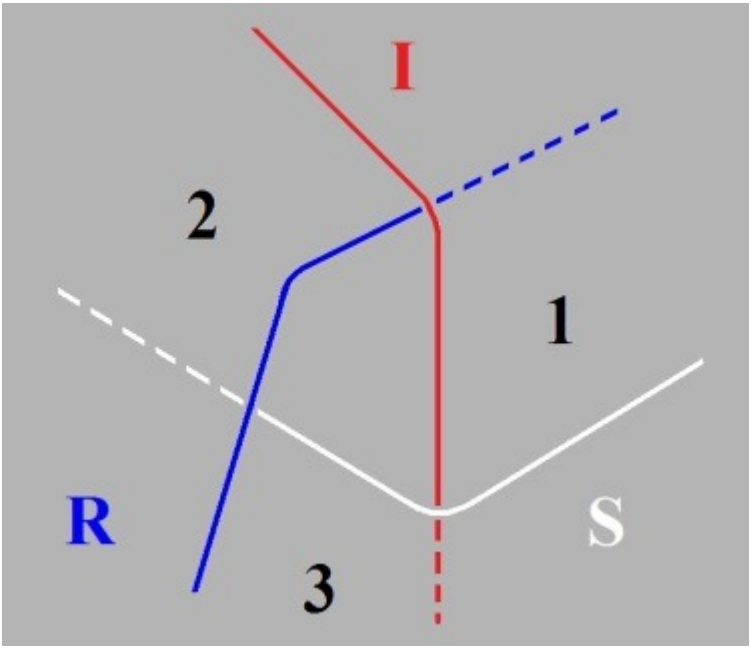
第5课 ・ 1975年1月21日

恰恰因为我正在对你们谈论结，我不可能有、也无法确保自己有一个平面。

因为，如果你们像我在最右边所画的那样看这个结——我稍后会解释它为什么采取这种形状——我们姑且说，它像三张纸页。

设想把它们在这里装订、系在一起：

- 这就是第一张，只画出纸页的一部分；这样说是为了让你们明白，看起来不言自明；
- 第二张是恰好位于下方的 S；
- 你们看到，从左边这个装订处不难想象第三张纸页；第三张必须重新越过第一张。



不过，在某些地方把纸页穿透，你们只会遇到其中一张。

这样的地方有三个：

- 在这里，你们只会遇到第二张；
- 在这里，只会遇到第一张；
- 而在这里，只会遇到第三张。

但在其他任何地方，你们都会遇到三张；正因为有三张，我才不可能有一个平面。

意义有多种陈述方式，而它们全都关联到由其承担的实在界……

不过，为了免得你们混乱，

- 我标明：这里的实在界，由一个洞的边缘标出；
- 这里是想象界；
- 那里是象征界；

这样你们就能跟上……所有这些意义都关联到实在界，关联到每一种意义各自承担的实在界。

正是在这里，结的灵活性得到证实；这种灵活性也构成它的必然性。

结的原则就是：除非把它弄断，否则它不会解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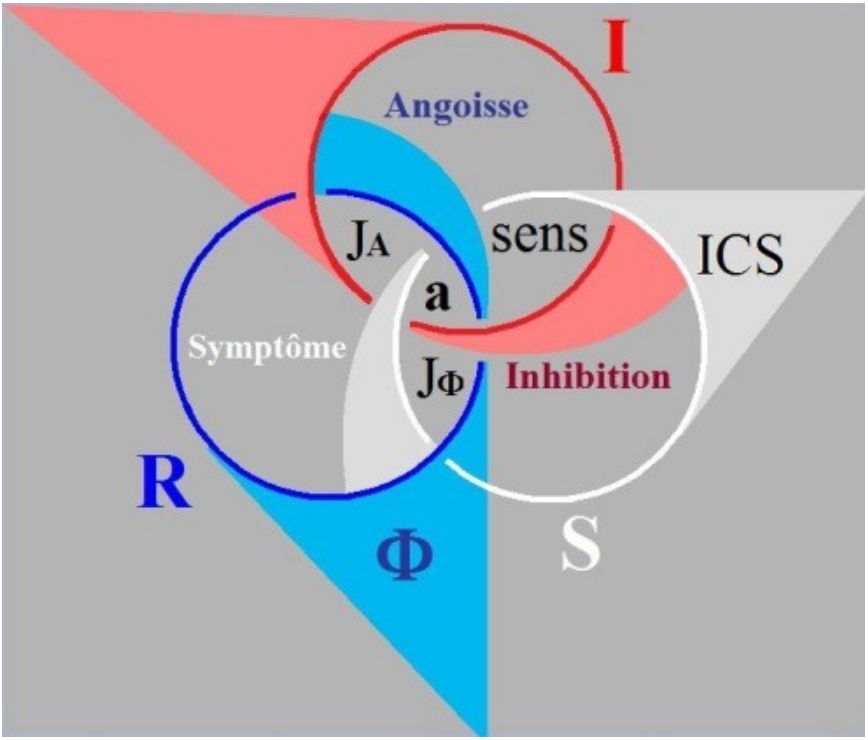
这种不可能的解结究竟是什么？

那就是回到一种所谓的平凡形式，而这种形式恰恰就是绳圈！

因此，这是一个二阶结。

这是一个之所以维系着的结……

正如你们已经多次听我说过的……这是一个凭三个环才得以维系的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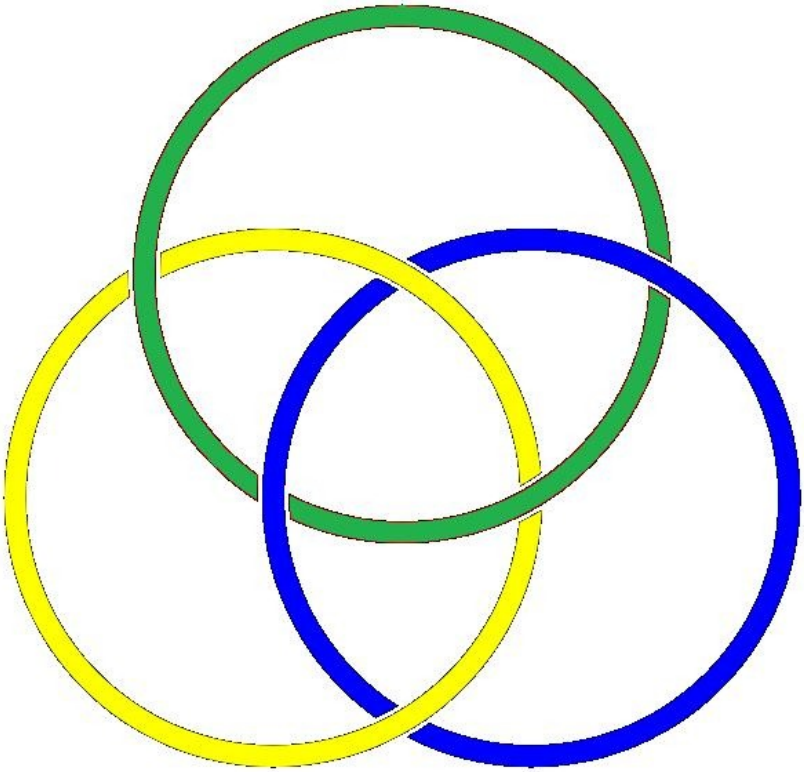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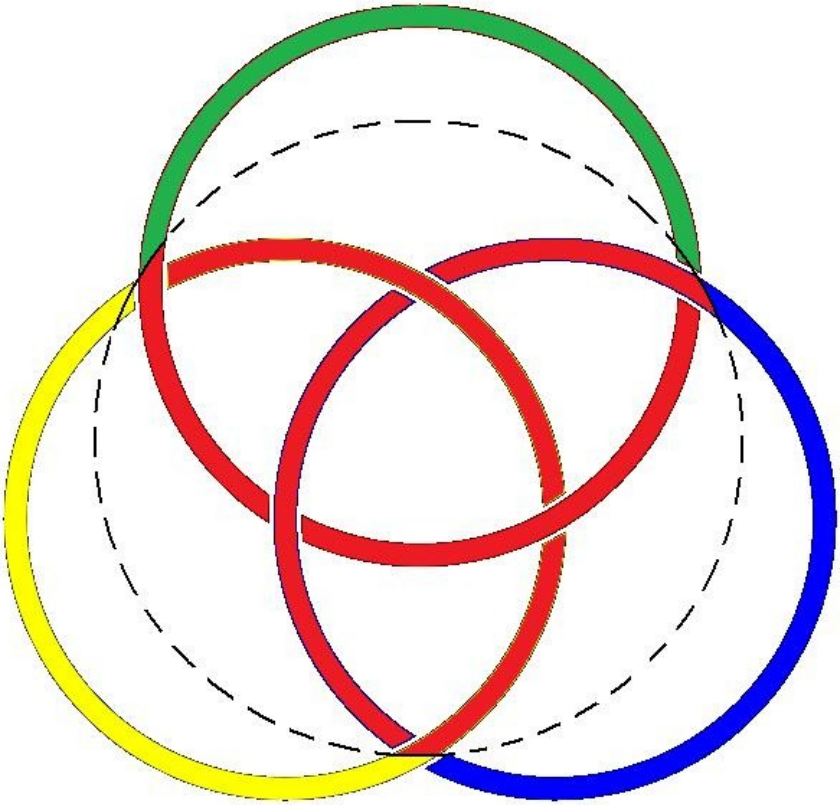
真正的结，也就是结理论所研究的结，是这样的东西……

正如你们从我刚加上的图中看到的……它恰恰不能通过连续变形转化成圆环的平凡图形。

如果我们谈论一个由三个平凡图形、也就是三个圆环构成的结，那么它可以这样来指示，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样来画出：按照这种方式切开某个东西——容我们说，它就是博罗米结本身——你们将会得到……

每一次都把切开的两端重新接合起来……你们将得到严格意义上的结所特有的图形。







三叶结

要表明一个结确实是结，最便捷的方式是什么？

因为右边的这个结，是现有结中最简单的一个。

你们把一根绳子弯成圆形，让它例如从自己握着的绳端右侧越过，再从左边把绳子穿进刚刚形成的圆圈内部；这样，你们就会看到绳子上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结。这个结原本可以解开，但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就不再能解开？

从你们假定绳子的两端通过接绳重新合在一起的那一刻起；或者从你们假定这根绳没有尽头，一直延伸到可思的边界——更确切地说，甚至越过这些边界——的那一刻起。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严格说来面对的就是最简单的结：当你们把它闭合时，它呈现为右图的形状，也就是所谓的三叶结，英语叫“clove hitch”。

它之所以是“三叶”的，就在于它是三。

它在平面化以后画出的、或者说使我们能够画出的，不是三个场域，而是四个场域。

你们会在博罗米结的形式中重新找到这些场域。博罗米结无非由如下关系构成：每一个图形……

我把这种图形称为平凡图形，也就是绳圈……每一个这样的图形都把另外两个结成一个结；换言之，正因为有三个，另外两个之间才构成一种纽带、一种结的纽带。

如果你们有时听到有人谈论一个四维世界，那么你们应当知道，在这个世界中……

它可以计算，却无法想象……不可能有这样的结：在那里不可能把一根绳子打结……

假使这个世界存在……在那里不可能给绳子打结，理由如下：

- 任何图形，无论是什么，所依托的都不是一条线，而是一根绳的实存性；
- 这类图形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变形成任意另一个图形。

不过，假如这件事对你们而言能够想象，你们就有可能理解、通过听说而知道……

因为它的证明虽不简单，却能够完成……在一个假定为四维的空间里，能够结成结的不是线的实存性，而是曲面。

也就是说，在可以假定的无尽维度序列中，当维数高于构成如下东西的三时，这一点仍然成立……

我确实必须在这里停一下……构成我们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的表象的，毫无疑问正是这三。

我说“世界”时，难道不该说“我们的实在”吗？但这只在一个条件下成立：我们须看到，这里的“世界”作为表象，取决于我称为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三种实存性的接合——当然，它们的实存性本身也是被假定的。

然而，存在三种实存性，而且一切表象都取决于它们；这一点很能提示我们：在经验中，还有更多东西使这种——我要说是“三分视”（trivision）——这种对三种不同实存性的三分成为必需[注]。

> [注] Trivision 是拉康仿照 division“划分”造出的词，同时把 tri-“三”与 vision“观看”叠在一起。译作“三分视”，保留“三分”与“观看”的双重构形。

因此，尽管我们无法裁断，仍可以假定：正是从这里产生了我们对空间的表象——空间之所以如其所是，也就是三维的。

在我的陈述推进到这里时，浮现出一个回应“实存性”概念的问题：作出假定究竟可能是什么……

既然“实存性”一词预设了“证明”……那么，在实在界中假定一项证明可能是什么？

除了这里以绳子为支撑的实存性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会预设这种证明。

这里的绳（corde），容我这样说，是和谐（accord）的根基[注]。

> [注] 拉康让 corde“绳、弦”嵌在 accord“和谐、一致”之中；下文又把“露出绳子”同织物的伪装相连。

为了提前跳到我所陈述的内容中稍后才会出现的东西，我要说：绳子由此成为象征界赖以实存的东西的症状。

毕竟，这同语言为我们作出的见证并不冲突：法语表达“露出绳子”（montrer la corde）……

这个说法指织物因磨损而露出绳线……自有其意义，因为归根到底，“露出绳子”就是说编织不再隐藏起来……

这个比喻的用法也同样恒久……不再隐藏在我们所谓的……

人们说这个词时，总以为自己说出了某种东西……所谓的质地之中。

某个东西的质地，很容易形成一种实体的意象；这个词在通常用法中也确实如此。

在我刚才说的“露出绳子”这个表达中，问题是要看到：不存在不是编织物的质地。

我在一张纸上为你们准备了……

因为在黑板上画起来太复杂了……我准备了一个完全由博罗米结组成的编织物。它可以铺满整个黑板表面。

不难看出，我们会得到一种——容我这样说——六边形的织物。

不要以为，切断这个编织物的任意一个环……

我们姑且这样称呼它们……就会释放任何与它相结的东西。因为只切断其中一个环时，虽然另外六个环从这一处切断中获得释放，却仍在别处被另外十八个环——六乘三——系住；它们同这十八个环以博罗米方式相结。

如果我刚才过早地说出了……

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某种东西先被说出、然后才可能得到评论，这甚至是语言的法则……如果我说出了“症状”这个词，那恰恰因为象征界是对实存性作出的最简单的隐喻。

这并不是说，圆形首先不是一个图形，也就是不是一种可想象之物。

“良好形式”的概念甚至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良好形式”这个概念，恰恰会让我们——容我这样说——把属于想象界的东西放进实在界。

我还要说得更进一步：良好形式同意义之间有一种亲缘关系，这一点值得注意。

可以说，意义的秩序自然而然地依照圆形所指示的东西来构形。

被假定给象征界的实存性，同这个可谓原初的意象协调起来。总的说来，直到精神分析出现，人们才发现：这个意象同想象界所悬系的身体秩序相连。

因为，谁会怀疑……

直到今天，所有所谓哲学都靠这根细线维生……谁会怀疑，除了身体自以为在其中移动的秩序以外，还存在另一个秩序？

但身体的这种秩序并不会因此获得更多解释。

为什么眼睛以“球形”的方式观看，因而它无可争议地把事物感知为球形；而耳朵——请注意——也同样“以球形”的方式听，尽管耳朵呈现出不同的形状，人人都知道，那是蜗牛的形状？

那么，既然这两个器官显然彼此是微分同胚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却同样以“球形”的方式感知，我们至少难道不能追问……

从我所谓的“小对象 a”出发来看……这是不是由于一种必然的接合：它使小对象 a 本身结成一个球？因为小对象 a 还会采取其他形式……

只不过它并没有形式；但我们可以设想它以某种方式占据主导，无论是口部式地，还是——容我这样说——哭喊式地（chialement）……小对象 a 的共同因素，就在于它同身体孔口相连。

眼睛和耳朵同样是孔口，这一事实对两者的感知均呈球体状这件事有什么影响？

没有小对象 a，任何可能的理论都会缺少某种对和谐的参照或表象；而这来自如下事实：主体，那个被假定的主体……

它的条件就在于它只能被假定……主体之所以认识某种东西，只因为它自身作为主体，由一个“对象”所引起；这个对象并不是它认识的东西，不是它自以为认识的东西，也就是说，并不是作为认识对象的大他者；恰恰相反，这个“对象”——小对象 a——把这个大他者划掉了。

大他者由此……

我用大写的 A 来书写大他者……大他者由此成为一个双入口矩阵：

- 小对象 a 构成其中一个入口；
- 至于另一个入口……我们要怎样说它？它是能指的一吗？

让我们先追问：这一点是否可思。

我要说，甚至正是借助这一点，我有一天才得以为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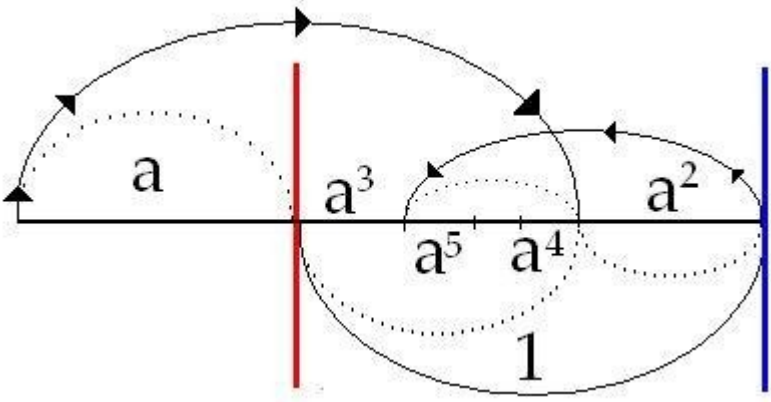
假使今天在场的某些人当时也在那里……让 1 与我的小对象 a 交媾；当时，我根据 1 与黄金分割数的关系来假定小对象 a。[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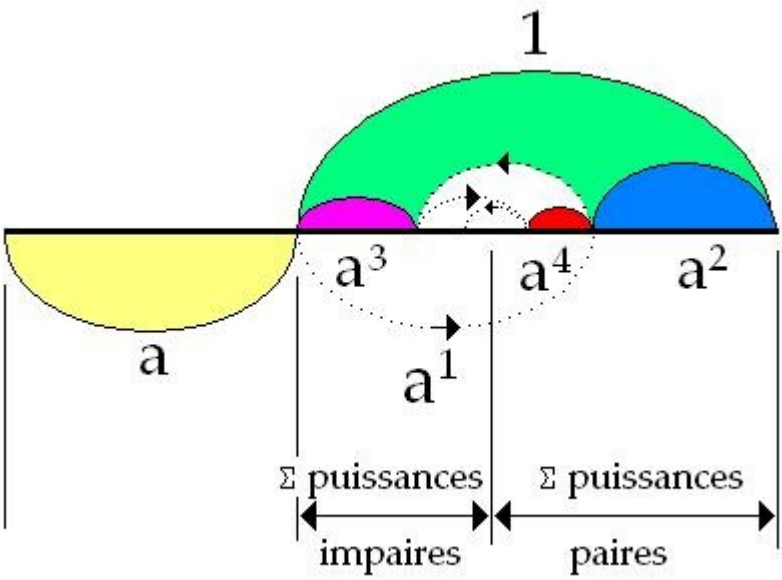
> [注1] 参见《从一个大他者到另一个大他者》，Seuil，巴黎，2006 年，1969 年 1 月 22 日与 29 日两课；以及《精神分析的反面》，1970 年 6 月 10 日一课。

这对我颇为有用，因为它引入了经验早已把我引向的东西：从中可以相当清楚地读出，在这个 1 与这个小对象 a 之间，严格说来不存在任何可以用有理数确定的关系。

你们还记得，黄金分割数是：$1/a = 1 + a$。

由此可见，在 1 与 a 之间永远捕捉不到任何比例；1 与 a 之差始终是 a^2，接下来无限延续，每一次都是 a 的一个幂。





也就是说，一者覆盖另一者的过程永远没有理由终止。

差异可以小到我们所能表示的任何程度，甚至存在一个极限；但在这个极限以内，1 与 a 之间绝不会有任何接合、任何交媾。

那么，意义的一——因为这就是象征界作为能指所产生的效应——是否同我所谓的矩阵有关，也就是同那个通过双重入口把大他者划掉的矩阵有关？

意义的一不能同构成能指的一的东西混为一谈。

意义的一就是存在，是被无意识特定化的存在；因为无意识外—存在，至少相对于身体而外—存在。

因为有一点很引人注目：无意识在“不—谐”（dis-cord）中外—存在[注]。

> [注] 拉康把 discord“不和谐”拆成 dis-cord；cord 又让前文的 corde“绳”在词中显现。

无意识中没有任何东西同身体协调——如果无意识确如我向你们陈述的那样构成——无意识是不谐的。

无意识是这样的东西：它通过说话，把主体规定为存在；但这种存在必须从由“我”承载欲望的换喻中划去，因为欲望本身永远不可能如其所是地被说出。

如果我说小对象 a 是引起欲望的东西，这意味着它不是欲望的对象。

它既不是欲望的直接补语，也不是间接补语，而只是那个原因……

借用我在第一次《罗马会议》中玩过的词……这个原因总在“引起—谈论”（cause qui cause）[注]。

> [注] 法语 causer 既可指“引起、造成”，也可指“谈话”；这句话因而同时说“总在造成的原因”和“总在说话的原因”。

主体由一个只能通过书写标出的“对象”所引起；理论正是在这里迈出了一步。

其中不可还原的是……

这不是语言效应，因为语言的效应是 πάθειν〔pathein，承受〕……也就是身体的激情。

但从语言出发，能够铭写、能够标出的则是……

就语言没有效应而言……那个作为对象的彻底抽象，也就是我以书写符号 a 来指示、来书写的对象；关于它，没有任何东西是可思的，只有一点除外：一切主体……

那个被想象成“存在”的思维主体……都由它所规定。

这里同意义的一如此无关，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也坚持这一点——它只是能指的一所产生的效应：能指的一事实上只有在能够用来指示任何所指时才会运作。

想象界与实在界在这里同这个能指的一相结。

对于它们的性质，我们还能说什么……

也就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所谓的“第一性”（firstness）……这种性质把二者分配为不同的质。

例如，像“生命”或“死亡”这样的东西，要放在哪里？此时该怎样把它分配到二者之间？

谁知道该把它们置于何处？因为能指、能指的一本身，在这一侧或另一侧都同样会引起效应。

如果有人以为，在实在界与想象界两者当中：

- 想象界是会死的；
- 实在界是活的；

那就错了。只有一个能指的通常用法才可以被说成任意的；但这种任意性若不是来自一种结构化话语，又能来自哪里？

要不要在这里提起一份在文森大学我的庇护下出版的刊物标题：Ornicar？

这难道不是一个说明能指会规定什么的例子吗？

它在这里通过不合语法来起作用，因为它只呈现了语法中的一个类别。

但它正因此展示了构形本身——容我这样说，相对于伊卡洛斯（Icare），这个构形只是在“装饰他”（l'orne）：谁装饰伊卡洛斯（qui orne Icare）？

语言只是一种“装饰—物”（ornure）[注]。

> [注] 刊名 Ornicar 把法语语法词 or, ni, car 连成一词；拉康随即从它析出 orne Icare“装饰伊卡洛斯”，并造出 ornure。译文保留这一串声音和字形的滑动。

只有修辞学；正如笛卡尔在《规则》第十条中强调的那样。[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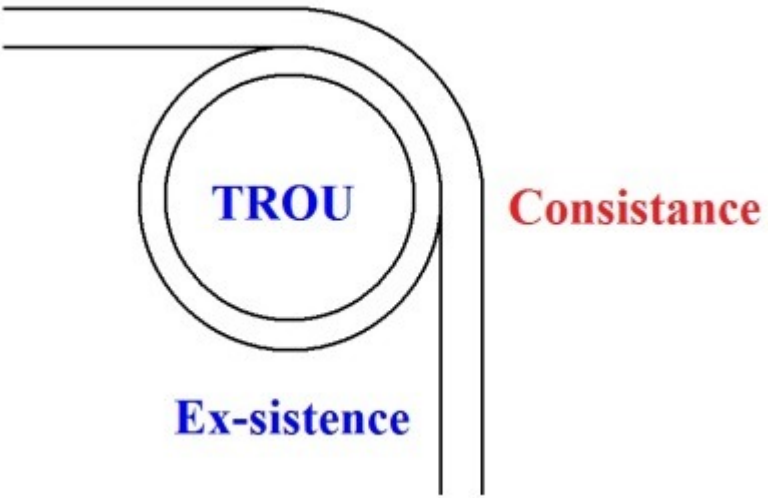
> [注2] 参见 René Descartes，《著作与书信》，巴黎：Gallimard，La Pléiade 丛书，1953 年；《指导心灵的规则》，规则十，第 70 页，最后一句。

辩证法只有借助语言把人引入歧途的用法，才是可以假定的；语言把人引向一种在数学上得到安排的常规，也就是引向一种话语。这个话语结合的不是音素——即使从广义上理解音素——而是由存在、也就是由欲望规定的主体。

从我所使用的这些术语出发，外—立的情感是什么？

必须相对于我在这里定位无意识的这个场域来看它，也就是——容我这样说——两种实存性之间的间隔：

- 一种在这里由我画成纸页边缘的边缘标示；
- 另一种则在这里闭合成环。闭合成环蕴含洞；没有洞，也就没有结。



外—立的情感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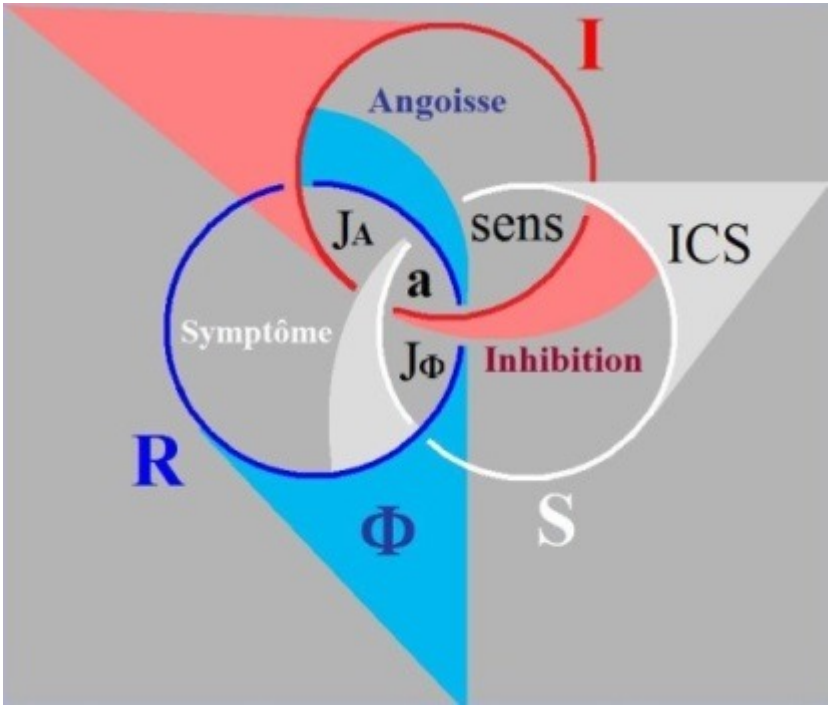
它关系到这个场域；在这里……

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被说出……但我刚才以一个双入口向你们指示的东西，其经纬、其网格已经在那里：

- 小对象 a 的交叉；
- 同能指中被界定为“存在”的东西相交。

是什么使这个*无意识**外—存在*?

这就是我在这里画出的东西，也是我此刻以症状这一支撑所强调的东西。



说“症状”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症状的函数；这里的函数要像数学公式那样理解：$f(x)$。

这个 x 是什么？

它是无意识中能够被翻译成一个字母的东西；因为只有在字母中，自身与自身的同一性才从一切性质中被分离出来。

无意识中的每一个 一……

就它支撑着无意识赖以实存的能指而言……每一个 一 都可以用一个字母来写下。

当然，这需要一项约定。

但奇怪的是，症状以野生的方式完成的恰恰就是这件事：症状中不停地被写下的东西，属于这一层面。

不久以前，有一个人……

一个我在自己的实践中聆听的人；我对你们说的一切都只来自这项实践，这正是它难以言说之处，也正是我难以把它传递给你们之处……有一个人，就症状对我表述了某种东西，把症状比作省略号。

重要的是这里对书写的参照。

症状的重复，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东西：“以野生的方式”，它就是书写。

以上说的是症状在我的实践中呈现出来的样子。

这个术语来自别处……

也就是来自马克思在社会领域所界定的症状……这丝毫不会减损它在——容我这样说——私人领域中使用的正当性。

社会领域中的症状以非理性来界定；这并不妨碍，就每个人而言，它会通过各式各样的合理化显现出来。

任何合理化都是一种特殊的理性事实，也就是说，它不属于例外，而属于任何人。

必须让任何人都能够构成例外，例外的函数才能成为模型。

但反过来并不成立：例外不必拖在任何人那里，才能由此构成模型。

这才是通常状态。

任何人都会达到父亲所具有的例外函数。

我们知道结果如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父亲会遭到由他所生出的后代的弃绝（Verwerfung）或排斥，并产生我曾指出的精神病性结果。

一个父亲只有在所谓爱、所谓尊重以某种方式……

你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父—倒错地”（père-versement）获得定向时，才有权得到尊重，即便未必得到爱；也就是说，他把一个女人作为引起其欲望的小对象 a。

但这个女人从中“收—纳 a”（(a)-cueille）的东西——容我这样说——同这个问题毫无关系！

她照料的是别的小对象 a，也就是孩子。面对孩子，父亲仍会——在顺利的情况下，以例外方式——介入，把他自己的“父亲版本”（père-version）维持在压抑中，维持在恰当的“半—神”（mi-Dieu）中——如果你们允许我这样说。这个“父亲版本”是其父亲功能的唯一保证，而这个功能正是我在那里如其所是写出的症状函数。

为此，他只须成为这个函数的一个模型。

这就是父亲应当是的东西，因为他只能是例外。

他只有实现这个函数的类型，才能成为它的模型。

他是否有别的症状并不重要，只要他再加上父亲的“父亲版本”这一症状，也就是说，只要其原因是一个女人：

- 他为自己获得这个女人，让她替自己生孩子；
- 无论愿不愿意，他都对这些孩子承担父亲式的照料。

正常性并不是最卓越的父亲德性；唯一重要的，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恰当的“半—神—说”（mi-Dieure），也就是恰当的不说[注]。

> [注] Père-versement 与 père-version 都借 perversement/perversion“倒错地 / 倒错”拆出 père“父亲”；(a)-cueille 在 accueille“接纳”中显出 a；mi-Dieu、mi-Dieure 则把“半”（mi-）、“上帝”（Dieu）与“说”（dire）叠合。译文保留法文造词，以免把父亲功能误化约为日常道德判断。

当然，条件是这个“不说”不能“用白线缝出来”，也就是说，人们不能立刻——唉！——一眼看出他没说的究竟是什么。

这很罕见！这很罕见；说一个父亲很少能成功实现这个恰当的“半—神”，会让这个议题焕然一新！

等我有时间重新谈它时，这会更新整个议题。

我曾在一篇谈施雷伯的文章里顺带告诉过你们这一点。

在那里，没有什么比一个事事宣告法则的父亲更糟：尤其不能有教育者父亲；相反，他应当从一切训导者的位置上退后。

我就这样以谈一个女人来结束。

好吧，我做这一切原本正是为了避免谈一个女人，因为我告诉你们：女人并不存在。当然，所有记者都说，我说的是女人们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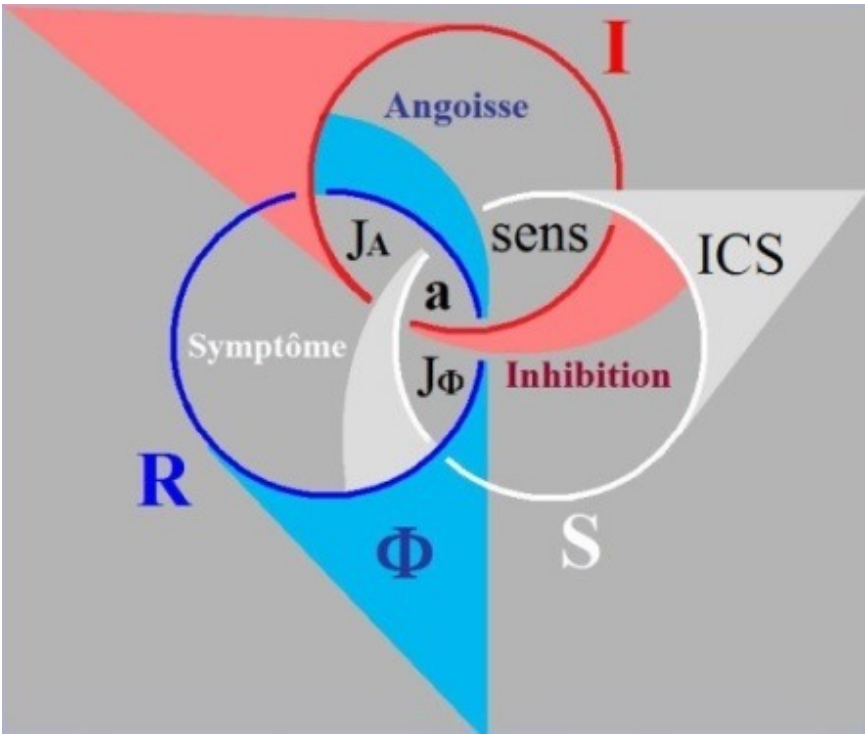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让人没办法……那些“donne”！〔意大利语“女人们”〕——他们竟然这样表达，反正就是这类事情……他们甚至根本不能察觉，说女人同说女人们不是一回事；而“女人”这个词，他们倒是一天到晚挂在嘴上，不是吗！

女人显然是某种完全可以勾画出来的东西。

就像人们说“所有女人”；但我也说，女人是非全，这就构成了一点反驳。

不过，女人是……姑且说它是“所有女人”；那么它就是一个空集。因为集合论毕竟能让我们在使用“全部”这个词时稍微严肃一点。

首先，“一个女人”这个问题只对大他者才会提出，也就是说，只对这样一个人提出：对他而言，存在一个能够由黑板上所写的东西来界定的集合。



这不是 J_{Φ}，不是阳具享乐……

而是这个：Φ；Φ 外—存在，Φ 就是阳具。

阳具是什么？

嗯，我们当然一直拖着这整车东西——说到底，当然是我一直拖着它。

所以，我今天不会告诉你们阳具是什么。

不过，你们仍然可以多少有所猜测：既然阳具享乐在那里，阳具就必定是另一种东西，对吧？那么，阳具是什么？

我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我不能就这样拖得太久。

它是没有器官的享乐，还是没有享乐的器官？

总之，我以这种形式向你们发问，想给这幅图——唉——赋予意义。

好，我要跨出这一步了：对于被阳具拖累的人，“一个女人是什么？”——她就是一个症状！

她是一个症状；从我正在向你们解释的这个结构中，就能看出这一点。

显然，倘若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以大他者为对象的享乐，也就是说，倘若在大他者的身体享乐中找不到任何保证，能让以大他者本身为对象而享乐成为存在，那么这里就是洞最鲜明的例子。它只由小对象 a 本身支撑，却由于误给、由于混淆才如此。

一个女人同男人一样，都不是小对象 a。她有她自己的那些小对象 a，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由她照料的那些对象。

这些对象同她在任何欲望中用来支撑自身的那个小对象 a，毫不相干。

把“一个女人”变成症状，毕竟就是在这一勾连中，把她置于阳具享乐本身同样与她有关的那个点上。

同人们惯常所说的相反，女人所承受的阉割并不比男人更多，也不比男人更少。

就她的症状功能所涉及的东西而言，她与她的男人完全处在同一点上。

唯一要说的是：对她而言，这种外—存在——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阳具作为实在的外—存在，那个让你们悬着胃口的阳具——究竟有什么东西与之对应。

别以为那就是弗洛伊德谈论的那个小玩意儿：它同这个问题毫不相干！

症状的这些“省略点”，事实上是一些点——容我这样说——是非关系中的问号。

不过，为了给我在这里引入的东西开路，我想向你们说明：从哪个角度看，症状的这个定义是有根据的。

症状中引人注目的地方……

在这个像图中那样同无意识亲吻的东西中……就在于人们相信它。

性关系如此稀少，以至于我为此向你们推荐一本非常优美的小说：《温蒂妮》（Ondine）。[注3]

> [注3] Friedrich Heinrich Karl de La Motte-Fouqué，《温蒂妮》，José Corti，1989年；Jean Giraudoux，《温蒂妮》，Livre de Poche，1975 年。

《温蒂妮》展示的正是这里所涉及的东西：在一个男人的生命中，一个女人是他所相信的某种东西：

- 他相信有一个，有时有两个或三个；而有意思的恰恰是：他只能相信一个；
- 他相信存在一个种类，类似于风精或水精这一类。

相信风精或水精是什么意思？

我要请你们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法语说的是“相信……存在”（croire à）。

法语甚至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它说的不是“croire à”，而是“y croire”——相信它、相信在那里。

“相信它存在”（y croire）是什么意思？

严格说来，“相信它存在”只意味着这一点；从语义上，它也只可能意味着这一点：相信某些存在者，认为它们能够说出某种东西。

我请你们为这个定义找出一个例外。

如果这些存在者什么也不能说……

严格意义上的说，就是陈述可以区分为真或假的东西……那么“相信它存在”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

然而，这种“相信它存在”非常脆弱……

非关系把事情明显地缩减到了这一点；非关系在各处都可以切实得到交叉验证——我是说，它确实彼此交叉……毫无疑问：任何来向我们呈现症状的人，都相信它存在。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他请求我们的帮助和援助，那是因为他相信症状能够说出某种东西，只须把它解码。

对于一个女人，情况也是一样，只有一点除外……

这种情况会发生，但并非不言自明……那就是，人们相信她确实在说某种东西。

塞子就是在这里起作用：为了“相信她存在”（y croire），人们“相信她”（la croire），相信她所说的话。这就是所谓的爱。

也正因此，我曾经把爱称为一种滑稽的情感。

这是众所周知的滑稽，是精神病的滑稽；正因为如此，人们通常才说爱是一种疯狂。

然而，“相信它存在”（y croire）——也就是相信症状——与“相信它所说的话”（le croire）之间，差异十分明显。

这构成了神经症与精神病之间的差异。

在精神病中，关键全在这里：他们相信那些声音存在。

他们不仅“相信它们存在”（y croire），还“相信它们所说的话”（les croire）。

一切都在这条界线上。

“相信她”是一种——谢天谢地——相当普遍的状态，因为它毕竟能给人作伴……人不再孤单。

爱正因此：

- 弥足珍贵；
- 很少真正实现；
- 众所周知，它只能持续一段时间；而且它仍然由如下东西构成：问题本质上在于墙上的这道裂口，在那里，人只能把自己的额头撞出一个包来。

如果性关系不存在，那么爱无疑可以按照若干类型来分类；司汤达已经把这些类型剥析得非常精到：

- 有敬重之爱，就是这一种；
- 它同激情之爱完全可以相容；
- 同趣味之爱也可以相容；
- 但最重要的爱仍以如下东西为基础：人们相信她；之所以相信她，是因为人们从未得到过任何证据，证明她并非绝对真实可信。

然而，这种“相信她”正是人们完全蒙蔽自己的地方；容我这样说，它充当了“相信她存在”的塞子，而后者完全可以受到十分严肃的质疑。

因为，相信真有一个女人——天知道这会把你们带到哪里……

它会把你们一路带到相信真有“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完全是一种谬误的信念。

没有人说“那个风精”或“那个水精”；有的是一个水精或一个风精，有的是一个精灵，而对某些人而言，有的是许多精灵。

但这一切始终只构成复数。问题是要知道“相信它存在”具有什么意义，以及为了相信它存在，是否有一种完全必然的东西，使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相信她。

好了！现在两点差十分。

我今天引入的东西，我相信能对你们有用；因为刚才关于省略号的说法，是有人在谈及某种与女人有关的联系时向我说出来的。

而且——我的天——说一个女人就是一种症状，如此贴合实践；既然此前从未有人这样做过，我认为自己应当把它说出来。

第6课 ・ 1975年2月11日

上一次，有人告诉我，他们什么也没听见。

后来有人向我解释，这是因为人们把录音机接在了扬声器上。

因此，我要感谢那些正在接录音机的人，请他们把录音机取下来，好让扬声器至少还能派上点用场。

同时，我也请那些发现自己什么也听不见的人向我示意；这样我就不会依赖扬声器，而会试着提高嗓门。

因为听到这样的意见，显然让我很难受……

有几个人来见我……他们说，前一天或前几天我也许讲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他们当时也在场，却什么都没有听见。

我很高兴，今天总算……

因为我挑了狂欢节星期二来这里……今天门口总算没有堵得太厉害。

这倒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因为为了向你们透露点内情，我曾向你们报告……

之所以报告，是因为这件事让我有所领会……我曾告诉你们，我去了尼斯，并接受了随便一个标题……

最后，我要说，我正是以“随便哪一个”的名义接受它的……接受了“拉康现象”这个标题；对我来说，这个标题显然多少有些刺耳。

随后我又请你们注意：归根到底，是我自己招来了这个标题；但它使我明白一件事——这也许是自负——即我所说的东西会产生意义效应。

衡量一下情况，看来这些效应不是即刻发生的；不过，随着我为此投入的时间……

而且不得不说，还有我的坚持；因为总的说来，至少对我而言，我用了二十年才看到这些效应——我是说，才把它们记录下来……才看到它确实产生了效应。

我也曾告诉你们我的惊讶……

人们永远不知道一份惊讶是好是坏；惊讶就是惊讶。它处在愉快或不愉快的场域以外，因为我们所谓的好或坏，终究就是愉快或不愉快。那么，我们姑且说这是一份幸运的惊讶；它意味着所谓的相遇，归根到底，也就是从你自身来到你这里的某种东西。

我希望你们偶尔也会遇到这种事……于是，在如下旅程中，我得以再次感受到这种我称为“幸运”而不称为好或坏的惊讶……

自从我让你们放假，直到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二……第一，嗯，第二个星期二，也就是我讲课的那一天……我去斯特拉斯堡转了一圈，并在那里看到……

甚至不至于过分惊讶，因为负责这件事的是斯特拉斯堡小组……我在德国也产生了效应，产生了意义效应。

我是说，我在斯特拉斯堡小组遇到了一些德国人；最终，他们向我提出的问题给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份“幸运的惊讶”。

对此，我不像在尼斯时那么惊讶，因为是斯特拉斯堡小组在悉心促成这件事……

这不是说，在尼斯没有人关心我所说的东西……只是事情碰巧如此，我当时的期待更低。

必须说，在这期间，我多少重振了一下士气；也许正因为如此，尽管那仍是一份幸运的惊讶，在斯特拉斯堡的惊讶却比较小。

我还得到了一份更大的惊讶，因为我刚刚度过了八天……

我让你们猜一千次：在哪里？……我刚在伦敦待了八天。

完全可以肯定，英国人也好，甚至……

我不会说英国精神分析家；我只认识一个算是英国人的，而且他大概还是苏格兰人……我想，构成障碍的是语言，是英语。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英语正在变成一种普遍语言；我是说，它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

不过，我不能说没有人努力把我的话译成英语。

那些偶尔读我著作的人，多少能想象把我译成英语会遇到什么困难。

不过，我们仍须如实承认这一点。

我并不是第一个看到英语对无意识有所抵抗的人。

我曾作过一些评论；总之，我曾允许自己写过一篇东西……

它得到的反响有好有坏，我已经习惯了……那是我从日本旅行归来以后写的。我想，我在那里说过，就日语而言，有某种东西同无意识本身的游戏、甚至同对无意识的操持相抵触；我当时把那篇文章叫作……

那是一篇我写的小文章，发表在什么地方，我已经完全忘了……我把它叫作《Lituraterre》。[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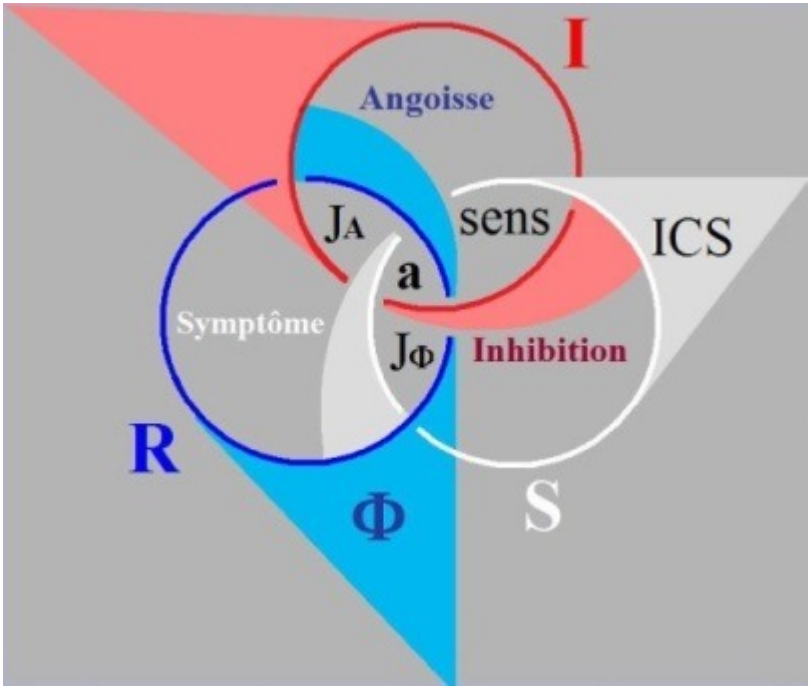
> [注1] 《Lituraterre》发表于 Larousse 出版社季刊《Littérature》1971 年第 3 期，第 3—10 页。

我以为自己在某种——姑且说——双重性中看到了……

就日语而言，是发音的双重性……我以为自己在那里看到了某种东西……

而同样双重的书写系统又把它加倍……我以为自己在那里看到：要在无意识层面进行游戏，会有某种特殊的困难。

而这恰恰出现在原本应当构成助力的一点上：如果无意识所涉及的东西位于大他者的场所，而且我在那里指出，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那么，我那幅博罗米结小图中……



面对象征界的部分——容我这样说——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凸显了洞。我想，上一次我已经在那里写了一个 J，后面跟着一个大写 A，即 J_A；我把它翻译为——或者说，我试着把它陈述为——指示以大他者为对象的享乐……

这里的属格不是主体属格，而是客体属格……我还强调过：正是在这里，某种东西得到了特殊定位；我相信，它正当地、稳妥地纠正了弗洛伊德把爱欲理解为融合、理解为合一的观念。

就此，我曾把重点放在……

只是顺带一提，那时我大概还没有提出博罗米结……我曾强调：两个身体要融合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

这不仅非常困难，而且还是日常经验中的一项障碍。

如果我们能在一幅图式中找到一个清楚指明它的位置，这毕竟足以鼓励我们相信我所谓的“图式”具有价值。

今天，我必须为若干——我不会说等价关系，而是——对应关系开辟道路。

在我的涂画工作中，我显然已经多次……

因为我正是靠涂画来准备自己要在这里对你们说的东西……我多次遇到这些等价关系；而在向你们说明它们以前，我总会反复斟酌。

我比较谨慎，并不想信口开河。

好！

这里是否有人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弗朗索瓦·瓦尔在不在场——是否有人知道利顿·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注2]……

> [注2] Lytton Strachey，《维多利亚女王》，Payot，1993 年，“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丛书。

他是一位著名作家。总之……我从前读过一本译成法语的小书，如果记忆无误，是 Stock 出版社出的，谈的是伊丽莎白和埃塞克斯伯爵……这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在场有人供职于 Seuil 出版社吗？

我想，他们或许可以告诉我，利顿·斯特雷奇写的《维多利亚女王》有没有在 Seuil 出版法译本？

听众中的某人——Seuil 没出。

什么？我听不清……没有？没出版？这可真他妈麻烦！

这可真他妈麻烦，因为我本来要建议你们读它。对，这确实太他妈麻烦了！

究竟是谁告诉我的……好吧，我非常为难；因为它曾经以一本“企鹅丛书”到处流通，但现在已经“绝版”（out of print），所以我没法建议你们去读。不过，凡是能找到它的人……

因为毕竟还有图书馆，也还有旧书……凡是能找到利顿·斯特雷奇这本《维多利亚女王》的人，我都强烈建议他阅读。因为我从英国回来以后，也就是上周六和周日，根本放不下这本书。

我根本放不下这本书；但这不意味着我今天会谈它。因为要把它变成能够进入我话语的东西，

- 我就得反复揉捏它；
- 就得把它熔炼；
- 就得把它绞干；
- 就得从中榨出汁液。尽管我读得很愉快，这样做还是太累了；而且我没有时间。

不过，我觉得它或许能表明：无意识的发现这一惊人现象，也许不止有一个起源。

我以为，如果十九世纪没有如此惊人地受一种我不得不称为一个女人的行动——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行动——所支配，人们或许就不会看到：必须先有这种破坏，才能在它之上发生我所谓的觉醒。

“觉醒就是一道闪光”，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

对我而言，它发生在……

总之，在它发生的时候；当然不常发生……对我而言，它发生在……

> “对我而言”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如此……对我而言，它发生在我真正从睡眠中出来的时刻。那一刻，我会有一道短暂的清醒闪光；当然，它不会持久，我会像所有人一样重新进入那个被称为现实的梦，也就是进入我置身其中的种种话语；而在这些话语之中，我试图为分析话语开辟道路。

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努力。

我相信，这本书似乎应该使你们切身感受到如下东西……

而且以一种格外鲜明的方式感受到……爱同性关系毫无关系，并确认它并不是从——我本来要说——女人出发的；因为我恰恰又一次看到……

即便在这个问题上，最令我有好感的人——我是说，那些认为自己应当向我致敬的人——也会摇摆，甚至不得不说，会脱轨……如果我说“女人”不存在，那么——容我这样说——这显然是不可撤回的。

但是，一个女人——众多女人中的一个——在英国语境中，经由一种同主人话语毫无关系的非凡筛选而格外孤立出来……

并不是因为存在贵族阶层，就存在主人话语。况且，这个贵族阶层同——容我这样说——地方性的筛选也没多大关系。真正的主人并不是那些……

我们可以称为社交名流、体面人、上流社会人士的人；

不是那些彼此相识，或者自以为彼此相识的人……命运使某位萨克森—科堡的阿尔伯特落进了她的爪子……他原本没有任何倾向……

这才是妙处，也是利顿·斯特雷奇所强调的地方……他对女人没有丝毫倾向。

但是，当一个人遇到一个——容我这样说——具有维多利亚女王那种非凡尺度的“有齿阴道”时……

总之，一个身为女王的女人，也就是真正堪称“有齿阴道”中最出色的一个！

这甚至是一项基本条件：总之，塞米拉米斯必定有一个“有齿阴道”，这是必然的；德加画她时，这一点也确实一目了然。





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也必定……总之，这看得出来！

对埃塞克斯来说，这带来了后果。

为什么那个被称为……

指代那座为纪念他们而保留下来的博物馆时，人们说“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

因为人们不说“Victoria and...”，而说“Victor and Albert”……为什么这个阿尔伯特没有遭受埃塞克斯的命运？

因为他没有……甚至不能确定他没有遭受这种命运，因为他很早就去世了。

他很早就死于所谓的自然原因；不过，我希望你们会仔细查一查……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绝妙地预告了我不靠这本书便已发现的真理：不存在性关系这一真理。

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轰动的例证。尽管这一切发生得很快，而且主要阶段在弗洛伊德出生以前便已走完，但我觉得这仍不足以让人说：如果弗洛伊德没有因历史的某种神秘相遇，恰好在女人们所拥有的东西得到运用之后出现……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一种权力——我们很容易为“权力”“知识”这类概念和范畴着迷……这些全是蠢话；而且，这些蠢话把全部位置都留给了女人们——我没有说“女人”——留给那些并不在乎它们、其力量却远远超出一切范畴的女人们。

好吧，总之，愿“……与阿尔伯特”的灵魂安息。

可以肯定，尽管如此，我所说的并不完全支持女人们能够、也应当去争取自己的机会……

如果那也能称为机会的话……也就是争取被整合进男人的种种范畴。

我的意思是，无论“权力”还是“知识”都不是问题；总之，单凭身为一个女人，她们就已经知道得多得多——不是吗！——而面对这一点，我确实脱帽致敬。

唯一令我惊讶的并不完全是……

正如我曾经顺带说过的……她们更懂得如何处理无意识；对此，我并不十分肯定。

她们相对于无意识所处的范畴显然更有力量；她们没有那么深地陷在其中。

她们以一种野性——总之，以一种自由的姿态——来处理它；例如，在梅兰妮·克莱因的个案中，这一点非常惊人。

我把这件事留给每个人思考：女分析家面对无意识，肯定更加从容。

她们处理无意识；不得不说，她们这样做，却不是以牺牲……

也许正是在这里，“功劳”的观念被颠倒了……她们因此失去了一部分机会；而仅仅作为女人们中的一个，这种机会在某种意义上本来不可衡量。

假使我要——这显然根本不会进入我的念头——假使我非得把“自由”这个观念定位在某处，那么我显然会让一个女人来体现它。

一个女人，未必是随便哪一个；因为她们是非全，而“随便哪一个”会滑向“所有”。

好吧，把这个放到一边。

把它放到一边，因为在这个议题上……

归根到底，就像弗洛伊德本人一样……我可以说，我已经“丢掉了自己的拉丁文”、完全摸不着头脑……这样说倒也不错。

不过，如果你们碰巧能找到这本书……

我很幸运，有一个人……

她正是邀请我去那里、也就是去伦敦的人之一……她把这本绝版的东西借给了我，说到底，是把自己的那一本借给了我。我认为，只要对我所说的东西还稍有一点触觉、稍有一点共振，在这里就没有人应当错过这次阅读。

显然，非常不同寻常的是……

我换一个议题……非常不同寻常的是，我们看到艺术……

甚至是那些处理所谓几何题材的艺术，因为某些宗教禁止描绘人的形象……所以，即使我们直称其名，阿拉伯艺术也会制作饰带；但这些饰带与其中的辫结尽管如此丰富，却没有博罗米结。

而博罗米结明明能够产生极为繁茂多样的图形，在任何一种艺术中却恰恰没有留下痕迹。

这件事本身就非常令人惊讶。

要对此作出解释并不容易。或许只能说：如果从来没有人感受到它的重要性，这至少足以向我们显出一个维度——要让它出现，需要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绝不能没有我所谓的若干实存性的涌现。

这些正是我赋予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实存性。

但我正是通过使三者同质化，才赋予它们这种实存性；而使它们同质化，就是把它们降到通常被看作最低等的东西的价值上……

人们不禁要问，凭什么？……说到底，就是把一种属于想象界的实存性赋予它们。

恰恰在这里，有某种东西需要纠正：想象界的实存性，严格等价于象征界的实存性，也严格等价于实在界的实存性。

甚至正因为它们以这种方式相结……

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把每一个同另外两个严格置于同一种关系中……我们才须在这里作出一种属于意义效应秩序的努力。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属于意义效应的秩序”：我的意思是，分析解释完全蕴含着意义效应之作用范围的一次翻转。

可以肯定，分析解释会产生作用，而且它产生作用的方式远远超出言语。

言语是受分析者进行加工的对象；但分析家所说的东西……

因为他确实会说！……分析家所说的东西会产生效应。说移情在其中发挥作用，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这并非无关紧要……但也完全没有澄清任何东西。

问题在于说明解释如何产生作用，以及它不必然蕴含一次言说行为。

很明显，太多分析家习惯于闭嘴；我愿意相信……

我是说“把嘴闭上”“不要开口”，正如人们所说；我谈的就是嘴……我愿意相信，他们的沉默不只是一种坏习惯，而是因为充分把握了一种沉默之说的作用范围。

我愿意相信……但我不能肯定。

从我们进入这个场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证明。

没有证明，除非有如下事实：一次恰逢其时的沉默，并不总能成功。

我在这里试图做的事情……

在这里，唉，我一直说个不停，而且说得很多……毕竟是要改变看待意义效应的视角。

我要说，这个意义效应在于把它收紧；但条件当然是以正确的方式，也就是用一个结——而且不是随便哪一个结——来把它收紧。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令我非常惊讶的是，我相信自己成功地用一种作为结、而且以正确方式成结的意义效应，取代了我将要称为在一个完全可以指明的点上发生的东西……

这个点可以在结本身上指明；除了在这个确切的点上，我完全不认为自己参与其中……这种东西叫作迷醉效应。

事实上，大多数艺术效应都沿着这根弦滑动，并通过它发挥作用；我们能够找到的、把艺术同科学所能协调起来的东西区分开来的唯一标准，也正是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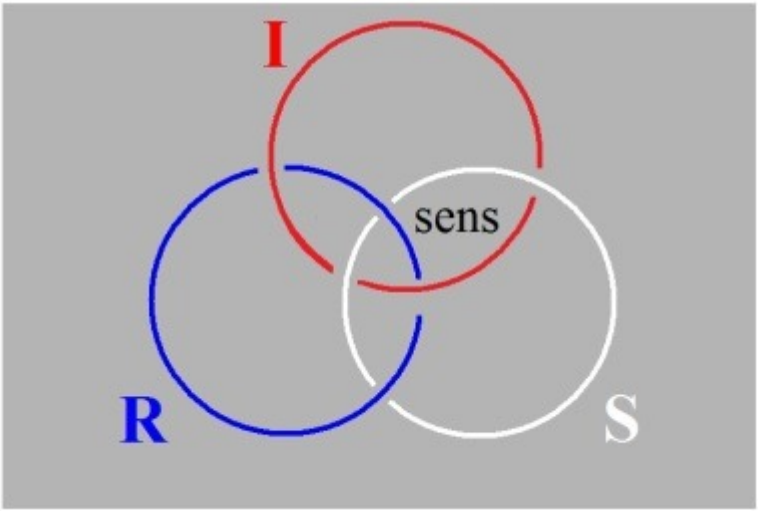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像——我也不知道——例如瓦莱里这样的文学家，会满足于停留在有待解释的东西上，停留在那些仍然应当受到分析的迷醉效应上：分析话语所要求的意义效应

- 不是想象的；
- 也不是象征的；
- 它必须是实在的。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而我今年所做的，就是试着紧紧抓住：一种意义效应的实在可能是什么。

另一方面，我们显然已经习惯了让意义效应通过词语来传递，而且它并非没有想象界的反射和波动。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便在我上次给你们画过、现在还要再画一次的小图中：



你们确实要养成这样画它的习惯；也就是说，不要像人们通常那样，一旦顺着这股势头画出去，就把两端直接接上。

意义效应就在这里；我把它定位在象征界与想象界的接合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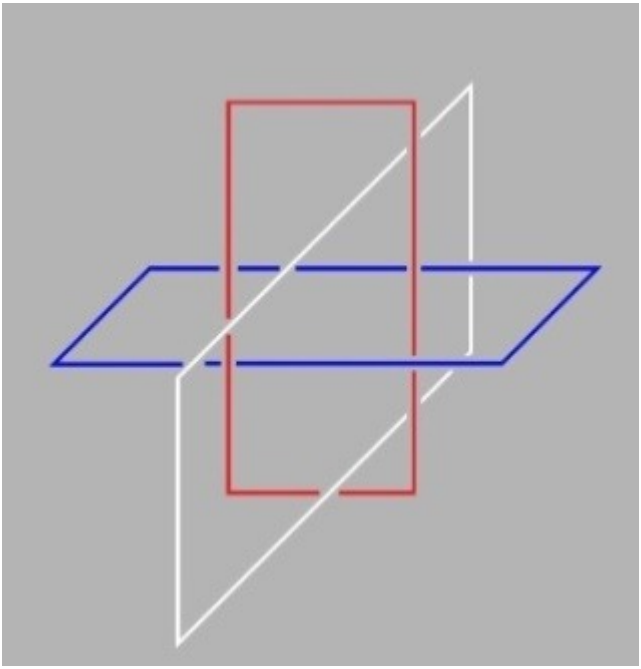
表面上看，它同如下东西没有关系……

也就是实在界这个具有实存性的环……原则上，它同实在界只有一种外在关系。

我说“原则上”，因为这里已经把它平面化了。

它之所以被平面化，是因为我们无法以别的方式思考：我们只能在平面上思考。

只须换一种方式来表示这个博罗米结：



你们当然很快就会看到，这会惹出多大的麻烦，对吧？你们已经看到了！啊！

妙处就在这里……让我们这样来取它……当然，我也可以以任何别的方式取它。

你们很清楚，问题在于让这个结成为博罗米结。

也就是说，你们清楚地看到，这里画出的两个环很容易彼此分开。

只有一种而且仅有一种简单的方式——因为使这个结成为博罗米结的方式不止一种——那就是这样……

我尽可能笨拙地把它画给你们看；我希望你们尝试时也会同样笨拙，因为我想向你们展示其中的困难……就是这样。你们看到：我加上的第三个圈，容我这样说，穿过两个“耳朵”；结的一段从第三个圈的——我要称为——“洞”中穿过，正是这个穿过让人能够辨别那两个“耳朵”。结正是在这个限度上维系。

我们是否应当就此止步？

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应当认为，只须三个具有实存性的元素，其中一个把另外两个结起来？

我们以这个结提出的东西已经同所谓的“串联”意象相抵触：所涉及的话语之所以不构成“链条”……

是因为一个实存性穿过另一个向它提供的洞时，不存在相互性；

也就是说，其中一个实存性并不在通常意义上同另一个相结；我的意思是，它们并不构成链条……正是这一点规定了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之间的关系。

因此，首先出现的问题是：意义效应在其实在中，究竟依赖词语的使用……

我在通常意义上使用“使用”一词……还是只依赖词语的“迸射”（jaculation）？容我这样说；这是谈及词语时使用的一个词[注]。

> [注] Jaculation 来自“投掷、射出”的词根，也让短促而炽烈的祈祷与“射出”的身体意涵彼此叠合；这里强调的不是词语的通常使用，而是能指被突然迸发出来。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许多事情很早以来就让人这样想；但人们没有把这种使用与这种“迸射”区分开。人们以为，承担效应的是词语。

然而，如果我们费心把能指范畴分离出来，就会清楚地看到：迸射保留着一种意义，而且是一种可以分离出来的意义。

这是否意味着，为了让如下事情发生——让说结成结——我们应当信赖的就是它？

这不同于言语：言语往往会滑动、任其滑动。受分析者被要求提供人们所谓“凡是从脑中掠过的东西”，而我们的介入正是相对于这种要求进行的。这绝不意味着他说的只是废话，因为无意识恰恰在它背后。正因为存在无意识，在他已经说出的东西中，才会有某些结成结的东西，才已经存在着说——如果我们把说规定为结成结的东西。

仅仅把这个结称为实在的，并不够。

在这幅图中，想象界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环：如果结能够维系，恰恰因为必须在想象界自身的实存性中把握它。既然至少通过我的中介，这幅图迫使我们如此，那么，象征界在这里的用法显然不能按照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来把握——分析技术中的一切也都这样表明。

象征界不只是废话。

它们共同拥有的是这个。这不是实在界……这个才是实在界！

实在就在于：三者在实存性上拥有某种共同之处。

而这种实存性只存在于能够结成结这个事实中。

一个心智之结是实在的吗？问题就在这里。

我承认，今天我没有让你们轻松；但这毕竟是为了立刻给你们答案：它具有实在；心智之结具有外—存在的实在。

它具有外—存在的实在；我用这些等价关系来书写它，而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们，我今天的目标就是引入这些等价关系。

我先前谈到——而且谈得很谨慎——对应关系；现在我谈的是函数。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提出了“等价关系”这个词。

相当奇怪的是，如果我们想给自己的论断提供某种支撑，它恰恰迫使我们不把实在放进实存性。

而实存性……

用它的名称——我是说，用它的对应关系——来指示它……我要说，实存性属于想象界的秩序。

得到证明的是……

它在人类全部历史中都得到漫长证明，而且应当使我们特别谨慎……大量的实存性——一切已经证明自身的实存性——都只是纯粹的想象。

我在这里让想象界回到它作为“意义”的重音上。

对说话之在、对说话的存在而言，实存性是制造出来、发明出来的东西。

在这里，它就是我们编出的结。

然而，事情的关键恰恰在于：它并不是因为被我们编出来才外—存在。即使我不在黑板上画出我的博罗米结，它仍然外—存在。

因为，一旦它被画出，任何人都会清楚地看到：它在实在界中不可能不保持其所是，也就是保持为一个结。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自己提出了某种能在实践中帮助那些聆听我的分析家的东西。

他们应当知道：自己编出的东西，自己在想象界中编出的东西，仍然会外—存在。

这种外—存在就是对实在作出的回应。〔想象界的实在；镜像阶段装置中的实像 / 镜像。〕

谢天谢地，有某种东西把我们引向了外—存在这个概念，那就是对书写的使用：$f(x)$。这里的东西在当前情况下叫作受约束变量，由字母 x 指示。

存在一个可以代入 $f(x)$ 的 x，也就是代入一个关于 x 的函数；无论这个函数是一般意义上的函数，还是仅仅一个方程。

对于方程，有时并不存在人们所谓的根。

如果方程总是某个等于零的东西，那么有时就会不存在根；而当根不存在时，我们对此不痛不痒，反而会让它外—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发明“虚根”这个范畴；而且，它还真能产生结果！

在这个摇摆点上，我们看到“想象的”一词并不意味着纯粹想象：如果我们能够让想象界外—存在，那是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另一种实在。

我说，意义效应外—存在，而且正因此它是实在的。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这不是辩护论，而是实存性；无疑是想象界的实存性。不过，想象界函数的整个通常领域似乎确实能够持久并维系。

我只能同一个被我塑造到能够在我说话的层面理解我的人对话；正因此，我不仅惊讶于你们人数如此之多，而且甚至无法相信自己已经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塑造到能够理解我。

你们只须知道，分析中涉及的不是这件事。

问题只在于说明：作为解释，有什么东西外—存在。

令人惊讶的是，通过在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这三个函数上工作，我从远处塑造出了相当多的人；他们只须打开……

归根到底，我甚至无法相信真有哪个英国人做过更多事情……只须稍微看一看，或打开我的书……

前提是他们懂法语，因为它们还没有被翻译……但仍然有某种东西使他们能够对此作出回应。

说“有一种构造外—存在，而它的实存性必定不是想象的”，是什么意思？

这里只有一个条件，而且清清楚楚地写在黑板上：它必须有一个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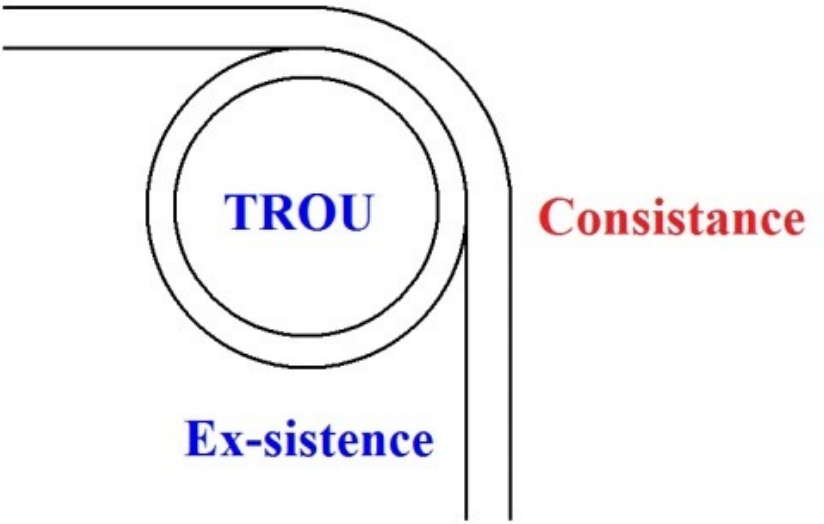
这把我们带到所谓的环面拓扑学；很久以来，我就被它……

我不能说是自愿的，因为这些东西并不那么为我熟悉，尽管人人都知道手镯是什么……我只是在这里看到：数学拓扑学——它以此自居，并把这些关系引入柔软、模糊的东西……

正如我亲爱的朋友吉尔博所说……同时也引入结——它在数学理论中让我吃尽苦头；我得说，它也会让你们同样吃苦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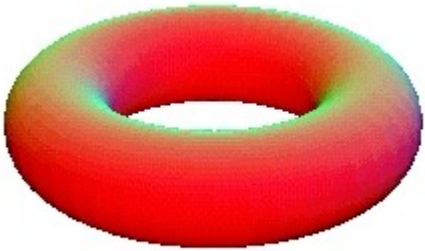
因为我看不出，结理论为什么必须经过所谓的滤子函数，或者必须考虑一些开集、另一些闭集；在这里，“开”与“闭”这些词虽然取得了某种想象界的实存性，却同结的实践有完全不同的实存性。

我所说的洞，在我看来，应当被放在这一切的中心；它似乎正是我们能够从那种作圆周运动、必然把一切平面化的思想中脱离的点。正是这种平面化——而且仅仅是它——才会说，里面的东西不同于外面的东西！



然而，只要把它想象成一根具有实存性的绳，就会清楚看到：这里所涉及的里面〔环面的“洞”〕与外面，完全是同一个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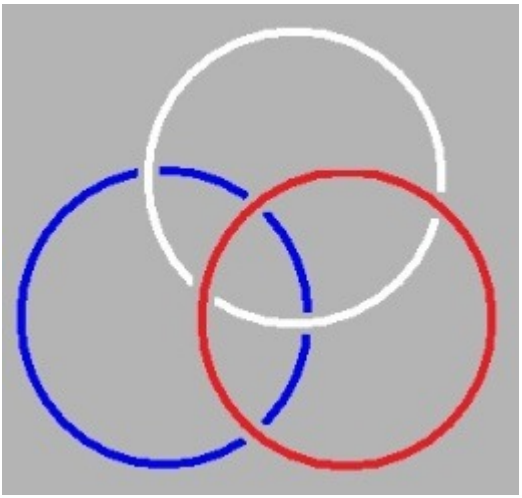
只有一个内部，就是我们想象为环面内部的那个内部。



但引入环面图形，恰恰就在于不去考虑环面的这个内部。

我们由此得到的东西，其鲜明性与重要性正在这里。

上一次，谈到我的结时，我指出并画出了如下图形：如果我们要求制作的不是三环博罗米结，而是四环博罗米结，就必须假定这三个环面彼此独立，也就是把它们画成这样：



- 这是位于上方的环〔红色〕；
- 这是中间的环〔白色〕；
- 这是下方的环〔蓝色〕。

上一次，我向你们画出了……

通过一个构成第四个环面的图形……这里彼此独立画出的三个环，怎样能够、而且必须被结在一起。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复数）、心理现实与第四环

我甚至提到过如下问题：在弗洛伊德那里，并没有我把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还原为三者彼此相结的做法；弗洛伊德以其父之名设立的东西，与“心理现实”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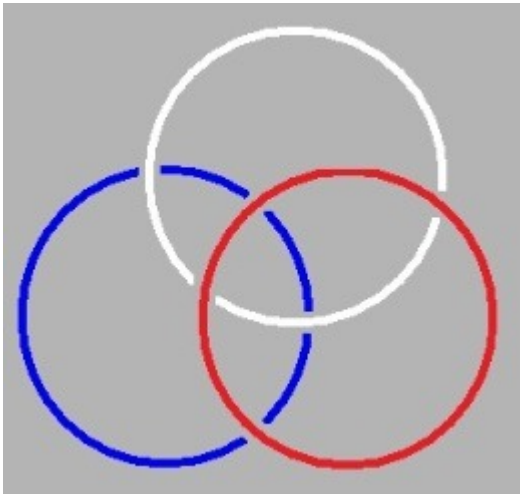
与他所谓的“心理现实”——具体说，就是宗教现实，因为二者完全是一回事——相同……弗洛伊德正是通过这个函数、通过这个梦的函数，设立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联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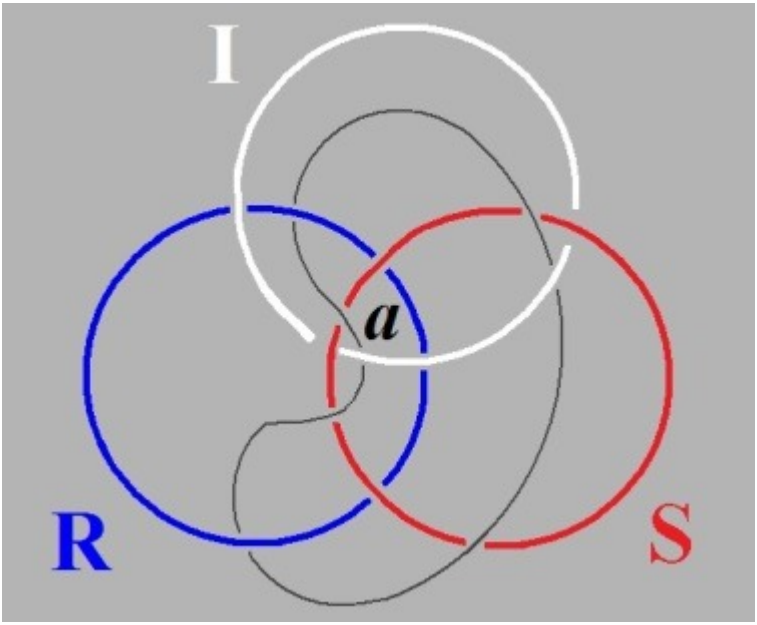
我希望，上次在场的人还保留着笔记、保留着痕迹，记得怎样能在这里以简单的方式画出这个环面；当然，就画在这里。

如果记忆无误，我想自己能够把它画出来；但我完全可能弄错，因为这绝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

不过，让我们这样试试；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们每一次都会迷失。

来吧，从这里开始……啊！它会画成什么？





看起来运气不错，画成功了；也就是说，它维系住了，重现了我上一次给你们画的东西。

但我在意的不是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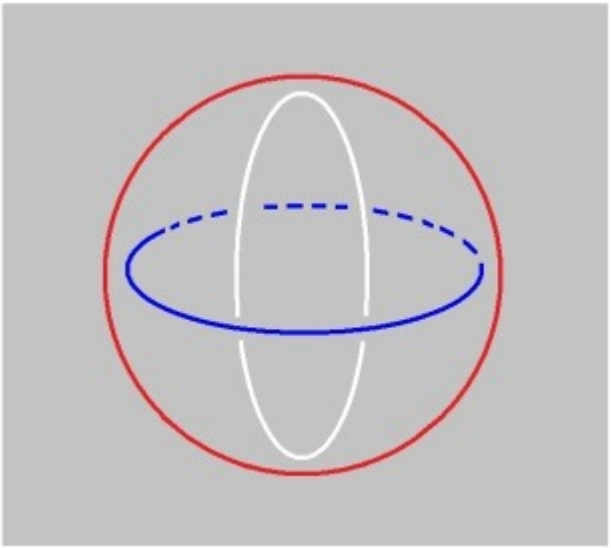
我在意的是这一点：假定这里的这个图形是一个“非结”；也就是说，正如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我上一次画作第三个圆、第三根绳的东西，并没有结住任何东西。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在它上面画出把这三个环结起来的东西？

我会以另一种方式把它呈现给你们，那就是：我们很容易设想……

它在历代以三十六种方式得到物质实现，也就是以各种星盘的形式……我们很容易设想三个球形金属环。在那里，我们当然更容易找到自己，因为我们只会对立体作几何学。

我将这样表示它们：请设想一种历代常见于航海仪器中的构造。我把它简单地画给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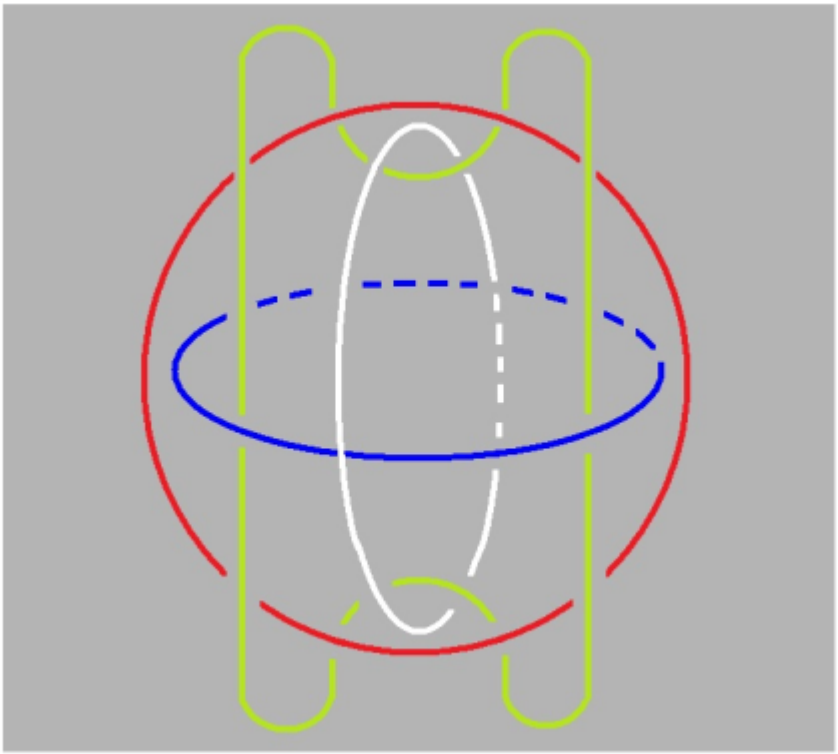


- 这是从正面看到的一个圆。
- 我现在画的赤道圆是以平面方式看到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装作以透视法把它画出来。
- 现在我们再画第三个矢状圆，并画出这条小虚线，让你们知道应当怎样从透视中看它。这是一种不同的方式，因为它祈求、它召唤

——不过毫无希望——你们的空间感。你们并不比任何人更有空间感！

你们以为自己看到了立体，但你们甚至不能以立体方式想象。

我想在这里表示：在空间中，应当怎样设想我刚才给你们的图形；我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即什么能把彼此分离的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联结起来。



如果你们这样做，就会看到必须画出这条线、这个实存性。只要——而且必须——把它这样画出，就会得到一个四环结；这个结从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之间被设想为原初的分离出发。

我建议你们记下它，因为它颇能引人思考结的函数，十分富有启发性。

例如，我们可以由此追问：为什么我单独用粉红色〔此处为绿色〕画出的这条线，对我们来说，必须两次从这个唯一被平面化的圆的前方和上方通过；而对于在“外部—中间—内部”或“深处”的观念中占据第二位的那个圆，它只须从其内部通过即可。

事实上，这已经完全足够，而且清楚说明了结的函数。

今年，我将——容我这样说——提出如下问题：对于我们所涉及的东西，也就是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的相结，是否需要这个补充函数——总的说来，也就是多一个环面，而其实存性应当关联到所谓的父亲函数。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复数）、心理现实与第四环

正因为我很早就对这些事情感兴趣……

尽管当时我还没有找到这种表示方式……我才开始讲《父之名》（复数）。

事实上，有多种方式可以说明弗洛伊德如何……

正如他的文本清楚表明的那样……只借助复数的父之名，才让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接合维系。

这是不可或缺的吗?

这并不是说：因为它会是不可或缺的，而我又反过来说它可能是臆造的，它事实上就总是臆造的！

可以肯定，当我开始讲《父之名》（复数）研讨班，并且……

有些人知道，至少当时在场的人知道，我中止了它……当时我无疑已经……

我把它称为复数的“父之名”，而不是单数的“父之名”，并非没有理由……我已经对复数的父之名这一弗洛伊德式推进在分析话语领域中所采取的若干替补方式，有了一些想法。

这种替补并非不可或缺，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发生。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的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也许仍处于相当分离的状态，以至于只有父之名才能构成博罗米结，把这一切维系在一起，才能把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结起来。

但你们不要以为……

那可完全不是我惯常的口吻……我并不是在预言：无论在分析中还是别处，我们都能够以任何方式不再借助父之名，同时又让我们的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这是你们所有人的命运——不至于各奔东西。[注]

> [注] Staferla 与 ALI 都把 ne vous imaginez pas que（“不要以为”）同插入语分开，容易使后面的 je sois en train de prophétiser 被误读成肯定句；这个否定实际上管辖整个“我正在预言……”从句。米勒整理本把口语停顿收束为一个完整句，明确

> 是“不要以为我会预言：我们能够摆脱父之名而又不让三者分离”。译文在后一段补出“并不是”，以恢复否定范围。

可以肯定……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复数）、心理现实与第四环

我们不能说这构成了进步，因为看不出多一个结……

在背上、颈上以及其他地方……

看不出一个结、一个被缩减到最严格形式的结，为什么会构成进步；

不过，仅仅因为它是最低限度，这无疑构成了想象界中的进步，

也就是实存性中的进步……可以肯定，在当前状态下，你们每一个人都同自己的父亲一样缺乏实存性；但恰恰因为你们完全悬系于他们，你们才处于现在的状态。

第7课 · 1975年2月18日

上一次，我向你们讲了自己四处游荡的经验；因为狂欢节星期二竟没有让这座大厅变得空一些，我很失望，而正因为失望，我便任由自己滑下去，向你们讲了自己的想法。

不过，今天……

出于一些——我得说——个人原因，因为这周我的工作多少受到了干扰……我很想接续一件在我看来已经势在必行的事；而且我也能理解，它终究需要一点时间。

今天，这个时间在我看来……

我再说一次，只是出于个人原因……我希望，这个时间也许已经到了：你们中的某些人可以向我提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再说一遍——只要照当前状况看来我有答案，我至少会很高兴作出回答。

如果这些“某些人”……

在我所理解的意义上，他们无疑确实外—存在……如果这些“某些人”——容我这样说——把球抛给我，尤其如果有人愿意第一个挺身而出，我会非常非常感激。因为毕竟，只须一个人下定决心，其他人的道路也就打开了。

好了！我呼吁愿意第一个开口的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我很希望有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首先，它会让我知道什么东西能够挂住你们。

我觉得，上一次我已经向前走了一步，谈到为了区分某些东西所作的努力……

不只是区分；有机会时，我还会向你们说明这项努力从哪里出发：

它从结的平面化出发……必须在结中区分如下事实：要把它的理论纳入数学是非常困难的；困难到——姑且这样说——我没有找到任何东西能够回应这个结，回应这个……

我一步一步被引到了这里……回应我最终得到的这个博罗米结。我怎样得到它的？

可以肯定，目前——我自己当然知道后续——只有某种东西能让人找到它的线索……

也就是构成它实存性的东西……只有历次研讨班的序列，能让人找到它的线索。

多亏某人的悉心整理，你们已经有了第一本和最后一本，还有并非居中的第十一本……无疑正是这个序列会给出我所谓的实存性。

某种东西原本可以成为另一种“严格思考”方式的起点——我曾提到过它——为什么结果却是这样？“more geometrico”，也就是“依几何学方式”；例如，斯宾诺莎便以遵循古人提供的方式和模型来推演某种东西为荣。

显然，这种“依几何学方式”界定了一种严格说来属于数学的直观方式；而这种直观方式毕竟并非不言自明。

点与线以某种方式由虚构炮制出来；面也是如此，它只能由一道切口、一道断裂来支撑——这道断裂当然被规定为二维的……

但既然线只有在严格说来没有实存性时才是一维的，那么，说面再加上一维也说不了多少……至于第三维，归根到底，它由一条垂直于面的线建构起来；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东西。

如果没有某种东西支撑这种显然以锯切为基础的抽象，如果不重新找到绳子——这句话用在这里正合适——又怎样让这套构造维系？

但另一方面，事情如此发生也不是偶然。

这里无疑有某种必然性，它是……

我的天，姑且这样说，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说法……它来自一种手工存在者的弱点：人们所谓的“制作的人”（Homo Faber）。

但这个手工存在者、这个“制作的人”为什么……

哪怕只是为了——正如我曾指出的——运送他着手处理、亲手操持的东西……也确实从某种有实存性的东西出发，从绳子出发？

是什么必然性，使这根绳子——笛卡尔在我提到过的《规则》第十条中指出，织工的技艺、编辫的技艺、纺纱女的技艺毕竟也能提供模型——变成了这样？

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被消磨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线本身变得没有实存性？

这里或许有某种同压抑有关的东西？

在进一步说这个被压抑物就是原初之物、就是原初被压抑物，也就是弗洛伊德所指无意识中不可抵达的东西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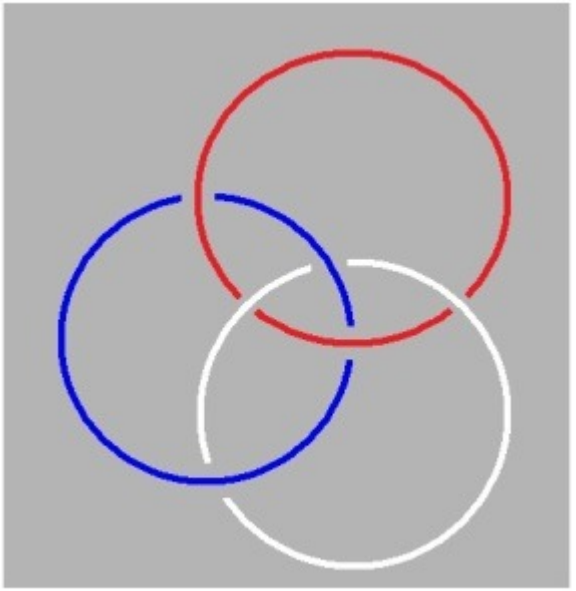
大厅后方的某人：听不见！

如果有一个坐在后面的人开口向我提问，或许不错；这会让我知道自己必须把声音提高到什么程度才能让自己也听见，因为设备看来运作不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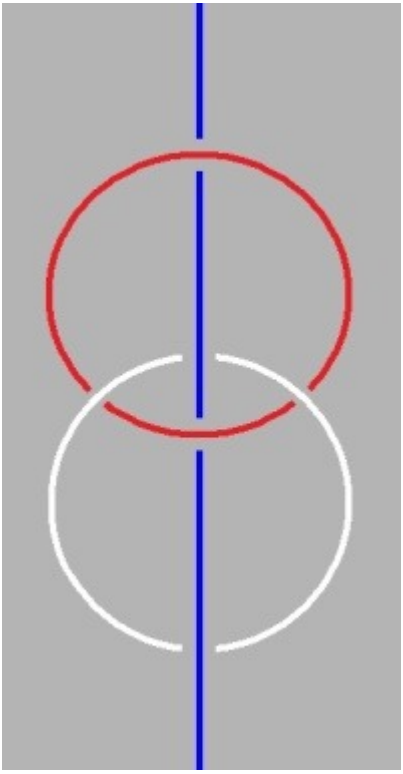
后面有没有人愿意开辟我刚才所希望的这条路？

必须从如下事实出发：我们多么容易画错这个结，画错我称为博罗米结的这个特殊的结。它有一项奇特性质：只须弄断其中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也就是切开一个环面，就会把这种厚度、这种实存性握在手里——也就是构成绳子的东西。

正因如此，在追问这个可以这样画出、而且事实上已经画出的结时：



我指出，它同样可以画成如下形式，而且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它仍然是结：把其中一个圈打开，让它变成一条直线：



我们再次遇到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直线及其在数学上、几何学上的微薄实存性。这里若要恢复它的实存性，就必须让它向无穷延伸，使它继续发挥自己的函数。

因此，必须把这根绳子看作向上、向下无限延长，结才能保持原样、保持为结。

正因如此，我才说直线……

归根到底，绳子以其当前状态依托于这条直线……直线几乎没有实存性；而几何学——容我这样说——恰恰是在这里滑了过去。

也就是从人们在所谓的球面几何学中恢复这条无限直线的无穷，把它重新变成一个圆的那一刻起。人们没有看到，从提出博罗米结开始，这个圆就已经被蕴含其中，因而也许根本没有必要绕这么大的弯路。

无论如何，上一次你们看到我把三环博罗米结的几何学扩展到：为了让它对四环也成立，必须怎样表示。

这是为了让你们经验到我所谓心智之结的困难。

但我很清楚，正是在试图把这个心智之结平面化时，也就是服从所谓的思想时，困难才出现。思想就是黏附于广延的某种东西，但有一个条件：它绝不像笛卡尔所假定的那样同广延分离；思想无非就是广延。而且它还需要一种“广延”——不是随便哪一种，而是一种二维的、可以涂抹的“广延”。

因为要界定这个面，以下方式并非不合适、也并非不恰当……

我刚才已经说明，它在几何学中是那个被想象出来、主要由一种想象界支撑的面……这个面，也就是固体上的锯痕，同样可以这样界定：它提供了某种可以涂抹的东西。

奇怪的是，人们最终再现这个理想面的唯一方式，恰恰是他们一直退避的东西：一块画布的编织。而画家归根到底必须在画布上涂抹，因为这是他为了驯服凝视所能做的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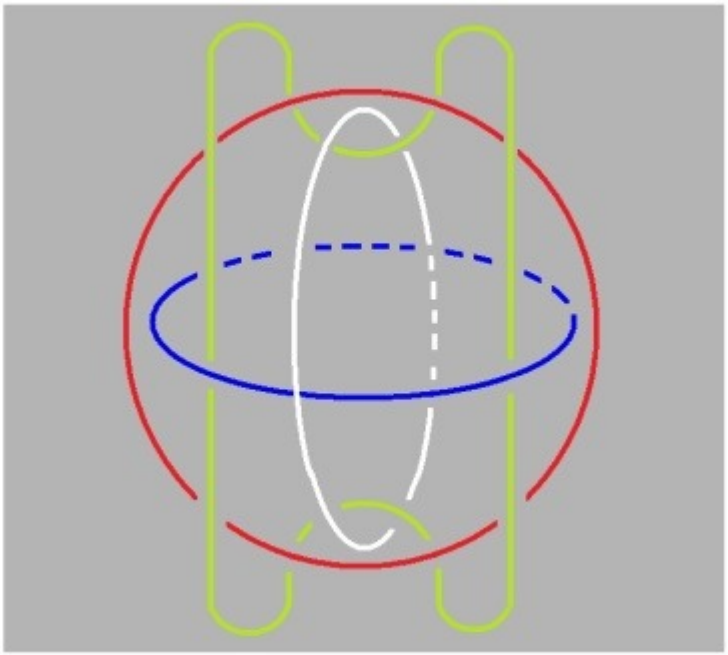
我以前就是这样表达画家函数的……而在这里，我也被迫在某种特定的东西——黑板——上，把自己必须向你们传达的结平面化。

我们确实在这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感觉到：这个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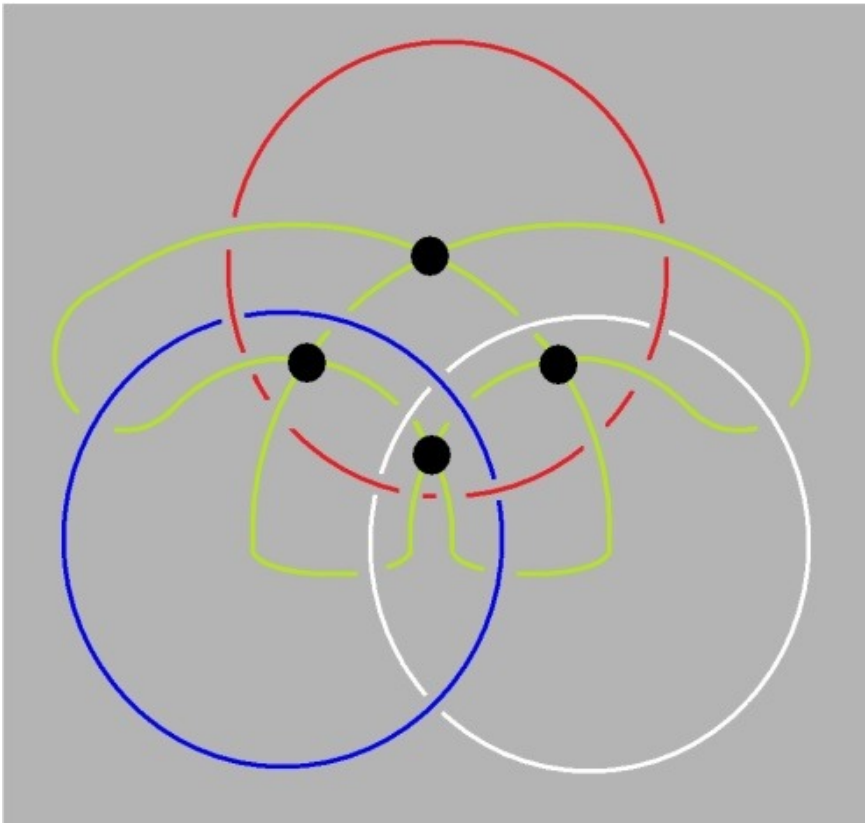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我借助你们的透视想象向你们表示过：三环博罗米结怎样维系、怎样构成……它由两个彼此独立的环构成；问题是第三个环从哪里穿过，才能形成结。

关于怎样才能构成〔四环〕结，我向你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使我们让第一个问题中的三个绳圈在起点彼此独立，我仍通过同样把它平面化而向你们表示了……

尽管所用方式保留了它的透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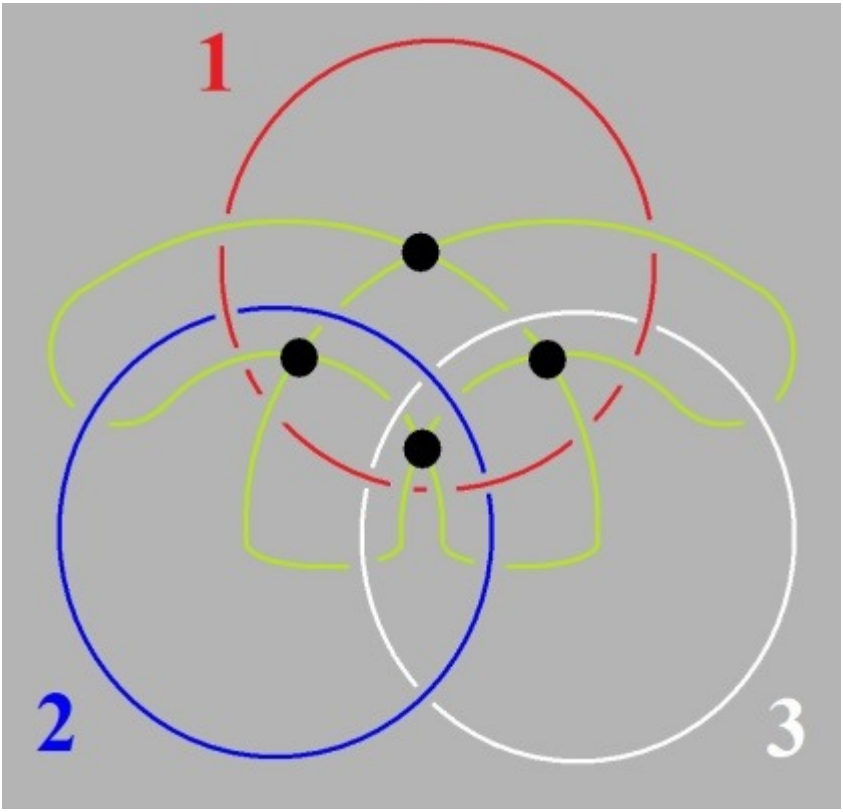
……我向你们表示了这三个彼此独立画出的环会发生什么。我为了简化事情，只说明必须怎样画它们，才能让第四个环——我当时的画法同现在略有不同；现在的画法凸显出第四个绳圈的四重函数——把它们结起来。



但是，当我想把它平面化，以一种既重现又修改原图的方式——也就是让起始的三个结、三个绳圈彼此独立——来画时，我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与其说是错误，不如说是一次失败。它来自如下事实：我已经厌倦了记住自己为了正确画出平面化结果而设定的窍门；这种平面化又是以三环结的画法为模型的。我因疲倦而漏掉了、失败了——容我这样说，我是故意失败的——也为了向你们展示：这些东西、也就是结的表象，是以多么不自然的方式运作的。

为了掌握其中的心智窍门，首先要这样操作：从上到下标上 1、2、3。当然，这同上或下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只须把它们翻转，问题就会重新出现。



应当这样进行；这一点我本来知道，但我恰恰忽略了它，所以才会像你们看到的那样操作，把圆 1 留在结的外面，而这同时也把其他所有圆留在外面。

对于以这种方式平面化的三个圆，应当从“3 在 1 外”开始，并以“3 在 2 内”结束。

这样操作，事情就能运作。

不过，显然还有另一种方式同样可行；但还存在第三种方式，恰恰就是我上次采用的方式，它让其中一个环——具体说就是 1——保持自由，并由此让其他环也全都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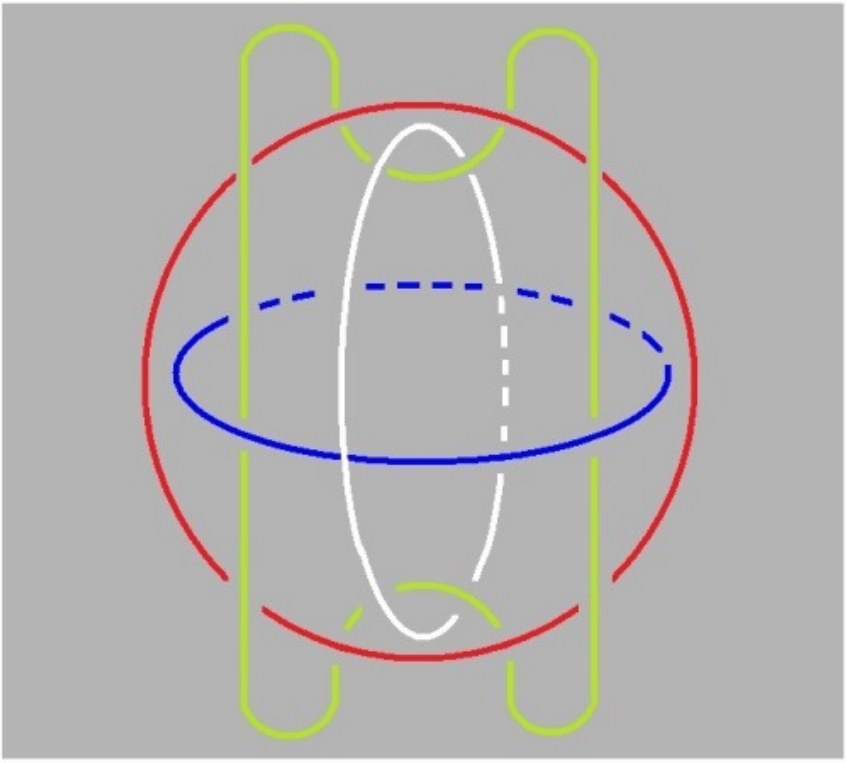
这次失误动作为什么会这样运作？无非是为了见证：毕竟，无论怎样分析，在结的这套理论中总有某种东西会抵抗。

终究，我认为，让你们感受到这一点，让你们以某种实验方式亲身感到这一点，并不是坏事。

显然，另一种方式的区别在于颠倒这两个命题，也就是从“2 在 1 外”开始。不过，我现在这样画——而一开始没有这样画——反倒会造成混乱，因为这种画法让两个粉红色绳圈看起来似乎再次彼此交叉。

只须把这四个点取消掉，你们就会看到，在每种情况下，两种操作方式都确实可行。

它们在哪个意义上都可行？它们之所以都可行，是因为 2 的函数与 3 的函数——正如另一幅透视图所证明的——



正如另一幅图所显示的，2 与 3 的函数严格等价；相对于这里标作 1 的圆，另外两个严格等价。也就是说，如果采用这幅图，粉红色圆环绕二者的方式完全相同。

除了说中央图形凸显了如下东西以外，还能说什么？其中画出的所谓无限直线……

不过，我曾顺带指出，这项说法预设了什么——严格说来，也就是不可能……这条无限直线由于自身的断裂而形成对立……

而这种断裂，怎能不被看成同某种构成结之本质的东西相近……这条直线同如下东西相对立：

- 同“构成圆”的东西相对立，也就是同我所谓的“实存性”相对立；
- 另一方面，也同我上一次没有强调的某种东西相对立；这种东西恰恰构成我们所谓“圆”、尤其是绳圈的本质，也就是位于中央的洞。

由此便产生了我上一次提出的问题：以下两组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

- 实存性、外—存在与洞；
- 同我提出的每一个词项：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

如果实存性确如我上一次所说的那样，属于想象界的秩序……

因为绳子确实向数学直线的这个灭点延伸……我们就必须追问，究竟是什么使一个绳圈成为绳圈。

如果我们说那就是洞，事实上我们仍不满足：如果没有任何东西环绕一个洞，洞是什么？

而上一次，我已经清楚指出，外—存在……

也就是相对于开口和构成洞的东西而言的某种东西……外—存在……

也就是，为了把事情平面化，我们在平面化中必须画出的某种东西……外—存在属于这样一个场域：容我这样说，这个场域由断裂本

身所预设。结的命运正是在那里、正是在“这个 a”（l’a——请写成 l 加省字符再加 a）之中展开[注]。

> [注] L’a 与表示地点的 là“那里”同音；拉康却特意逐字拼出 l’ + a，让平面图中央的小对象 a 从“在那里”这句话中显现。

如果结具有一种外—存在，那是因为它属于这个场域；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述：

- 就这种对应关系而言，外—存在属于实在界的秩序；

- 结的外—存在是实在的……以至于我得以说、得以提出：心智之结确实外—存在，无论心智（mens）是否把它表示出来。因为我们看到，心智仍在探索结的这种外—存在，而且探索得相当艰难。据我所知，除了学习怎样构成它、借助编辫来学习以外，没有任何方法；而这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以心智方式解决问题。看来，心智对把这个结心智化确实有所抵抗。我刚才已经给了你们一个例子。

这无疑通过一种属于剩余的程序完成；它把得到探索的秩序假定为根本性的：

- 从我的经验出发加以探索；
- 从严格说来属于分析的经验出发加以探索；我曾说，正是这种经验把我引向了这个地狱般的三位一体——让我们直呼其名——这个地狱般的三位一体：
- 象征界；
- 想象界；
- 与实在界。

我不认为自己在这里拨弄一根不属于弗洛伊德的弦，因为亲爱的弗洛伊德在《释梦》卷首写道："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а movebo"——"若不能使天神屈服，我将搅动冥河"[注]。

> [注] 这句拉丁文出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弗洛伊德以它作为《释梦》的题词。拉康借"冥河 / 地狱"接续前文的"三位一体"。

我所谓某种宗教的真理，无疑正在这里得到说明。我曾强调，它抵达一种三位一体的神圣观念并非全然偶然，尤其因为这同它自己所接续的传统相悖。

我没有告诉你们……

我曾经任由自己向另一批听众吐露过这件事；如果记忆无误，那是在英国，除非是在斯特拉斯堡——这其实并不重要……我倒没有向他们

吐露到这个程度：人的欲望——而这是可以触及的——就是地狱；“地狱”恰恰在于，他缺少的正是“地狱”！

其后果是，他向往的正是地狱；而神经症为此作证，而且作出的见证恰好如下：神经症者无法抵达那个令他感到自己会得到满足的幻象，也就是一种倒错；神经症是一种失败的倒错。

这只是对结以及我为什么抵达结的一个小例证；我试图借结支撑——容我这样说——正在发生的东西，而你们的人数已经为此作证：也就是某种兴趣。

在我看来，你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你们每个人在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的这种结化中所受到的牵涉，比你们自己以为的更多。

否则，你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场合，从聆听我的结结巴巴中获得这种奇怪的满足？

因为这正是我今天不得不接受的处境：我只能为这一点所蕴含的后果开路。

相关知识卡 R.S.I.：三界与博罗米结的三项定位

如果结的外—存在确实以这种方式得到支撑，也就是由平面化后位于中间的场域所支撑——它介于那个让洞构成问题的东西与那个让洞形成身体的东西之间；而支撑身体的却是另一种东西，也就是实存性的线——

那么，一个身体——例如你们用来支撑自身的身体——对你们而言之所以有某种面貌，恰恰只因为它在溶解以前会抵抗、会实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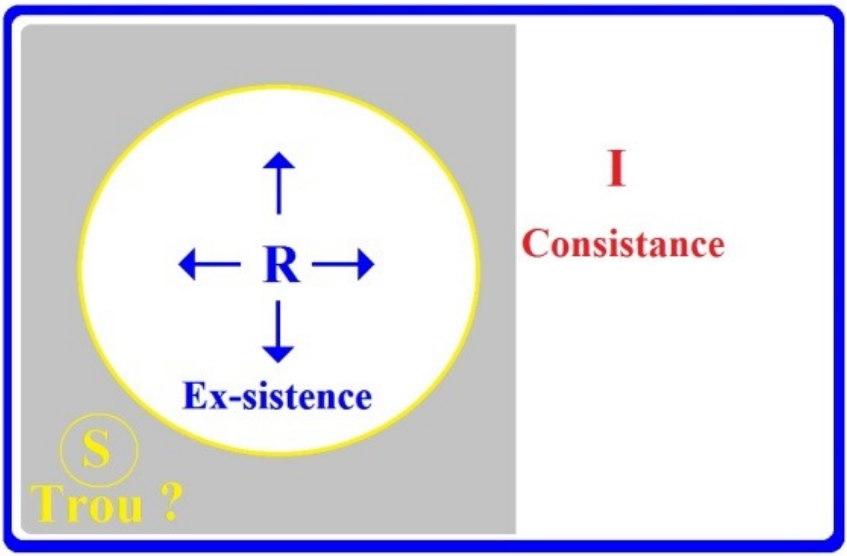
如果要把实在定位在某处……

也就是定位在我画出并标作外—存在的这个平面化中间场域……那么，我们只能通过排除法作出如下定位……

而这正是对我们构成问题的地方……只有在提出如下问题时，我们才会找到今年必须加以裁断的点：洞是否确实属于我以能指为基础的象征界秩序？

因此，我们目前得到的是：

- 以疑问形式把洞放在这里，打上一个问号；除了它是否属于象征界以外，没有别的问题；
- 这里的实在就是外—存在；
- 而这里的实存性则对应于想象界：



相关知识卡 R.S.I.：三界与博罗米结的三项定位

可以肯定，这些范畴并不容易操持。

不过，它们仍有一点优势：在历史上留下了若干痕迹。也就是说，如果某种东西最终……

在传统哲学的消耗过程尽头——黑格尔是其顶峰……以一个名叫克尔凯郭尔的人之名重新涌出；你们知道，我曾多么坚持指出……

它同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弗洛伊德经验汇合……我曾多么坚持指出：克尔凯郭尔对外—存在本身的提升，构成了这种汇合。

这里似乎有某种东西；我们不能说，也不能在克尔凯郭尔本人的作品中找到证据，说它仅仅涉及：

- 把《重复》[注1]提升为经验中比所谓“正题—反题—合题”式解决更根本的东西；黑格尔正是用后者编织历史；

> [注1] 参见 Søren Kierkegaard：《重复》，收入《全集》第五卷，de L'Orante，1972 年，Tissaud 译；或《重取》，Robert Laffont，“Bouquins”丛书，1993 年，Tissaud 译；或《重取》，GF-Flammarion，1990 年，Viallaneix 译。

- 把这种重复凸显为一种根本函数；其尺度在于享乐，而克尔凯郭尔本人所经历的关系则构成一个结……

它无疑从未得到承认，但这个结把他的父亲……同过错相结；也就是说，它引入的不是克尔凯郭尔本人的经验，而是那个相对于他占据父亲位置之人的经验。

父亲的这个位置也由此变成问题；也就是说……

对一个把“阿爸”（Abba）[注2]到处乱用的传统来说，奇怪的是……恰恰在这个日期，而且只在这个日期，存在本身才同时得到提升……

> [注2] Abba 在阿拉米语中意为“父亲”。阿拉米语是耶稣及使徒时代中东地区的日常语言；这个称呼同时表达亲爱、亲近与尊重。

这种“存在”的重音当然不同于我用连字符将其拆开以后赋予它的重音……正是在这个时代，存在——容我这样说——涌现出来；对我而言，它涌现出来，好让我把它变成一种以不同方式书写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正是在由结界定的某物中可以触及、切实可感的。

我不认为这会把我——容我这样说——置于哲学追问的延续中；相反，它把我置于一种断裂方式中。如果无意识作为一种知识涌现……

一种每个人自己所特有、每个特殊者所特有的知识……足以完全改变“知识”这个概念从较古老的时代、甚至从古代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条件，那么这种断裂就是必然的。

这种知识的性质通过一些必须受到追问的道路进入；无论如何，这种追问都要重新质疑它的实体。

相关知识卡 实在界中的知识与无意识知识

如果知识如此依赖连续各代同象征界的关系……

直呼其名，也就是同我刚才所说的洞的关系……如果它如此依赖连续各代所炮制出的知识，我们又怎能不重新追问知识的地位？

实在界中存在知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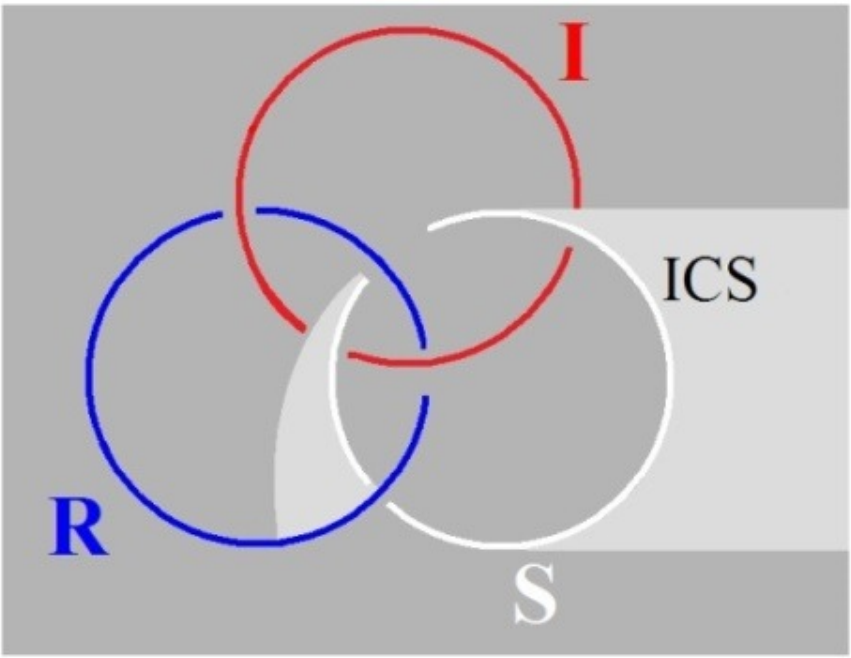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假设——严格说来，它从未被明确提出、也从未得到承认——即从一切表象看来，实在界中确实有知识，因为实在能够运作、能够顺畅转动。

而这恰恰表明，对我们而言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在这个“实在界中”，我们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触及一种知识。

具体来说……

在这里回到我的构造……具体来说，就是：

- 如果我们坚持认为，知识的支撑不是——我没有说是洞——而是象征界的实存性；
- 那么在实在界中出现的，严格说来就是如下东西；因为你们或许记得，实在界、象征界与想象界这样排列：



相关知识卡 实在界中的知识与无意识知识

它是某种在平面化以后……

之所以平面化，是因为我们会思考……在平面化以后，它出现在实在界中；也就是出现在只有绳圈的实存性才能界定的领域内部。〔此处浅灰色区域是象征界在实在界内部的“拖尾”“彗尾”。〕

- 它并不呈现为实在界内在的知识；
- 除非预先把 νοῦς〔nous，心智〕的形式放进实在界，否则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放入一种“实在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东西；
- 而如果那不是 νοῦς，那么，嗯，那就是“上帝的全能与智慧”！

我无须再回到你们已经知道的事实上……

你们知道，是因为我已经反复对你们唠叨过……即“世界”没有“上帝”就不可思；我说的是牛顿式世界，因为：

“每一个质量怎么会知道自己同所有其他质量相距多远？”

没有出路！

伏尔泰相信至高存在者。我没有得到他的私下吐露，不知道他如何设想至高存在者；但那种想法大概离“全知”不远，也就是由至高存在者让这部机器运转。

“实在界中的知识”这个古老故事，众所周知，归根到底支撑了所有这些古老隐喻。

“这些古老隐喻”：归根到底，我们不得不说，亚里士多德是一位民粹主义者；工匠为他的所有原因提供了模型：

- 他的目的因——容我这样说；
- 他的形式因；
- 他的原因，到处都在“引起—说话”（cause, ça cause）[注]；

> [注] 法语 cause 既是“原因”，又与 causer“说话、引起”同形相连。这里列举亚里士多德诸因时，把因果性变成了不停“说话”的动作。

- 它甚至“引起—说出”质料，而这只会让人更加绝望。

可以肯定，在原因层面、在物理原因层面，也就是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铭写的层面，νοῦς〔nous〕——临在世界中的心智——全部的威仪，都被缩减为我所谓的手工模型。也正因这种手工性，它在各处都受到张开双臂的欢迎：

- 凡是陶工隐喻占据首位的地方；
- 凡是一只神圣之手制成陶罐的地方。

相关知识卡 症状：象征界在实在界中的效应与对无意识的享用

然而，这个〔世界〕后来怎样继续自行转动？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而各种精细知识所讨论的问题……

- 上帝是否继续照料世界，也就是继续让它转动；
- 或者把它抛出以后，便任由它自行转动……其实完全是次要的。

不过，只有从如下事实出发，才能重新处理知识问题：知识只在同象征界的关系中才会被假定；也就是说，同某种由质料体现为能指的东西相关。仅仅这一点，提出的问题就绝不算小。

因为什么是“能指质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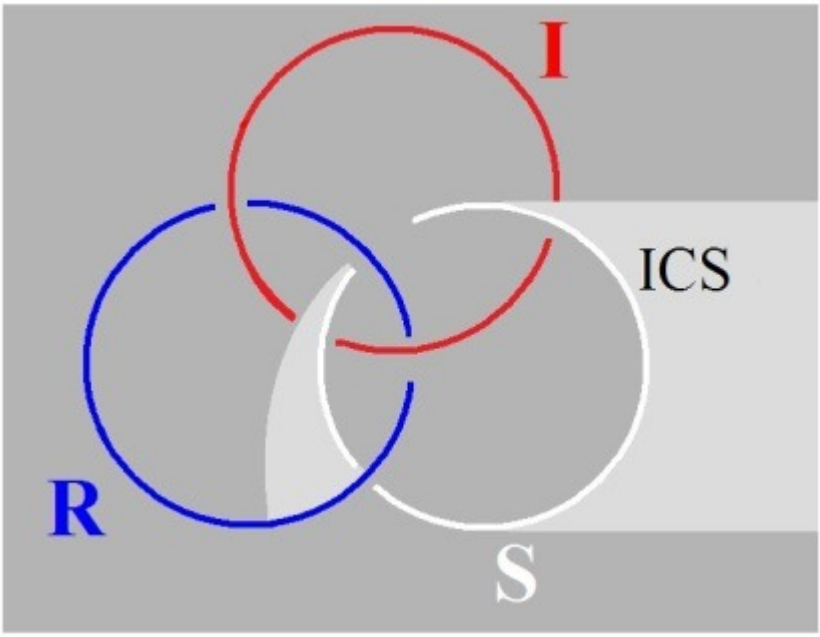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只在他谈到 στοιχεῖον〔stoikheion，元素 / 字母〕时看到一点端倪；但可以肯定，质料观念本身严格说来只有从能指质料中产生才是可思的，它的最初例子也正是在那里。

因此，为了简单标明一件将贯穿我这套记号的东西：可以肯定，它来自一种经验，即把症状表示为某种在实在场域中反映“有东西运作不良”这一事实的东西。

在哪里？当然不在实在本身，而在实在的场域！

这个“运作不良的东西”依赖于什么？

- 它只依赖我在自己的语言中以说话之在来支撑的东西；
- 依赖那个无非是说话之在的东西；因为如果它不说话，就不会有“存在”这个词；
- 而对这个说话之在而言，存在一个场域，一个同洞相连的场域，我会在这里把它画出：



请原谅，我并不特别在乎自己的图形是否优美、是否对称。

正因为存在打开、断裂的可能，存在从这个洞中产生的实存性，存在作为外—存在之场所的实在，无意识才会在那里。

也正因此，没有任何人能够绕到实在之洞的后面而不看到……

在这幅图上是“后面”；因为把图翻过来，有连贯性的就是前面……症状与无意识之间存在实存性。

相关知识卡 症状：象征界在实在界中的效应与对无意识的享用

只有一点需要说明：症状只能被界定为每个人享用无意识的方式，因为正是无意识规定了他。

如果要寻找“症状”概念的起源，完全不应去希波克拉底那里，而应当去马克思那里。马克思第一个把资本主义同——什么？——同美好的旧时代、同人们想换一种称呼时所谓的“封建时代”联系起来。

读读这方面的全部文献：人们认为资本主义会产生某些效应……

它当然为什么不能产生效应？……归根到底，这些效应是有益的，因为资本主义的优点在于把无产者缩减为一无所有；由此，无产者实现了人的本质，而且因为被剥夺了一切，他便肩负着成为未来弥赛亚的使命。

这就是马克思分析“症状”概念的方式。

他当然还给出了大量其他症状；不过，这一点同对人的信仰之间存在关联，完全无可争议。

如果我们不再把人当作承载理想未来的某种东西，而是在每个个案中依据其无意识的特殊性及其享用无意识的方式来规定他，那么症状仍处在马克思赋予它的位置上，却取得了另一种意义：

- 它不是社会症状；
- 它是特殊者的症状。

当然，这些特殊症状具有不同类型；强迫症者的症状不同于癔症者的症状。

相关知识卡 症状：象征界在实在界中的效应与对无意识的享用

这正是我接下来会试着为你们展开的东西。

不过，对强迫症者而言——我现在就把它记下来——存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症状。

当然，没有任何人对死亡有丝毫把握……

否则，你们不会如此安静地坐在这里……对强迫症者而言，死亡是一次失误动作。

这并不算愚蠢，因为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触及死亡；而且，要让这次行动成功，还必须有人在自杀时知道那是一项行动——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尽管在某个时代，这种做法曾经相当普遍；那时，哲学还具有某种作用范围……

一种不同于支撑社会大厦的作用范围〔哲学属于主人话语〕……有些人成功聚成了一个个“学派”，而且这种聚集会产生后果。

不过，有一点非常奇特，也足以使我们怀疑人们投入这些所谓“学派”的真诚性：根本不需要达到任何智慧，只须做一个地道的强迫症者，就能可靠地知道——从可靠来源知道——死亡是一次失误动作。

当然，这不是说我无须就此作进一步展开；但今天我会停在这里，因为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我甚至还没能触及自己原本想说的核心：如果我一再说“女人不存在”，是否会像某个人反驳我的那样，反倒让“她”存在起来？

千万别信！

这是我下一次会处理的问题。

我想自己能够主张，女人是以“一个”的状态……

以“一个个”的状态——我不会说是“不可数的”，而是完全“可数的”一个个……女人们以此方式存在，而不是以“那个女人”的状态存在。

第8课 ・ 1975年3月11日

有两个理由鼓励我采用不同于你们上一次看到的那种进路。第一，因为我一时软弱，允许把这些研讨班刊登在某份通报上，于是我不得不查看准备在这份通报第二期发表的前两次研讨。归根到底，我对自己说，尽管存在困难——当然不是我自己定向的困难，而是维持你们兴趣的困难……

也就是用我今年就 R.S.I. 所陈述的东西来维持你们的兴趣……嗯，我的天，即便是前两次研讨所作的这些最初开辟，也没有那么令人难以忍受。

第二个鼓励来自一份回应……

相关知识卡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总之，说“回应”吧；我不能肯定那只是一份回应……我是说，米歇尔・托梅与皮埃尔・苏里给我寄来了两篇谈结、尤其谈博罗米结的文章；这些文章确实有值得关注的地方。

下面一排的小图，就是对这些文章的回应。

至于第一排的图，它们接续的是我必须对你们说、也是我今年打算对你们说的东西。

因此，我今年把 R.S.I. 写作标题。

它们只是字母，而作为字母，它们预设彼此等价。

当我把这些字母说出来，把它们用作首字母时，会产生什么？

如果我把它们说成实在界、象征界与想象界，它们就取得了意义；而今年我努力定位的——不多也不少——恰恰就是这个意义问题。

它取得意义；但意义的特性就在于：人们在那里命名某种东西。

这恰恰让那种被称为“事物们”的模糊东西的“所说—宅邸”（dit-mansion）涌现出来；这些事物只从实在界取得立足点，也就是从我用来构成所谓意义涌现的三个词项之一取得立足点[注]。

> [注] Dit-mansion 把 dit“所说”与英语 mansion“宅邸”拼合，指“所说之物安顿的地方”；它与拉康另写的 dit-mension“言说—维度”声音相近，但此处的构词与命名给事物提供居所有关。

我刚才说，“命名它们”。

我所做的是……

我还不会说是证明，因为它归结为某种同博罗米结一样无法得到证明的东西；它归结为一次展示（monstration）……如果说，我在寻找一种“做”的证明、寻找分析话语的“做”时，被引向了这个结的展示，那么这到底相当……我在这里该说是“展示性的”，还是“证明性的”？

无论如何，我今天想提出的，是我曾经对你们……

这并非没有计谋，因为我总是这样悄悄把事情塞进来；其中确有某种计谋，而承认这一点也绝非无关紧要……是我有一天向你们指出的：弗洛伊德的一切围绕着父之名转动。

他完全没有使用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却仍然蕴含着它们。

而我要告诉你们，我在开始讲的时候没有说单数“父之名”，并非没有理由……

我想，有些人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已经反复说过很多次……我说的是复数的“父之名”。那么，父之名就是这些：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

按照我的理解……

要带着我刚才赋予“意义”一词的分量来理解……这些就是父之名，也就是最初的名字，因为它们命名某种东西。正如——是的，正如《圣经》——关于那个在那里被称为“父亲”的非凡玩意儿——所指出的，人类对上帝的想象在最初阶段致力于给一种并非无关紧要的东西命名：给每一种动物一个名字。

当然，在《圣经》——也就是书写——以前，已经存在传统；它并非凭空而来。

显而易见的是……

明显到足以击中那些传统爱好者……传统永远是我所谓的“蠢”。

我们之所以会虔敬传统，甚至正因为如此；除了虔敬，没有别的方式可以依附传统。它永远蠢得如此可怕——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

我们对一种传统所能抱有的全部希望，就是它比另一种传统少蠢一点。

怎样判断这一点？

这就进入了多与少。

判断标准是作为产品的剩余享乐。

剩余享乐显然就是我们能够拿来塞牙缝的全部东西。

因为这里涉及享用，人们才会相信它。

容我们这样说，享用处在这个多与少的地平线上：它是一个理想点。

这个理想点只能勉强找个名字来叫：阳具。我曾经强调过，在说话之在那里，阳具永远同某种东西保持最紧密的关系……它就是滑稽的本质。

只要你们谈到同阳具有关的东西，它就是滑稽的。

滑稽同机智语毫无关系；我以前谈机智语时已经强调过这一点。[注1]

> [注1] 参见 1957—1958 年研讨班《无意识的形成》，Le Seuil，1998 年。

阳具是另一回事，它是一种滑稽。

同所有滑稽一样，它是一种悲伤的滑稽。

读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忒》[注2]时，你们可以从两面来读：既可以发笑，也可以感到苦涩。

> [注2] 公元前 411 年，阿里斯托芬在《吕西斯特拉忒》中——标题字面意为“解散军队的女人”——为女人们构想了一句有效口号：“为了停止战争，拒绝与你们的丈夫同房。”

还必须说，阳具是赋予想象界以身体的东西。

我在这里回想起一件当时令我印象很深的事情。

我曾看过一部珍妮·奥布里带给我的短片；她想把它作为我当时所谓“镜像阶段”的例证。片中有一个站在镜子前的孩子，我已经不记得那是小女孩还是小男孩；甚至连这一点都不记得，本身就很引人注目……这里或许有人记得？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小女孩还是小男孩，我都从一个动作中捕捉到某种东西；在我看来，它具有如下价值……

尽管我这样假定的基础并不牢靠……即镜像阶段在于通过影像捕捉到统一性，聚拢身体并承担对它的掌控：那个至今仍早产而动作失调的身体，看起来聚拢为一体。

把它构成一个身体，知道自己能够掌控它；这种事情并不会……

我们当然无法断言……不会以同样程度发生在出生时已经成熟的动物身上：它们没有镜像阶段的这种喜悦，也就是我所谓的“欢腾”。

嗯，这里确实有一种纽带——这一点同某种东西之间的纽带——在短片中通过一个动作变得可以感知。我强调，无论孩子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它都具有相同价值：删略……

以一个动作的形式：手从前面掠过……删略了那个或许是阳具、也或许是阳具之缺席的东西。

一个明确的动作把它从影像中撤掉了。

容我这样说，我感到它是这种早产状态的相关项。

这里有某种纽带，相对于后来被称为“羞耻”的东西，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原初的；但在所谓“镜像阶段”上谈羞耻，未免过头。

因此，阳具就是实在，尤其就它被删略而言。

如果回到我今年开辟的道路，我试着让如下两组词彼此共鸣：

- 实存性、外—存在与洞；
- 另一方面，是想象界、实在界〔对应外—存在〕与象征界；那么我要说，阳具并不是实在界的外—存在……

有一种实在相对于这个阳具而外—存在，它叫作享乐……阳具毋宁是实在界的实存性：容我这样说，它是阳具的概念。

说“概念”，是在呼应德语 Begriff；这颇为贴切，因为归根到底……

这个阳具……就是可以一把抓在手里的东西！

概念中有某种东西同这个预告、同一个尚未被当作实存性而只被当作附肢的器官的预示，并非毫无关系。这个器官在为人作准备的东西——人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或者说，在同人相像、离人不远的东西，也就是猴子——那里已经表现得相当清楚。

众所周知，猴子会自慰；它正是在这一点上同人相像，这点完全可以肯定！

概念中总有某种属于模仿猴戏秩序的东西。

猴子与人之间唯一的差异在于：对人而言，无论在女性身上还是在所谓“男性”身上，阳具都同样具有实存性：一个阳具……

正如我刚才借那个短暂影像说明的……等值于它的缺席。

因此，说话之在赋予阳具一种特殊重音；也就是说，享乐相对于阳具外—存在，而这正是实在特有的重音。就实在作为实在而外—存在而言，它是二次方的实在。

这就是这个说话之在对二所知道的全部：二次方，也就是一种让它仍然只是孤零零一者的假象。

这就是所谓的存在。从这个起点看，一的二次方等于一：$1^2 = 1$。

这里必定有一种联系……

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对你们说过、这样指出过……这里同意义之间必定有一种联系，也就是让一如此贴切地作用于零的东西。

弗雷格发现了这一点[注3]；我以前也曾就 Sinn 与 Bedeutung——也就是意义与指称——的差异说过不少话。我们在那里看到零与一的差异，同时又得到这样的提示：这并不是一种差异；没有什么比空集更适合提示一。好了！

> [注3] 参见 Gottlob Frege：《意义与指称》，收入《逻辑与哲学文集》，Seuil，1971 年；或 Points Seuil，1994 年，第 102—126 页。

那么，象征界如何……

就是这个我只曾指出在分析实践中具有分量的象征界……象征界如何……

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废话，或者所谓的圣言；这些全都一样……它怎样引起意义？

这就是我向你们提出的问题，而我之所以提出它，只因为我已经有了答案。

答案在无意识的观念中吗？

这是我从第一次《罗马会议》以来一直在说的东西吗？

打个问号，听见没有！

答案不在无意识的观念中！

而在于无意识外—存在这一观念……

按照我的写法来写……也就是说，它制约着我以说话之在来指示的这个存在者的实在。

无意识命名事物……

正如我刚才谈到《圣经》中人间乐园最初的那场嬉戏时所说……它为这个说话之在命名事物；也就是为这个本身属于一种动物、却以奇特方式同动物不同的存在者命名事物。

它只在如下意义上是动物——因为“动物”本身毫无意义，听见没有；把动物按照有性还是无性这种繁殖方式来界定，也说不出别的东西：一个动物，就是一种会繁殖的东西。

不过，这个动物怎样被象征界、被废话寄生？

是的，在这里，我似乎……

只是“似乎”，因为不太可能……同属于这个动物物种的其他个体区分开来。自人类有记忆以来——这句话在这里正合适——他们就知道自己会说话，却没有特意把这一点计算在内。

证明他们没有特意把它计算在内的，当然不是他们没有说过这一点——废话里什么都说过；而是如下事实：他们梦想自己并非唯一会说话的存在者，这件事牢牢牵动着他们的肠胃！

如果愿意，你们可以把它写成“被留独者”（laisseuls，拼作 l.a.i.s.s.e.u.l.s.），借此唤起在这种“说话”活动中“被独自留下”的人[注]。

> [注] Laisseuls 把 les seuls“唯一的那些”与 laissés seuls“被独自留下”压缩为同一声音，既说人类自认是唯一会说话的物种，也说这种唯一性使他们被语言孤立。

如今，这个梦想表现为一种疯狂需求：要在海豚、蜜蜂那里发现语言。

总之，为什么不呢：它始终是一个梦！

过去，这个梦采取别的形式；这恰恰表明，它一直只是一个梦。

他们曾梦想至少有一个会说话的上帝，尤其梦想上帝不会毫无效应地说话……他会引起、会说话！

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如此手忙脚乱，执意要给这个上帝配上许多“次级说话者”；他们把这些东西叫作“天使”，说到底，就是些评论员！

不过，终究还是有某种更严肃的东西……

它来自如下事实：人们毕竟前进了一丁点——当然不是进步，因为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不会继续手忙脚乱……也就是在语言学中——亦即在“说话”活动上——人们毕竟会区分：

- “给予名字”“命名”“把一个事物奉定下来”；
- 与闲聊所用的一个名称。

我们毕竟能从这里看到，这同交流不同。

严格说来，闲聊正是在这里同某种属于实在的东西相结。

Naming，是的，Naming……

这种命名——正如一本书的标题所说[注4]——同必然性有什么关系？

> [注4] Saul A. Kripke：《命名与必然性》，Harvard University Press；该书以 1970 年在普林斯顿所作讲座为基础。

难以置信的是，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柏拉图的人已经看到：这里需要第三项，也就是理念、εἶδος〔eidos〕这一第三项。这个希腊词非常适合翻译我所谓的想象界，因为它意为形象。柏拉图已经清楚看到，没有 εἶδος，名字就绝不可能贴合事物。

他还没有走到陈述实在界、象征界、想象界三者之博罗米结的程度，但这只是因为偶然没有把这个结提供给他。对他而言，理念构成实在的实存性。

不过，在他的时代，理念本身只是一种可被命名的东西；于是，大学话语当然从中推出了所谓“名称实在论”！

不得不说，“名称实在论”总比实在的唯名论好。

后者就是说，为了指示实在界，我的天，人们可以随便放进一个名字。

哲学唯名论就是这样……

我并不是要表示偏好；我只是指出，唯名论是一道谜。它有一个切实之处：它向名字对实在界产生的效应致敬，也就是向实在界因被命名而增加的东西致敬……唯名论为了同本身以想象界为基础的名称实在论区分，所拥有的全部差异，就是少了一个说。

人们禁止自己承认这份致敬；这在大学的威望中再次出现，但对我们——我们这些分析家——来说，它似乎不构成优势。

我们仍停留在思想中。

你们会说，我在享用思想，甚至享用到令你们疲惫；但我看不出，在当前情况下，我享用它这一事实还能被译成什么，除了我努力摆脱它。

我要摆脱思想的根本，也就是我所谓心智（mens）、人的心绪面对自己终究必须处理的实在时所表现的典型痴愚。

因此，迫切需要让“实在”一词的意义可以辨明。

到目前为止，我刚才关于传统所说的东西仍然完全有效。

没有什么比宗教更容易兑现。

让我们直奔那片“青葱牧场”（green pasture）：那个“至少一个”上帝，那个真得不能再真的上帝，就是祂——大写的“祂”——教会说话之在为每个事物造出名字。

不上“父之名之名之名”之当者；这个“不上当者—会犯错”（Non-dupe-erre）若没有父之名，就会永远处在“既非这个、也非那个”（entre le zist et le zest）的摇摆中。[注5]

> [注5] 法语惯用语 être entre le zist et le zest 指人犹豫不决、不确定，或事物不坏也不好。

不过，稍微退后一步，由此仍可得出：实在界就是外—存在于意义的东西。这里的意义，我把它界定为语词作用于理念的效应，也就是作用于柏拉图为动物性的说话之在所假定的想象界的效应；这是诸多动物身体或“魔鬼附体”中的一个——随你们喜欢。

因为，既然我们已经处在心智低能之中，一名心智低能者同另一名等价，为什么不能是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则同他争论驴的理念[注6]，说驴就是一头驴，就是眼前这一头，而且不存在大写的“驴”；那么，他也在“驴里士多德化”（ânistote）！

> [注6] 为研究动物，亚里士多德甚至采取动物的姿势：“他四肢着地，让一位体重很轻的小姐骑在背上走动……”参见亚里士多德：《动物志》《动物的部分》《动物的运动》《动物的行进》《动物的生殖》。

必须把实在设想为：

- 它是被意义驱逐出去的东西；
- 它是不可能本身；
- 它是对意义的厌弃（l’aversion，请写出 l’）[注]；

> [注] 拉康特意强调 l’，让 l’aversion du sens“对意义的厌弃”与 la version du sens“意义的版本 / 转向”在声音上相叠；下文随即把这种“版本”推向反意义与前意义。

- 如果你们愿意，它也是意义在反意义（anti-sens）与前意义（ante-sens）中的版本；
- 它是圣言的反冲，因为圣言在那里只为这个“它”。

这个“它”并非无缘无故；如果它说明了这里的问题，那就是说明世界原则上会从中修剪掉的“非—世界之污”（im-mondice）——假使真有一个世界的话[注]。

> [注] 这里连续滑动于 monde“世界”、immonde/immondice“污秽、非世界”与émonder“修枝、剔除”之间；中文用“非—世界之污 / 修剪”保留这条构词链。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成功做到了，听见没有！人仍然在那里。

“非世界”——也就是并非世界之物——的外—存在，正是纯粹的实在！

不过，值得把这一点一直推进到量词的形式化：有这样一个 x 外—存在，它……

与其说“一个 x”，不如说“一个女性的 x”……从而让这个“一个”作为一个而外—存在，让外—存在作为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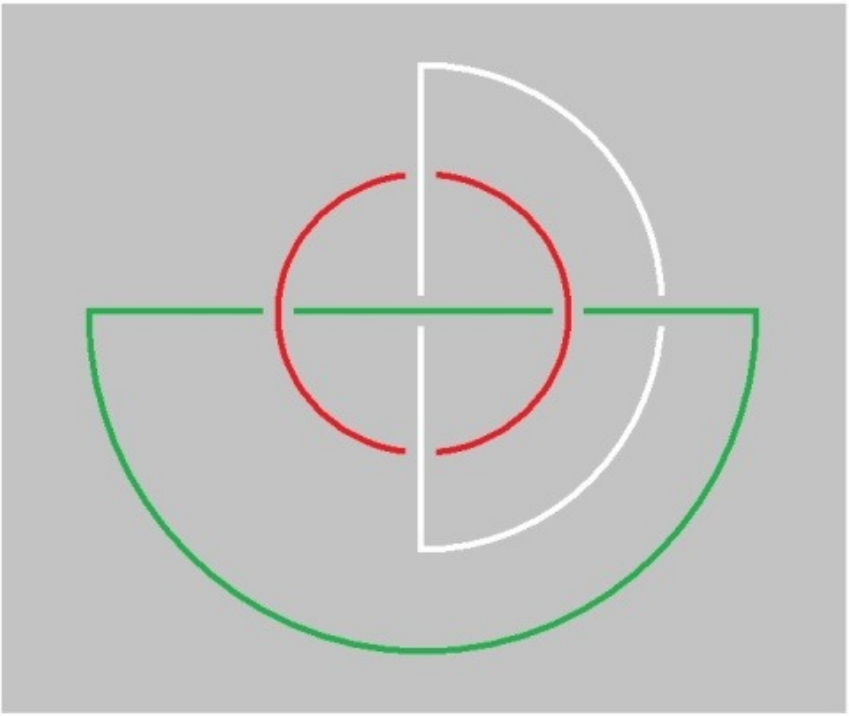
必须提出的问题就是：她相对于什么而外—存在？

她相对于身体的理念式实存性而外—存在；正是这个实存性再现身体。柏拉图已经很好地定位了它，只不过如今我们用所谓基因信息的观念污染了这个公式。

她相对于象征界而外—存在，因为象征界围绕一个不可侵犯的洞兜圈；否则，三环结就不会是博罗米结。

因为博罗米结的意思正是如此：象征界的洞不可侵犯。好了！

那么，为什么不按照最容易书写的次序，把它写成这样：



这里是象征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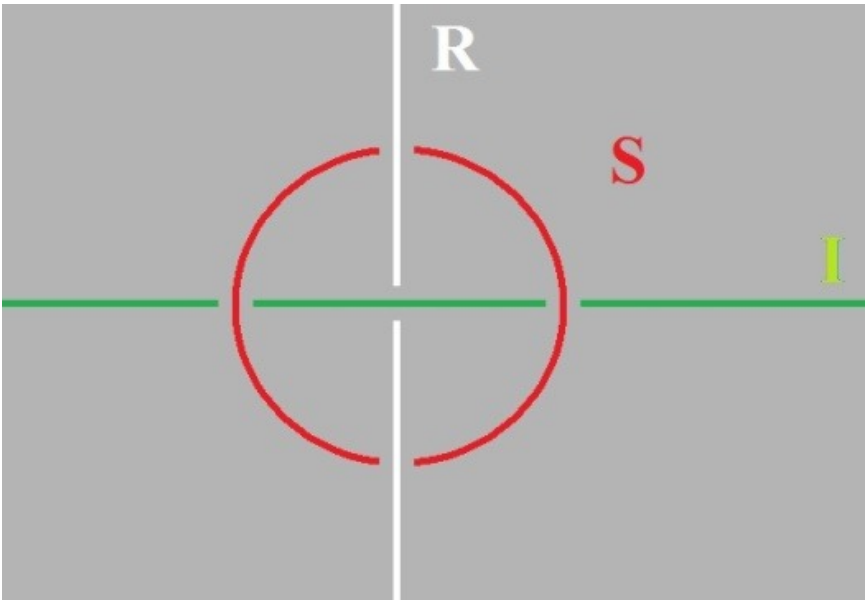
我把它画成这里这个圆……象征界强加于我用绿色——希望的颜色，对吧？——画出的想象界。

我们看到实在界怎样在其中外—存在：它并不比想象界更多地把自己牵涉进同所谓象征界的特殊相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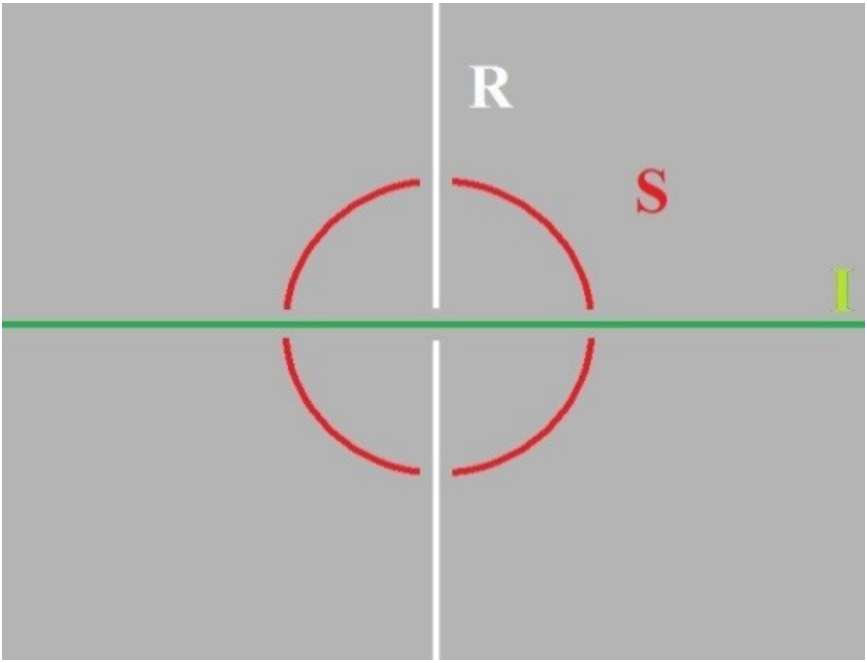
既然画到这里，我也已经向你们表明：无论让这个想象界与这个实在界向哪个方向转动，它们都会像这里的平面图一样相交，而且无论如何不会构成链条。

因为，这种相交形式在这里还表明，这两个实存性可以是通向无穷的直线。不过，必须明确一点：无论如何设想这个无穷远点……

德萨格曾梦想它是直线所特有的点，让一条直线从一端返回另一端……仍须弄清楚：我们绝不能设想直线折回以后，原先从上面通过的那一条不再从另一条上面通过；它仍然必须在上面。



于是，我们来到如下问题：为了证明父之名无非就是这个结，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先假定三者已经解结。别再让这个象征界从想象界前面通过；我们这样画。图有点小，请原谅。于是，你们会得到：



那么，要用什么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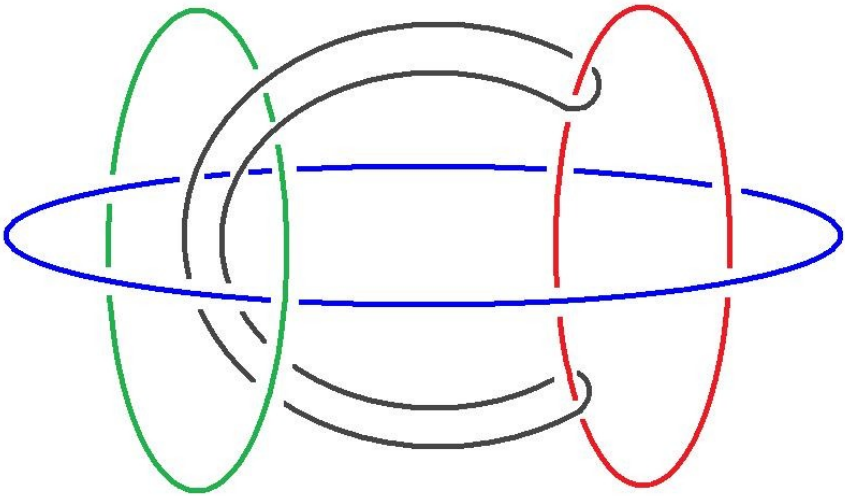
也就是你们在这里看到的东西……要用什么方式来结起它们，怎样用一个圆把这三个彼此独立的实存性结起来？

有一种方式就是这样，我把它称为父之名；弗洛伊德所做的正是如此。

与此同时，我把父之名缩减到其根本函数：给事物一个名字。

这带来它所蕴含的一切后果；因为它必然会产生后果，尤其会一直影响到享用，正如我刚才向你们指出的。

我已经为你们画过这四个环如其所是相结的图，甚至还画错过一幅；不过最重要、最正确的图就是这个。我今天从侧面重画它；也就是说，不从矢状面看，而从横断面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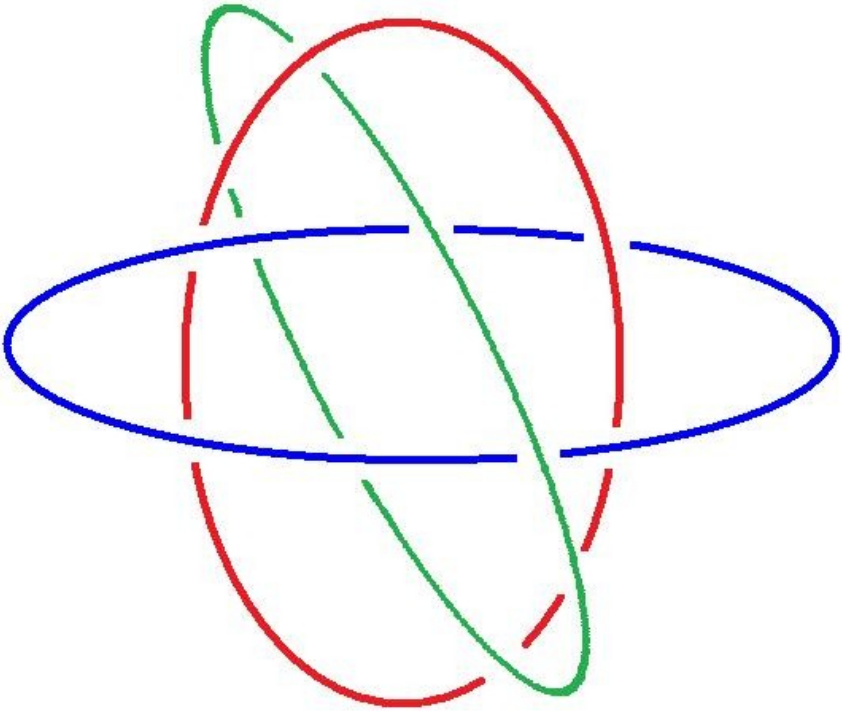
就是这个大圆。我曾经向你们说明：把另外三个圆区分开来，把它们看成处在浑仪中——也就是彼此包含——以后，我们必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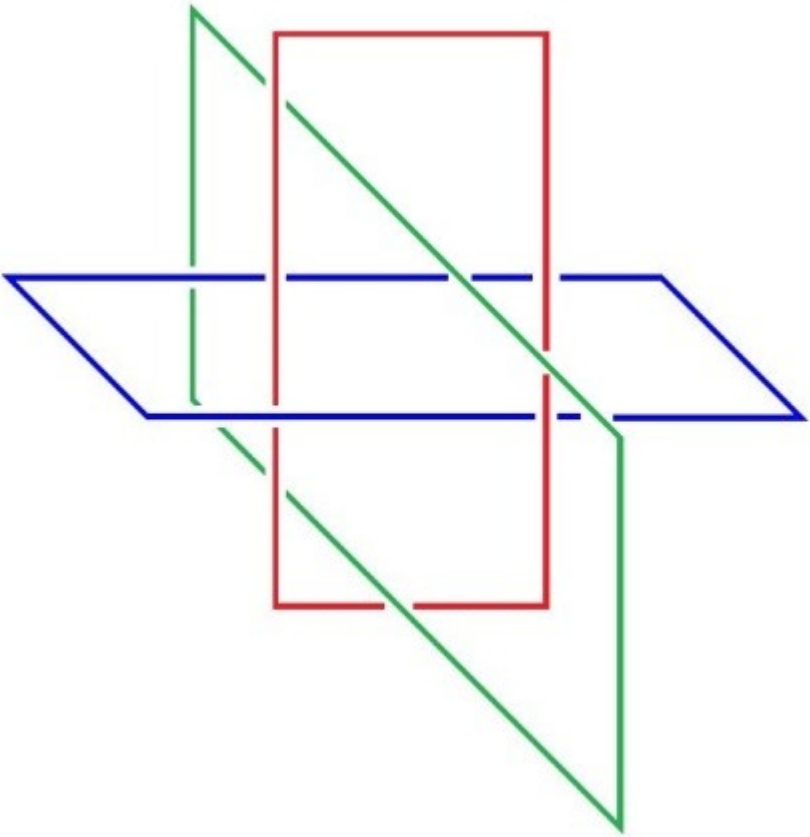
- 勾住最内侧的圆；
- 从最外侧的圆上方越过；
- 而在重新回到最外侧的圆以前，先进入中间圆的内部。

我最初给你们的图式表达的就是这一点。

谁会看不出，这套说法仍把我们留在三之中？正如可以预料的，在象征界内部区分出来的“给予名字”，本身就属于这个象征界。如下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附加第四环在某种意义上是多余的。

也就是说，你们在这里看得格外清楚。我把它重画了一遍，因为在上一幅图里或许不够显眼：博罗米结就是这样：





在以任何方式平面化以前，它就是这样。

博罗米结是这样的东西：对于两个彼此环绕的圆，它引入这个第三项，让第三项穿进其中一个圆；由此，容我这样说，另一个圆相对于这个第三项，会被带到同它相对于第一个圆时完全相同的关系中。

这里存在一种可以辨明的次序吗?

博罗米结是一个整体——正可以这样说，一个可设想的整体——还是说，它蕴含一种次序？

乍看之下，我们可以说：只要每个圆都保持“着色”，它就蕴含一种次序……

正如某个给我寄来文章的人非常准确地使用了“着色”一词……在这里，它意味着每个圆仍然同自身保持同一。

我们可以说，如果它们得到着色，就存在次序，1、2、3　不等于　1、3、2。不过，这个问题仍须悬置。

就结的全部效应而言，1、2、3 与 1、3、2 的次序也许无关紧要……

而这恰恰会把我们引向如下方向：它们不应当被彼此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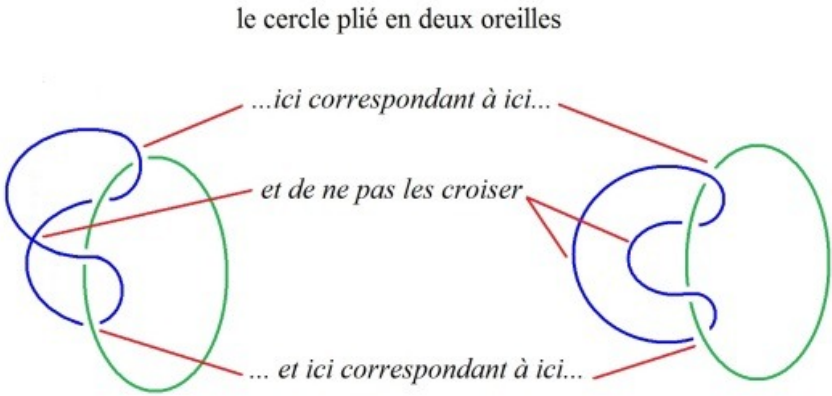
我们必须以三者构成结、构成博罗米结来支撑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观念；也就是说，任一环在任何时候都不同另一个环构成链条。

让我想到这一点的，是一位对结感兴趣的人寄来的东西；我刚才已经说过，一个名叫米歇尔·托梅的人给我寄来一封短信，向我说明，在某幅图中……

我没有核查这幅图，而且无论如何从没在这里画过它……在某幅图中，一个把它收入我第二十研讨班出版物的人犯了他所谓的错误，而且是一次透视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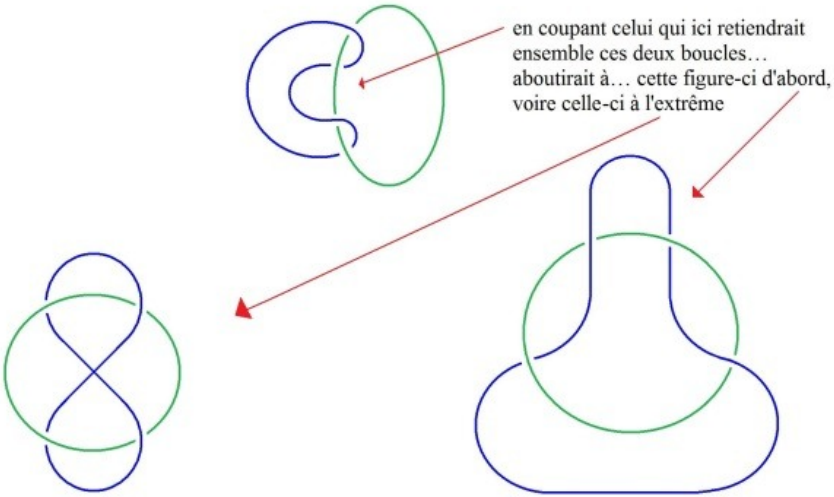
他凸显了如下事实：在三个圆中，从一个圆到下一个同它相结的圆，博罗米结最简单的形式——沿用我的说法——就是“折成两个耳朵的圆”。

那位好心为我编辑的人〔m’édite，也可听作“思量我”〕犯下了这次透视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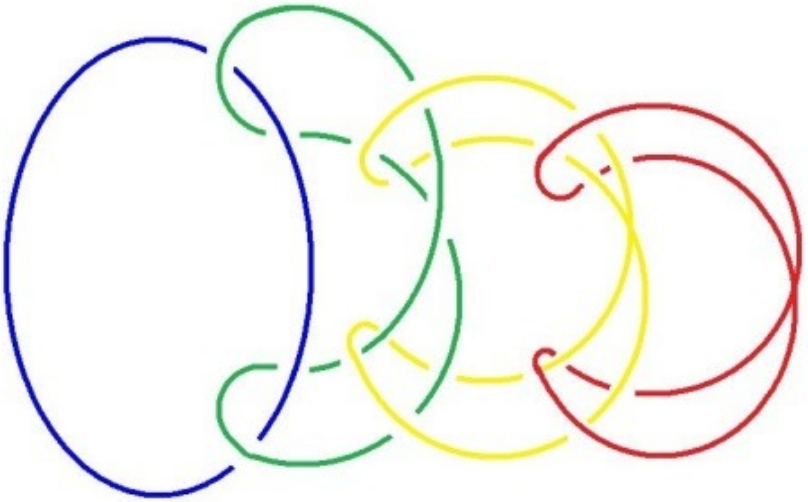


由此立刻产生了米歇尔·托梅看得非常清楚的一系列后果：这些结会彼此套连；因此，如果切断那个在这里把两个圈维系在一起的环……

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两个耳朵……首先会得到这幅很容易看懂的图，甚至最终得到另一幅；在那里，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结彼此套连：



但还不止如此。还不止如此，因为这个米歇尔・托梅立刻非常准确地推出：由此会得到一种特殊类型的博罗米结；例如，我们在这里把它限制为四环时，它会是这样：



但你们能看到，它对三环也同样成立；因为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如果切断第三环，这两个环——无论这一个还是那一个——仍然彼此相结。

因此，无须放入四个环，也能看出四环只是凸显的如下事实：要显示这个结——例如四环结——的博罗米性质，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切断其中唯一一个环，也就是这里可以称为最后一个的环；于是，其他每个环会依次从自己的后继环中释放，一直到第一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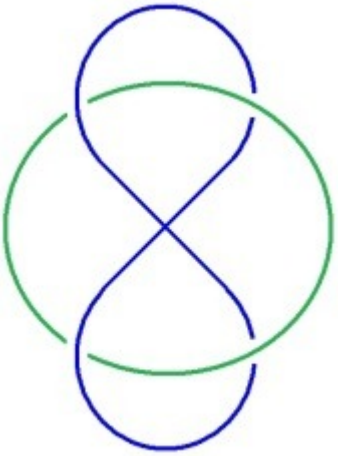
不过，容我这样说，这里必须作一区分：它们不会一起释放，而会一个接一个地释放。

相反，如果从我刚才所谓的第一个环开始切断，其他所有环一直到最后一个仍会彼此相结。这里有某种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它展示出某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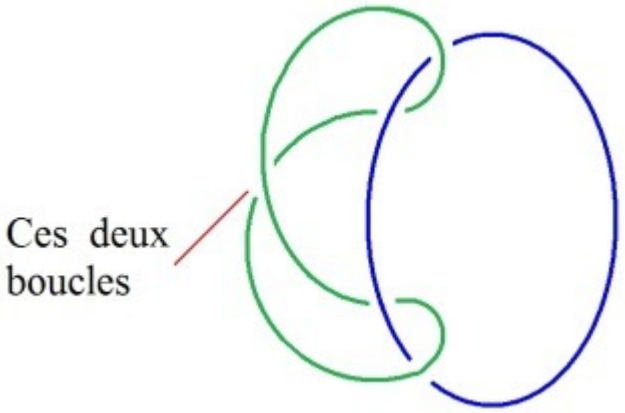
结的一项特殊性质：在一个方向上可以称它们为博罗米结，在另一个方向上却不行。这已经唤起了循环和定向的观念。

我不再强调，因为我认为，只有那些献身于严密研究这个结的人，才会对此真正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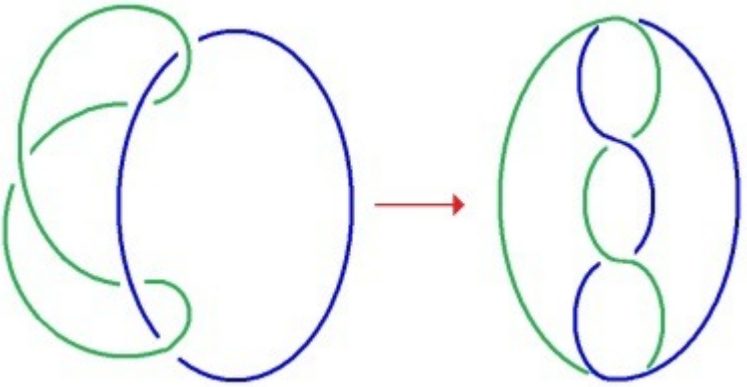
这里，我自己画过一个结。它唯一的趣味在于：它不可能由米歇尔·托梅赋予生产力的那次透视错误产生。严格说来，它只能被故意制作出来——容我这样说——方式是把分别在两侧维系“耳朵”形状的两个圈混淆；而我曾把这种耳朵形状当作生成博罗米结的最简单形式。



你们看到，这里可以有一个外部结、一个外部圆，把这两个圈——何妨直说，就是这两个耳环——维系起来，如此继续：



如果把这两个结、这两个圆接合起来——我从前已经提过——你们会得到如下形式：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我在这里——容我这样说——称为“托梅式”的形式的圈；也就是不同于由这一次透视错误、乃至由另一次并不相同的透视错误产生的形式。

我不再强调，继续讨论父之名，把它带回自己的原型，并指出上帝……

也就是我们在这套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阐述中所说的上帝……

……上帝就是被变成“全体”的“那个女人”。我已经告诉你们：她并不是“全体”。

假如她从“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中外—存在，我们就会得到这个……

相关知识卡 非全不产生女性例外

我以前曾为你们记下的……形如 $\exists x\,\overline{\Phi x}$ 的阉割之神。

这是一项来自大写之“人”的愿望：希望有一些会命令阉割的女人外—存在。

麻烦在于并没有这样的女人；按照我第一次写出的、同“非全”相关的公式：“那个女人”并不外—存在，我已经说过。





然而，“那个女人”、即“全体女人”并不外—存在这一事实，并不像亚里士多德逻辑所要求的那样，蕴含着会命令阉割的女人确实存在。拉伯雷笔下的女人们说：“好好保住这个最受爱惜的东西。”

当然，正如我刚才告诉你们的，这属于滑稽。

不过，这个“非全”并不意味着有任何女人会说出相反的话，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属于“那个女人”的 x，会说“不要保住它”。[注]

> [注] 这里的 aucune 位于 ça ne veut pas dire que（“这并不意味着……”）的否定辖域内，不能再译成“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米勒整理本把关系整理得更明确：非全并不意味着“有任何一个女人说出相反的话”，也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命令阉割的例外者。这里否定的正是由非全推出例外存在的亚里士多德式推论。

相关知识卡 **非全不产生女性例外**

她们绝少会说“不”：她们只是什么也不说。

她们什么也不说，除非作为“全体之她”——我刚才已经说，那就是上帝——作为这个“全体之她”……假如她存在的话。

没有任何女人会为大他者承担阉割；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这并不妨碍她会想要我刚才所说的阳具——正如人们所说的。

没有什么更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注]

> [注] Staferla 与 ALI 在这里保留了现场口语的悬置：本段只说 Rien de plus phallogocentrique…，下一段才重启并补出 qu’une femme。米勒整理本把两段合为一个完整句。译文保留原段落边界，但不把下一段的“一个女人”提前重复一次。

有人在某处谈到我时这样写过……没有什么比一个女人更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只不过，没有哪一个会把这个所谓的阳具整个都要下。[注]

> [注] Staferla 的 ne-toute le veut 不是稳定的法语构式；Chollet/JAM 对勘本把相关听录列作 aucune ne toute le veut，米勒整理本则明确处理为“没有哪一个会全都要它”。译文取后者的句法，同时保留它对 pas-toute“非全”的回响：她们一个个都会要，却没有一个把它作为一个完整总体来要。

她们倒是每一个都愿意要，只要它别压得太沉。

这完全就像我在所谓“美女屠夫”之梦中凸显的东西：你们知道，她愿意要烟熏三文鱼，条件是不要把它端上来。

她只有在没有它时才会给予它。这就是所谓的爱。

这甚至就是我给爱的定义：给予自己没有的东西，就是爱。

相关知识卡 **非全不产生女性例外**

就女人们的爱而言，情况正是如此；也就是说，她们确实一个接一个地外—存在。

她们是实在的，甚至实在得可怕；她们甚至无非就是实在。她们只在象征界外—存在时才具有实存性；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只在无意识外—存在时。

正是在这一点上，她们作为症状而外—存在；无意识引发了这个症状的实存性，而这一点表面上发生在平面化的实在界场域中。

必须把这称为“实在地”，而这意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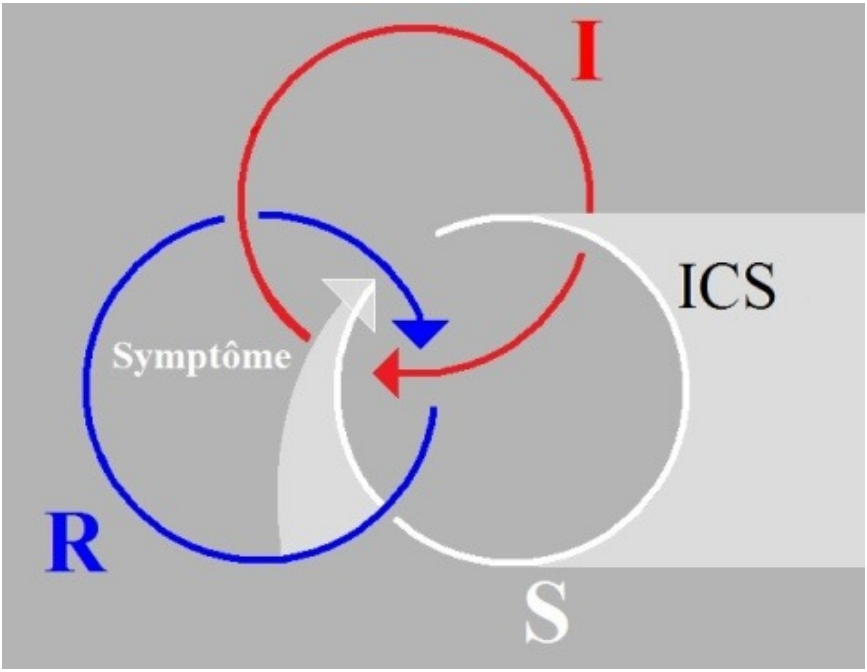
人们对副词与形容词之间的这一区分注意得不够……意味着以实在界的方式；但事实上，是以某物在实在界中被想象出来的方式……

我想，我无须重画图式……也就是象征界的效应在实在界中被想象出来的方式。[注]

> [注] Staferla 与 ALI 把一次口语重启拆在两段：前段停在“某物在实在界中被想象出来的方式”，后段才补明该物是“象征界的效应”。米勒整理本将两段收束为一个句子。译文不在前段提前补出宾语，以免连续阅读时重复同一理论命题。

不过，我还是得把它画出来——对——好了！

这就是症状：象征界的效应，就它出现在实在界中而言；而且，它甚至沿着这个方向：



我要向苏里道歉；他给我寄来一幅非常漂亮的博罗米结小图，我今天没有时间谈它。不过，我还是要向他指出一点：他寄来的两幅图恰恰包含一种定向、一个方向。

换句话说，博罗米结的三个基本元素以一种——容我这样说——离心的方式定向。他以相反的形式同它对置，在后一种形式中，三个元素……

我刚才说的是离心吗？那是一次口误：是向心！……而他同它对置的是离心形式。

我顺带请他注意：如果不把三个圆识别出来，也就是不给它们着色，不规定哪一个是象征界、哪一个是实在界，那么这些结绝非不能彼此变换；它们只是从另一面看到的同一个结。我还必须加上一点：如果把这里这个环当作实在界，那么从另一面看时，实在界与象征界会彼此颠倒；而他的图中没有考虑这一点。

不过，这仍然让如下问题保持完整……

也就是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在这种形式中……

在这种尚未平面化的形式中……次序究竟外—存在，还是不外—存在？

请允许我向他指出：三个词项的次序、赋予每一项的定向以及诸结之间的等价关系，三者彼此有别。

说完这些，我继续。我指出，用某种东西替补非实在的“那个女人”这一观念——那些自称超现实主义者的“《疯狂的爱》的蠢货”绝非无缘无故；他们本人就是一战以后的症状，只不过是社会症状。

但也没有人说，社会性的东西不会同相似之结相连。

因此，他们想要替补并不作为“那个”而外—存在的“那个女人”……

我曾说，“那个女人”正是迷失的典型……这个想法把他们重新带回父之名、作为命名者的父亲这条斜路、这道车辙。我曾说，这是从《圣经》中涌现的一套玩意儿；现在我还要补充，对男人来说，这是一种让自己的“阳具别针”从游戏中脱身的方式。

一位——我的天！——同其他上帝一样具有部落性的上帝，也许只是以更纯粹的手段得到使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必须通过掂量、通过操弄这个结本身的方式，触及如下事实：这位部落上帝——无论是这一位还是另一位——只是一个十分无用的补充……

这正是我用这个四环结同象征界的结合所表达的……它是一个十分无用的补充，因为存在能指“一”……

它没有可供博罗米结使用的洞……这个能指把一个本身无性的男人身体——弗洛伊德强调过这一点——缺少的伴侣给予他。

他以何种方式缺少这个伴侣？

因为，容我这样说，他确实被阳具“折磨—阳具化”（aphligé——要这样拼写）；这个阳具正是阻隔他享用大他者身体的东西。要解决这一点，他就需要一个大他者的大他者[注]：

> [注] Aphligé 把 affligé“受折磨、受困扰”中的 ff 换成提示 phallus“阳具”的 ph；下文又据此造出 aphliction。译文保留法文，以显出“受阳具折磨”的构词。

- 这样，大他者的身体对他的身体才不只是一个假象；
- 这样，他才不会同动物如此不同，不至于无法像所有有性动物那样，把雌性变成自己生命中的上帝。

对男人的心智、也就是想象界来说，存在阳具实在的这种“阳具—困扰”（aphliction）；正因为它，他知道自己只是拥有能力的假象。

实在就是“留白的意义”（sens en blanc）；换句话说，就是身体借以制造假象的“白意义”（sens blanc）。

一切话语都以这种假象为基础；首先是主人话语，它把阳具变成下标为一的能指 S_1。

不过，如果无意识中没有大量能指彼此交媾、两两繁殖并以彼此为下标，那么，一个主体——一个阳具的受动情态（pathème），其能指就是从根本上分裂它的一——便绝无可能出现。

正因如此，它才看到存在无意识知识，也就是无意识的交媾。

由此产生一种疯狂想法：让这种知识也转过来制造假象。它相对于哪个伴侣来制造假象？无非是盲目交媾——这个说法正合适——所产生的产物。因为在无意识中，只有能指彼此交媾；但由此以身体形式产

生的受动情态主体，我的天，也会被引向同样的事情，他们把它叫作“操”。

这并不是一个坏公式。

因为某种东西提醒他们：自己至多只能轻轻吮吸那个被意指为他异的身体……

它的“他异”仅仅来自民事登记中的某份文字……要享用这个身体，要做到所谓如其所是地享用它，就必须把它切成碎片，不是吗？

这并不是说另一个身体由于早产，就完全没有适合这种做法的倾向；这并非不可设想。这里并不缺少概念。人们把它叫作施虐—受虐狂，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这种事情只能从无意识中被梦想出来；因为必须说，这条路已经迷失于那条“王者之说”（dire royale）[注]。“王”（roi）只是这桩事情中的又一个名字；人人都知道，它总会从父之名这桩事情里重新跳出来。

> [注] Dire royale“王者之说”改写了 voie royale“王者之路”；拉康把通往无意识的“王道”换成一项“说”，并立即从“王”滑回父之名。

但这个名字同其他名字一样，应当失去，应当任由它落入自身的永恒重复。

“父之名”（Noms-du-Père）——“父亲的小驴”（Ânons du Père）：如果我当年讲完了自己的研讨班，我本来会为他准备怎样一群小驴，把它们的嘶叫塞回他——或者他们——的喉咙！我本会“合一”——这个词来自“一个女人”（une femme）——出某种新的蠢驴之事。

正因为如此，这些“驴—上—名单者”（ânes-à-liste）……

当然是候补名单……在“分析的家族间协会”（Interfamiliale Analytique Association）门口排着队；安娜在幕后“弗洛伊德哼唱”（freudonnait）着回归摇篮，一边替我炮制花样百出的程序动议！我当然并非感受不到“外—立于土地”（ex-sisterre）的疲惫[注]。

> [注] 这一串声音从 Noms-du-Père“父之名”滑到 Ânons du Père“父亲的小驴”，再由 analystes“分析家”造出 ânes-à-liste“驴—上—名单者”；freudonnait 叠合 Freud 与 fredonner“哼唱”，ex-sisterre 又在 ex-sister 中嵌入 terre“土地”。译文保留法文，以维持拉康对分析制度与安娜·弗洛伊德的讽刺链条。

陆地！陆地！人总以为自己终于抵达了。此后，我只是继续坚持自己的迷途（erre）：“洛朗，把我的苦衣和苦鞭收起来”[注7]，因为这套苦修倒从中获益。

> [注7] 参见 Molière：《伪君子》（1664），第三幕第二场。答丢夫看见多丽娜时说：“洛朗，把我的苦衣和苦鞭收起来，／祈求上天永远照耀你。／若有人来找我，我要去牢里，／把自己的施舍分给囚徒。”Haire 指贴身穿着、用马毛或山羊毛制成的苦衣，用于自我折磨与忏悔。莫里哀原句是阴性的 ma haire；拉康改成 mon haire，让它与前一句 mon erre“我的迷途”近音。

〔掌声〕

第9课 • 1975年3月18日

拉康

苏里，你在哪里？好，你已经分发了。我看到了，对吧！好，你们一共发了多少份？

相关知识卡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皮埃尔・苏里——有三篇文章，每篇一百五十份。

拉康——什么？

皮埃尔・苏里——有三篇文章，每篇一百五十份。

拉康

——嗯……那么谁都拿不到！〔笑声〕这可真麻烦！你不是告诉我会做……会分发五百份吗？

皮埃尔・苏里——下次可以再带一些；但这次我们只带了一百五十份。

拉康

是的，不；不过你们愿意做这些已经非常好了，我并不是在责怪你们；你们已经非常好心。只是，有些人会拿不到。其实，他们之所以觉得缺少，也仅仅因为别人拿到了！〔笑声〕

好，那么，对没有拿到的人，我不得不说明皮埃尔·苏里与米歇尔·托梅分发的文章里写了什么。你们上一次已经看到了其中某种东西；我不能说那是解释，因为我恰恰并没有真正解释那幅图。那幅图……

相关知识卡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就我对它的理解而言，我觉得……它是米歇尔·托梅面对某幅“图VI”时的一项发现；那幅图出现在最后一部研讨班、也就是题为《再来一次》的研讨班中的某处。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错误，一处画图错误。

我推测——我不能说得更多——那是一个幸运的错误……

正如人们所谓的“幸运之过”（felix culpa）……如果米歇尔·托梅正是借这次错误——不过，也许是他独自发明出来的——独自发明了我上一次指出的东西，那它就是一个幸运的错误。黑板上贴着的几篇文章中有一篇已经表明，归根到底，我们可以表示出……

我没有说是书写……可以表示出这样的博罗米结……

让我们简短地说……它们只能从一端、从某一个端点开始解开。

如果——这并不容易——如果我们着手切断以某种方式相结的任意一个绳圈；这种方式严格说来并非博罗米式，因为如果它是博罗米式的，只须弄断任意一个环，其余各环就会立刻彼此独立。相反，这类只能从一端开始解开的结，其定义意味着：无论着手切断哪一个环，所有环只会沿一个方向解开，而不会沿另一个方向解开。

而在它们确实会全部解开的那个方向上，也应当一个接一个地解，而不是立刻同时解开。

我不知道米歇尔·托梅是在这次错误的启发下，还是自己独立作出了我刚才所谓的这项发现。也许他在这里；那就请他说吧！他在吗？你是从那个错误中得到这项发现的吗？

是借那次错误吗？这正是我所说的，它是一个幸运的错误！

不过，这至少证明了一件事……

我必须说出自己的惊讶，因为我并不是每天都能得到这方面的证据……我的说话并非绝对不产生效应。

你们会说，我无法衡量这些效应，因为没有人给我留下它们的痕迹。

不过，我恰恰因此感激苏里与托梅这对朋友：他们给了我痕迹，这毕竟很鼓舞人！我很希望偶尔再得到一些别的痕迹！

必须说，人们在把痕迹交给我以前总会再三考虑；这并非没有理由，因为我收集到的痕迹很可能不够牢固，没有同样好地结成结。

这当然让人想到，这些结是一种相当新颖的东西；也许其中还含有“原初”的歧义，我不能肯定。它们若能证实什么，那就是：回溯到它们并不那么容易；而“原初”也不意味着我们就是从它出发。

甚至可以完全肯定，从历史上说，嗯，让我们这样讲：博罗米结可不是低头就在马蹄下捡得到的东西！

人们很晚才对它产生兴趣。姑且说……

假使我还有一丝功劳——不过，我也不知道“功劳”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当我听说博罗米结这个玩意儿时……

我是在一个偶尔会见面之人的笔记里发现它的；她在吉尔博的研讨班上记下了它……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立刻确信，这对我、对我必须解释的东西而言，是某种珍贵的东西。

我立刻把这个博罗米结同当时在我看来属于绳圈的东西联系起来。

它是某种具有特殊实存性的东西；这种实存性仍有待支撑，但我已经能从自己教学之初所陈述的东西中认出它。

当然，如果没有某种召唤，我本来不会提出这种教学……

我的天性并不怎么倾向于这样做……那是一种或多或少偶然同分析话语中的一次危机相连的召唤。

随着时间推移，我或许终究会发现必须解开这场危机；但我需要某些情势，才会付诸行动。

因此，这些博罗米结来得正合我手；我立刻知道，它们涉及一种把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置于彼此相对之特定位置的关系。结促使我就此陈述某种东西；正如我已经在这里说过，它使三者同质化。

“同质化”是什么意思？

显然，正如皮埃尔·苏里此前在交给我的一张小纸条上所指出的……

因为我非常在意把每个人应得的东西归还给他……三者有某种相似之处。

同一个皮埃尔·苏里还请我注意：

“从相似到相同之间，还容得下一项差异。”

不过，强调相似，恰恰就是同质化之所为；它把希腊语 ὅμοιος〔homoios〕推到前面——它不是“相同”，而是“相似”。

它们有哪些“相似”之处？

嗯，我认为必须用“实存性”一词来指示它；而这已经是在提出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

想象界的实存性、象征界的实存性与实在界的实存性可能有什么共同之处？

我用这种方式、用这项陈述，是否让你们切身感受到……

我觉得很难再让它更为切身可感……“实存性”一词从此属于想象界？

我在这里停一下，插入一段题外话，向你们说明：把结表示出来并不容易。

我没有说“向自己表示”这个结，因为在这件事中，我完全排除了那个向自己表示它的主体。我从如下论点出发：主体是由这幅图所规定的；并不是说主体以任何方式成为它的复本，而是说，主体由结的绞卡、由结在收紧时所规定的三重点来制约。

稍后，我或许会以黑板图的形式提醒你们这一点。

无论如何，要把这个结表示出来并不方便。

我已经向你们提供过证据：自己画这幅或那幅小图时，也曾不同程度地手忙脚乱。

无论如何，我同那个名叫皮埃尔·苏里的人的关系中，最新一幕在于——这个说法正合适——如下非常奇怪的事情：我第一次接受了他完全正确提出的论点，即博罗米结的实在中有一种实在，此外你们还给每一个圆定向。定向看起来只同每一个圆自身有关。

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处理这些圆……

我们不要说“认出”它们，因为“认出”已经会进入各式各样的蕴含……姑且说，让它们彼此有别；做法就是给它们着色。

你们很能感到着色之间的全部距离……

这本应进入歌德处理问题的层次；但他的《色彩论》中对此毫无痕迹……本应有一个层次，说明颜色何以孕育着差异化。

当然，这里有一个限度：颜色的数目不是无限的，不过无疑存在不同色调。

但是，颜色让差异存在。

我曾在以前的一次研讨班中提出过如下问题：当时我取了一个比三环博罗米结稍微复杂的结——不过，它仍然由三个环构成——并追问这

个结是否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在结中引入差异化以后，它是否仍然不是“相似的”，而是“相同的”结。

事实上，它始终是同一个结；但只有一种方式能够证明这一点，就是证明在所有情况下……

“情况”是什么意思？……它都可以被还原为“相似”。

事实确实如此。我已经完全确信，着色博罗米结只有一个；但在定向结的问题上，我却一度有所摇摆——我把这称为“我最近的一场冒险”。

因为定向对每一个环都涉及一个是或否；而我在这里任由自己被每一个“是或否”同另外两个之间的关系引入歧途。

有一阵子，我对自己说……

- 我还不至于认为存在八个结——我没有那么蠢！——即 $2 times 2 times 2$：〔是或否〕乘〔是或否〕乘〔是或否〕；
- 我甚至不至于认为存在四个结……但不知为什么，我为存在两个结这件事绞尽脑汁。

在我明确提出要求以后，从皮埃尔・苏里那里得到如下东西，并非毫无意义……

我希望他下一次会向你们分发它……我得到了……

我要说是证明吗？

……我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也就是一项展示，表明定向博罗米结只有一个。

皮埃尔·苏里把这项展示交给了我，而且——容我这样说——按时完成……

这并非没有功劳；他必须……这东西很难证明……他把它交给了我……

及时让我读完并完全信服……这项展示……

即使还不是证明……它展示出定向结只有一个，而且确实就是同一个结。

这一点唯一把我们引向的——而我在这里正向他发问——是如下问题：他把这个“相似”还原为“相同”，只能从我借此机会提出疑问的某种东西出发。

也就是，为什么必须……

为了把这项展示表示出来……为什么必须经过我所谓的、也早已称为“结的平面化”？

这种平面化值得被单独提出；因为我想，你们已经从我不得不在黑板上作的一次涂画中看到……

也就是通过透视涂画来平面化……你们已经看到，这个结就自身本性而言根本不是平面结——差得很远！但为了凸显结的“同一性”，无论怎样给每个环定向，我们都必须经过平面化……

正如我已经让你们感到、向你们指出的，这会使人以为存在八个结。我说过：我没有上这个当；不过，我毕竟仍然陷入了存在两个结的想法……这只证明了思想异乎寻常的低能——至少是我的思想——并且一般而言，思想……

也就是通过我刚才所说的是或否来推进的思想……在接受那种不得不称为裁决的东西以前，必须再三审视思想。

容我这样说，思想是否有某种命数，使它因为过分紧贴真，而让实在从指缝中溜走？我上一次关于概念的评论所提出的正是这一点：

- 概念并不等同于真理；
- 概念只限于抓取〔参见 Begriff〕，正如 capere 一词所蕴含的；而抓到某物，并不足以确保握在手中的就是实在。好了！

我对你们讲的这些话——不知为何，你们有耐心接受——使我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提醒你们，我在说话时正在做什么。

我确实做着某种与你们有关的事，你们的在场就是证明；但这不足以说明它以何种方式发生。

甚至不能肯定你们理解了任何东西，至少不能肯定你们在我所说的东西得以支撑的层面理解了它。

但仍有某种东西值得注意；正是为了定位它，我才以这种形式来说：我们说“彼此理解”（on se comprend）。在被说出的文本本身、在意义

中，很难不感觉到，“彼此理解”的唯一基底就是“彼此拥抱”（on s’embrasse）[注]。

> [注] Comprendre 既有“理解”之义，也有“包含、把握”之义；拉康把它同身体性的 s’embrasser“彼此拥抱”相邻放置，使所谓相互理解显出一种黏合的歧义。

而我仍然看得出，我们在这里做的并不完全是彼此拥抱；这其中有一种歧义。不得不说，同所有歧义一样，它有一张肮脏的面孔——让我们直呼其名。

姑且说，我努力做的，就是在承认这种肮脏作为一种临在时加入一点幽默。

这恰恰赋予我以下述陈述切断结的方式以分量；我们必须明确这个点的作用范围：性关系不存在。

相关知识卡 性非关系：两两不相结与第三项

我这样说时，是什么意思？

当然，这并不是说性关系没有到处游荡；也不是说，弗洛伊德没有迈出一步——他凸显出必须把一切重新集中到这种摩擦厮混、这种胡混上，以此诉诸什么？诉诸实在、结的实在。

而这一步，无非只是发现：人们自古以来谈的全是这件事；也就是说，过去产生的全部哲学都从每个毛孔渗出性关系。

那么，如果我陈述性关系不存在，是什么意思？

它是指明一个非常局部的点，显明关系逻辑，并标出：用 R 表示关系，把 R 放在 x 与 y 之间，就已经进入书写的游戏；而对于性关系：

- 严格说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写出 xRy；
- 性关系不存在任何可以逻辑化、并由此可以数学化的阐述。

这恰恰是我在“性关系不存在”这项陈述上赋予的重音。因此也就是说，如果不诉诸这些不同的实存性……

目前，我只把它们当作实存性来理解……不诉诸这些不同的实存性……

不过，它们因被命名为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而彼此有别……如果不诉诸这些作为彼此有别之物的实存性，就不可能有摩擦厮混。

这些实存性之间的差异不可能被还原为某种可以简单写下并得到支撑的东西；我是说，无法被还原为某种经得起数学检验、足以确保性关系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性非关系：两两不相结与第三项

我正是借这些方式开口[注1]：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我完全不会说它们是不言自明的；我只是在努力把它们“挖空”（é-vider），而这同“不证自明”并不是一回事[注]：

> [注1] 1953 年《精神分析中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和场域》，即第一次《罗马会议》。

> [注] Évider“挖空”以 vide“空”为词根；évidence“不证自明、显然”则与 voir“看见”的词源场相连。拉康借拆写把“使其显然”改成“把它挖空”。

- 因为“挖空”以“空”为基础；
- 而“不证自明”以“看”为基础。

这是否意味着“我相信它”？

我确实“相信它”，其意义是：它作为症状影响着我。

我已经说过，症状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相信它存在”。

而我努力、尝试去做的，就是给这种“我相信它”另一种可信形式。

可以肯定，我会失败。但这并不是不去尝试的理由；哪怕只为表明——这已是不可能的开端——我本人的无能。

我把结假定为实在，根据是它所规定的外—存在；我的意思是，它迫使事物以某种方式“围绕着转”，一个绳圈正是以这种方式相对于另一个而外—存在。我由此把本身无解的客观性问题移了位。

这在我看来没那么蠢……

以这种方式移位的客观性，在我看来没那么蠢，至少不像本体那么蠢，因为……

请稍微想想，两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执着于什么……同现象对置起来设想的本体，严格说来必然会使如下隐喻出现……

不过，你们会看到，它是一次事后出现……必然会使洞的隐喻出现。

关于本体，没有什么可说；只能说知觉具有欺骗的价值。

但为什么不在这里指出：正是我们把这种知觉说成“欺骗”？

因为严格说来，知觉本身恰恰什么也不说。

知觉不说；是我们让它说：我们独自说个不停。

我对任何一项说所讲的也正是如此：我们把自己的声音借给它。

由此得到一项后果：说并不等于声音，说是一项行动。

那么，如果本体无非就是我刚才陈述的洞，我们或许可以在自己的象征界中重新找到这个洞——它已经如此命名——并从环面拓扑学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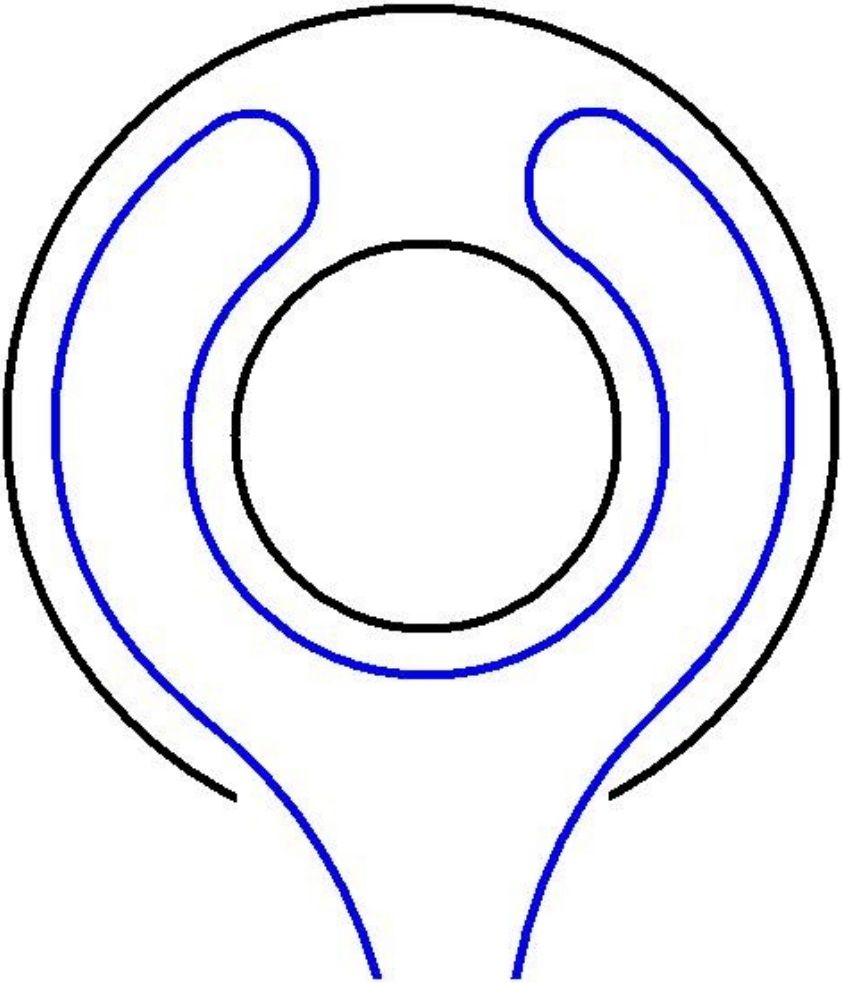
环面通过一种书写方式同球面区分；这种书写同样界定了同构、同胚与自同构……它的基础始终是可以依靠所谓的连续变形；而这种变形通过遇到另一根绳所构成的障碍来界定……

这就是拓扑学！……这另一根被假定具有实存性的绳，正是构成环面（tore，拼作　t.o.r.e.）的东西；有机会时，我很愿意把它叫作“肠—环面”（tore-boyau）[注]。

> [注] Tore-boyau 把拓扑学的 tore“环面”同 boyau“肠管”接在一起；它把抽象环面的洞重新带回身体孔道与括约肌的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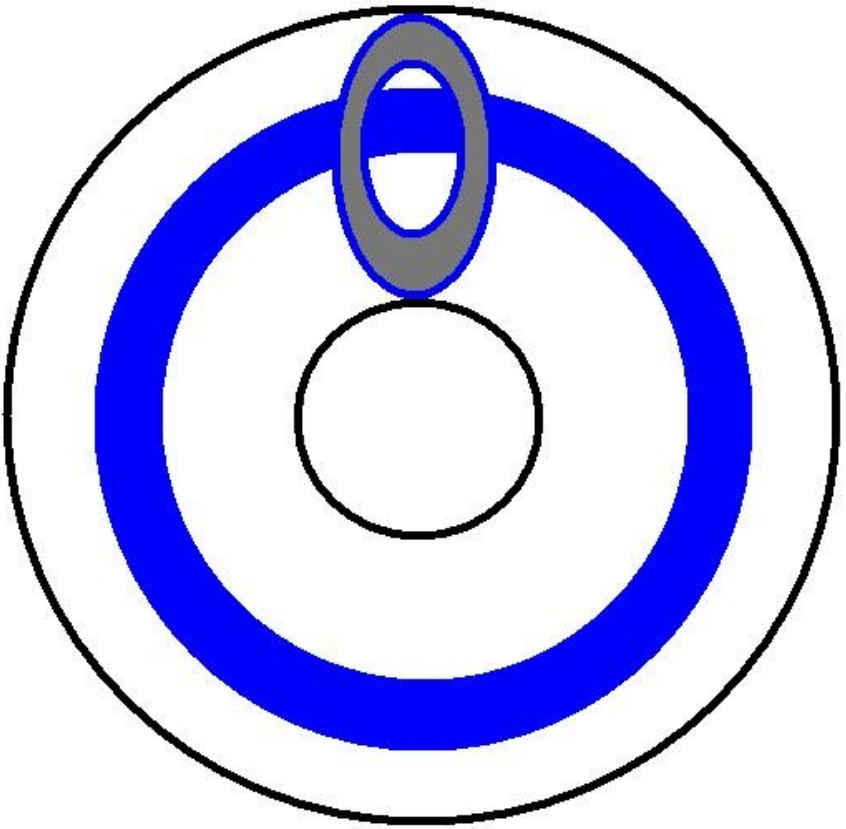
你们能以一种相当切实的方式想象环面吗？好了！

在一个环面上开个洞，把手伸进去，抓住环面中央的东西：



这会留下一种感受；至少可以说，这只手同它抓住的东西之间并不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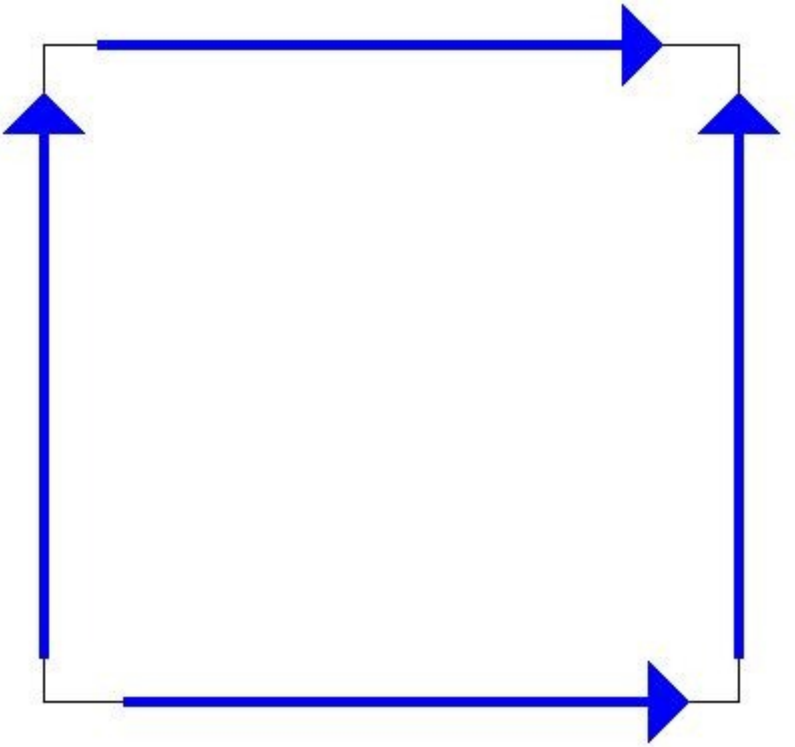
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说明它：假定在环面内部还有另一个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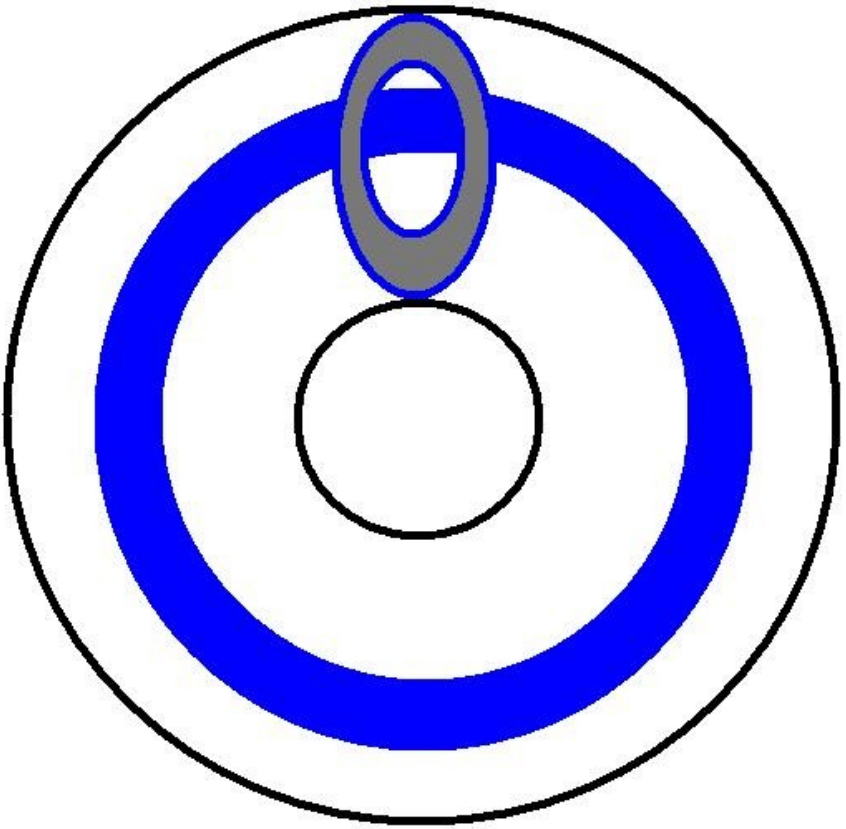
我们能够这样走多远？不要以为，只须在第二个环面内部再放一个环面即可；因为那完全不会是某种同质的东西……

尽管切面造成了这种表象……它同这里画出的东西并不同质。

正确地以数学方式画出环面，就能清楚证明这一点：



还必须把另一个圆放在这里：



这样，它才会等价于我最初切开、用来在这里给环面赋形的那个圆。

总之，这些被假定为具有实存性的绳，即使为洞的隐喻提供了某种支撑，也只是在环面拓扑学以数学方式阐明如下两者之差异的基础上才如此：

- 一种隐含的拓扑学；
- 与一种因同前者区分而变得明确的拓扑学，也就是球面：因为对想象界的任何假定，首先都会以隐含方式参与这个向外辐射的球面。

“要有光！”这可不是一个肠—环面！

麻烦在于，分析揭示：就身体的实存性而言，我们必须抵达肠管。几个世纪以来，占据《蒂迈欧》式想象的都是多面体；如今占据首位的，却是我刚才所谓的“肠—环面”。而当我说“肠—环面”时，这还不够……

正如你们从这些图中已经看得很清楚……这还不足以让事情朝肠管定向；它同样也是一个括约肌。

于是，我们来到最能让身体同想象界的关系变得切身可感的东西中。我想请你们注意：我们能否思考想象界……

也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身体陷在其中的想象界本身……我们能否把想象界作为想象界来思考，以便——容我这样说——以某种方式缩减它的想象性，或者随你们怎么说，缩减它的图像性？

我们身在想象界；必须记住的正是这一点。

无论我们把它阐述得多么精细……

分析会把你们带回这一点……无论怎样精细阐述，我们都身在想象界。

没有办法缩减它的想象性。

拓扑学正是在这里迈出一步。

它使你们能够思考——不过这是一种事后思想——美学、换句话说你们所感受到的东西，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自在地”具有先验性质；它同一种完全可以被设想为偶然性的东西相连：也就是，正是这套拓扑学对一个身体成立。

而且，还不是对一个孤零零的身体成立！如果没有象征界和实在界的外—存在，这个身体根本不会有任何美学，因为它不会有肠—环面。

肠—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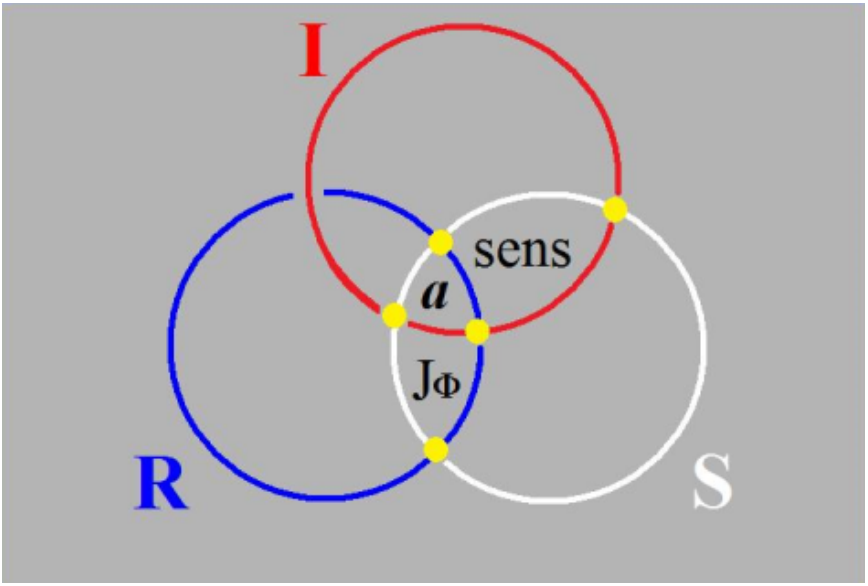
按照我的写法，是 t.o.r.e. 加连字符……它是一项数学构造，也就是说，由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那种并不外—存在的关系构成。

我所提倡的结概念无疑会被想象，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它在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得到表示，但并不会因此失去它作为实在的分量。可这个分量究竟来自什么？

来自确实存在结，也就是说，绳子彼此绞卡；在某些情况下，外—存在、“围绕着转”会因这些消除了外—存在的三重点而不再发生。

我曾告诉你们，实在界通过没有意义而得到证明；这就是我所指的东西。它没有意义，因为它从……从什么开始？如果在这里，我用这种

颜色指示实在界，用另一种颜色指示象征界，并以这种方式缩小我曾指出属于小对象 a 的位置，我就把意义缩减到这里这个三重点。只有这个正在消隐的意义，才赋予“实在界”一词以意义。



同样，在这里由这个角界定的另一个三重点上，阳具享乐 J_{Phi} 蕴含着它同作为外—存在的想象界相连：想象界就是“没有享乐”。

同样，对象征界而言，正是“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赋予它实存性。

这是否意味着，这一切都是模型？

我已经说过、也已经宣告过——但这并不妨碍我再说一次：

- 模型本身诉诸纯粹的想象界；
- 结诉诸实在界。结在心智中具有不亚于它在实在界中所具有的作用范围；即使心智是想象性的，结仍然在两者中发挥作用，这正是它们取得价值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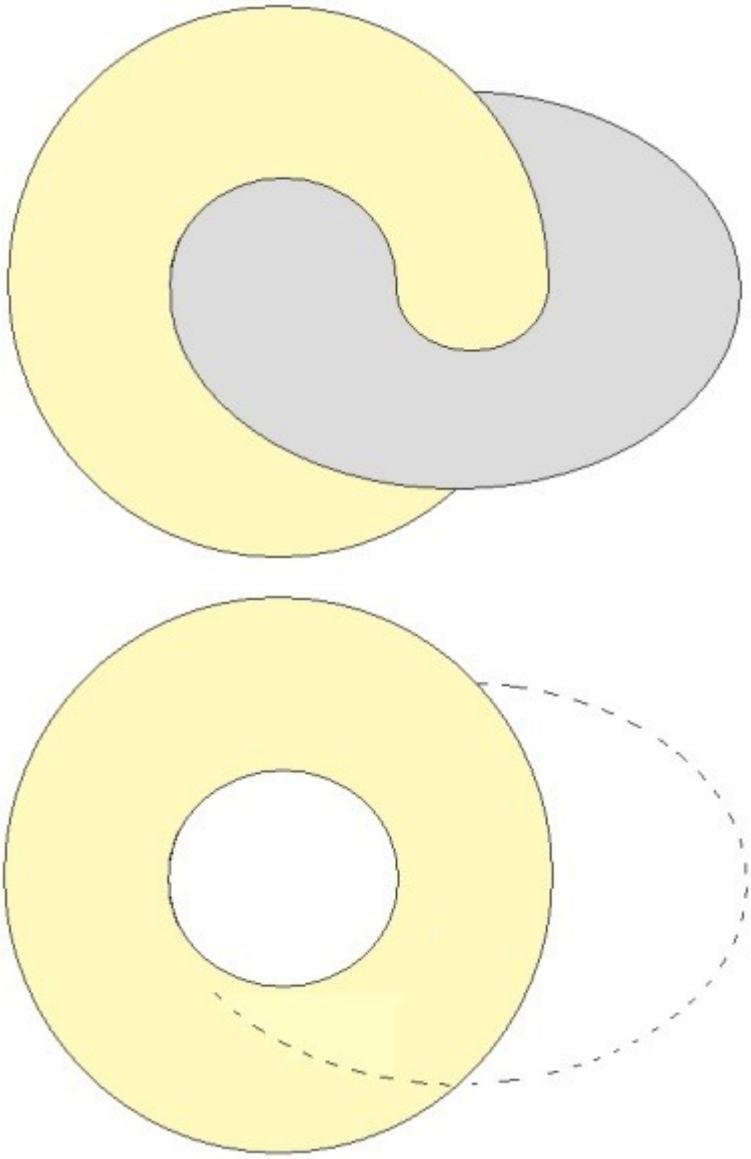
一切配对、一切属于二项组合的东西，都会被还原到想象界；否定同样是一种承认方式……

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强调 Verneinung，即否定……它是在唯一可能作出承认的地方承认。因为想象界是一切真理得到陈述的场所；被否定的真理同得到承认的真理具有同样的想象界分量，否定（Verneinung）与肯定（Bejahung）亦然。

怎么会……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向你们带来答案……实在只从数字三开始？

容我这样说，一切想象界都牵涉二；这个二是从实在界中被抹去的二所留下的剩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外—存在于实在。也正因此，我们可以恰当地确认：外—存在——也就是让每一根绳作为外—存在者而起作用的东西——具有其他绳的实存性；这种外—存在，也就是这种活动余地、这个有限场域，或者这条路径……

或者正如最近仍是苏里的某个人同我谈这个问题时所说的，这个绳套……外—存在、绳子的活动余地，一直延续到某种东西把它绞卡起来。这正是我们可以说实在的实存性所在的区域；也就是弗洛伊德借一个古老词项重新赋予重音的东西：阳具。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古代秘仪把什么放在“阳具”这个词下面？

弗洛伊德在强调阳具时耗尽了自己；但他所采取的方式无非也是把它平面化。

而问题在于赋予实在的这种实存性——而不只是它的外—存在——以全部分量。

“命名”……

> “命名”（nommer），你们也可以把它写成 n’ + hommer：“不—使成男人”（n’hommer）[注]……“说”是一项行动；而说之所以是一项行动，是因为它增加了一个维度，一个平面化的维度。

[注] Nommer“命名”与拉康拆写的 n’hommer“不使成男人 / 不把它男人化”同音；命名的行动因此同时触及父之名与性化，而不是中性的贴标签。

我刚才鼓励皮埃尔·苏里同我们分享他的证明，即当结被视为定向的时仍只有一个结；在这份证明中，他无疑区分了各式各样只属于平面化的元素：

- 平面的翻转；
- 圆环的翻转；
- 带子的翻转；
- 乃至外部与内部的交换。

这些——我希望你们会读到——全都只是平面化的效应。我们应当凸显：这里只是以一种示例方式，诉诸结的实在与诸场域之接合之间的距离；刚才，我正是在黑板上写下这种接合，以赋予意义以分量。

这一切能够照亮——事实上确实照亮——严格所谓的分析话语实践吗？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裁断，今天不再作更多让步。我承认，我没有作出多少让步。

不过，你们只须参照弗洛伊德就他所谓的认同所提出的词项。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为了结束今天这一课，我向你们提出如下东西：对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三重认同，我以如下方式给出定义：

- 如果存在一个实在的大他者，它只在结本身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

- 让自己认同于这个实在大他者的想象界：于是，你们得到癔症者对大他者欲望的认同，它发生在这里这个中心点。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 让自己认同于实在大他者的象征界：于是，你们得到我用 einziger Zug、也就是单一特征所规定的那种认同。

- 让自己认同于实在大他者的实在：于是，你们得到我以父之名指出的东西；弗洛伊德正是在这里指明认同与爱之间有什么关系。

下一次，我会谈三种父之名形式；它们如其所是地命名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因为结正是依靠这些名字本身维系。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第10课 · 1975年4月8日

有一件事令我震惊：我其实寻找过，在我所谓的“思虑”之中四处寻找过某种痕迹。

谁的思虑……

是谁的？我待会儿会说……这种思虑始终陷在某个想象界之中；很久以来，我已经——姑且说——“暗示”过，这个想象界就是身体的想象界。

凡是被思虑的东西……

不要以为我是在强调象征界……被思虑的东西，多少被想象界扣留住了，仿佛扎根于身体之中。

那么，令我震惊的是：在文学作品中——而且不只是哲学作品；哲学作品其实同艺术作品、文学作品毫无区别——我没有找到，也无法找到……

我会逐步强调这一点。

为了立刻亮出底牌，我先宣布一件待会儿还会重新谈到的事。

人们想象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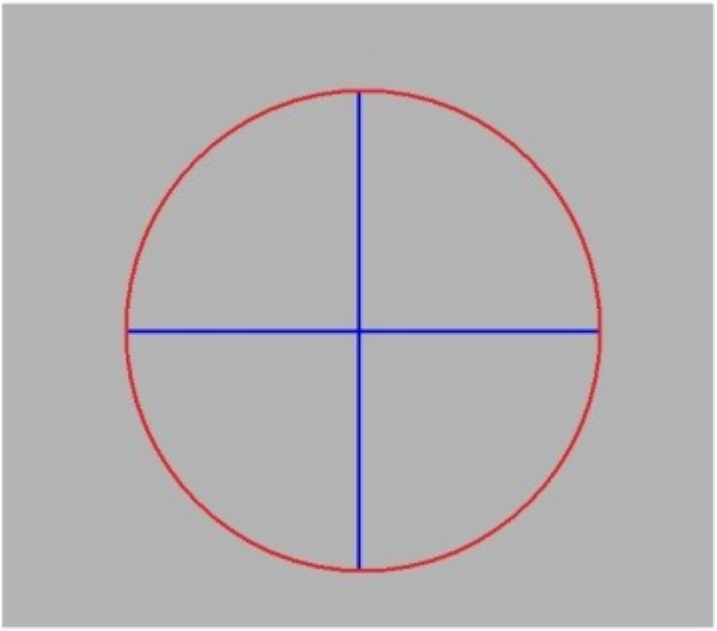
这里正该这样说，因为必须稍微退后一步……人们想象不到想象界有多么黏人；我马上就要指明这种黏着：那就是“球与十字”的黏着。

这实在惊人！我曾经……

为什么不说呢……我在乔伊斯那里逛了一圈，因为有人请我为六月将举行的一场乔伊斯大会发言。我不能说“这不可想象”：它简直太可以想象了！

如此陷在“球与十字”之中，并不能归咎于乔伊斯。可以说，这是因为他读过许多圣托马斯，因为他受教育的耶稣会学校教的就是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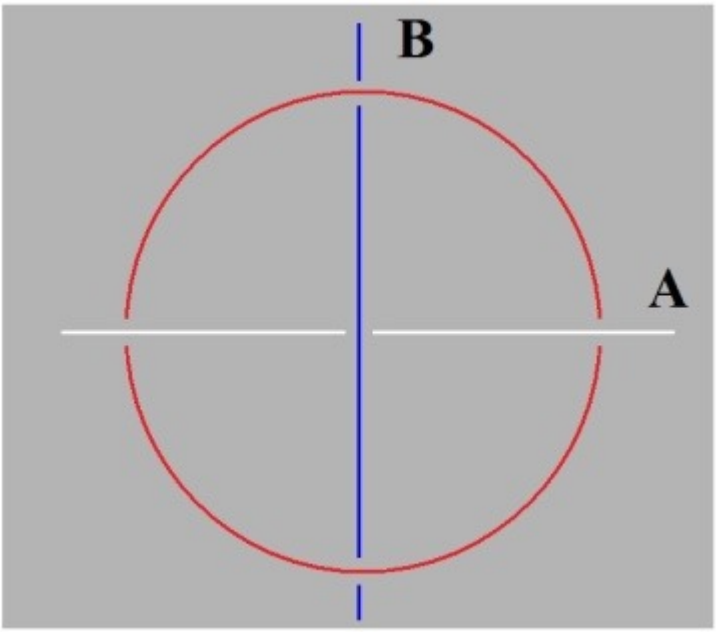
但也不只是这个缘故；你们同样深陷在“球与十字”之中。它就在这张小纸上：



一个圆——球面的截面——里面再放上十字；而且它还构成加号 ＋。

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被扣留在这个圆和这个 + 号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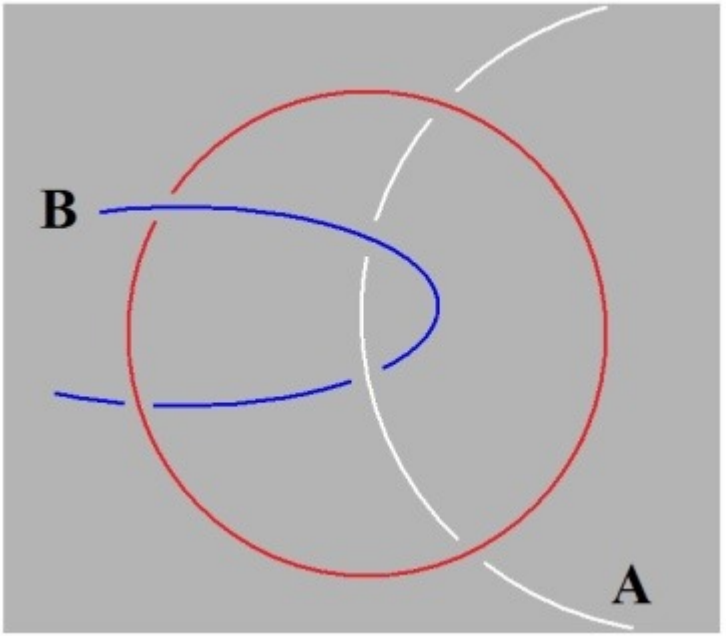
偶尔会有某位艺术家碰巧把什么石膏贴在墙上，做出一个偶然近似于此的东西：



但谁也没有看出，这已经是博罗米结了。

试着自己动手吧：当你们看到它时，会在想象上把它做成什么？

你们会把它做成两个彼此钩住的东西；这就等于把 A 与 B 折回来，以这种方式弯折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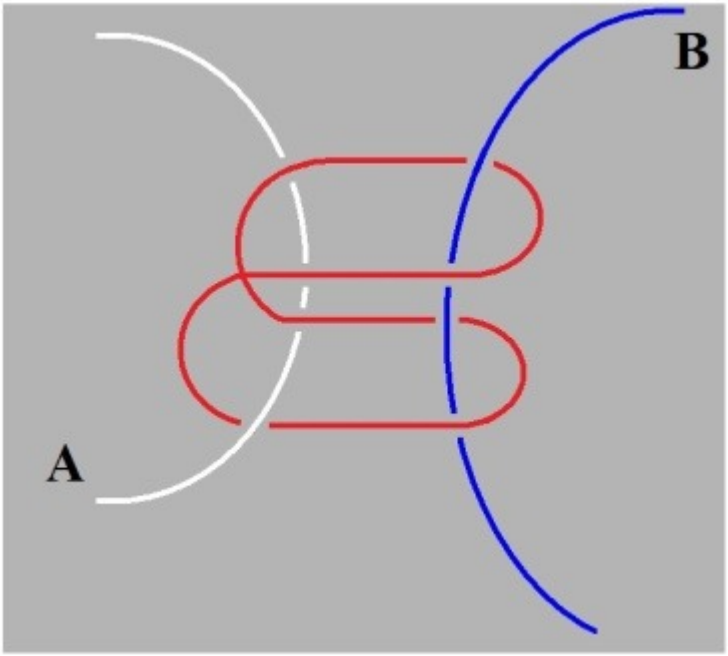


于是，圆、圆环、循环……

我待会儿会再谈这意味着什么……只要从这样打好的结上滑过去就行了。

如果可以这样说，下面这种做法并不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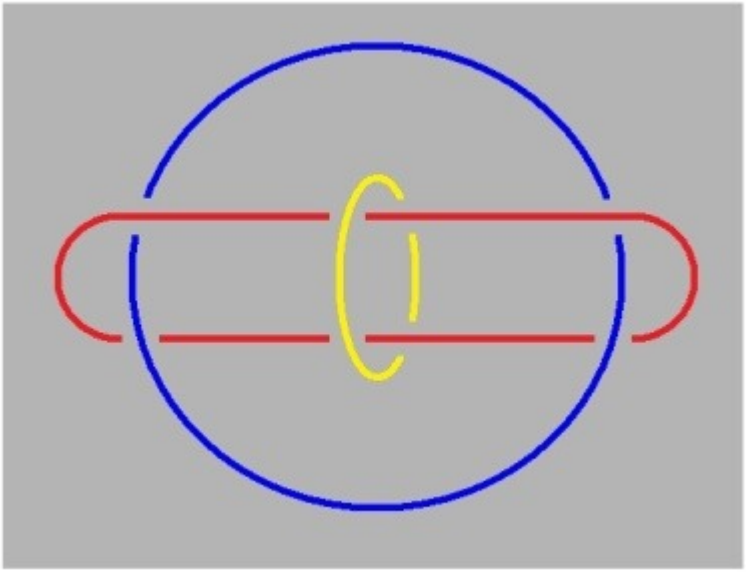
一旦靠近追问，“自然”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消失了；不过总之，它对你们的想象并不自然……那就是恰恰反过来，将这个圆、这个循环扭成这样：



可是，如果只是对 A 与 B 作另一种用法，这种做法本来也同样像是势所必然的。

有一件事至少可说颇为奇特：我会对博罗米结感兴趣。因为你们要记住，博罗米结并不必然就是我已经给你们画过上百次的那个样子。

这也是一个博罗米结：它和我通常摊平来画的形式同样有效。这是一个真正的博罗米结——我的意思是——就是这个：



仔细看看。我已经说过，如果有一天博罗米结攫住了我，那完全同一类事件——或者说来临，随你们怎么说——有关；这类事件叫作“分析话语”，而我把它界定为一种正在当下涌现的社会纽带。

应当辨认这种话语的历史价值。

我的声音确实很微弱，不足以支撑它；但这也许反而更好，因为如果声音更强，我或许就更没有机会存留下来。

我的意思是，从全部历史来看，迄今占优势的社会纽带很难不让一切旨在支撑另一种新兴话语的声音沉默。

迄今我们一向看到的就是这样。不要因为宗教裁判所已经不存在，就以为我所界定的那些社会纽带——主人话语、大学话语，乃至癔症—魔鬼话语——不会窒息我可能拥有的那一点声音。

话虽如此，我在这里面是一个主体。

我卷在这件事里，因为我开始作为分析家而外—存在。

这绝不意味着我相信自己负有真理的使命。

过去有过这样的人——他们多少是脑袋摔坏了。

没有什么真理的使命，因为——我坚持这一点——真理无法被说尽，它只能被说一半。

那么，就让我们庆幸我的声音低微吧……

迄今一切哲学中，都有一种哲学，一种好的——嗯！——通行的哲学；此外，时不时还会出现一些疯子，恰好相信自己负有真理的使命：合在一起不过是一场滑稽戏！

但我这样说毫无要紧：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没人相信我！

因为说到底——相信这件事吧！——眼下仍是那种好的哲学占统治地位。

这个假期，我去作了一次小小的拜访……

算是在我们两人都消散之前向他打个小小的招呼……去看那个名叫海德格尔的人。我很喜欢他；他依然非常健旺〔八十六岁〕。

他至少有这一点：他试着从中脱身。

他身上有某种对于“精神分稀”（psichanalisse）的预感——阿拉贡就是这样说的[注1]——但也仅仅是预感，因为弗洛伊德……

> [注1] 参见路易·阿拉贡：《巴黎的乡下人》（Le paysan de Paris），伽利玛出版社，1926 年，白色丛书。

总之，当他面对弗洛伊德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对此不感兴趣。

然而，确有某种东西经由弗洛伊德涌现出来；我衡量它绝非微不足道的效应，并从中推出后果。但这要求——这本会要求——精神分析家更多地外—存在，哪怕只多那么一点点。

总之！精神分析家毕竟已经开始——这总算是件事——开始按照我写出的这个样子外—存在了。

怎样才能让这个我抵达的结……

当然，我自己和你们一样会把脚绊在里面……怎样才能让它把这个结收紧，紧到使我所谓的说话之在不再相信——不再相信什么？——不再相信除了言说之在以外，还存在一个“在”！

如果说这仅仅是因为有“是 / 存在”（être）这个动词，那就太粗糙了。

不，正因为如此，我才说“言说之在”。

说话之在相信：因为自己说话，拯救就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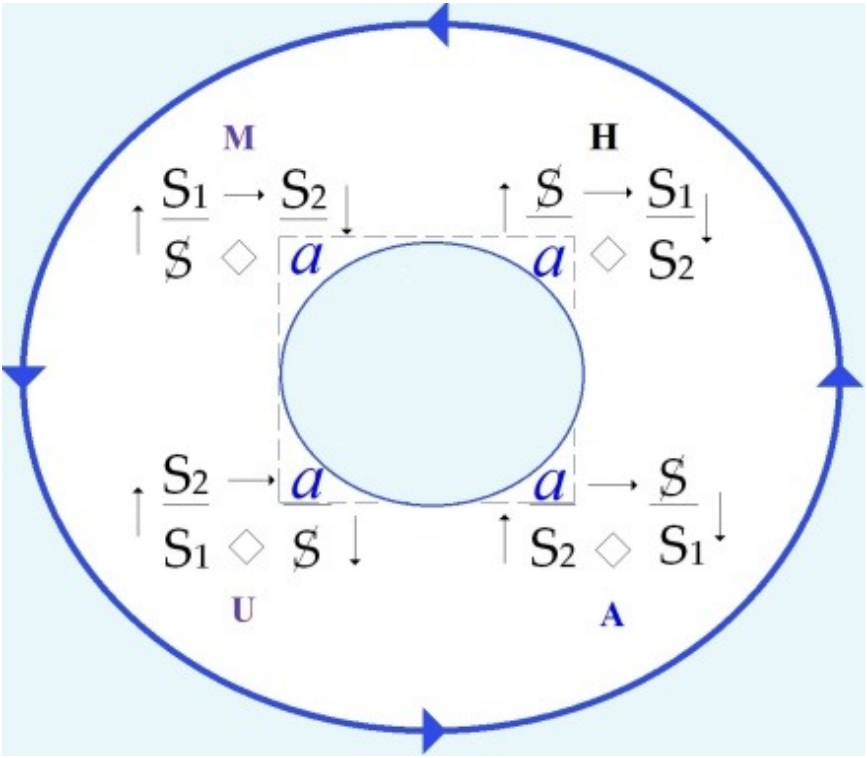
这是一场漂行（une　erre），我甚至会说，是一道“一—漂特征”（trait une-erre）[注]。

> [注] Trait une-erre 与弗洛伊德—拉康的 trait unaire“单一特征”近乎同音；拉康把 unaire 拆换成 une erre“一次漂行”，使认同的划痕变成无终点的偏航。

正是借助这一点，我所谓的“定向胡扯”才在所谓的“思想”——号称“人类的”思想——中占据了优势。

我就这样任自己说下去，偶尔心血来潮；我会说，这种漂行更值得被“迁徙—人”（transhumant）一词钉住。它那所谓的人性，不过维系于一种过渡（transit）的自然性，而且还设定了超越（transcendance）！〔参见诸话语 H, U, M, A 的“转行”（trans）〕[注]。

> [注] Transhumant 通常指随季节迁徙的人或牲畜；拉康又从中突出 trans-“穿越、过渡”与 humant“作为人者”，并将它牵连到话语轮转与“超越”。



我的“成功”（succès），如果可以这样说……

在我看来，它当然没有“取得成功”的涵义，理由很简单：我像弗洛伊德一样，只相信失败行为；但我相信失败行为，是因为它揭示了这里所说的“过渡”（transit）的场所与处境[注2][注]，并且当然以移情（transfert）为落点。所有这些都是 trans-；只须把这个 trans- 恢复到它恰当的尺度……因此，我的成功——也就是我的“承续”

（succession），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会停留在这种过渡性之中吗？

> [注2] 参见 1960—1961 年研讨班《移情：其主体的不相称、所谓处境及技术性游历》，瑟伊出版社，2001 年。

> [注] 当前 Staferla 底本作 transi，但 ALI 与 Gaogoa 逐字稿作 transit；Rodríguez Ponte 的 Chollet/JAM 对勘本译作 tránsito，以米勒整理本为底本的 Kleiner 德译也作 Transit。译文据多数见证校作 transit“过渡”。这一读法还使本段的声音链连续起来：transhumant—transit—transcendance—transfert—transitoire；若取 transi，虽可联想到“冻僵者 / 惊惶者”，却会中断这里反复展开的 trans- 过渡链。

嗯，这正是它可能遇到的最好命运，因为无论如何，这个“人—过渡者”（humant-trans）都绝无机会抵达任何地方。所以，还是无尽漫游为好！

只是，弗洛伊德指出，也许存在一种值得一说的“说”；之所以值得，是因为——我马上就要这样说——它迄今只是被“间—说”（inter-dit）……

这不过意味着“在中间被说”（dit entre）、在行间被说……他把它称作“受压抑者”[注]。

> [注] Interdit 通常意为“被禁止的”；拉康把它拆成 inter-dit，即“在……之间被说”。受压抑者因而不是绝对无言，而是在行间以间接方式被说出。

当然，我并没有让自己飘飘然。

但是，既然如我刚才所说，确实没有任何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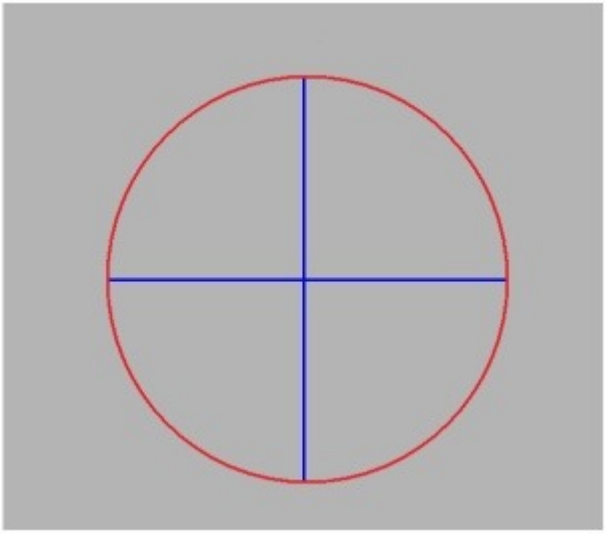
甚至在那些仿佛本该遇见它的人那里也没有……没有这个博罗米结的任何痕迹；可是依照我告诉你们的，自从“球与十字”到处流传以来，人们本该看出它能够构成博罗米结，正如我刚才解释的。

好！碰巧的是，我发现了博罗米结——当然不是有意寻找它！——这在我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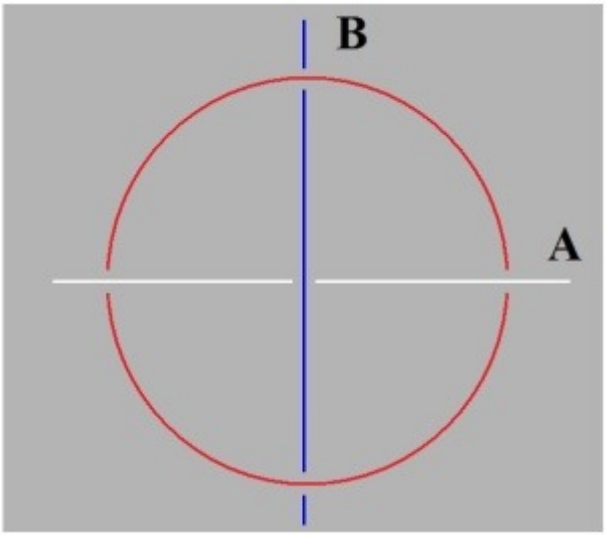
当然，在你们看来也应当如此……这在我看来是一项值得注意的发现：我找回的不是弗洛伊德的“风貌”（air，$a.i.r.$），而恰恰是他的漂行（erre），是从中外—存在的东西；严格说来，这是结的问题[注]。

> [注] Air“气息、风貌”与 erre“漂行、惯性行程”同音。拉康拒绝追随弗洛伊德的“样子”，而要从其文本的偏航中抽取结的外—存在。

好！现在让我们转到某种可以啃一啃的东西；这才是重要的：



这个加号 ＋ 若以这种正确方式写出，究竟为什么从未有人从中推出什么？



不过，有一个人曾经……

你们当然不记得，因为你们并没有把阿拉贡全读完……谁会把阿拉贡全读完呢？……青年阿拉贡有一段话，他开始“冒烟”——我的意思是激动起来——声称，一个竟然取消了十字路口、即 quadri vii 的时代……

他想到的是高速公路，因为“自动—道路”（autoroute）这个词相当滑稽。它是什么意思：自在的道路，还是自为的道路？……他认为这样的时代……

当然，现在仍有许多十字路口、许多街角；我不知道他为何会以为十字路口将不复存在、只剩地下通道……这样的时代应该得到比停留在一般神学中更好的命运。

奇怪的是，他完全没有从中得出结论。

这就是超现实主义的方式：它从来没有导向任何东西。

他没有以正确的方式把博罗米结空间化。因此，我们仍然……

正如我刚才把海德格尔从盒子里请出来时，他对我所说的……仍然是“在—世界—中”（In-der-Welt），仍然处于“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

这是一种“宇宙—美容学”（cosméticologie），而且还“宇宙—一丝不苟”（cosméticuleuse）[注]。这是一项传统；它凭借什么？

> [注] 拉康把 cosmologie“宇宙论”分别同 cosmétique“美容、修饰”和 méticuleux“一丝不苟”揉合，讥讽把世界修整为封闭球体的思想传统。

凭借这个 Welt〔世界〕，便有 Umwelt〔周围世界 / 环境〕，还有 Innenwelt〔内在世界〕。

这个泡泡不断重复，本该使人生疑。

是的，我得知漫画里正是用泡泡……

我以前从没注意到，因为老实说，我从不看漫画。我真惭愧！我惭愧，因为那太精彩了，不是吗？……那甚至不是漫画，而是照片蒙太

奇；总之，非常高妙，是照片蒙太奇——我在《我俩》上看到的——配上对白，而人物思想出现时，就有泡泡！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笑，因为这对你们应当很熟悉，至少我猜是这样……

因为我在这里以“泡泡”形式提出的问题是：“有什么证明实在界构成宇宙？”

这就是我提出的问题，也是从弗洛伊德出发提出的问题。它尚且只是一个开端：弗洛伊德暗示这个宇宙有一个洞；而且，是一个根本无从认识的洞。

因此，如果可以这样说，我循着这个洞的踪迹前进，并且遇到了……

不是我发明了它……我遇到博罗米结；按惯常说法，它来得恰如戒指套上手指……

我们又回到洞里了！

不过，毕竟还有某种东西……

当我们像这样循迹追踪事物时……就会发觉，让某物构成循环的手段不只一种：它不必然、也不只是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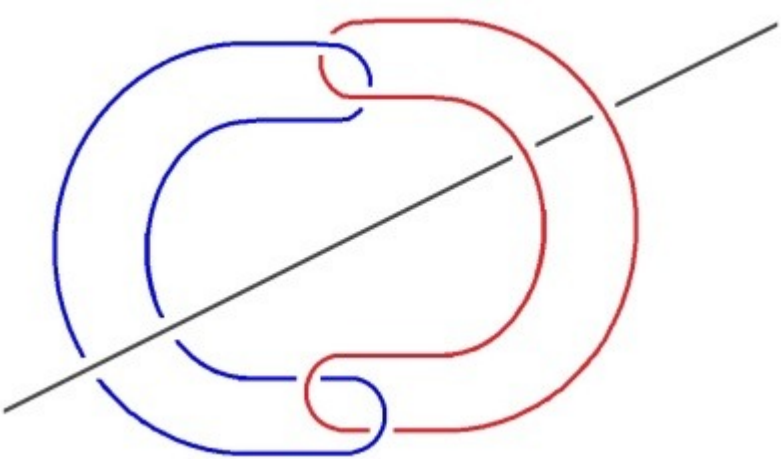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取这样的两个循环、两件转动的东西、这里所说的两个圆，再以正确方式把二者相结——当然，千万不要弄错——而且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一直会弄错，不只是雅克—阿兰·米勒会弄错！

证据就在这里：刚才我想给你们做那个蹩脚的博罗米结时，我完全搞错了；因为照这样做，它不是博罗米结。也就是说，无论切断其中哪一个，其余两个仍然相结：这不是正确的东西。

不过，只要以正确方式弯折它们，你们就会发现：如果再加上这条直线，仅仅加上这条直线，它就成为一个博罗米结。

当然，是一条无限直线，正如我在本研讨班开头所说、所陈述的。

它所构成的博罗米结，与我通常所画、而现在不打算再画一遍的那个同样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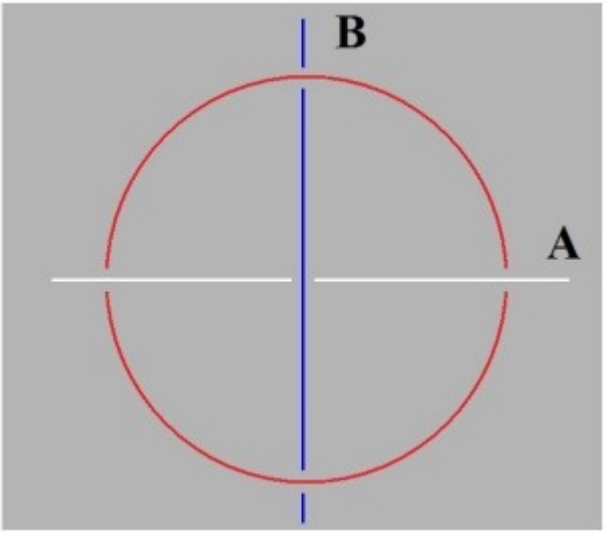


如果这条直线是一条无限直线……

又怎能不把它看作绳线本身，看作被还原到最后所剩之物的实存性……那么，它就构成一个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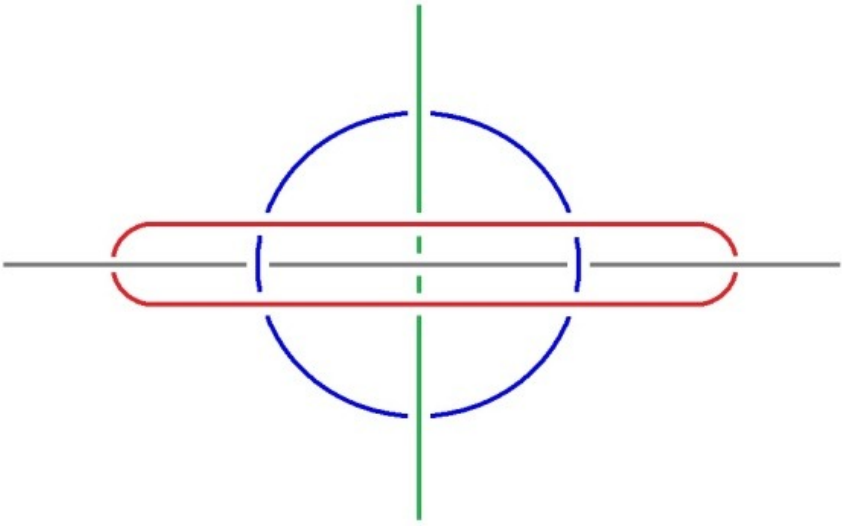
当然，对我们而言，把这种实存性闭合起来要方便得多。我的意思是，只须在此处让它成环，我们就重新得到熟悉的结，得到我通常画出的那种形式。

以这种方式表示它的意义，在于我们会从这里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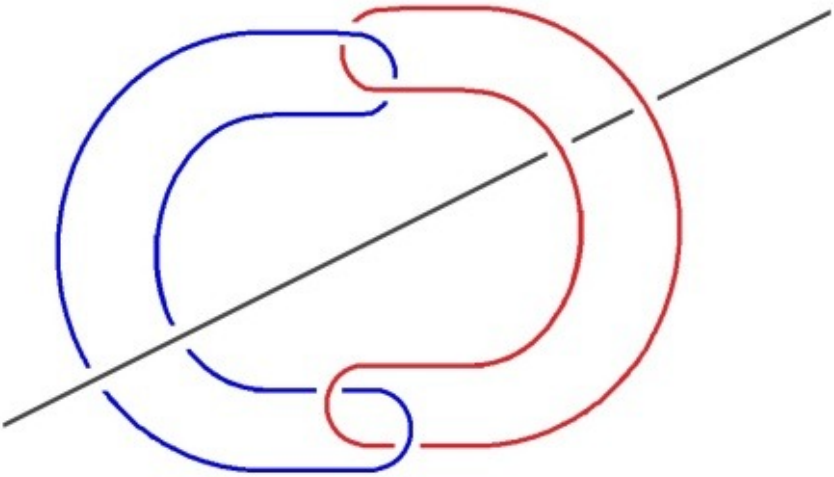


书写博罗米结的第一种方式回响在这个循环之上；这正是表明这个结如何可以说是双重博罗米式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过渡到了四环的“博—博结”。

我刚才在那里已经向你们展示了这个四环结的另一种图示：



但是，这提出的问题是：从这条直线——从这里的无限直线——到循环，二者处于何种等价秩序?



有一位名叫德扎尔格的天才人物；我当年已经提到过他[注3]……

> [注3] 参见 1965—1966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对象》中分析委拉斯开兹《宫娥》的数次课程。

所谓“当年”，是指我提到他的那一年〔吉拉尔·德扎尔格，1591—1661〕……他曾想到：每一条无限直线都在无穷远处的一个点闭合、成环。

他怎么可能想到这个观念？

这是一个极其崇高的观念；我围绕它构成了对《宫娥》的全部评注。据那些爬格子的人说，那篇评注完全不可理解。

我不知道，至少我自己并不觉得如此……

直线与圆之间有何等价性？显然，是由于它们构成结。

这是博罗米结的一个后果。

这是诉诸效能、实效，诉诸 Wirklichkeit〔现实效力〕。

这不是重要之处！

因为，如果我们在结的效能中发现二者等价，那么差异何在？

我完全没有说自己对此感到满意……

我正艰难地逼近一切涉及“思考—博罗米结”的东西；而这也会同样让你们费力。

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要想象它并不容易；这恰好给出了每一种所谓“思想活动”的尺度。

然而颇为奇怪的是，即便笛卡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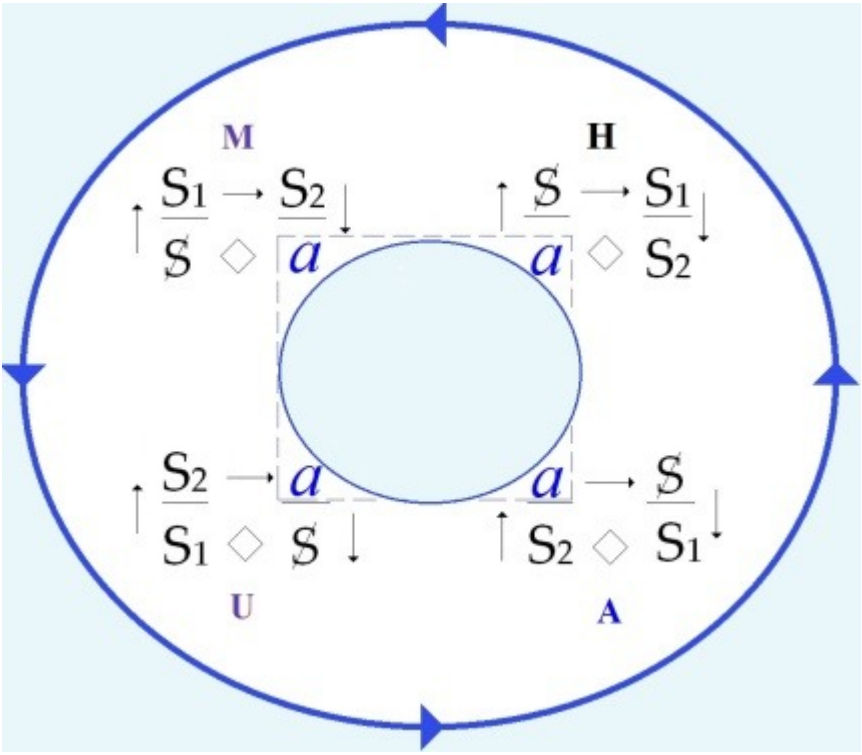
他的 Regula decima〔“规则十”，见上文〕，也就是我曾向你们指出的那一条……即便是他，在涉及……

虽然原文并未明说……涉及线的使用、编织的使用[注4]，涉及本来可能把他引向结、尤其引向博罗米结的东西时，他也从未从中做出任何东西；这是一个征象。

> [注4] 勒内·笛卡尔：《著作与书信》，巴黎，伽利玛“七星文库”，1953 年，《指导心智的规则》“规则十”，第 70 页：“……首先应当深入研究那些最不重要、最简单的技艺，尤其是其中秩序占据更重要地位的技艺，例如工匠织造布匹与地毯的技艺，或妇女刺绣、编织花边的技艺……”参见上文注 6。

好，那么，差异……

我并没有说这是我的最终结论……差异存在于从一者到另一者的过渡中〔“从直线到圆”，从“编织”（笛卡尔）到“射影平面的结”（德扎尔格）〕。眼下我只作图示，还不以确定方式说明：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游隙；而既然全部游隙最终只导向二者的等价，那么，正是在这段行程中〔在“诸话语的轮转”中沿着“不可能之墙”而行的“道路”〕，某种构成循环的东西才闭合了一个洞。差异也许就在外—存在的游隙之中，归根到底就在漂行之中，就在有游隙、它会游走、它会如人们所说那样开启这一事实之中。



这是一种外—存在的差异：

- 一者〔无限直线〕外—存在，在漂行中远去，直到只遇见单纯的实存性；
- 另一者，即循环，则以洞为中心。

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个洞是什么。

全部分析思想都在身体之物中强调这个洞；但这反而堵住了它，并不清楚它是什么。

所谓前俄狄浦斯的一切都悬挂在“孔口”上；我们全部行为的倒错性也整个朝向那里。这实在古怪！

这并不会向我们阐明洞的性质。

还有一种同样完全不可表象的东西可能进入我们的想法；它有一个只有借助语言才会闪烁不定的名称，人们把它叫作“死亡”。

嗯，它同样会堵住洞，因为没人知道“死亡”是什么。

不过，确有一条进路表达在数学称为拓扑学的东西中；它以另一种方式看待空间……

请留意这个“另一种方式”，很值得记住……可是不能说，它把我们引向了多么容易掌握的概念。

在这里，想象界惯性的分量清晰可见。

几何学为什么能在自己组合的东西中如此得心应手？

这是因为它黏附于想象界，还是因为某种象征界的注入？

这很值得作为问题向一位数学家提出。

无论如何，这种拓扑学的扭曲特征，以及“邻域”、甚至“聚点”之类概念的确立，都把重点置于某种东西之上……

我们很清楚它朝向哪一侧……置于不连续性本身之上；然而这里显然存在阻力，因为连续性才是想象的自然坡向。

好，我不再展开。

我注意到，把心智引入拓扑学很困难，拓扑学并不更容易被思考；这使人充分想到：对于我们的受压抑者，我们可以从这种拓扑学中学到东西。

思虑“博罗米结”实际很困难；而“球与十字”所构成的可接近性，又使这项困难加倍，让它仿佛成了一项失败的 μάθησις〔mathesis，学知〕……

莫名其妙地差那么一点，始终未能为人熟悉……为什么不把由此引发的明显厌恶，看作这项原初压抑本身的痕迹？

又为什么不进入这条踪路，像狗嗅着痕迹那样前进？

当然，差别在于，嗅觉并不是我们的特征。狗身上的这种嗅探效应何以能够仿效某种感知效应，还需要得到说明；倘若我们——问题就在这里——已经睁开双眼，这种感知就会成为某种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缺失的补充。

如果我们睁眼看见原压抑者（Urverdrängt）的外—存在，看见分析所断言的某种东西——即存在一种不仅原初、而且不可还原的压抑——那么，我们应当循迹追踪的正是它；而这正是我在你们面前依自己的能力所做的事。

当然，我仍然谨慎地告诉你们，我并没有让自己飘飘然；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最终答案。

但这并不是说，相信自己找到了最终答案，严格说来就是偏执狂。

偏执狂并不是那回事；偏执狂是一种想象界的黏着：

- 是声音在发声；
- 是凝视取得支配地位……这是一个欲望被冻结的问题。

不过，即便那真是偏执狂，弗洛伊德也告诉我们不必担心。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呢？——它可能是一条值得循行的脉络。

只要它把我们引向某处，就没有必要如此害怕它！

非常清楚的是，它从来只把人引向真理！

这也恰好给出了真理自身的尺度。施雷伯主席的偏执狂证明的就是：性关系只存在于与上帝之间。这就是真理！

而这恰恰使上帝的外—存在成为问题；如果可以这样说，我们在这里遭逢的是一次创世的失败。

说出这一点，就是信赖某种很可能欺骗我们的东西；但不受它欺骗，也不过是替“不受骗者”打头阵，而这正是我所谓的漂行。

然而，这种漂行是我们真正把结固定在其外—存在中的唯一机会，因为结只有作为结才外—存在。

它只在以某种只能越收越紧的方式相结时，才外—存在。

即使在一团乱麻中也是如此！

因为我刚才没能给你们画出来的是：对于博罗米结——只须有一个三环结——你们知道，完全可以把它画得一团混乱，叫你们什么也看不懂！

说“性关系不存在”，是从 φύσις〔phusis，自然〕的观念出发的；也就是说，从某种会让性成为和谐原则的东西出发。

直到今天，对我们而言，“关系”（rapport）的意思仍是“比例”。

下面这个观念：

- 可以用词语复制这种和谐；
- 词语注定要产生意义；
- 既然“存在者存在”，那么例如由此可得“非存在不存在”。

是的！仍然有人觉得这有意义。

巴门尼德式的意义在起源处就是这样，如今已变成喋喋不休；却没有人想到，这恰恰表明它只是一口气：Flatus vocis〔声音之气〕！

我完全没有说他们错了！

恰恰相反：他们对我很宝贵。

他们证明了，对分析话语而言，意义能够在歧义中走到我们所希望的那么远。

也就是说，从意义出发：

- “享之 / 我听见自己”（se jouit, s’ouï-je；***s***、撇号、oui、je）；
- “愿我自己享之”，我是否听见自己被词语“袭—跳”（assauter）[注]？

> [注] 这一串声音滑动把 se jouit“它被享用”、s’ouï-je“我是否听见自己”、j’ouisse“愿我享用”连在一起；assauter 又叠合了 assaillir“袭击”与 sauter“跳跃”。句法的意义让位于语音的享乐。

当然，还有更好的。还有更好的，只不过——正如民间智慧所说——“最好是好的敌人”。

同样，剩余享乐来自“父—向”（père-version），来自享用的“趋—父式”（a-père-itive）版本[注]。对此毫无办法。

> [注] Père-version 与 perversion“倒错”同音，被拆成“朝向父亲的版本”；a-père-itive 又改写 apéritive“开胃的”，令享乐的开启带上“趋向父亲”的方向。

说话之在只向往好，正因如此，它总是陷进更坏。

但它仍然无法拒绝这一点。连我也不能……

在这里，我和你们所有人一样，只是被这盆沙拉碾碎的一粒东西。

麻烦在于，人人都知道它有好的效果——我说的是分析。

这些好效果只持续一段时间，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次喘息，而且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不过，这仍然有点麻烦！

这是一件即便逆流而行，我们也可以尝试反抗的“麻烦事”吗?

因为它毕竟足以证明上帝本身的外—存在。

人人都信上帝！我可以向在座任何人发起挑战：我都能证明他相信上帝的外—存在！

这甚至正是丑闻，是唯有精神分析才让人看见的丑闻。

精神分析让它显现出来，因为如今唯有精神分析仍然证明它。

我说的是证明上帝；这和向你们证明你们相信上帝，完全不是一回事。

严格说来，这完全源于弗洛伊德的犹太传统；这是一项逐字的传统，它把弗洛伊德同科学、并因而同实在界连在一起。这就是必须绕过的岬角。

上帝是“父—向”（père-vers，$père$—连字符—$vers$）；这是犹太人自己使之昭然若揭的事实。

不过，人们终究会……

总之，我不能说自己对此抱有希望……我是说，如果逆着这股水流往上走，人们终究会发明出某种不那么刻板的东西，取代倒错。

这甚至是我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唯一理由……

我说的是“我感兴趣”……也是我试图去做通常所谓“激活它”这件事的唯一理由。

但我还没有蠢到对某种结果抱有丝毫希望：没有任何东西预示这种结果；而且，由于“所多玛与蛾摩拉”那套荒诞不经的故事，问题无疑是从错误的一端被抓住的。

甚至有些日子，我会想到：基督教的慈爱或许走在一条倒错的道路上，而这条道路能够多少照亮这种非关系。

你们看，我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了，嗯！

这确实不是我的倾向，但总之——正该这样说——既不要扯得太远（charrier）……也不要“慈爱化”（chariter）！

我们绝无机会掌握那场行程意外的钥匙：正是这场意外，使性在说话之在那里最终成了疾病，而且是最糟糕的疾病——嗯——它正是靠这疾病繁殖自身。

显而易见，生物学最好强迫自己……

以稍有不同的重音，成为“暴力学”（viologie）：暴力的学问……强迫自己转向霉菌；所谓说话之在同霉菌有许多相似之处[注]。

> [注] Viologie 把 biologie“生物学”的词首换成 violence“暴力”的开头，拉康随即把它释为“暴力之学”，借此取消生命和谐发展的想象。

谁知道呢，也许会有一次好的相遇……

弗朗索瓦・雅各布足够犹太，或许能够修正这种非关系。

这并不可能意味着……

在目前的知识状态下……不可能意味着别的，只能意味着：用另一个公式取代所谓关系的这种根本不成比例；而这个公式只能被设想为一条注定漂行的迂回道路，不过，是一条受到结限制的漂行。是啊……

不过，在离开你们之前，我还想让你们注意一件我认为正合时宜的事，因为……我想，米歇尔·托梅和皮埃尔·苏里分发给你们许多小纸张了吧？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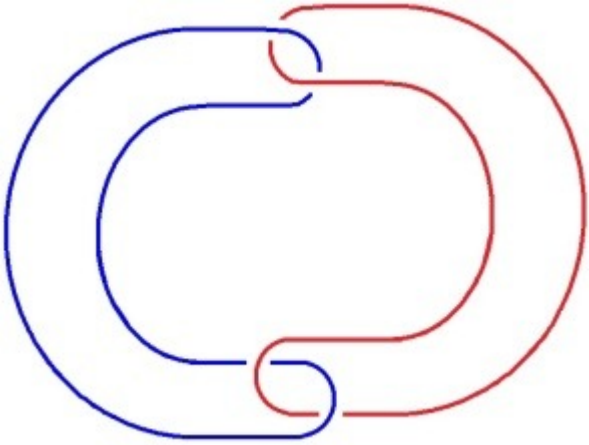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这些小纸张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证明了一件事：只有一个定向的博罗米结。就是这样！

那么，为了他们，我想……

因为可能只有他们会欣赏这一点……为了他们，我要指出：我今天带来的东西……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今天带来了什么……我今天带来的，是这样一项观察：可以用两个圆构成循环。



这项观察对于他们那个“只有一个定向结”的命题具有后果。

当有三个绳圈时，只有一个定向结；但绳圈更多时则不然——对此我同意。

然而，有一件有趣的事：如果你们把这些绳圈中的一个变成无限直线……

这正是我曾向他们提出那项意见的意涵，不过他们坚持反对是有道理的……我曾向他们指出，在这第三个环这边，似乎有某种东西迫使外—存在的不是一个定向结，而是两个定向结。

眼下我是在对他们说话，因此也责成他们回答我。

我是在对他们说话：我不是提出问题，不是说“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断言。

我断言，如果把其中一个变成无限直线，这里便不再只有一个定向结，而会有两个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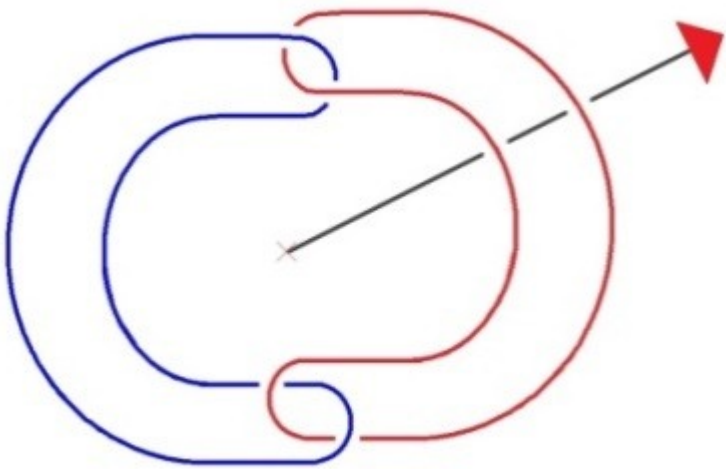
我没有画那张小图，不过我要在最后这片特意留白的纸上把它画出来。

我要为他们标明：无限直线不可定向！从哪里开始给它定向呢？

只有从这条直线上任意选定一个点出发，它才可定向；方向从该点向两侧分离。但这种分离并没有赋予直线一个方向。那么，相对于……

你们会看到，我接下来恰恰要做不该做的事，也就是……

啊，总算！我画出来了。好。也就是这个：



为保持一种简单的表述，我们指出：在这个双圆中存在一种转向；我们将用“旋性”（gyrie）一词指称它。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够断定它是右旋性还是左旋性；现在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因为人们为此绞尽脑汁已经很久了。虽说这似乎还没有被证明，但我们可以认为，已有足够多聪明人努力寻找某种可以作为信息发送给另一颗行星上的人的东西——也就是左与右的区分。

关于这件事，我们可以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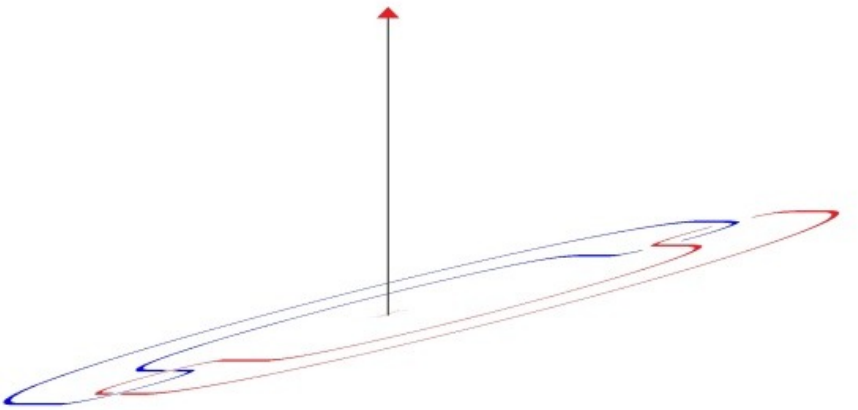
正如我们最终承认化圆为方不可能做到，不过后者已经得到证明……我们可以承认，对此无计可施。

但如果只是把旋性区分为两种，我们却做得到。

我们可以在给另一颗行星居民的信息中，用语言做到这一点。

他们只须拥有地平线的概念，而它会同时给出平面的概念。

如果单独把这两个圆摊平——地平线的概念所设定的正是这一点：



例如，我们可以规定其中一个圆离直线上那个作为出发视点的点更远；于是，有某种外侧之物……

如你们所见，根据苏里与托梅就这两个圆的结所揭示的法则……处于一侧时是右旋的——如果我们以“最外侧的一段从圆、从绳圈的一段上方跨过”来界定右旋的话。另有一段也同样从上方跨过，因为我们正是如此界定旋性；但相对于圆而言，它碰巧朝向另一个方向。

因此，这个圆有两个方向：这一个与那一个；这一个右旋，那一个左旋。

我们无法说哪个是右旋、哪个是左旋；我们无法在一则信息中传递这一点。对于三环结的任何操作……

我曾经试过，因为我一度希望博罗米结也许能把这一点交给我们……对于三环结的任何操作，都不能毫无歧义地界定左旋或右旋。

我们总会面对这样的处境：有两种旋性；但若借“最外侧的一段从另一段上方跨过”来界定它们，并以此给出方向，这总会失败。

因为，如你们在这里所见，如果我们借最外侧的一段从另一段上方跨过这一事实来界定它，便会面对一种歧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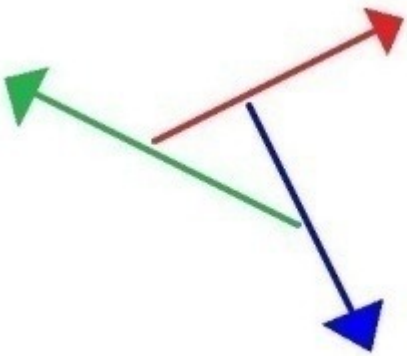
- 是这一个吗，
- 还是那一个？

相反，两种旋性的存在却由此显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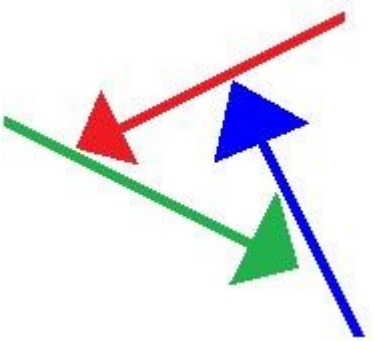
一旦我们把三个环中的一个做成无限直线——无限直线被界定为不可定向——便有两种旋性、两个定向的博罗米结，而不再只是一个。这正是它同苏里与托梅有理地加以考察的情形之间的差异。

也就是说，有三个离心的方向：我们放一个小写 e 表示“离心”，即朝向外部（extérieur）：$3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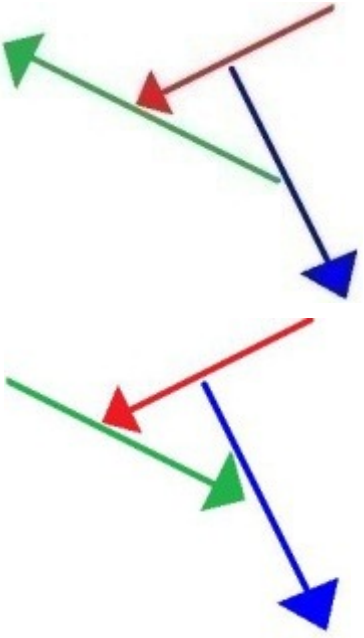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还有三个向心的方向：$3i$……



……也可以有 $1i$ 与 $2e$，或 $1e$ 与 $2i$。



苏里与托梅正是依靠这些不同的规定，证明只有一个定向结。

如果我们有一条直线、一根没有方向的杆，那么便有：$1\,0$、$1i$、$1e$。

正是从这里开始，次序不再相同，也就是说，会有：

- 一个没有方向的环；
- 一个朝向外部的离心环；
- 一个朝向内部的向心环。$1\,0, 1i, 1e$；$1\,0, 1e, 1i$。

这一点颇有意义，因为在证明中，他们从“同一个”的概念出发：他们把自己制作的所有投影、所有摊平图加以还原，并证明这些不同的摊平图从一切摊平视点看都给出同一个结——如果可以这样说。

但是，只须有一个……

它是从别处取得的，即从“非视点”取得的……只须有一个环外—存在，它就会把定向显明出来；也就是说，它会显明定向的博罗米结有两个。

当然，并不是由于三个环都被定向，结本身就得到定向。

如果三个环中有一个没有方向——为此只须给它着色，也就是使它与自身同一——那么，只要它或是着色、或是失去方向、从而被区分出来，就会有两个结；这一点也由此变得可以理解。

只要单独规定其中一个环，便已经有两个结。

这项观察是说：单独给一个环着色，就足以等同于让其中一个环不可定向。

“可定向”这个词……

它出现在分发给你们的材料所用的词汇中……

“可定向”这个词已经意味着存在两个方向。

结当然可能让这些方向彼此吸收；但只要我们在结的一个元素上作出这样的区分，即让它不可定向，也就是说，把它变成一条直线，结就不再吸收这些方向。

我不是“提议”，而是认为自己已经充分指出：结何以具有双重定向。只有这一点才能通过我同“着色”所作的比照得到解释：其中一个环因不可定向而由此被着色，这就迫使结有两个；也正因为如此，一个环同时“着色并定向”，会产生两个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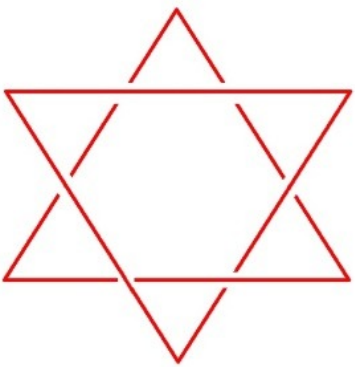
托梅与苏里无疑会想到：这里的摊平引入了一个可疑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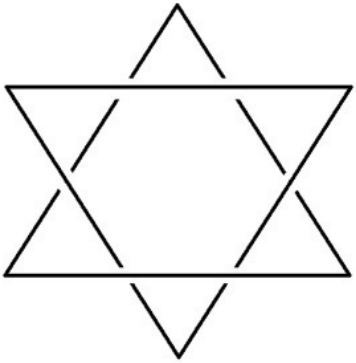
不过，我向他们指出：如果我们以如下方式画这两个环、这两个圆，关于定向的同一些表述仍然有效。我想，透视关系已经表示得很充分；这种画法并不参照一个圆的曲线相对于另一个圆的曲线所处的外部位置。

这里既没有外部的环，也没有内部的环；只须参照这些空间化的说法，在三维中表示两个圆、两个构成循环的圆。仅凭这种方式，已经能够证明存在两个结，而不是仅仅一个定向结；存在两个定向的三环博罗米结。

好了，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第11课 · 1975年4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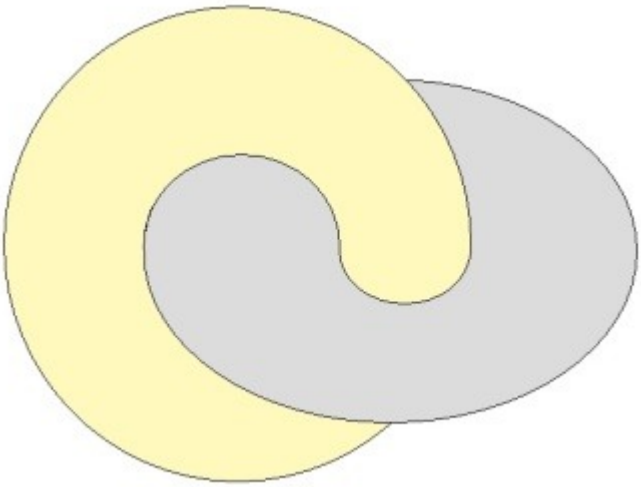
今天早晨醒来时，我就这样想出了两幅小图，每一幅都……就是最右上方那两幅。我想出的这两幅图本来毫不起眼；你们也已经看到，光是把它们重新画出来，我就费了多大力气。

两幅图中都是最普通的两个三角形；它们的边甚至都不是曲线，就是两个彼此交叉的三角形。

不过仍然有一点……

我想，对照我做出的图来看，你们会感觉到……其中有两个，也就是左边红色的两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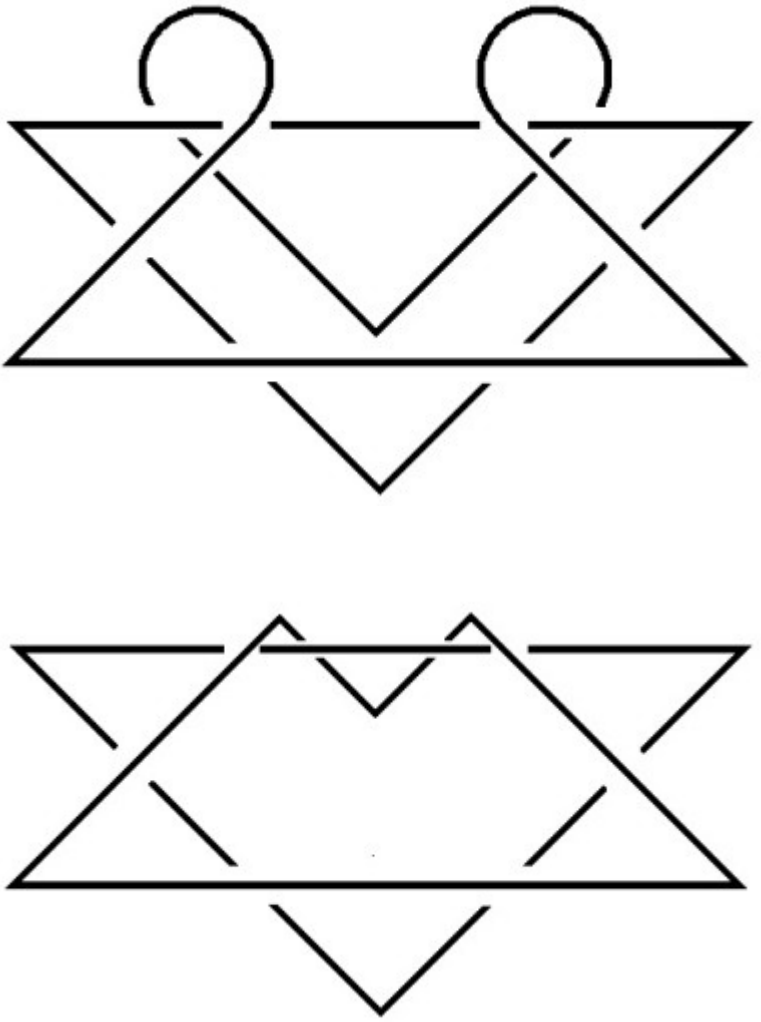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我把另外两个画成黑色……红色的两个链式相结，仅凭二者就构成一条链。因此，它们同我稍后将谈到的东西完全可比：两个环面，其中一个穿过另一个的洞。



另外两个并没有相结。它们可以彼此抽离。

这好比一个被压扁的环面；它不再同另一个相结，而只是在另一个环面的洞中活动。

下面画出的两个三角形也是同一种情形——所以我也把它们画成黑色：



只不过，其中一个三角形可以说是围绕着某个东西折起，而那个东西呈现为……

当然，在这个层面上，这种说法已经没有意义……呈现为另一个三角形的一条边。

我说“边”，是因为人们会想象一个三角形有三条边。

我只是要让你们进入一种几何学的氛围，让你们进入一种厌恶“几何学”这个词的几何学之“言说—维度”（dit-mension）。

相关知识卡 性非关系：两两不相结与第三项

这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它并不是几何学，而与几何学有根本区别。

拓扑学从一开始便指出：两两不相结的东西如何仍能构成一个结。

我们把以如下方式构成的东西称为博罗米结：只要从我在这里描绘的这些元素中减去一个……

我说“描绘”，因为这只是一幅图，并不是它的实存性……只要从我在此构成的每一个二元组中减去一个元素，只须弄断……

> “弄断”是什么意思？我们待会儿会试着说明……只须弄断其中一个元素，所有其他元素也就彼此全部解开。

无论陈述出多大的数目，都可以这样做。

你们知道，这种陈述没有界限。

在我看来，正是这一点以一种可说的方式支撑了……

我待会儿会评注“可说”这个词……正是这一点支撑了“性非关系”这个说法；就“性”而言，我只能重申，它本质上以配对关系的不存在为支撑。

链式结足以表象配对关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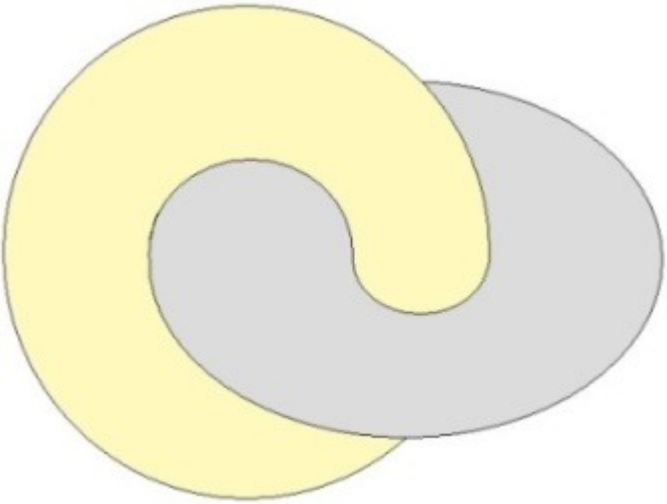
在你们大多数人还没有来听我研讨班的时候……

因为那时我正在让要求与欲望的问题涌现出来……我曾用两个环面图示要求与欲望之间应当建立的纽带；两个环面，也就是两个可定向的循环。

我还是给你们画一下这两个环面，至少把它们标出来。

它大致从这样一幅图开始……

你们看，而且我们还会画乱！显然，我并不擅长，但你们也不比我更擅长……如果想画出完整的东西，就要这样画：



我在这里画错了一笔；我要指出的是，在这个特殊的环面上，有一条东西绕行一周后进入另一个环面的洞中。

我在每一个环面上都画出某种转圈的东西；借此表明，在这一个环面上形成缠绕的东西，会以围绕另一个环面中央之洞的一系列缠绕，复写到另一个环面上。

这还能意味着什么呢？无非是要求与欲望彼此相结。

相关知识卡 性非关系：两两不相结与第三项

二者之所以相结，是因为环面表象一个循环，因而可定向。

你们知道这一点，因为你们毕竟听说过所谓两性差异：它位于细胞层面，尤其位于细胞核或染色体层面。染色体虽是微观之物，却在我们看来确保了一个确定的实在界层面。

但是，究竟为什么要认定微观之物比宏观之物更实在！

通常有某种东西把每个物种中位于雄性一边的性与位于雌性一边的性区分开来。

在一方，存在纯合性，也就是说，某个基因同另一个基因配成一对；不过，我们从来不能预先知道每个物种中如何分配，也就是说，雄性还是雌性为纯合子。

它同另一性的差异，在于另一性中的某处存在杂合性；也就是说，有两个不配成对的基因。“成对”意味着它们是（$h.o.m.o$）纯合的，是相似的。

这里正好可以把安德烈・纪德在《沼泽》中大加发挥的那句著名格言，赋予它的全部分量：“Numero deus impare gaudet”[注1]；纪德把它译成：“数字二庆幸自己是奇数。”[注]

> [注1] “Numero deus impare gaudet”：“神喜爱奇数。”维吉尔：《牧歌》，第八首，第 75 行。

> [注] 拉丁文原意是“神喜爱奇数”。纪德故意或误将 numero 读成“数字”、将 deus 听成 deux“二”，于是造出“二庆幸自己为奇数”的悖论；拉康借这层误读强调二须由三这一奇数实现。

正如我很久以前就说过的：他说得非常对！

因为，如果没有奇数，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实现这个二。

奇数从三开始；这一点当然不会立刻显现，所以必须用更展开的结把它揭示出来，特别是我所谓的博罗米结。

借助博罗米结，我们掌握了对自身实践而言本质而关键的一点：不需要任何显微镜，我们就能看到我作为第一真理陈述的东西何以成立，即爱是“恨—爱迷恋”（hainamoration）。如果 bonum 这个词有丝毫支撑，也就是说，如果它意味着福祉，那么爱为什么并不是奥古斯丁所谓的“velle bonum alicui”——“为某人谋求善”[注2]？

> [注2] 这里是拉康的口误；这句话实际出自托马斯·阿奎那：“Amare est velle bonum alicui”，即“爱就是为某人谋求善”。见《神学大全》第一部，问题二十。

相关知识卡 Hainamoration：恨与爱恋的合写造词

当然，爱有时并非完全不关心他人的福祉；它会关心一点，最低限度地关心一点。但很清楚，这只持续到某个界限；迄今我没有找到比博罗米结更能表示这条界限的东西。

“表示”——请听清楚，这里不是图形或表象的问题，而是要设定：所涉及的是实在界；这条界限只能用外—存在来设想。外—存在……

在我的词汇和命名中……指的是一个循环、一种实存性借博罗米结所获准的游隙。

从这条界限开始，爱固执地……

因为这里面有实在界……爱固执地追求与他人福祉完全相反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Hainamoration：恨与爱恋的合写造词

正因如此，我才以自己用书写支撑的实体化词汇，把它称作“恨—爱迷恋”（hainamoration）[注]。

> [注] Hainamoration 把 haine“恨”、amour“爱”与 énamoration“迷恋”压合成一个词；它不是爱偶然转成恨，而是爱在其界限处本就包含恨的向度。

因此，这个界限概念意味着一种摆动，一个“是”或“否”，也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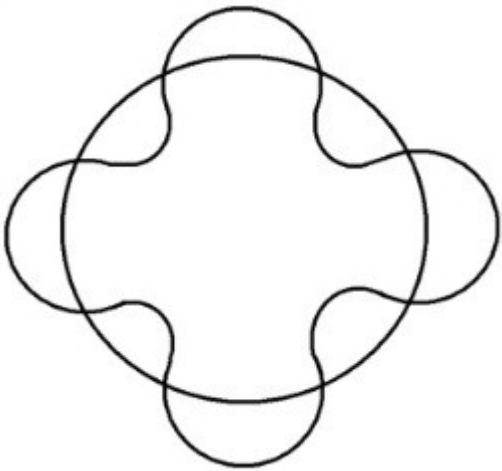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Hainamoration：恨与爱恋的合写造词

- “为某人谋求善”；
- 或者追求恰恰相反的东西。

这毕竟使我们想到一条正弦曲线。

那么，这条正弦曲线是什么样的？

如果存在界限，它就是一个圆；而正弦曲线则是这样：



这条正弦曲线是否缠绕？它缠绕或不缠绕时，会不会构成结？

这正是“实存性”概念所提出的问题；如果可以这样说，它比“线”的概念更加“结式”，因为结潜伏在其中。

没有任何实存性不以结为支撑。

正是在这一点上，实在界这一观念从结中强制显现出来。

实在界以相结为特征。

不过，这个结仍然必须被做出来。

无意识这个概念以下面一点为支撑：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被穿洞的实在与能指之洞

- 我们不仅发现这个结已经做好；
- 而且我们还发现自己在“被做了”的另一重音下“中招了”（on est fait）！

我们正是由某个 x 行动“做成”的；结已经由它做成。

在我看来，无意识不可能有别的定义：无意识就是实在界……我会斟酌措辞；如果我说“它就是被穿出洞的实在界”，那就向前多走了一步。

我比自己有权走的稍微多走了一步，因为目前还只有我这样说。很快，人人都会重复它；话语的雨不断落在上面，它最后就会变成一块非常漂亮的化石。不过眼下，它还是新的！

迄今也只有我说过“性关系不存在”，说它在存在的一点、在说话之在的一点上构成洞。说话之在还没有到处泛滥，嗯！

但它毕竟像霉菌一样，有扩张的趋势。

那么，我们暂且只说：无意识就是受折磨的实在界……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被穿洞的实在与能指之洞

你们要走了吗？你们走得很对！怎么可能忍受我说的这些……无意识就是实在界，因为在说话之在这里，它遭受唯一构成洞的“东西”——我说的是东西——的折磨；这个确保我们有洞的东西，我称作象征界，并使它体现于能指[注3]。说到底，能指没有别的定义：它就是洞，能指构成洞。

> [注3] 参见拉康的命题：“实在就是遭受能指之苦的东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提出过，也已经说过——结不是一个“模型”。

构成结的东西不仅不是想象的，不是一种表象；它的特征恰恰在于……

它正是在这一点上逃脱了表象。我向你们保证，每次画结时我都会画歪一笔，并不是故意扮鬼脸。我自认并不比别人缺少想象力，所以这已经表明，结作为模型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我们的抗拒……身体同结之间没有亲和性，哪怕身体的洞对分析家确实发挥着一种要命的功能。

结不是模型，而是支撑。

它不是现实，而是实在界。

这意味着，如果实在界与现实之间存在区别，那么结并不是提供这一区别的模型……

当然，直到“化石化”终于来临，你们整天用手指打结——这倒值得期待，因为它会使你们稍微机灵一点。

我把无意识归到象征界——也就是归到能指借以构成洞的东西——这样做究竟如何，天知道，要看它的效果与生产力来判断。但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的实践本身所强制要求的；我们的实践远远不能满足于含混地参照本能，而英语一直固执地用这个词翻译 Trieb〔驱力〕。

本能有自己的涌现；当然，这种涌现太古老，已不可追忆。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被穿洞的实在与能指之洞

但在法布尔之前，我们甚至如何知道它本来可能意味着什么？法布尔只以一件事支撑它：一只小昆虫究竟怎样能够知道……

因为，我们从它动作的精确性确认这种知识……它怎样知道必须在另一种昆虫身体的某个部位、某个关节下手；而且由于对象是昆虫，还要钻到所谓甲壳下面——当然，“甲壳”只是形象化的神话，因为总得在某处刺穿什么——抵达我们如今知道源自外胚层的某个精确部位，也就是那个内陷而被称为神经系统的部分，并在那里破坏某种东西，好让另一只昆虫适合被储藏起来。

这种知识是什么？

把这种知识搬到我们每天看到的人类行为中，有什么意义，又解释了什么？人显然毫无本能知识，看不见鼻尖以外的东西；但人也从另一个来源发现自己知道做许多玩意儿。尤其是所谓“会做”——这只是一种说法；说“人会做爱”，很可能太夸张了。

不过，这仍然把人推向下面这个观念……

我当然已经陈述过，因为我就是这样贸然前行……把人推向这样一个观念……

我就这样一步一步抵达的观念……即实在界并非全部；而当我说它不是全部时，许多事情都受到了牵连。

因为这同时意味着：科学也许只从实在界中撕下了一些碎片。显然，直到现在，它都怀着“宇宙”的观念去撕取；这个观念对它似乎不可或缺——但为什么？——是为了把它所能确保的东西确保下来，使之可靠。

显而易见，有“数”时，科学确实能使某些东西变得可靠。

而整个问题正在这里：语言为何会运载一定数量的数？

人们甚至把严格说来不可把握、且只能由如下方式界定的数称作实数：

- 它们不在序列中；
- 它们甚至不可能在其中；
- 它们从根本上被排除在外……这已经充分说明，$1, 2, 3, 4 \ldots$ 这些数究竟怎样可能进入思想。

我采取了某种立场；是什么推动了我？我不会说是“我的经验”，因为所谓经验只意味着一件事：人投身其中。而我看不出为什么我的投入更值得优先考虑。

例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所说的一切就没有任何意涵。恰恰因为有某种东西——我试着以分析话语的形式和面貌来定位它——也就是说：

- 并非只有我一个人从事这项经验；
- 由于我和所有人一样，也是说话之在；
- 正因这一事实，我才被引向以某种方式表述能够说明这种分析话语的东西。

有一个人……

有人这样转述给我；那是个十足的蠢货……他说我的理论已经死了。

它还没有死得那么彻底；等到我刚才所说的那层硬壳结起来，它终究会死。

眼下，那个显然不属于我这一边的人，是那些说话的人之一……

他们说啊……说啊……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谈论“心理现实”。是啊！

我不会用这样的词称呼任何东西，因为心灵（psyché）恰恰是所有人都想回避的东西。它带来不可思议的困难，引出一个假定的世界，把一切都预设进去，至少预设了上帝：如果没有上帝，哪里还会有灵魂？

而且，如果上帝没有明确地为了让我们拥有灵魂而创造我们，又会怎样？

这一点无法从任何心理学中排除。

我所做的——至少试图做的——是谈论一种操作性现实。

当然，这短得多；不过，在我看来，它由于如下事实而成为必然：单纯的言语、废话、我刚才那个蠢货“我的理论已经死了”之类的废话——他从字面上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意味着他只是在说，只是在喋喋不休——我却确信，这些话在他的分析中会起作用。

当然，它只在一定限度内起作用，但我确信它确实运作；否则他就不会继续当分析家。即使那些相信“心理现实”的人的言语，也会起作用。是啊……

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它都会为你们起作用；我想让你们稍微把握的正是这一点：对你们而言……

只要你们稍微感受一下事物……世界的结构……

如果可以用这种说法来谈那种“污秽—非世界”（immonde）……世界的结构……

请你们试着把握那些可以把握到的点……对你们而言，世界的结构就在于拿词语把自己打发过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更为轻浮……

我的意思是，它会“逃走”（fuit）……它比实在界更为“轻浮—逃逸”（futile）。我试着在实在界的“所说—宅邸”（dit-mansion）中向你们暗示这个实在界……

所说（dit，$d.i.t$），宅邸（mansion）：所说之物的住所……我试着通过属于我的这个“所说”、也就是通过我的“说”，使你们把握它。

围绕精神分析这件事，人们闹出的动静大得发疯，而阅读却又差得惊人。

有些非常严肃的人研究动物的梦。

当然，他们无法研究，因为没有任何办法知道动物是否做梦；但他们知道动物呈现出做梦的一切表象。

动物睡着了；如果它动起来，显然是因为有某种东西穿过它。又因为当然没人怀疑观念就是图像、此外什么也不是——“观念”这个词甚至正是这个意思。

总之，奇妙的是，语言始终在场，充当见证。

于是，动物既有图像，也就有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为观念命名。

于是，有些人围绕下面这个观念兴奋起来：梦并不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保护睡眠。麻烦在于，弗洛伊德并没有那样说。

睡眠本身、作为睡眠，只能指称人们所谓的一种需要，即睡眠的需要。

弗洛伊德说的是，说话之在的梦……

因为他并没有拿老鼠做实验，也没有拿任何我们有证据表明会做梦的东西做实验。没人知道苍蝇或老鼠会不会做梦；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某一面都多少像老鼠（rat），尤其都是失败者（ratés）〔笑声〕！而这里所说的实验比其他实验更加失败；这些人是“被鼠化—被认可”（ratifiés）的，是“鼠人”〔笑声〕。总之，身为人，就会被许多“鼠人”占据；至少，我们有科学的“鼠人”[注]。

> [注] 拉康从 rat“老鼠”滑向 raté“失败的”、ratifié“批准、认可的”，最后回到弗洛伊德病例“鼠人”（homme aux rats）；这串同音让动物实验者也落入无意识语言的实验中。

……弗洛伊德说，梦所保护的不是需要，而是睡眠的欲望。

单是这个“所说—宅邸”就给那个黯淡、被假定为科学的实在界添上了东西；人们想象出一些需要。

但反过来，如果说弗洛伊德确实使人感受到一件事……

而这要求我们紧随原文，看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就是，梦保护某种名叫欲望的东西。

没有我的博罗米结，欲望便无法设想。

这只是一项观察，我试图借它表明：我的“说”毕竟是有定向的。

若要说，我所说的东西只受到如下事实制约……

我不会说言语在分析话语中行动……而是只有言语行动。

另一个人说：“太初有行动”（Im Anfang war die Tat）〔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他还以为自己在这里发明了什么……

是啊，总之……还不算太坏……他以为这同 das Wort〔词语〕矛盾；但如果在 die Tat〔行动〕之前没有 das Wort，就根本不会有任何“行动”。

相关知识卡 实在界中的知识与无意识知识 · 无意识：被穿洞的实在与能指之洞

分析把握了一个点——当然非常有限的一个点——在那里，言语具有一种 Wirklichkeit〔现实效力〕。

当然，分析只能尽力而为——也许能做的不多——但这毕竟是一个事实；而且它尤其具有示范性，因为它给我们一线希望，稍微照亮这样一件明显的事：没有任何行动不是扎根于——我甚至不说言语——而是扎根于“汪—汪”、扎根于 das Wort。

Das Wort 就是这个，就是发出“汪—汪”。

唯有无意识让我们看出知识如何存在；它不在实在界中——知识能由这个象征界支撑，已经很不容易。关于这个象征界，我曾试着让你们感到，它可以被设想为……

不是在界限上，而是通过界限……由洞所要求的一种实存性构成，并因而强制洞显现出来。

象征界无疑会转圈，而且只在自己构成的洞中获得实存性。

所以，关于本能所说的一切只意味着：人们必须走向某种实在……

走向某种被假定的实在……必须走向某种实在，才能对无意识有所预感。

而在身体意指实存性这个意义上，无意识在一项实践中为这种本能赋予身体。

如果我们希望身体意指实存性，那么唯有无意识能为本能赋予身体。

相关知识卡 实在界中的知识与无意识知识 · 无意识：被穿洞的实在与能指之洞

当然，为什么这一切不能只是专家之间的一场空洞争论？

不过，它毕竟支撑一种“说”；如果分析家们说出什么，这种说便可能产生后果。

然而，除了闲话以外，他们确实什么也没说。

例如，你们见过从巴黎精神分析研究所出来的任何东西吗？

任何可读的东西？这实在滑稽。

你们会说，我还有自己的学派。当然，我刚刚在那些“研讨日”中经历了自己的学派；它们甚至让我……妙处就在这里：疲劳究竟是什么！

但我当时非常高兴，就像鱼在水里一样自在。

每个人所说的东西都证明他们读过我；我简直不敢相信。

那些话不仅证明他们读过我；而且，说实话，他们甚至能够从中伸出一些伪足，证明我的“说”还在继续延伸！

我的意思是，他们从中推出了若干绝非微不足道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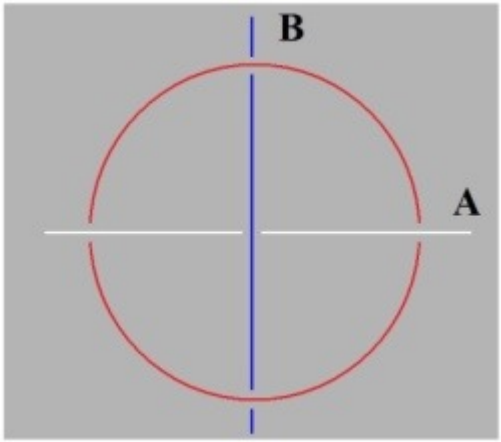
你们不要以为，只因为我在这里问他们时，他们一声不吭……

他们一声不吭，原因同“说”的功能有关，同外—存在、也就是归根到底同结有关……但在这些“研讨日”里，它确实强有力地外—存在着。

我自然倾向于认为，我所说的东西——也就是这项建立在洞上的话语，建立在唯一确定的洞、即由象征界构成的洞上——……因为有一件事，其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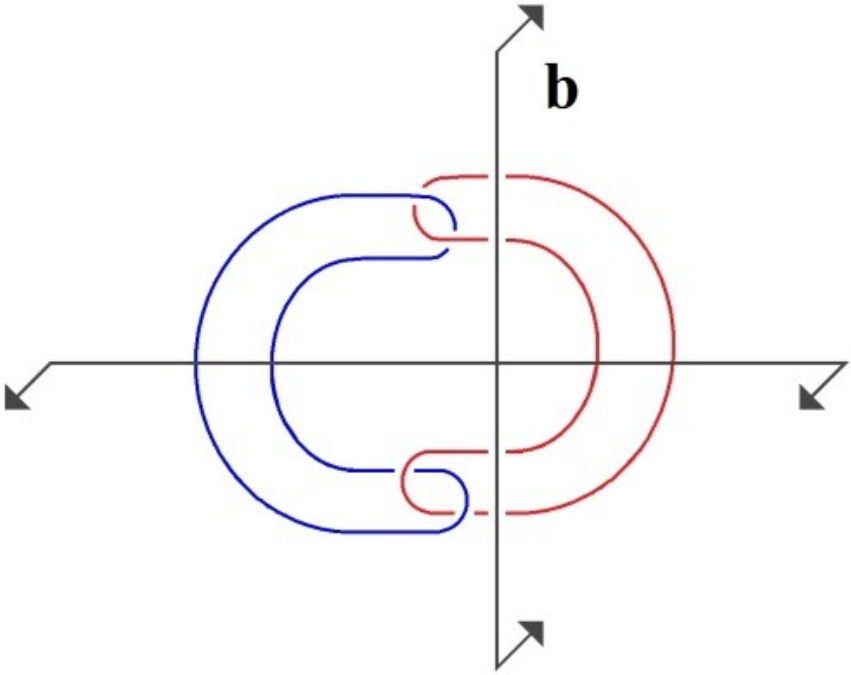
黑板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出证明……一个洞，只要具有实存性、也就是被围住〔这里用红色〕，就足以把严格说来数目不定的实存性结在一起；而这从二开始〔这里是两条无限直线 A 与 B〕……

正如这里这个博罗米结所显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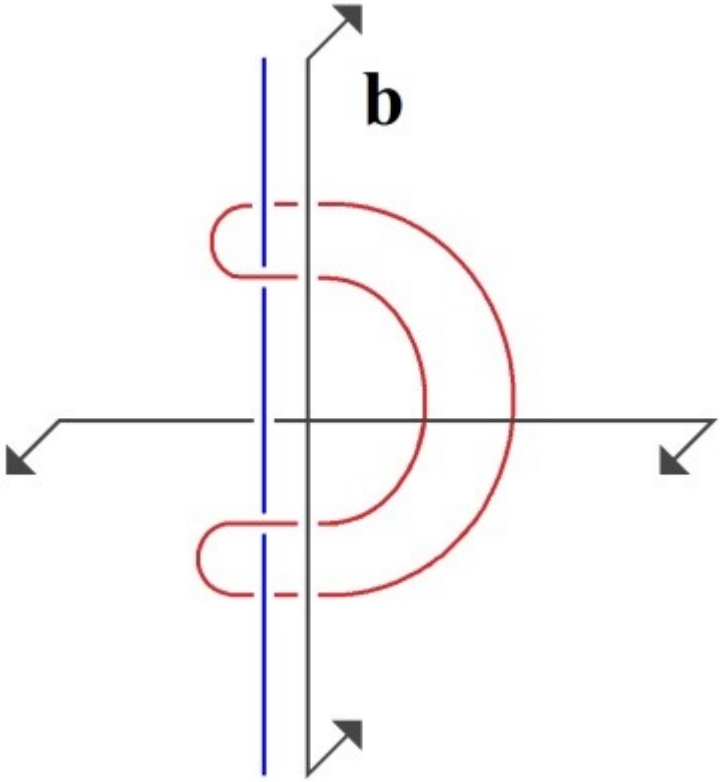


……它从二开始，保证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只能由结的根本之洞支撑。

令人震惊的是四；也就是一个洞——例如这个洞——怎样能够……


b

→



……足以结住三个可以画成直线的实存性；因为显然，我可以把这里这个环〔蓝色〕缩减为同另一个环平行，而我恰好把另一个指为小写b。

一个被某种实存性围住的洞；为什么我要赋予它这种特权，第一次突出“洞构成结”并不限于二？因为一个配对单凭自身总能解开，除非它被象征界结住。〔$S-R$，$S-I$〕

从前，我已经尽力提出过这一点——最近有人提醒了我——就在我所谓的“罗马会议”中；我最终还拖着没有给它作一次重演〔即 1974 年 11 月 1 日《第三次》〕。当时，我谈过“充实言语”。这个说法当然不坏，不过也只具有一切言语的价值，也就是一阵鸟鸣般的空话。

如果“充实言语”能够支撑“你是我的妻子”（tu es ma femme）中构成结的东西，那么我毕竟已经多少表明——当然，我后来才说出来，没有立刻这样写，因为拉加什与法韦—布托尼耶当时骑在我背上——你们想想，如果我说的是“杀死我的妻子”（tuer ma femme），会怎么样[注]?

> [注] Tu es ma femme“你是我的妻子”与 tuer ma femme“杀死我的妻子”在连读中近乎同音。拉康借此拆开“充实言语”对婚姻纽带的和谐保证。

那会造成坏印象；而我总会三思……

我并非完全缺乏常识……在造成坏印象之前，我总会三思。

最近有人问我，“接纳评审团”是以什么名义运作，把它仁慈的手伸向学派中的一些人。

原因无非是：

- 他们不会造成坏印象；
- 他们不会立刻造成坏印象；
- 等到他们资历深一些、取得一点权威以后，才会造成坏印象。

好，当然，无论奠定配对的言语多么“充实”，配对总是可以解开。

分析以非常切实的方式证明：尽管如此，配对仍然被结住了。

它被什么结住，嗯？被洞。被乱伦禁令。

是的，并没有多少人突出这一点。

不过必须说，在犹太教中有一样东西——我正想顺便告诉你们：为什么犹太人名声不佳？

嗯，我把答案塞进你们口袋里，因为它会把事情摆正。

因为他们不是“好人—外邦人”（gentils）。〔笑声〕[注]

> [注] Gentil 既可指“善良、讨人喜欢的人”，也可指犹太教语境中的“外邦人”。拉康以双义说：犹太人若成了 gentils，也就不再是犹太人。

如果他们是“好人—外邦人”，那就不是犹太人了。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至于乱伦禁令，毕竟有人设法让它在神话中涌现；甚至印度人归根到底才真正是唯一说过下面这件事的人：一个人必须……

当他同母亲睡过以后——必须离开……

我记不清了……向东方还是向日落之地……我想是向日落之地〔笑声〕……嘴里叼着自己的尾巴，在当然已经把尾巴割下来之后！

我们并不把乱伦禁令这一事实看作历史性的。

它当然有历史，但必须在历史中如此艰难地寻找；如你们所见，我最终只在印度人那里找到这一点，而且可以说在那里抓住了一个尾巴……

它不是历史性的，而是结构性的。

为什么它是结构性的？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复数）、心理现实与第四环

因为存在象征界。

必须充分设想到：这项禁令存在于象征界的洞中。

必须有象征界，才会使这个某物在结中以个别形式显现……

我不太把它叫作俄狄浦斯情结；它并没有那么复杂……我把它叫作父之名；这无非意味着“父亲作为名字”……

而这起初也没有任何意义……它不仅是“父亲作为名字”，还是“父亲作为命名者”。

在这一点上，不能说犹太人并不“好心”。

他们已经向我们充分解释，那就是父亲；他们所呼唤的父亲，是他们置于一个甚至无法想象的洞之点的父亲：

“我是我所是。”

这是一个洞，不是吗？

那么，正是从这里，通过一种逆向运动——因为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这些小图——

- 洞会形成旋涡；
- 它通常会吞没；
- 但有时，它也会吐出来。

它吐出什么？

- 名字；
- 也就是父亲作为名字。

当然，仍然必须稍微想到这包含什么：即乱伦禁令会传播。

它向阉割这一侧传播，正如另外那些“外邦好人”——这里是希腊人——毕竟已经在许多神话中向我们充分展示的：当他们构成一条只以父亲为基础的谱系——乌拉诺斯、克洛诺斯，等等等等——直到宙斯做过许多爱之后消失；消失在什么面前？在一口气息面前……

不过还必须再走一步，否则我们完全无法理解阉割同乱伦禁令的纽带：必须看出，这条纽带正是我所谓的“性非关系”。

当我说父之名时，意思是它可以——如同博罗米结——有数目不定的多个。

这就是要害。

要害在于，这个不定的数目，只要它们相结，便全都依靠“一”。

依靠一：它作为洞，把自己的实存性传递给所有其他项。

因此你们明白，在我本来想谈论诸父之名的那一年，我毕竟会谈到比两三个更多的东西；如果分析家们最终得到一整套诸父之名，那会引起多大骚动！

你们当然想得到，我不可能陈述一个不定的数目；我当时准备的是比两三个稍多一点。

不过，我很高兴让他们一直干等，也就是说，我从未重新谈过这些诸父之名；只在去年借“不受骗者”、借“那些会漂行的不受骗者”的形式重新提到它们。

他们当然只能漂行，因为名字越多，他们越会纠缠不清；我没有拿出其中任何一个，确实值得自我庆幸。

但也正因如此，在这些“研讨日”结束时，我发现自己必须回应学派中当然从未有人注意过的一件事：构成人们所谓“卡特尔小组”的是什么？

相关知识卡 卡特尔：四加一、限期轮换与个体成果

为什么要有一个卡特尔小组？这正是我提出的问题；奇迹般地，我得到了……

- 一些提示性的回答；
- 一些我刚才所谓的伪足；
- 一些多少结成了结的东西！

为什么我非常明确地规定，一个卡特尔小组：

- 从“三加一”个人开始，原则上就是四个人；
- 并且把五定为上限，加上“一”以后就是六个人？

这是否意味着，我认为……

就像博罗米结那样……必须有三个人分别体现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

这个问题终究可以提出；我也可能是个疯子！

你们是否听说过……

昨天在“研讨日”上我没有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主要想接收东西、让自己受教……你们是否听说过“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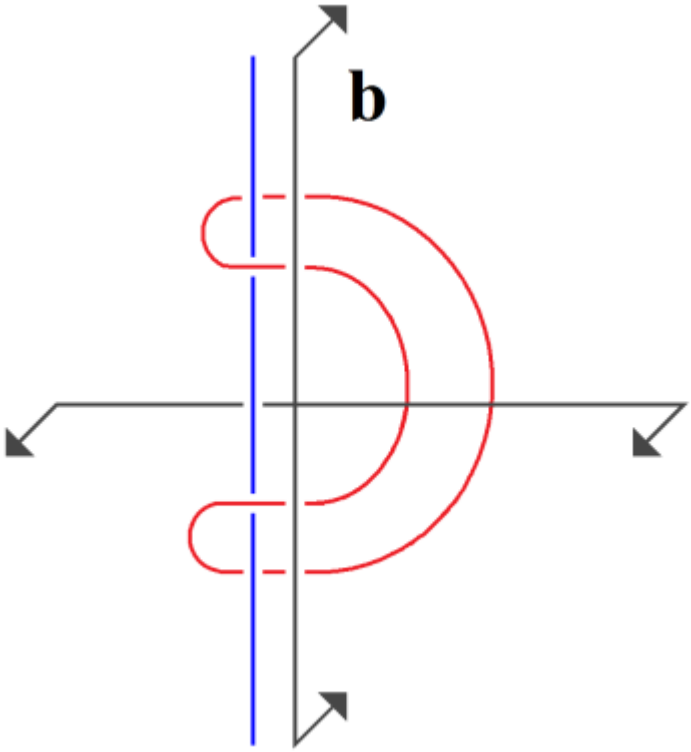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关于认同的论述，简直是天才之作。

我所希望的是什么？是对群体的认同，因为人类无疑会认同于一个群体。若不认同任何群体，他们就完了，只能被关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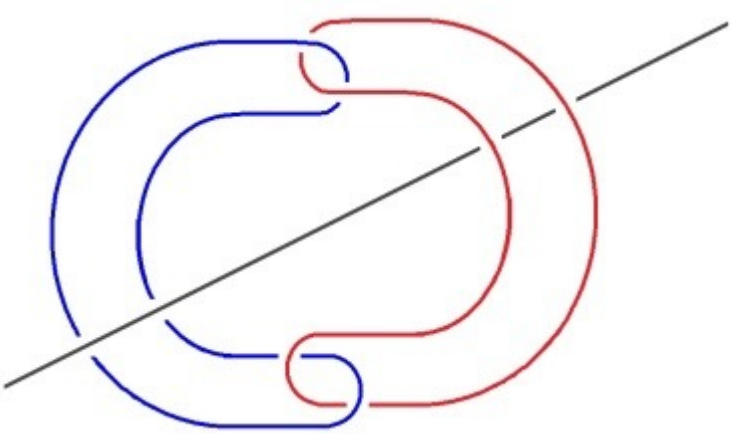
但我并没有因此说明，他们必须认同群体的哪一点。

我说，一切社会之结的出发点，都由作为洞的性非关系构成。

不是二：至少是三。而我的意思是，即使你们只有三个人，也会构成四：“加一”会在那里，哪怕你们只有三个人；这幅图非常确切地表明了这一点：



这举例表明：如果从两个彼此相结的环构成循环的观念出发，博罗米结会是什么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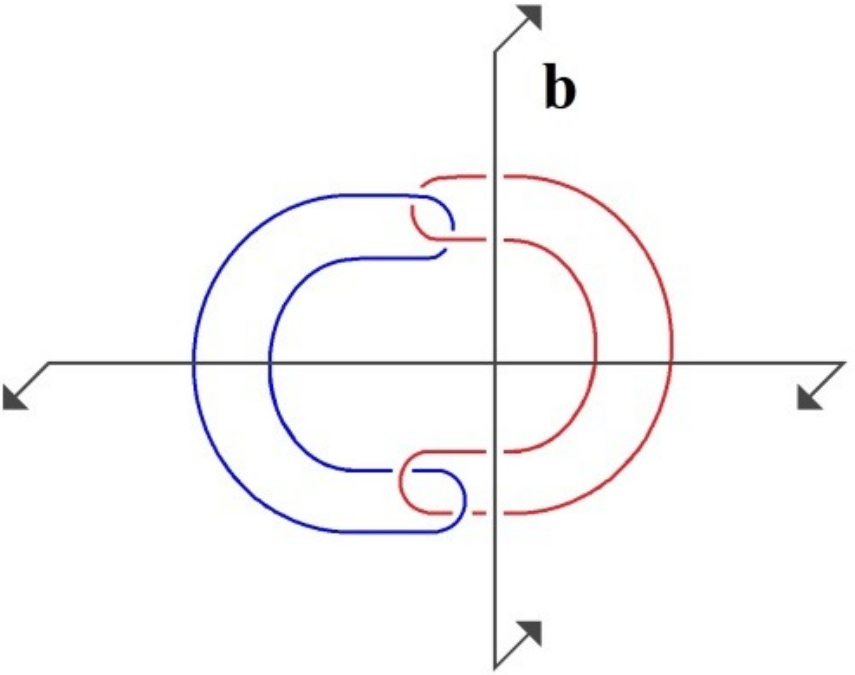


即使你们只有三个人，也会构成四；我的“加一”这个说法由此而来。

正是抽走实在的一，群体才会解开。

为此，必须能够从中抽走一个实在的一，以证明这个结是博罗米式的，并证明构成它的恰好是最低限度的三个实存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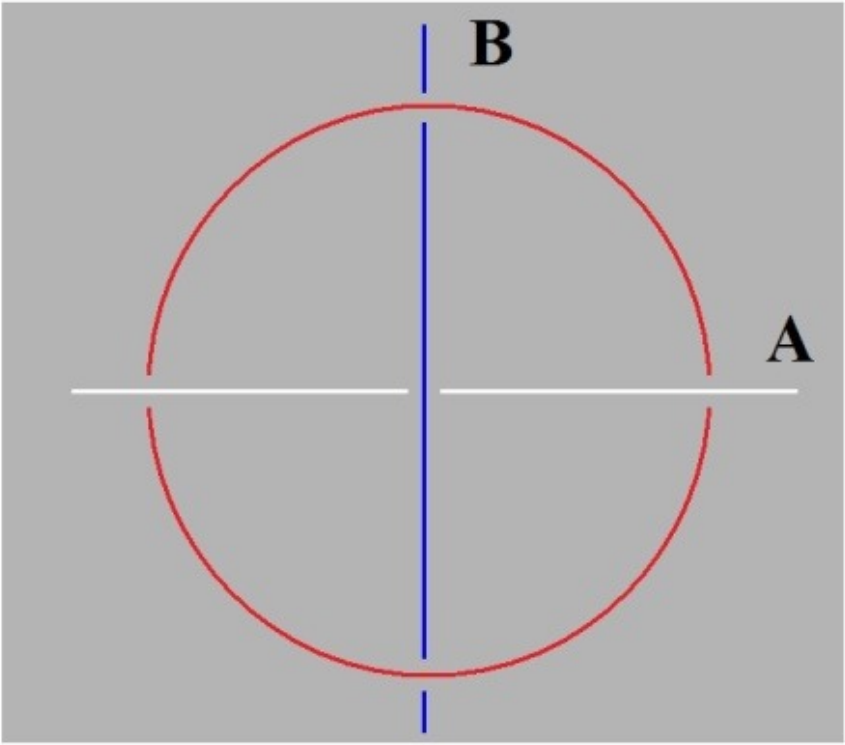
在三个之中，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一个是实在的；正因为如此，它们必须是四个。因为四就是在这个双重环中支撑其确实由之构成的象征界之物，也就是父之名。



命名是我们唯一确信会构成洞的东西；正因如此，我才在卡特尔小组中把四规定为最低数目，同时仍然考虑到：对于外—存在之物，毕竟可以有一点游隙；也许有一天……

按我这样坚持下去的势头，为什么不是明年呢……我会试着向你们表明，关于诸父之名，如果我把这个父之名同象征界配成一对，使它成为那个明显确保了……的“加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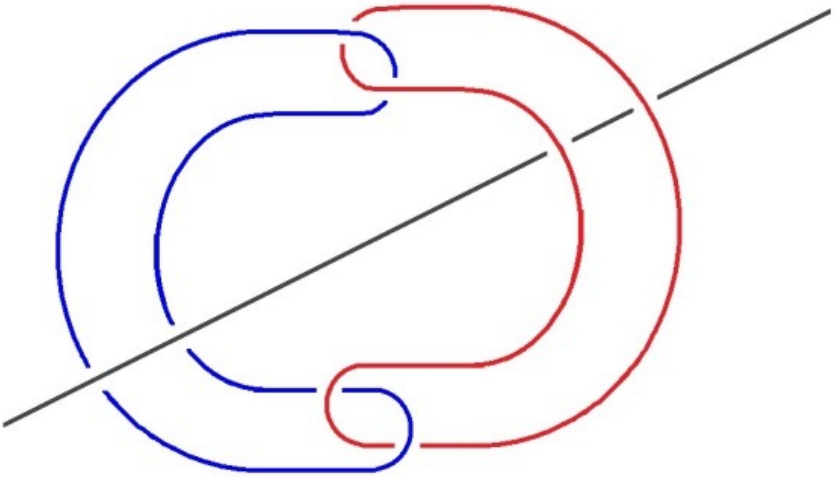
而在这里：到了三，有某种东西不会立刻显现在下面这个事实中——A 与 B 都没有穿过这个洞〔这里是红色〕，也没有构成链〔直线 A 全部从上面经过，直线 B 全部从下面经过〕。



当有两个环时，我们看出，即便只看一个，它所穿过的也不是两个洞中的任何一个；洞位于二者之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配对并不外—存在。

相关知识卡 卡特尔：四加一、限期轮换与个体成果



不过，对于这些诸父之名，我们或许可以具体说明：归根到底，不只象征界享有这种特权；命名并非必须同象征界的洞结合。明年我会指出这一点。

不过，让我们回到……

因为我想以某种有实质的东西结束……弗洛伊德难道没有明确说过，在认同中……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他确实说过！但没人看见它的支撑，也就是它的意涵……唯有朝向第四项、也就是父之名的认同，才会有爱。

奇怪的难道不是：他只向我们陈述了三种认同，而在这三种之中，已经具备读取我的博罗米结所需的一切？

也就是说，他甚至明确指出了实存性本身；在这个结中，实存性无处不在。

无论它是否构成洞，实存性都是基础；也就是说，你们看到这个三曲枝图（triskel）[注4]——例如这个，因为我手头只有这个例子——它并不是一个结。

> [注4] Triskèle 源于希腊语 τρισκελής（triskelès，“三条腿”），指由三条人腿、三道交错螺旋或其他三支突起构成、呈循环群对称的符号。



左旋螺旋三曲枝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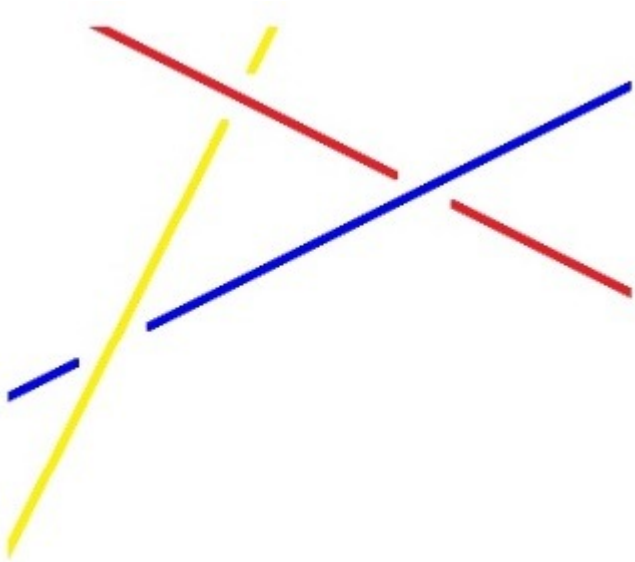
它只由实存性书写出来；弗洛伊德把这称作“单一特征”——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说法了！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这就是结的组成部分；同时，弗洛伊德还把下面这一点置于开端：我要说，唯有父之名在三者之间成环、把三曲枝图的三支结成环，才会有爱。

我想，“三曲枝图”这个词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也许有所指。

它严格说来就是这样：



把它们延长以后，你们看到什么？

三支火枪束成一束，三者彼此支撑；这就是……

你们也许知道，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布列塔尼人用来制作纹章的图形，也就是现代布列塔尼的纹章。

这使我们走出了十字，这已经是一点进展……

只不过也可以说，洛林十字依它自己的方式，如果画得正确，也会构成三曲枝图。

而弗洛伊德给它加上了什么？

他加上了最低限度的认同，使“认同”这个词能够相对于博罗米结获得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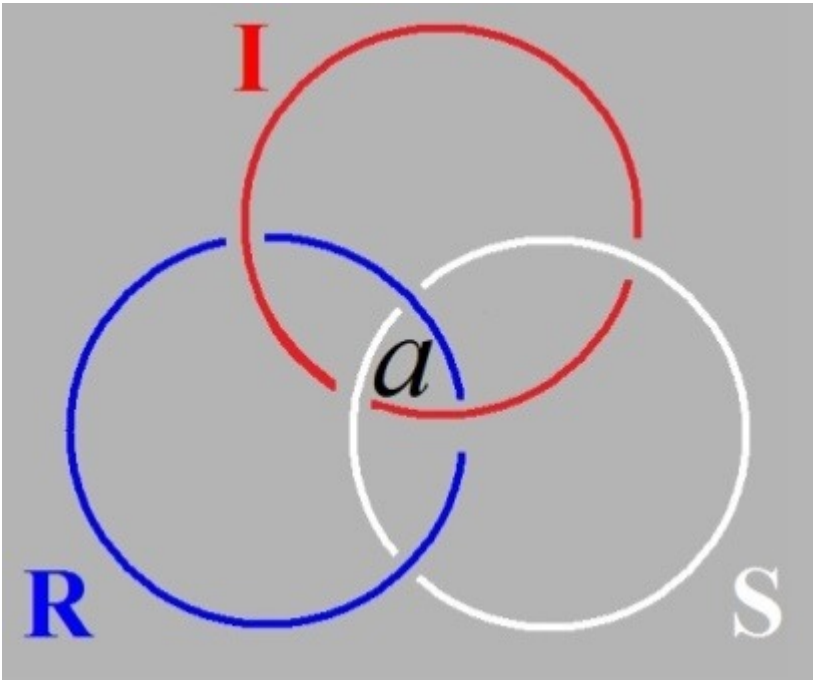
我重申并明确说明：正是由于父之名在这里构成结……

如果涉及三曲枝图，那么这里是父之名把三曲枝图构成结……因而，正是由于三曲枝图外—存在，才可能发生认同。认同于什么？

认同于每一个博罗米结中的某种东西；我提醒你们……

在每一个博罗米结中，我提醒你们——来吧！你们看，这里就是我的三曲枝图……它构成结的心脏、结的中心。

而我曾在什么地方向你们标明，欲望已经位于那里，而且欲望也是一种认同的可能性？就在这里：



也就是我为小对象 a 定位的地方；它支配着弗洛伊德提出的第三种认同可能性：癔症者的欲望。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第12课 · 1975年5月13日

没有什么心境可谈。有一个“说”必须加以证明。

为了推出这个“说”明年——如果我还活着——将继续采用的标题，我会把它宣布为：“四、五、六”。

今年我说的是“R、S、I”，为什么不说“一、二、三”？

- “一、二、三，我们到树林去。”
- 你们也许知道下文？

“四、五、六，我们去摘樱桃。”

- “七、八、九，放进我的新篮子。”

好，我会停在“四、五、六”。为什么？

为什么 R、S、I 是作为字母给出的？

它们是三个，这只能在其次被说出：只因为它们是三个，其中才有一个是实在界。

这三个字母中，哪一个配得上实在界这个称号？

我说，在这个逻辑层面上，无关紧要！

意义让位于数，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正是数——我要说它支配意义吗？不是！——规定了意义。

如果三这个数是实在界，也就是不可能，那就必须证明它确实如此。

这是最困难的一类证明。

人们想通过“说”来证明的东西，必须是不可能的；这是实在界所要求的条件。

它作为不可能而外—存在。

不过，仍然必须证明它〔S〕，而不只是展示它〔I〕！

证明属于象征界。

如果象征界这样取得对想象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不够；它只不过定下了调子。

归根到底，我们不该信赖调子，而应当信赖数。

我正试着检验这一点。

但是，一个相结的数仍然是一个数吗？

还是说，它已经成了别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这一整年，我都让你们围绕若干道闪光打转。

我个人在其中作用甚微，因为我作为主体，是由无意识、或者由一项实践规定的；这项实践蕴含无意识为被假定者。

这是否意味着，无意识像一切“被假定者”一样，是想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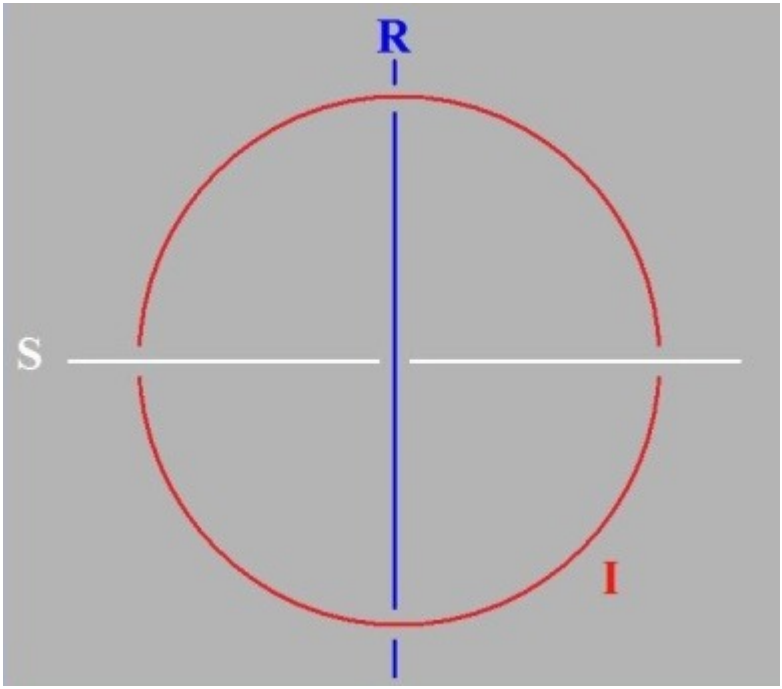
这正是“主体”一词的意义：被假定为想象性的。[注]

> [注] Staferla 将 Imaginaire 大写，ALI 作小写 imaginaire；米勒整理本也明确处理为“被假定为想象性的”。这里规定的是主体被假定时的想象性地位，不是把主体说成一个主动进行想象的“想象者”。

象征界中有什么是不可想象的？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那里有洞。

有人看到我受制于——这里正该这样说——这个结，也就是我在这里以最简单形式给你们画出的结：



……他看到我受制于这个结更复杂的形式，便说，我多少是在否定自己，因为我曾经提出过……

采用的形式甚至并不属于我，而属于毕加索，人人都知道……

……“我不寻找，我发现。”有人对我说：“可是现在，我看您找得真够狠啊！”

“寻找”（chercher）一词来自　circare“绕行”；你们可以在任何词源词典中查到。

相关知识卡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不过，我仍然在“发现”，因为……

这倒不在词源词典里……我发现了洞，发现了苏里的洞（trou de Soury）——如果容许我这样说——我被迫由此穿过[注]。

> [注] 这里的 trou de Soury 首先指皮埃尔・苏里在结论证中揭示的洞；Soury 又与 souris“老鼠”同音，使它听来也是一个“鼠洞”。

这个洞同人们想象的规定它的东西——也就是圆——有关吗?

一个圆可以是一个洞，但并非总是洞。

相关知识卡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说到这里，我要就这个问题说起、或者回顾……

我在《论心理因果性》最后几行已经写过[注1]……一句阿拉伯谚语说，有若干东西——它也举出三个——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 [注1] 《文集》，瑟伊出版社，1966 年，第 193 页（或 Points Seuil 版第一卷，第 192 页）：“对于我们这双为了识别兑换商的记号而生的眼睛而言，它比沙漠猎人懂得辨认的不可见痕迹——岩石上的羚羊足迹——更加不可接近；但有一天，意象的诸面向将会显露。”另参见《圣经・箴言》30:19。

- 它首先说，“男人在女人之中”；
- 甚至还有“岩石上的羚羊足迹”。

在唤起第三项之前，我先用下面这句以逗号结束的话引出它：

- “对于我们这双为了识别兑换商的记号而生的眼睛而言，这条痕迹更加不可接近，”

这就是第三项：被触摸过的硬币上没有痕迹，只有磨损。

是的，这正是这里所涉及的那个相结之物最终“结清”的地方——正该这样说。

我“发现”得够多了，以至于必须促成圆；而圆只是洞的后果。

我“发现”得够多了，以至于必须“通行—绕行”（circuler）。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警察……

黑格尔非常恰当地设定，一切政治都扎根于警察；而一切政治到最后、在最终还原处，无非就是纯粹的警务……警察嘴里只有这一句话：“往前走，别停留！”（Circulez）。

至于我上次对你们谈过的旋性，警察毫不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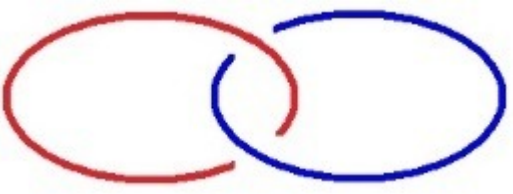
向右旋还是向左旋，它根本不管——正该这样说……要紧的是继续通行！

只有从那个必须穿过的洞出发，事情才变得严肃。

所谓“博”（bo）结值得注意的是……

我没有说“美”（beau）……我有时称它为“博结”；确切说来，它会构成结，却不以把这个洞本身利用起来的方式“绕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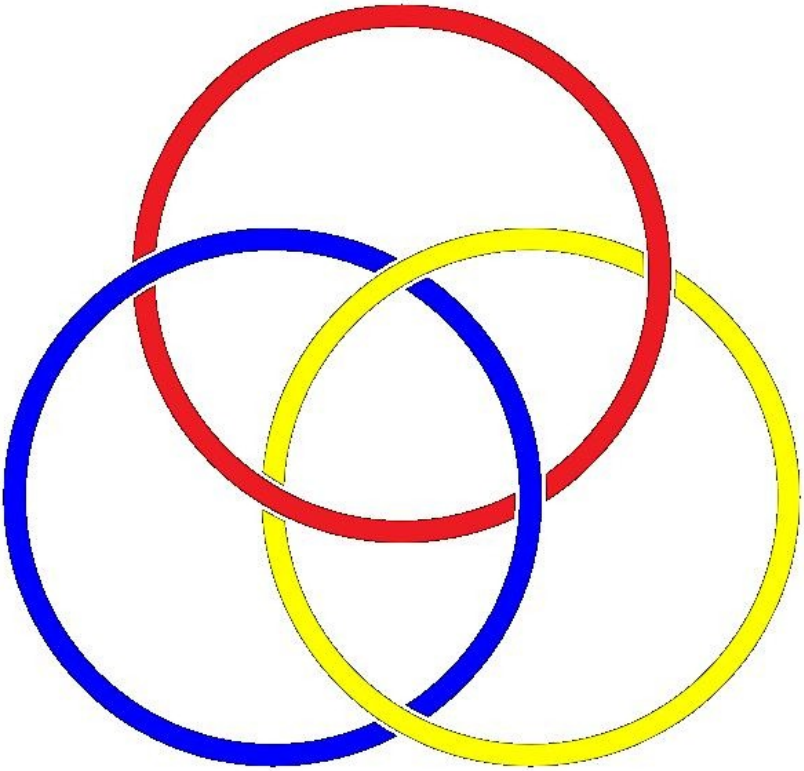
这个结同下面这种利用洞的东西有区别：后者构成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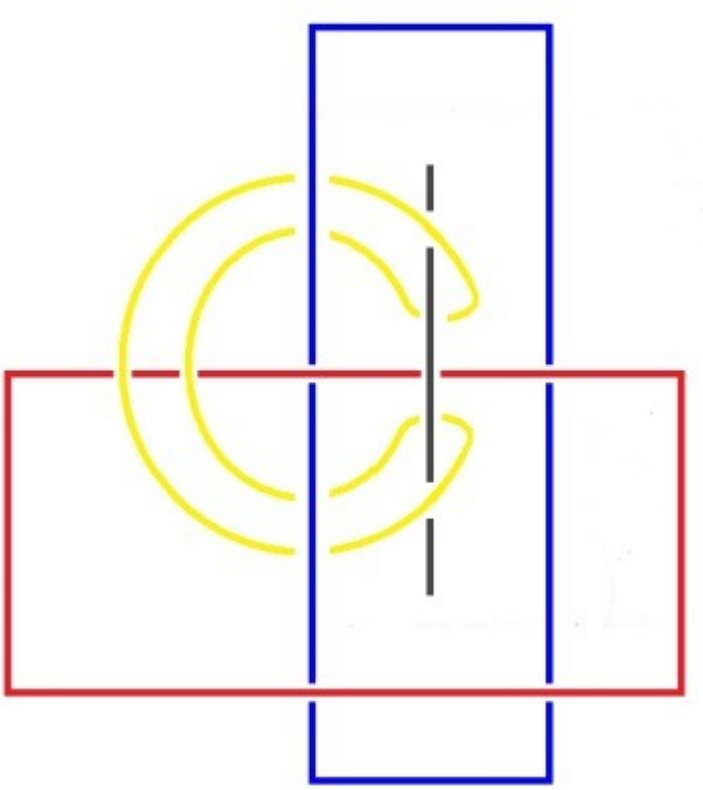
人们制作链条已经如此之久，却始终没有注意到一件惊人的事：在博结中，不需要使用洞，因为它不构成链，却能构成结。

它以什么方式构成结？

以这样一种方式：如果要把它重新画成圆环的形式：



尽管外观不同，它和下面这幅图完全相同：



如你们在这种形式——一种纯粹外观的形式——中看到的，恰恰因为这两个圆没有相结，第三个圆……

正是在这种程度上……第三个圆使两个彼此自由的圆之一发生弯折；它如此弯折这个圆，以至于抵达这个圆另一端时，必然会继而使另一个圆弯折，于是就这样不断转圈。

如果我们假定这个小圆〔黄色〕属于象征界，它就会无止境地围绕……

因为这不是真正的链，所以要加引号……围绕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假链”旋转。所涉及的确实正是这一点。

如何在这个由两个圆配成、却恰好并未相结的结构中辨认方向？

一个结要成为博罗米结、成为博结，仅仅成为结还不够；其中每一个元素都必须……

“必要且充分”这个说法，除非参照结，否则无法取得完整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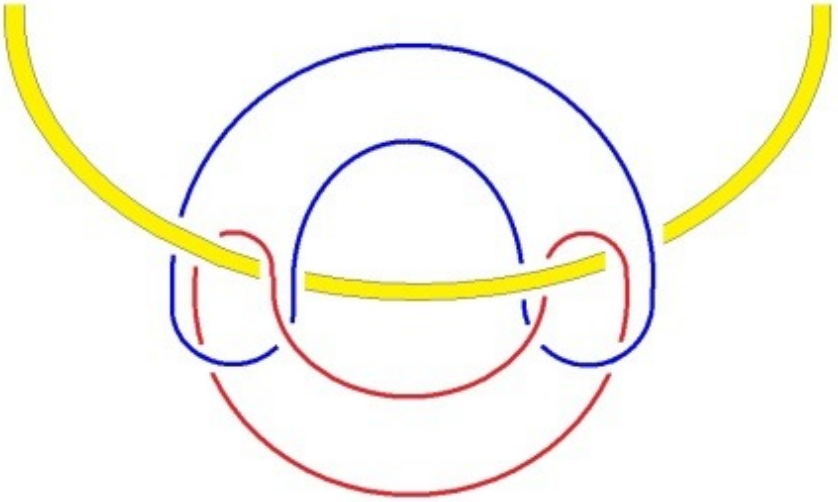
说“必要”是一回事；但说“充分”还蕴含某种总被遗忘的东西，因为人们没有构成洞……

唯一值得的“洞”（trou）就是“发现”（trouvaille）……因为人们没有构成洞，所以看不出：条件一旦缺失，什么也行不通！

这就是“必要”的反面——一个总被回避的反面——我马上向你们证明。

你们把两个圆结起来，以一种蕴含如下情形的方式结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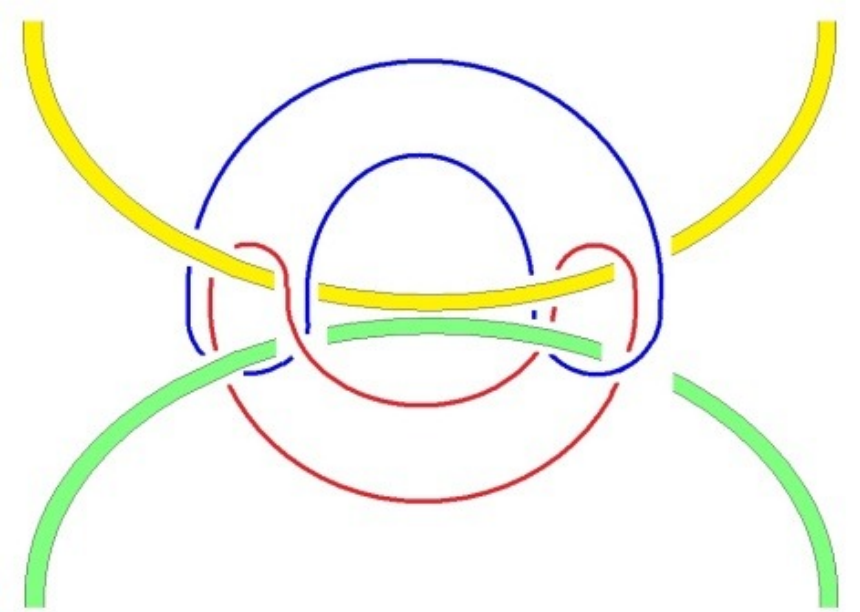
如这里所见，它并未得到证明，而只是得到展示……



……你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把它们结起，使二者本身并不相结；再让某物从这里穿过，它既可以具有圆的实存性，也可以具有无限直线的实存性。这样就足够了——因为它可同这幅博结图辨认成同一个结——足以构成博罗米结。

相关知识卡 无限直线、圆与结的断裂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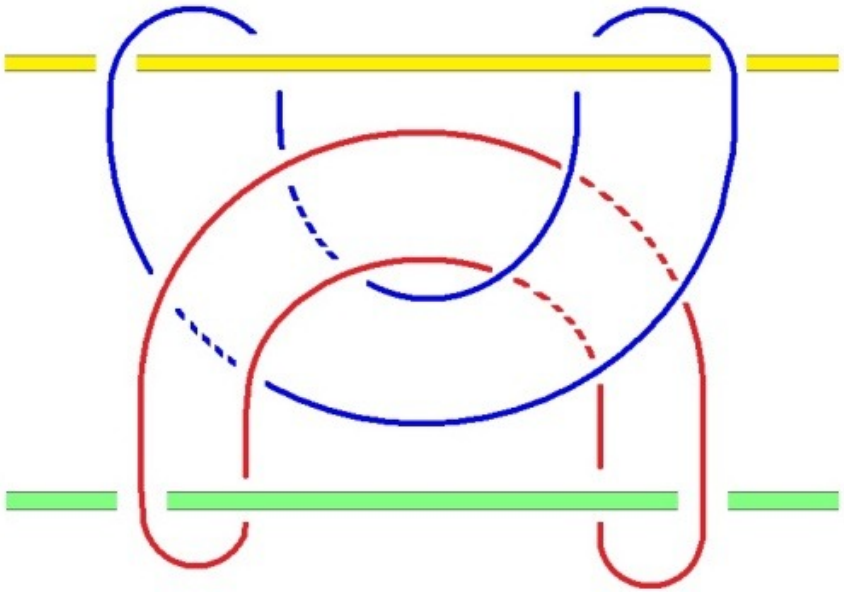
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下面这件事更容易想象：如果你们让另一条线这样从这里穿过：



你们便得到一幅看起来——怎能不这样相信？——像是博罗米结的图。

可是，仅仅切断这个实存性，并不足以使另外三个元素中的每一个都同其余两个分离。

要做到这一点，事物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排列；尽管它看起来和前一幅图完全相同，四个元素的布局仍须具有下面这种可展示的形式：



什么能够证明它？

因为在这个形式中，显而易见，只要弄断任意一个元素，另外三个就彼此自由；而我交给你们的第一幅图并非如此。

首先，有什么共同之处……

在我向你们描绘这四个元素的方式中……无限直线与圆有什么共同之处？

相关知识卡 无限直线、圆与结的断裂效应

共同点是：弄断它们都会释放结中的其他元素。

弄断圆等价于弄断无限直线；在哪一点上等价？

从结的观点来看！

- 不是就断裂本身而言，而是就它对结产生的效应而言；

相关知识卡 无限直线、圆与结的断裂效应

- 不是就它在该元素上留下的剩余效应而言。[注]

> [注] Staferla 与 ALI 的口语标点容易遮蔽对照。米勒整理本把两句收束为：圆的断裂与无限直线的断裂“就其对结的效应而言等价”，因为二者都会释放其余元素；但二者“对被切元素留下的效应并不相同”。译文据此恢复原句隐含的“不是……而是……”关系。

圆被弄断以后剩下什么？

- 一条有限直线本身，也就是只配扔掉的东西；
- 一小块破布，一截微不足道的绳子；
- 被切断之圆的零！

容我这样描绘：

- 用这个零表示圆；
- 用使之分离的二来“切分”它：$0/2 = 1$；零除以二，至多等于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小一。

无限直线，即大写的 I，一旦被切开，毕竟会形成两条射线；如人们所说，它们从一个点——一个零点——出发，走向无穷：$1/2 = 2$，一除以二等于二。

相关知识卡 无限直线、圆与结的断裂效应

我这样说，是为了让你们感到：当我陈述“性关系不存在”时，我赋予“关系”一词的是比例之义。

但人人都知道，欧几里得的 mos geometricum〔几何学方法〕……

长久以来，它足以显得是逻辑的典范[注2]……完全不够；一旦进入结的图形，就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来支撑两性非关系的图形：用两个彼此不相结的圆来支撑它。

> [注2] 直到新经院哲学家，理性实际上仍采取 mos geometricum：以演绎方式从被视为自明、不变的原则走向特殊、偶然的情形。在这种理性观中，解决方案自称确定并且普遍适用。

我关于非关系的陈述所涉及的就是这一点：

- 两性关系中的每一个圆——我们尚不知道它由什么构成；
- 每一性都以自己的方式作为性而转圈，却没有同另一性相结。这就是我的非关系所意指的东西。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语言早已先于结的图形……

数学家直到今天才为这个图形费尽力气……语言却已把联合男人与一个女人的东西称为“结”；人们谈论……

当然，并不知道所涉及的是什么……隐喻性地谈论把二人联结起来的那些结。

这些结无疑值得被带回这里：我们要表明，它们必然蕴含这个基本的三；而我恰好以三种意义指向、三种物质化的意义支撑它们，它们体现于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这些命名之中。

我刚刚引入了“命名”这个词。

最近，我不得不就一部逻辑学家编成的小书中汇集的内容回应这个问题；那本书讨论逻辑学家迄今围绕所谓指称对象所能陈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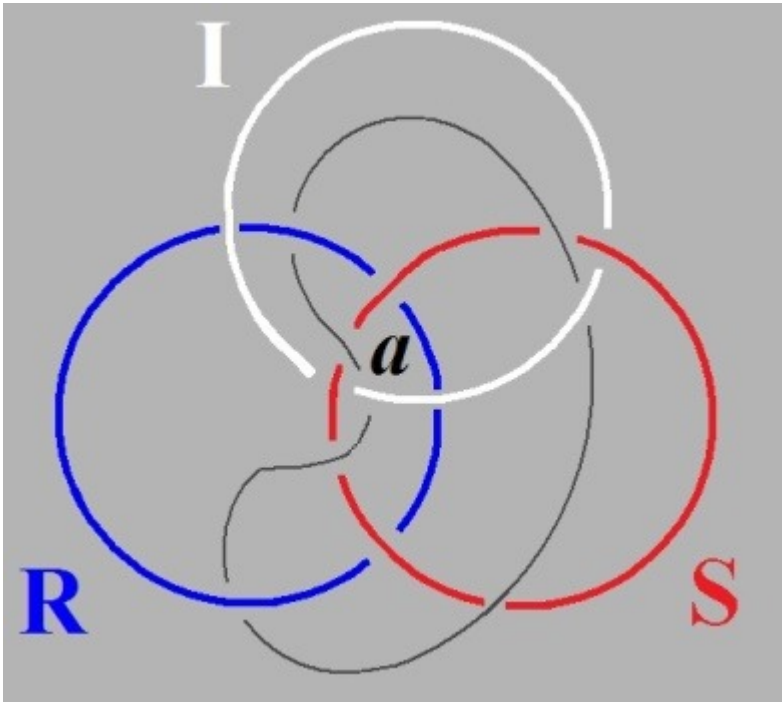
我当时从自己的结上突然摔下来；这完全没有使事情更容易，因为整个问题正在这里：命名是否像表面看来的那样属于象征界？

你们知道——总之，也许还记得——有一次，当我们要构成一个四环结时，我给你们画过一幅势所必然的图。

至少可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引入命名，它就是一个第四元素。

那幅图我是这样画的：必须从彼此不相结的圆出发；我也不回避提到自己当时把这幅图画错了。

要让第四个圆把起初被设定为彼此解开的三个圆结起，适当的图形如下：



有一天，我和你们偶尔会有的一样糊涂——因为还没有熟练掌握这项练习——那次画的图里，有一个圆被留在整个运作之外；这里这幅图则与之相反。

因此，尽管三环博罗米结的简单性如此充实，但我们从四出发；我要强调：一旦投身于四，就会发现一条只走到六的特殊道路。

换言之，这条道路以成对的圆来处理由三所规定的每一个元素；三所强加的不是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三项之间的区别，恰恰相反，是三者的同一。以至于我们似乎有必要在每一项中重新找到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这个三联体、这个三位一体。

也就是唤起：实在界维系于我已经促成并命名为如下三项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R.S.I.：三界与博罗米结的三项定位

- 外—存在；
- 实存性；
- 以及洞。

把外—存在按照我的方式书写，即把它看作在结中活动到某一界限的东西；这支撑实在界。

构成实存性的东西属于想象界的秩序；下面这项对我们真正可触的事实已经设定了这一点：如果有什么东西承受断裂，那就是最还原意义上的实存性。

那么，“洞”这个词便留给象征界——但它真的留在那里吗？

相关知识卡 R.S.I.：三界与博罗米结的三项定位

这是因为数学中那个自称拓扑学的分支，以环面的形式给了我们一个可能描绘洞的图形。

然而，拓扑学根本没有做这种事；哪怕只因为环面有两个洞：

- 带有自身旋性的内洞；
- 还有一个可以称为外洞的洞；正因为这个洞，环面才被证明参与圆柱的图形，而圆柱是为我们最好地物质化无穷远直线图形的方式之一。

相关知识卡 无限直线、圆与结的断裂效应

人人都知道这条无穷远直线同我径直称作实存性圆环的东西之间的关系。

人人都知道这个关系，并不只是因为看过我在博罗米结中描绘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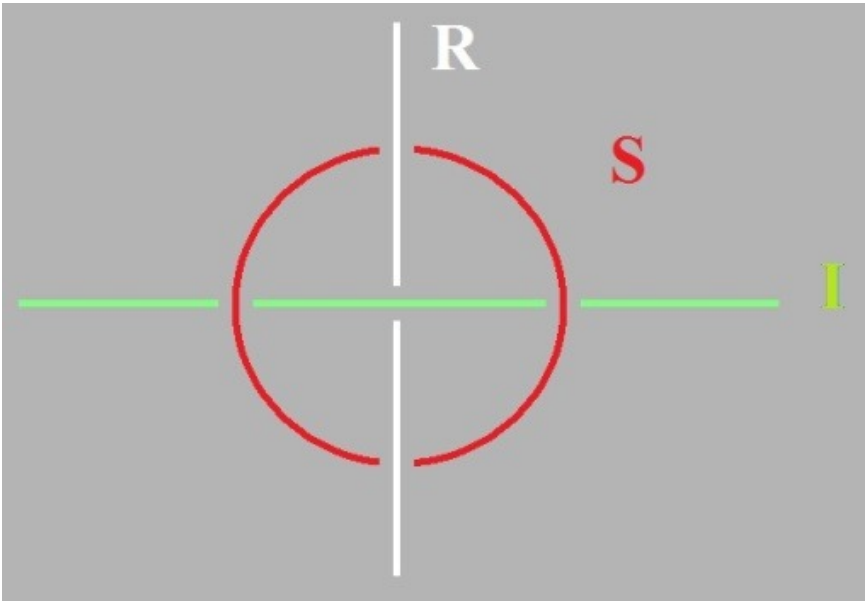
德扎尔格——如人们所说的“德扎尔格式人物”（l’Arguésien）——很早就看出：无限直线在一切方面都与圆相应。[注]

> [注] L’Arguésien 是拉康从 Desargues 临时造出的类籍贯 / 学派称谓，中文无法复现其词形玩笑，故保留法文。各主要逐字稿、Rodríguez Ponte 对勘本及米勒整理本都保留 homologue，而不是现代数学中结构要求更强的 isomorphe；这里用“相应”，避免“同构”擅自指定一种原文没有说明的代数结构，同时保留德扎尔格的射影几何语境。

相关知识卡 无限直线、圆与结的断裂效应

在这一点上，他先于名叫黎曼的人。不过，仍有一个问题保持开放；由于我对博罗米结的关注，我已经给出了答案。

但这不会妨碍你们——至少我希望如此——让这个问题继续以问题形式留在心中。



如你们在左边这幅图中看到的，博罗米结构成如下：

- 以一条同圆相结的直线作为这个圆的等价物：这个被假定的配对，为了让你们的心智有所凭借，可以属于象征界。

- 至于另外两条，我们不知道该特别用哪一条直线描绘实在界——例如这一条——又用哪一条描绘想象界——例如这一条。

要让它构成结，需要什么？

无穷远点必须如此设置，使两条直线不构成链。

条件就在这里：无论是哪两条直线，也无论从哪里看它们……

我顺便提醒你们，这个“无论从哪里看它们”支撑了我关于凝视所陈述的现实；凝视只能由一个“无论从哪里看它们”来界定……而且说实话，如果我们把一条直线想成从唯一的无穷远点闭合成圆，又怎能看不出：两条直线不相结这件事具有意义。

不仅两条直线不相结具有意义；正是由于它们不相结，它们才会在无穷远处实际相结。据我所知，德扎尔格从未抵达这一点。说到德扎尔格，当时我不在这里……

说出它的名字，就是在高等师范学校……当时我在那里讲授关于委拉斯开兹《宫娥》的研讨班；我借机自称已经定位了那道著名凝视的位置，而凝视显然就是这幅画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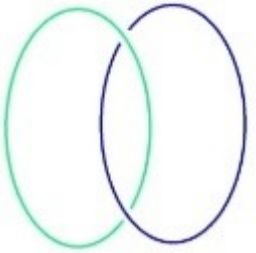
我把凝视定位于同一个间隔中——也许有一天你们会看到那部研讨班出版——也就是我在黑板上以另一种形式确立的间隔：在被假定的无穷远点上，无限直线不以链的方式相结。

正是在这里，我们的问题开始了。德扎尔格似乎从未提出：他假定的这些无限直线具有何种形式？也就是，它们是否相结？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黎曼以一种不太令人满意的方式裁决了问题：他把一切无穷远点——无论属于哪条直线——都做成同一个唯一的点；这个点成为黎曼几何学的原则。

相关知识卡 无限直线、圆与结的断裂效应

一旦提出结的问题，我们就会看到——我将在这里试着画出某种东西，希望自己能完成——一个真正的结；奇怪的是，它同下面这个形式有某种类比：



如果像数学家那样研究这个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初步引入所谓“基本群”的概念；也就是用一系列从任意一点——例如这一点——出发的路径来界定这个结的结构。

我们用一种叫作基本群的东西界定结；它包含一定数目的……

数目会依结而不同……为了标示结的结构所必需的若干路径。

这些路径，即使其中每一条都在……中构成多个环路……

但我在这里提出问题：我给“洞”加上引号……在看起来构成这个结的每一个“洞”中构成多个环路。

会有一定数目的路径；而与你们可能想象的相反，这个例子中的数目……

在这个例子中，摊平的图形看起来包含四个彼此区分的区域……并不会因此给出四条可个别辨认的环形路径。

而且同人们可能想象的相反，这个基本群的特征并不在于数目，而在于若干路径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以纯粹状态支撑“关系”的概念；它恰好把我们带回博罗米结，因为这个关系本身构成结，只不过这个结缺少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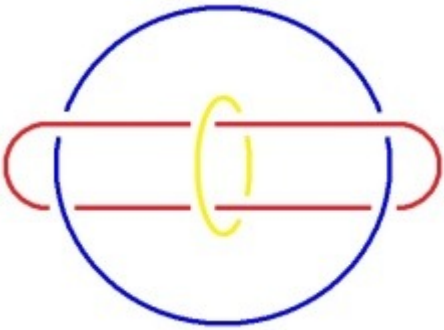
借助博罗米结这个阶段，我们用数本身支撑任意结中所涉及的圆或路径；哪怕我刚才画出的结——如你们所见——只有一个实存性。我们把数当作媒介、中介，当作一个自身的元素，引我们进入结的辩证法。

这一次我要抵达的是：如果可以这样说，没有什么比思考这个结更不“自然”。

“有一”——我从前以圆来支撑这个命题——恰恰是思想运动停下来的地方：它停在闭合成圆上。正因如此，没有什么比谴责思想的循环是恶性循环更“自然”——正该这样说。

相关知识卡 **性非关系：两两不相结与第三项**

如果为了描绘两性关系——不作其他或更多规定——我找到两个“一”的图形，也就是两个圆；第三个圆把它们结起，恰恰因为它们彼此没有相结。问题不只在于，当第三个圆被弄断时，二者会彼此自由；而在于这个第三个圆，正如我在这幅图中向你们展示的：



问题在于：这个第三个圆明确地由于前两个圆没有相结，而把它们结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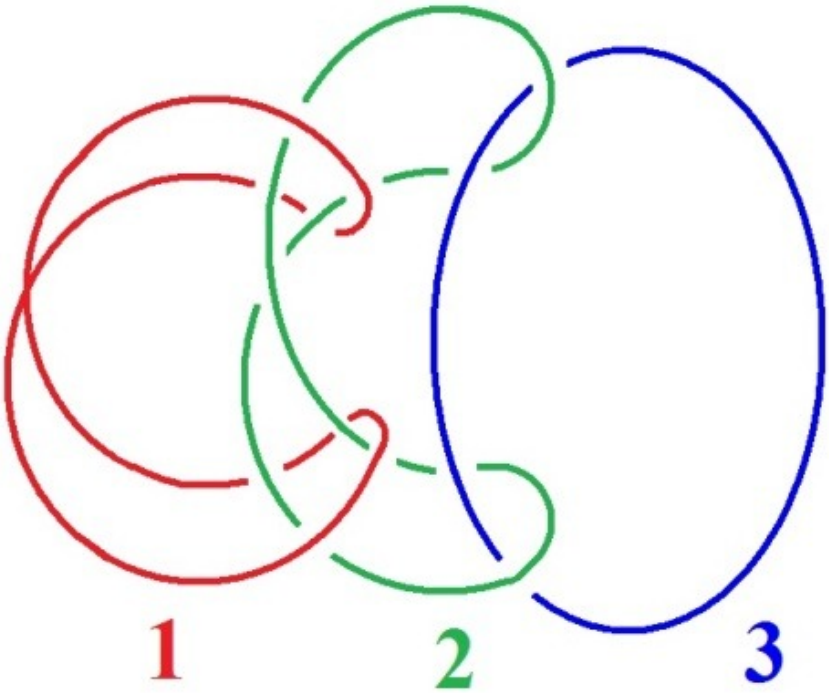
哪怕我今天只是让这个函数进入你们心中，我也会认为自己没有白讲：所涉及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正是由于它们没有相结，它们才会相结。

而第四项必须到这里强加它的首要真理；这正是我想用来收尾的地方。也就是说，没有第四项，严格说来，任何东西都不会得到彰显……

今天我没能做到……博罗米结真正是什么，不会得到彰显。

在每一条博罗米链中……

为了让你们想象最简单的情形：



……在每一条博罗米链中，都有一，然后有二。

按照我刚才画出的形式，你们会在这里找到一与二；它们是链的开端，随后，这里会有第三个圆成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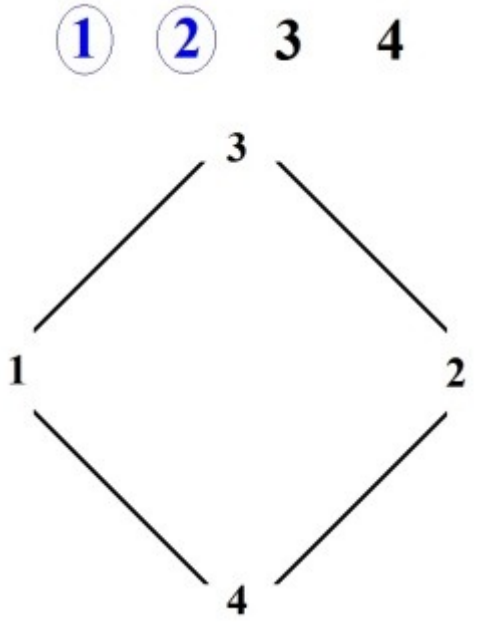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性非关系：两两不相结与第三项

在任意一条链中，如果我们……这会意味着什么？

因为它构成链，所以始终会构成链……如果我们把最初两项中的任意一项放到第三的位置，会意味着什么？

无论哪一条链，这项操作都会意味着……

把讨论限制在 $1-2-3-4$ 这条链……如果想把前两项中的任意一项放到第三的位置，那么一从此就会同二相结，而且同时由三与四把二者结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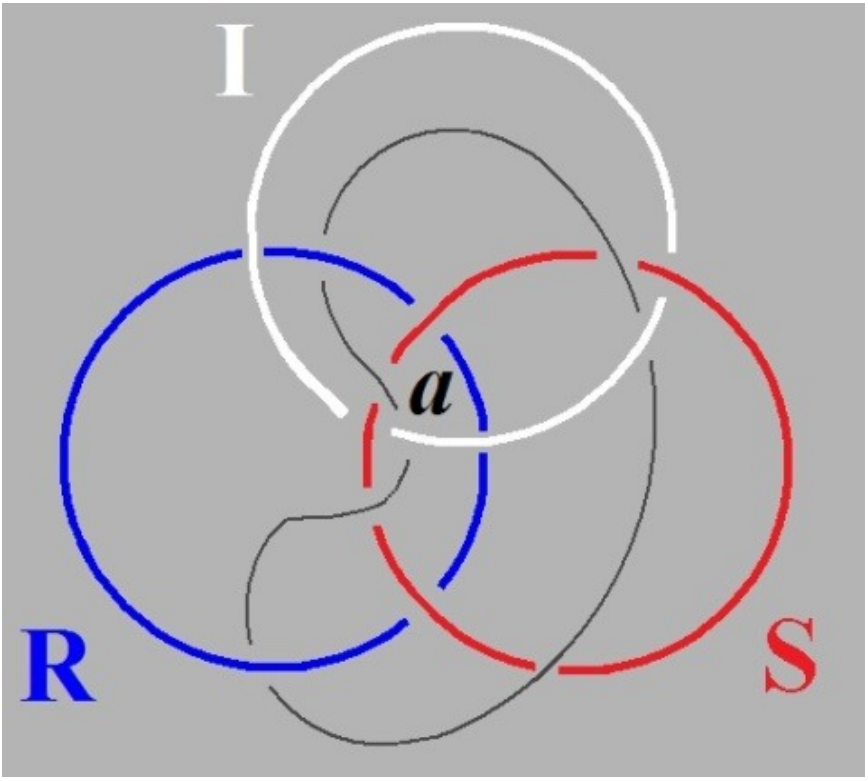


你们亲手试试，因为要尝试思考这个结，没有什么比摆弄绳圈更有效。

尽管黑板已经没有地方，我再说一遍：如果只讨论 $1-2-3-4$，那么在任意一条链中，无论从哪一端取它，只要试着把一或二放到所谓第三的位置，就会得到如下结果。我们选择二者之一——这里选的是二——并把二置于第三位；于是，三与四必然会把一同这个被移位的二结起来。

很清楚，一与二可以互换；也就是说，在一条链的开头，第一项与第二项可以无限互换。只有把这两项之一置于第三位、努力把它移到第三位，我们才会看到：不仅相关的三会移到二的位置，而且四会同三一起移动。

我对四环结的兴趣由此得到说明；明年我会加以展开。



于是，我们不知道应当把命名同哪一项配成一对。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 命名的三种形式：抑制、焦虑与症状

在这里〔黑色〕构成第四项的命名，我们是否要把它同想象界配成一对？也就是说，源自象征界的命名，是否在那里为了在想象界中产生某种效应？

逻辑学家谈论指称对象时，看起来确实涉及这一点。

罗素式摹状词会问：提出“沃尔特·司各特是否为《威弗利》的作者？”这个问题，在逻辑上何以正当，又何以脆弱。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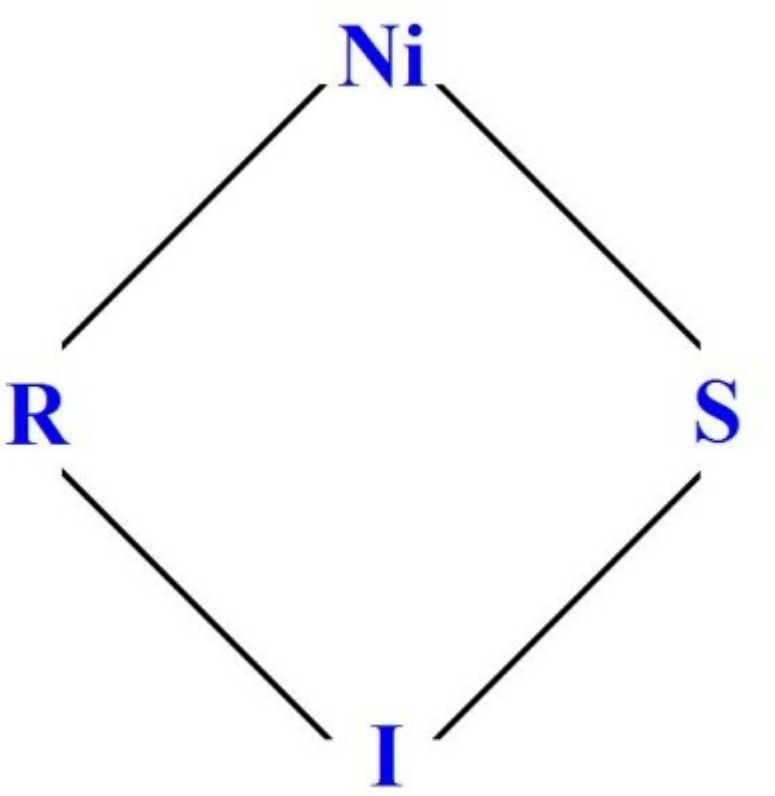
这种指称看起来明确涉及从被思想为身体之支撑的东西中个体化出来的事物。

实际上绝非如此：指称对象的概念所瞄准的是实在界。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 命名的三种形式：抑制、焦虑与症状

正是作为实在界，逻辑学家想象为实在的东西，才为指称对象提供支撑。

对于这种想象界命名，例如可以这样书写：在 R 与 S 的关系之间，有一个下标 i 的命名〔N_i〕，随后——为了停留在四环结上——还有 I；它构成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的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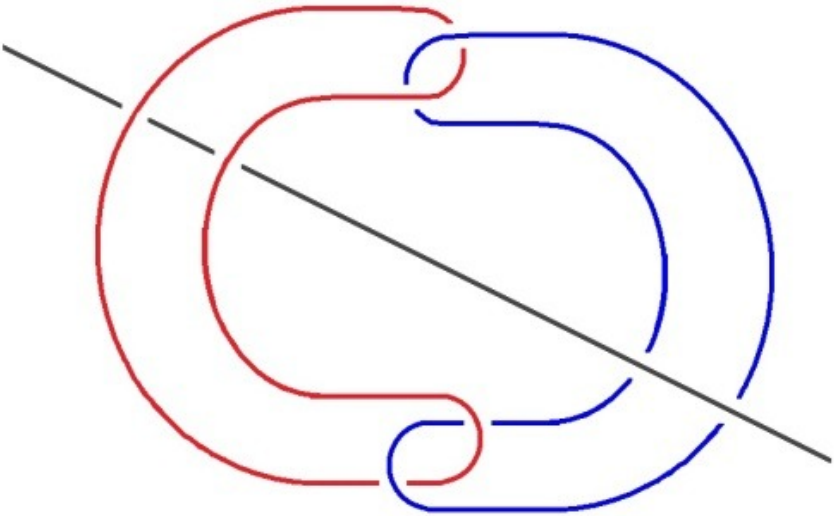
我要提出：想象界命名恰恰就是我今天用无限直线支撑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命名的三种形式：抑制、焦虑与症状

而这条直线……

在我们用一个圆和一条直线组成的这个圆中……这条直线恰恰不是为任何想象界之物命名的东西，而是造成阻隔、抑制操作的东西；它抑制……

- 一切证明性的东西；
- 一切被表述为象征界、却在想象本身的层面造成阻隔的东西；它使身体中所涉及的东西显现出来。人人都知道，至少从分析视角看，身体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构成孔口；而身体之所以同任何象征界或实在界相结，恰恰正是通过这个结，通过一个圆、一个孔口的彰显——想象界正由此构成。



这条无限直线在这里补足了所涉及的假洞——因为仅有孔口并不足以构成洞；其中每一项都独立于其他项——它恰恰就是思想面对结时的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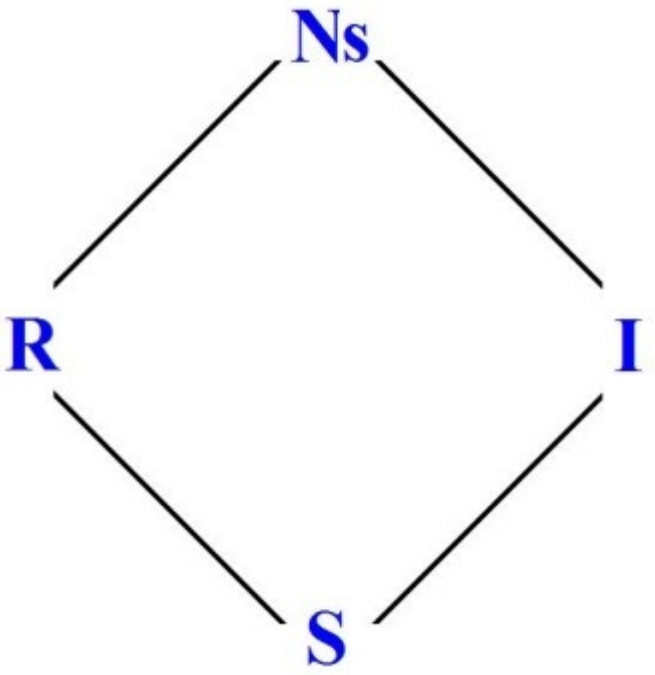
我们同样可以追问，在实在界与想象界之间，是否存在下标为象征界的命名〔N_S〕；也就是说，是否有某种在象征界中涌现并加以命名的东西。我们在《圣经》开篇看到了这一点，只是人们没有注意：创世观念、开端的“要有光”（Fiat lux），并不是一次命名。

实在界从象征界中涌现……

这就是创世的观念……同“在第二个时刻，同一位上帝给居住在乐园里的每一种动物起名”这一事实毫无关系。

下面所涉及的是哪一种命名……

也就是我在这里用 N_S 标出的命名：



神话向我们叙述的两种命名中，这里涉及的是哪一种？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稍作停留的问题，因为它涉及“意义”，而每一种情形中的意义都不同。

对每一种动物的命名……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而且那是一个普通名，并不是罗素意义上的专名……对每一个物种的命名表象什么？

它无疑是一种紧密属于象征界的命名，是一种局限于象征界的命名。

这足以支撑接下来出现的东西吗……

它在这个结的四项构造中处于一个绝非无关紧要的位置……也就是以父之名为支撑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命名的三种形式：抑制、焦虑与症状 · 父之名（复数）、心理现实与第四环

父亲就是那个给事物命名的人吗？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还是说，必须在实在界层面上，把这个父亲作为父亲来追问？

归根到底，永恒之父……

当然，假如甚至可以设想祂自己相信祂自己，那就没有什么妨碍我们相信祂；然而，这显然完全不可设想……我们是否必须把“命名”这个词结在我们用来支撑实在界功能的这个圆之层面？

在下面三项之间……

- 想象界的命名，即“抑制”；

相关知识卡 命名的三种形式：抑制、焦虑与症状

- 实在界的命名，即它事实上发生时的形式：“焦虑”；
- 或者象征界的命名——我的意思是，蕴含在象征界中、作为象征界自身之花的命名，也就是它事实上以“症状”形式发生的方式……明年，我会在这三项之间继续尝试……

我已经有了答案，并不妨碍我把它作为问题留给你们……明年，我会继续追问：应当为“父之名”赋予何种实质。

相关知识卡 命名的三种形式：抑制、焦虑与症状 · 父之名（复数）、心理现实与第四环

R.S.I. 研讨班完

课程目录